武俠世界

大地鳴雷（艷俠傳奇故事）

壯士橫刀看草檄，佳人扶琴請題詩，千古以來多少英雄兒女事，在國難家危水深火熱之中，一些不為身謀的英雄豪傑，激於正義，憑絕技縱橫湖海，行俠仗義，濟弱扶危，此中游俠，不僅身世飄零，平生事跡，可歌可泣，故事曲折，變化莫測，人物個性，迴味無窮……



$2.00

918

◀編　後　話▶

今期巨型小說特別選載蕭逸之艷俠故事之二「大地鳴雷」，這是一篇集俠義、恩仇，愛情、倫理……於一爐的新派武俠小說，主角人物性格突出、身世飄零，他們憑着渾身絕藝，縱橫湖海，懲惡除兇，扶弱鋤強！他們抱着滿腔正義，幹盡大快人心、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之事！不過，他們却又捲進了夾纏不清、哀艷悱惻的兒女私情漩渦中，內容曲折，情節迂迴，橋段詭秘，不可錯過。

***　　***　　***

長篇武俠「甘十九妹」與司馬洛故事「血皇冠」今期相告完結，前者故事發展令人猜料不到，一代英俠尹劍平與蓋世奇女甘明珠終於同赴鴛鴦塚，永登極樂城！過程經過，哀艷感動，賺人熱淚！蕭逸君另篇新作是「魚躍塵飛」，下期推出，敬請留意。馮嘉繼「血皇冠」後，亦同時刋出一部驚心動魄的司馬洛故事「換心殺手」，幸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又是全港本刋獨家專有的鐵拐俠盜故事「黑海禁令」，該文描述目前兩個大國之間在幕後展開了一場駭人聽聞的間諜鬥智故事，屆時將見殺人電波、光束武器…紛紛登場，活現紙上！精彩絕倫，保証滿意。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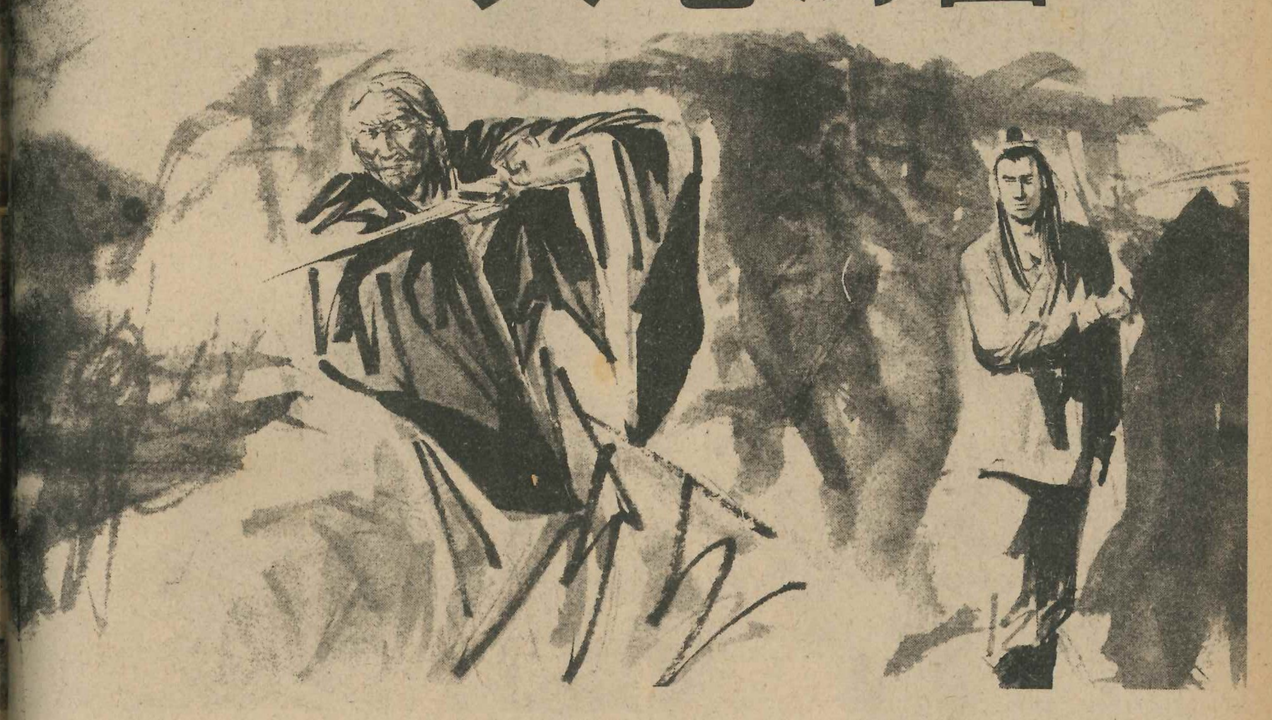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俠」傳奇故事之二

蕭逸·文
盧令·圖

大地鳴雷



慘遭追殺

一年一度梅花又開了，這一帶的梅花，尤其開得美，紅白相映，漫山遍野，爲這蘇州地方碭山，帶來了無比的嬌艷，尋梅至此的雅客們，無不衆口交讚，盡興而歸。

只是，如果你仍然有興趣的話，不妨順着花叢一路而上，更嬌艷動人的紅梅，却在後山的「梅嶺」，然而一般俗客很少有此耐心，那些清奇絕世的老梅，似乎只是爲極少數的高人雅士而開，你只需放眼梅嶺，但見花浪千頃，香光如霧，却不見一個遊人，就可知所言非虛了。

驀地一騎白馬，由花樹叢中竄出來，騎在馬上的，却是一個雙十年華的妙齡少女。

這少女身着湖青色八幅湘裙，上身是紫紅色京緞箭襖，外罩鹿皮小背心，扣在馬蹬內的是一雙薄底蠻靴。

她那烏黑的長髮，用一根黑絲帶緊緊的結着，鴨蛋型的一張清水小臉上，帶着微微的紅暈，蛾眉杏目，櫻口瑤鼻……望之，就如同她四週的梅花一般令人心醉。

這姑娘似有焦急的心事，馬行至此，已禁不住嬌喘聲聲，繫在鞍後的長劍，不時的碰着鞋子，發出陣陣悅耳的响聲。

她伸出一隻玉手，理了一下散在前額的幾根亂髮，目露迷茫，口中喃喃的道：「這是什麼地方？我該怎麼走呢？」

忽然，她身下的白馬，仰頸發出了一聲長嘯，少女不由吃了一驚，剛自撥轉馬頭，已遙遙聽得身後梅樹叢中，傳來了兩聲馬嘶。

幸遇救星

姑娘立時勒住了馬，蛾眉一挑，低聲道：「糟了……」

她匆匆解下了鞍後的長劍，飄身下馬，單手一拍馬股，白馬自行狂奔而去。

這時她身後林內，又傳出得得蹄聲，似乎直向嶺上馳來，少女由不住咬了一下牙，倏地轉身展開身形，一路輕登巧縱，直向梅花深處投去。

她身法極快，不過是幾個起落之間，已深入梅林之內，可是身後得得蹄聲，却似逼得更近了。

少女自忖逃走無望，索性停身止步，倏地抽出了長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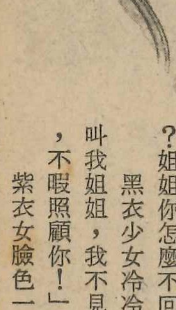
就在此時，她眼中看見了一項頗爲奇異的事兒！

在她身前偏左的地方，矗立着一個白石砌成的大墳，墳前兩側，分植了幾株梅樹，梅花開得一片絢爛，花瓣兒繽紛下落着。

使她奇異的是，此刻，忽然有一個身黑衣的姑娘，佇立墳前。

那黑衣的少女，身材修長，從背影看去，細腰豐臀，似乎極美，她身前置有一束鮮花，和一個覆蓋着青布的小小竹籃。

此時此刻，這黑衣少女只是無聲的望着墳前的石碑，清風把她如雲的秀髮，散亂地飄起來。



紫衣持劍姑娘，乍然看到此情，不由嚇了一跳！

可是，她此刻正感逃走無路，看見了對方這個黑衣姑娘，心中不覺生出了一些希望——

當下即縱身來到近前，急切的道：「姐姐救我一救！」

黑衣少女聞聲，緩緩轉過臉來，她雙目腫泡泡的，面色一片青色，只是這些都不能掩飾她那原有的姣好面容，她是一個相當出色的姑娘。

持劍少女不由暗暗一驚，可是正當亡命關頭，也無心再論其它，她當下焦急的又道：「姐姐，妳可知有什麼隱身之處麼，有人在追殺我，我……」

說時，她不住的回頭望着，耳聞雜亂的蹄聲，似乎就在附近停下了。

頓時，她的面色大變，惶呼一聲：「啊！」

可是當她再回過臉看時，却發現對方那個黑衣少女，無動於衷的仍在端詳着那塊墓碑，對於她的請求，竟是毫不關心。

紫衣少女不由甚是氣憤，剛待責問，却瞥見那塊聳立的墓碑——「亡妻，方幼儀之墓」。

當下心中一動，道：「這是你什麼人？姐姐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呢？我……」

黑衣少女冷冷一笑，開口道：「不要叫我姐姐，我不見得比你大，我有我的事，不暇照顧你！」

紫衣女臉色一紅，道：「妳只須指點我一處可以藏身的地方……」

黑衣女插口道：「誰又知道什麼藏身的地方？」

持劍的紫衣少女，不由蛾眉一挑，就要發作，她身後一聲尖叫道：「師妹，妳不必逃了！」

紫衣女大驚失色，霍地轉過身來，只見林前，立着一高一矮兩個漢子。

那個身材高的，生着一張長臉，一雙吊客眉，面帶冷笑，那矮漢子寬大的臉脖，濃重的一雙掃帚眉，二人手中都有兵刃，高個子是一支「萬字奪」，矮漢子則是一口寒光刺目的「弧形劍」。

那高個子，正是前此在五色大船上，被逐棄船亡命的「鬼臉」常通，矮個子是被雲先生打成重傷的「海魔」馮大海，至於那個持劍的紫衣少女，却是化名芷姐兒，匿身青樓的墨蝴蝶唐霜青。（事詳本故事之一「青樓艷盜」。）

唐霜青轉身看清常馮二人，當時面色一變，冷冷笑道：「二位師兄何故如此見逼？莫非要逼我死麼！」

她說時，蛾眉斜挑，滿臉憤恨之色。

鬼臉常通怪笑道：「師妹妳錯了，長春島這些年來對你不薄，想不到妳忽然乘危變節，慢說金婆婆親自來了，就是她不知道，我二人既身爲師兄，也不能放妳逃走！」

說到這裏，他狂笑了一聲，大着嗓子道：「現在無話可說，妳還是隨我二人回去見婆婆吧，我們爲妳美言幾句，諒無大罪，否則，嘿……」

話聲忽頓，幌了一下手中的萬字奪，面現殺機，他身邊的海鷹馮大海突然嘆了

一聲道：「師妹，還是回去吧，你是逃不了的！」

墨蝴蝶唐霜青，斷然地搖了搖頭，說道：「我已出來，誓死不回，二位師兄，如不顧念同門之誼，小妹說不得也只有得罪了……」

說罷轉身就走，鬼臉常通見狀狂叱一聲道：「你敢！」

人喝聲起，身子向下一落，已攔在了唐霜青面前，他一橫手中萬字奪，道：「師妹，你當眞執迷不悟麼？」

唐霜青杏目一睜道：「快閃開！」

口中說着，掌中劍向前一送，「推窗望月」，直向着常通面上刺去。

鬼臉常通怪笑一聲，道：「好，妳竟敢出手？」

萬字奪迎着一封，兩般兵刃「嗆！」的碰在了一塊，鬼臉常通身子向外一劃，轉到了唐霜青左側，萬字奪貼地翻起來，反向唐霜青左脇上猛扎了過來。

唐霜青嬌軀向前一伏，掌中劍一貼對方兵刃，「唰！」一聲翻身躍出。

只見她掌中劍就空一舉，冷笑道：「師兄，你平日自負，却未見得是我對手，今日你欺人太甚，我也再不客氣了！」

常通一聲怒叱道：「妳是找死？」

他身子向裏一欺，萬字奪第三次翻起來，猛砸唐霜青當頭。

唐霜青用劍尖一粘他的兵刃，嬌軀驀地拔起，常通向前一欺，只見劍光一閃，懾人心魄，唐霜青忙施展出絕招「倒剪梅花」，颼，一劍，直向他面上削來。

這一劍招勢極快，待到常通發覺不妙時，冷森森的劍刃，已逼近眉心。

他怒嘯了一聲，雙足用力的向前一頓，整個身子仰後就倒，可是唐霜青已下了決心，不再容他逃開劍下，只見她劍鋒一轉，又順着常通身勢，逼了過去，劍鋒向下一落，常通當下發出了「呀！」一聲倒地。

唐霜青抽劍騰身，快同猱猿也似的飄到了一邊。

這一劍順着常通右胸直至臍下，劃了足有尺許的一道血口子，鮮血如泉水一般的狂湧了出來。

鬼臉常通直痛得在地上打了個滾，血淋淋的躍了起來，他雙目赤紅道：「好賤人！」

一旁的海鷹馮大海睹狀大吃了一驚，他口中怒叱道：「唐霜青，你胆敢劍傷師兄？好！」

身形向前一撲，掌中一口弧形劍，由上而下直劈了下來。

「墨蝴蝶」唐霜青自知大禍鑄成，眼前之勢也只有一不做二不休，豁出死命與對方一拚，也許尚有出路，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馮大海弧形劍到，她冷冷一笑，橫劍一壓對方劍鋒，退出三步，道：「師兄，你也要迫我麼？」

馮大海狂笑了一聲道：「逼妳？我要取你性命爲師兄報仇。」

掌中弧形劍一翻，又向着唐霜青劍上磕來。

唐霜青見常通負傷，只剩下一個馮大海，她倒是不怕了，當時一言不發，長劍向下一挫。

馮大海口中叫了聲：「着！」

弧形劍一翻而起，由下而上，對着唐霜青頭頂劈下，弧形的劍鋒，在空中閃出了一道銀虹，只一閃，便到了唐霜青的當頭。

這一招使得險到了極點，馮大海此刻下手極毒，他是決心要取唐霜青性命了。

只是他和常通都是犯了同一的錯誤，都認爲自己武功勝於對方，其實他們却不知道，墨蝴蝶唐霜青，雖是他們師妹，可是由於天資，好學，武功實較他二人强上許多！

更有一點，是他二人所沒有想到的，原來長春島主段南溪對於這位女弟子格外垂青，有很多不傳之秘，都背人私自傳授了她。

有此幾種原因，故這唐霜青實非這二位師兄所能爲敵。

唐霜青自勝鬼臉常通後，信心大增，這時見馮大海竟以師門煞手來對付自己，也不禁心中更怒。

她冷笑了一聲，臨危之際，施展出段南溪所授的空手封門絕招，只見她一聲清叱道：「去！」

左手向外一推，正正的崩在了馮大海那口弧形劍面上，手掌所粘貼之處，距離劍鋒不過是毫厘之間，掌勢一現，只聽得「嗡！」的一聲，那口弧形劍，竟自吃她一封之力，整個的倒彈了起來。

馮大海直嚇得「啊！」一聲，因爲唐霜青所施展的這一式「閉門封劍」，是他從所未見過的怪招，頓時手腳大亂，後退了一大步，因而門戶大開。

唐霜青長劍「鳳凰單展翅」，趁勢向外一剔，那馮大海眼看着就要濺血劍下。

就在此剎時之間，忽聞得「嗆！」一聲微响，一支黑小箭，自一邊地上的常通袖內射出。

唐霜青向右一閃，這一箭，正中左胯，痛得她嚶嚀一聲，足下一個踉蹌。

馮大海疾速的向側一翻身，僥倖的逃得了浩刧，却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咬牙，雙手舉劍，直向着唐霜青前心刺來，唐霜青一時大急，中了常通袖中發出的小箭，只覺得傷處一痲，立刻知道不妙。

馮大海弧形劍偏偏又於這時來到，這種情形之下，她是萬難逃開劍下了。

千鈞一髮之際，猛可裏飛來了一粒黃豆大小的碎石，這石子來時，竟無一人察覺。

只聽得「噹！」一聲脆响，馮大海已將刺到的弧形劍，竟然第二次被盪向了一邊。

這粒細小的砂石，正正的擊在了馮大海的弧形劍面上，休看它是細小砂粒，可是所蘊含的勁力，却使得馮大海持劍的左手虎口發痲，差一點兵刃脫手。

他不由大吃一驚，吐氣開聲，雙手死命的向後一帶，才把蕩出的劍身，吃力的拉了回來。

驚魂之下，馮大海四下一看，什麼人也沒有看見，只有那白石大墳前的黑衣少女，仍然是背朝着這兒，這時，她正自輕舉一隻白細的玉手，在理着頭上散亂的頭

髮。

馮大海不由由心中暗中道了聲：「怪也！」

唐霜青驚慌中並未覺出有異，她身子由於倒退得太急，「噗！」一聲，坐倒在地。

只見她右手長劍向正前方一橫，護住正面，左手向後胯上一探，銀牙一咬，已把扎在胯骨上那支小箭拔了出來，鮮血隨箭而出，她痛得打了個冷戰，就勢用劍尖一點地面，把身子騰了起來。

這時她已顧不得再與馮大海戀戰，足下蹣跚着，向梅樹叢裏一頭鑽了進去。

她上身方自進入一半，驀聽迎面一聲啞喝道：「給我出來。」

緊跟着一股極大的風力，劈頭蓋臉的湧了過來，唐霜青負傷之下，已是强弩之末，那裏還能敵擋，這股風力直把她擊得一個倒仰，元寶也似的翻了出來。

隨着這股勁風之後，三個鷄皮鶴髮的老婦，帶着一聲啞笑，猛撲而出！

唐霜青乍見此人，不由嚇得打了個哆嗦道：「婆婆妳……」

那婆子身着一件大紅色，半長不短的對襟襖，滿頭蒼髮，披散在頸後，隨風飄舞，益見猙獰。

她來勢如風，向場內一落，發出梟鳥也似的一聲怪笑道：「好丫頭，妳做的好事，今日看你怎麼在婆婆我雙掌之下，再逃得活命？」

說話時，但見她怒目鼓突如珠，乾癟的嘴唇緊緊的咬着，似乎臉上每一條皺紋，都在抽動着。

這婆子向負傷的常通看了一眼，森森一笑道：「大海，你扶你師兄下去，給他上上藥，不要緊，死不了！」

唐霜青這時整個大腿，已爲鮮血染紅，衣衫零亂，不勝狼狽，她在發現金婆婆驀然來到之後，整個的希望都幻滅了。

她倔强的仗劍站起，銀牙緊咬着，道：「婆婆，請念在弟子十年隨侍之情，放我去吧！」

金婆婆啞聲笑道：「唐霜青……好個丫頭片子，這時候還跟我婆婆說這個，妳簡直是作夢了！」

墨蝴蝶唐霜青乍見金婆婆現身，便知自己今天只怕是難以倖免，所以才說出以上之言，其實她也心裏明白，此時此刻說什麼也是多餘。

果然那個憤怒的金婆婆，聞言後目射凶光，頻頻冷笑不已，她望着唐霜青陰森森地又道：「我早就知道妳靠不住，可是，却沒有想到會這麼快，丫頭，今天你要妄想逃開我老婆子的手去，只怕是難比登天！」

言罷，一步步向着唐霜青面前逼來。

唐霜青絕望之下，不由銀牙一咬，道：「婆婆你不要逼……逼我太厲害！」

說時，她把掌中劍向前比了比，劍身微微抖動着，顯示出她的畏怯。

金婆婆見狀，發出像貓頭鷹也似的一聲怪笑，道：「丫頭，妳不敢跟我玩寶劍麼？」

唐霜青面色蒼白，只覺得身上傷處隱隱作痛，面對金婆婆這樣的大敵，她怎麼也禁不住有些心驚肉跳，可是一個人到了性命交關之時，有時候却也會生出想像不到的胆子和能耐來。

她這時緊緊握着劍把，道：「婆婆，弟子要開罪你了！」

金婆婆桀桀笑道：「妳也配？」

話聲一落，身子猛地撲過來，一雙箕盤大手，照着唐霜青當胸就抓。

唐霜青雖明白自己不是金婆婆對手，可是現在也只有一拚了，當時掌中劍抖出一片劍光，迎着金婆婆雙腕上削去！

金婆婆不知怎地身形一幌，已到了唐霜青身旁，唐霜青劍到，她忽地叱道：「撒手！」

右臂向外方一盪，砸在唐霜青手腕上，一口劍就反崩了上去，差一點砍在了唐霜青自己頭上。

同時間，金婆婆另一隻手，閃電般直向唐霜青面門上抓到——

自她掌心內所發出的內功潛力，迫使得唐霜青嗆咳了一聲，幾乎爲之窒息。

墨蝴蝶唐霜青右足向前一划，猛地一個轉身，快同旋風也似的轉了出去，她知道，金婆婆是在利用她多年苦練的「無相神功」，來傷自己五臟六腑了。

金婆婆怒哼了一聲，跟踪而上，唐霜青寶劍虛空一揮，整個身子凌空騰起，只見她雙手握劍，劍鋒由正中鼻尖點出，破空而下。

這正是長青島主段南溪最拿手的一招「長鯨吸水」，在段南溪這一招式下，不知傷了多少條性命，段南溪因而將之列爲十二絕招之一，輕易不肯授人。

這一招「長鯨吸水」，乍一使出，金婆婆猛吃一驚，霍地退身，寒冷的劍光，自她面門前緊迫而過，把她身上的紅襖都劃開了一綫。

金婆婆倒踩古井步，退出了三尺以外，獰笑道：「原來島主的不傳之秘，也偷傳給你了！」

說到這裏，雙手倏地一張，活像是一隻大鳥也似的再次撲了上來。

唐霜青一招「長鯨吸水」，僥倖佔先，頓時胆力大增，她冷冷笑道：「妳再看這一招！」

寶劍向後一帶，「蘇秦背劍」，正要施展出段南溪所授的另一絕招，「春風一枝桃」。

可是金婆婆早已看出了她的心機，方才只爲一時大意不察，才致險些吃虧，此刻自不會再行上當。

唐霜青寶劍向前一洒，金婆婆忽地一聲獰笑，右手一探，便逼到了唐霜青頸臂之間，唐霜青要害遇險，無形之中，攻出的劍招，成了不進不退之勢！

她心中一凜，趕忙挪身一偏，金婆婆一聲怪笑道：「妳還差了點兒！」

左手向下一按，暗使內功眞勁，已搭在了唐霜青的右腕上，反臂一擰道：「撒手！」

緊跟着右手作刀切下，唐霜青若是再不撒手，一隻右手就別想要了，當下她身子向前一蹌，差一點栽倒在地，手中寶劍已到了金婆婆手中。

金婆婆揚起了手中劍，微微冷笑道：「很好，用你的劍來結果你自己的性命，是再好不過了！」

說着那雙深陷的眸子裏，剎時間現出了灼灼兇光，手中劍橫着一揮，已到了唐霜青腰際。

唐霜青嚇得脚下打了個踉蹌，飛步就跑。

忽然，她看見立在墳前的那個少女，已自轉過了身來，正以一種奇怪的目光望着自己。

唐霜青此刻已失去了主張，當下想也不想，撲過去道：「姐姐救我！」

如飛般轉到了那位立於墓前的少女身後，那少女目光由唐霜青身上轉到了金婆婆臉上，她那張青臉上，微微帶出一些不悅之色。

金婆婆似乎這時才發現附近有着如此一個少女，不禁怔了一怔，她打量着這墓前少女，面色一沉道：「妳是誰？快快閃到一邊去！」

少女冷冷一笑，道：「這地方莫非是你的不成？」

她說話的聲音清脆動人，只是聽在耳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寒意，令人打心眼兒裏發冷。

金婆婆禿眉一掀，正要發作，忽然看到唐霜青轉身又要逃跑，她一時也顧不得再與這少女惹氣了。

當下一聲厲叱，飛身繞過少女身側，舉劍直向唐霜青背後劈去！

可是她的劍方自落下，却見面前人影一閃，那立在墓碑前的少女，不知怎地，又到了她的眼前，身法之快，竟連她也未能看清。

金婆婆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猛地後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那少女，說道：「妳——」

話聲忽頓，因爲她陡然爲眼前少女氣勢與形貌所懾。

但見此女蛾眉淡掃，秀髮披肩，充滿神秘，那雙微微紅腫的瞳子裏，射出一種奇光，令人不可逼視。

在她右邊髮鬢上，戴着一朶白色梅花，她那爲風飄起來的黑色長衣，加上她那披散的黑髮，乍看起來，眞像是個女鬼，只是世上絕不會有如此淸艷出塵的鬼。

這少女一隻玉手，提着一個細竹編的小花籃。

只見她仍然是不急不徐的冷冷道：「老太婆，妳離開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不能隨便殺人的！」

她說着，又用手指向山下指了指道：「妳們到山底下去打，我可以不管，只是在我母親墳前，却是絕不可以。」

金婆婆森森一笑，目現兇光道：「小姑娘，妳要多管這件事麼？」

黑衣少女點了點頭道：「妳要在這裏鬧，我就要管。」

說罷回過頭，向滿面驚愕的唐霜青，冷笑了一聲，道：「你不必害怕，她不會怎麼樣你的。」

唐霜青原不知這黑衣少女會武，此刻看來，分明她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奇女子，一時大喜過望，連忙說道：「謝謝你，姐姐！」

少女冷冰冰的一哂，說道：「我本來是不想多管閒事，只是你們鬧得太不像話了！」

說到此，目光一掃旁邊的鬼臉常通及海鷹馮大海，道：「三個人欺侮一個女孩子，未免太過份了！」

她那蒼白的臉上，在說這幾句話時，顯得更冷瑟，蛾眉微微向上挑起，當眞有些不怒而威！

金婆婆從對方那含蓄深邃的剪水雙瞳中，能體會到她內在的潛力，不禁暗自驚心，她桀桀一笑道：「姑娘，妳報個萬兒，咱們也結個緣！」

少女道：「不用報名。」

金婆婆一怔，怒聲道：「我金婆婆雙掌之下，會盡了天下英雄，難道還怕了你一個小姑娘不成？妳年紀輕輕的，我不忍傷你，你聽我老婆子的話，趕快退去一邊，這件事與你無關！」

黑衣少女冷笑一聲，道：「老太婆，我剛才已說過了，我不能看着你們三個人欺侮她一個，如果你識相，就立即下山，以後的事，我可以不過問，此時此地，却絕不行！」

金婆婆尚未發言，一邊的海鷹馮大海忽然叱了一聲道：「臭丫頭，要你多管閒事？」

口中罵着，右手一揚，打出了兩口柳葉飛刀，閃電般向這黑衣少女面、胸之間射來。

少女手上花籃輕輕一撥，已把奔向胸前的那口飛刀打落塵埃，同時之間，櫻唇微啓，運氣向外一噴，那奔向面門而來的一口飛刀，去勢一頓，驀地前後倒轉了過來。

接着「噗！」的反射了回去。

馮大海身形陡閃，但這口刀似乎長了眼睛，早已看準了他的去勢，只聽得「噗！」一聲，正正釘在了他的左肩頭上，他口中「啊唷！」一聲，身子一幌，險些栽了下去，忙伸右手一拔，鮮血如注。

金婆婆怒叱道：「你們給我站着，不要給我丟臉！」

話落，這怪老婆子，頭上亂髮，像鶻鵠也似的立了起來，她狂笑了一聲道：「好，好，你敢傷我的人，這一次我老婆子可是放妳不過了！」

黑衣少女冷冰冰的道：「我勸你還是離開這裏的好！」

金婆婆實在忍無可忍，掌中劍霍地一挺，平平地向着黑衣少女面上刺來。

看起來可眞奇怪，金婆婆這口劍，並非是很快的刺過來，而是緩緩的推過來，劍身上响起一片龍吟之聲，整個劍身抖動得十分厲害。

黑衣少女見狀，立時面色一變，她鼻子哼道：「難怪你如此猖狂，原來竟有如此功力！」

說着，迅速伸手自花籃內取出了一束梅花，向外一迎，正搭在了金婆婆劍身之上。

劍花甫一交接，各人身子都抖動了一下，接着同時向後退了一步。

少女秀眉一展，道：「這枝梅花，本是無力之物，妳掌中劍，却是鋒利兵刃，老婆婆妳看——」

揚起了手中梅花，微哂接道：「我這枝花兒，可曾爲妳劍鋒傷着了？」

金婆婆呆了一呆，獰笑一聲，說道：

「以柔克剛，不過巧力，不見得是什麼眞功夫！」

話聲中，掌中劍第二次推出，整個劍身却捲了起來，如同是一條柔軟的帶子一般，仍然是緩緩的向着少女面前推來。

黑衣少女冷笑道：「也不過如此！」

她邊說邊自揚起了手上梅花，向外緩緩探出去，奇妙的是，那枝梅花，也同金婆婆手中劍一樣的，彎彎曲曲捲成一團。

金婆婆忽地抽回了劍，後退了一步，森森笑道：「小姑娘，好本事！」

少女莞爾一笑，露出如同編貝做的一口玉齒。

她望着金婆婆道：「老太婆，今日你使出這『玄功三笑』，却是難不倒我，我看第三招妳也不必再試了！」

說罷一抖手中梅花，梅枝由捲而舒，依然原樣，然後她又微笑道：「老太婆，你看——」

手中梅枝，依然平伸空中，動也不動一下，可是接着，那枝梅花，却同雪片似的，一片片全都脫落了下來，剎息之時，只餘下一根禿禿的枯枝。

黑衣少女收回殘枝，望着金婆婆冷冷道：「老太婆，你自信有此功力麼？」

金婆婆雙眼瞳中，這時幾乎都要噴出火來，她面色由紅而黃，如同黃蠟，呆立了一刻，才苦笑道：「我確實不是對手——姑娘，請示貴姓芳名？」

少女哂道：「雲思佳！」

這三個字自她櫻口中吐出來，就像是三支冷箭，深深的插入金婆婆心窩裏。

她打了一個哆嗦，自嘲的笑了笑道：「難怪——我想天下能破我這『玄功三笑』的，不過是妳父女二人而已……」

說罷點了點頭，瞪目向着唐霜青恨毒的看了一眼，抛下了手中劍，回頭向常通馮大海一揮手道：「走，我們這場架不用再打了。」

× × ×

目送着金婆婆等人遠去後，墨蝴蝶唐霜青才算是鬆了一口氣。

她驚喜的望着黑衣少女道：「原來姐姐就是雲思佳，我早就聽說過這個大名，想不到今天能遇見妳！」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上前握住了雲思佳的手，又道：「謝謝你，姐姐！」

雲思佳冷冷的把手抽了出來，道：「不必這樣子！」

唐霜青怔了一下，遂又說道：「姐姐，你是我救命恩人，我眞不知要怎麼謝你才好！」

雲思佳那雙澄波的眸子向她望了望，道：「我也是無心救你，其實我和那個老婆婆也有仇。」

言罷，她提起花籃，又向那座大石墳前行去。

唐霜青不覺跟着走過去，正要發問，却見雲思佳在幕前跪下叩了個頭，又盈盈站起來，把那個花籃置於墓碑之上。

唐霜青禁不住也跪下，恭恭敬敬的拜了一拜，起身立於一旁。

雲思佳偏頭望着她道：「咦，妳何必要這樣呢？」

唐霜青面現戚容道：「她老人家已是姐姐先人，也就等於是我的先人一樣！」

雲思佳冷冷的道：「要我就不會像你一樣，我才沒工夫去管別人的事。」

唐霜青含笑道：「那妳剛才還不是管了我的事？」

雲思佳鼻中哼了一聲，道：「那是例外，本來我是不想管這事的。」

說完一低頭，又用一把刷子，在石墓上細細的刷着墓上的泥土，她做這件事，很是細心，而且一片至誠的樣子。

唐霜青看在眼中，頗爲感動的忖道：「想不到，她竟是如此一個至孝的人！」

有了這種念頭，她頓時對雲思佳更加敬佩。

當下就走過去，帮着她把石墓上的青苔除掉，雲思佳又奇怪的看着她道：「妳願意爲我作這些事？」

唐霜青點了點頭，雲思佳秀眉微皺道：「是眞心眞意的？」

唐霜青又點了點頭，反問道：「你爲什麼要問這些？」

雲思佳那雙紅瞳的眸子，盯在她身上轉着，自語道：「奇怪……」

仰頭，又繼續工作，唐霜青忍不住問：「令堂仙逝很久了吧……」

雲思佳停下手，苦笑道：「還不很久，今天是她老人家謝世週年，整整有一年了！」

唐霜青黯然的點了點頭，雲思佳那張蒼白的臉上有些頹喪的道：「過去每一個月，我都要來此掃墓，只是上個月因遠行沒有來，沒想到僅僅兩個月，墓上已野草叢生了！」

唐霜青歎了一聲，道：「我想伯母生前，必定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人。」

雲思佳苦笑道：「不如說是一個可憐的人！」

唐霜青一怔，也不好追根究底，遂轉問道：「伯父他老人家還健在吧。」

雲思佳冷然道：「我沒有父親！」

唐霜青又一呆道：「怎麼？……」

雲思佳搖搖頭掠了一下散在前額的散髮，微微一笑，接道：「我們換個話題好不好，比如說，我還不知你的名字呢。」

唐霜青粉面一紅，道：「我叫唐霜青，是霜雪的霜，青顏色的青。」

雲思佳道：「那老婆婆何故要置你於死地呢？」

唐霜青聞言歎了一聲，道：「姐姐要問這個，說來話就長了……」

雲思佳道：「妳可以慢慢的說。」

唐霜青初次與對方相識，自不便把身世完全講出，她歎道：「姐姐不必多問，總之，我是一個可憐的人……這是我第一次脫離火坑，我準備重新做人，今日姐姐雖救了我，仍難保日後，不再落入他們手中。」

雲思佳怔了一下，道：「這麼說，妳以前定是個女賊了？」

唐霜青不禁面有慚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雲思佳見了冷冷笑道：「妳不必害羞，一個人能够有勇氣改過向善，總是令人尊敬的。」

唐霜青聽了這一句，幾乎要滴下淚來，她內心這刹那，眞有說不出的興奮，但反過來却又有說不出的慚愧。

當下她微微呆了呆，遂苦笑道：「姐

姐是我所見過最敬服的一個人，如蒙不棄，我希望跟你作個好朋友，意下如何？」

雲思佳點頭道：「現在我們不是已經成爲朋友？」

唐霜青大爲高興，她走遍天涯，還未交過一個好朋友，想不到今天在這梅嶺之上，竟交到了如此一個盛名遍天下的女俠士，私心好不歡悅。

當時她高興得笑了起來，道：「好極了，姐姐你就住在這附近嗎？」

雲思佳微微點了點頭，說道：「暫時是的。」

唐霜青笑道：「今夜我們就睡在一塊好了。」

雲思佳漠然的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慣與人睡在一起，我已習慣了一個人獨住。」

墨蝴蝶唐霜青碰了個釘子，很是不好意思，可是經過這一陣交談之後，她已漸漸有些認識了對方的性格。

她開始瞭解對方那陣冷漠，並非是有意的做作，實在是生性如此，外表雖是不苟言笑，冷漠固執，內裏却是誠摯熱血而有着一腔俠骨柔情。

是以聞言之下，唐霜青只後悔自己發言冒昧，並未介意對方。

雲思佳又刷了一陣墓石之後，抬起頭，道：「妳可以休息了，餘下的已不多，我一個人很快就可作完。」

說罷她收了刷子，由身側取出一把短劍，抽劍出鞘，却似觸動了一件心事，低頭望着那口短劍發起楞來。

唐霜青道：「這口劍眞好，能否借我一看。」

雲思佳這才猛然驚覺失態，就忙把劍遞了過來，唐青霜接劍在手，玩賞了一陣，讚賞不已，道：「這口短劍，莫非就是妳隨身的兵刃？」

雲思佳搖了搖頭，道：「這是一位朋友贈送與我的……睹物思人，不覺有些忘形。」

她本想抽出劍來，鏟削墓上的青苔，可是想到了贈劍的故人，却不願以此劍來做這件事，故而接回短劍後，又將之藏於懷內。

唐霜青心中雖微有所動，倒是沒有想到，外貌冷冰至極的她，竟然別有情懷，當然，她絕對不會想到，贈劍的人是一個異性，更不曾想到，那人正是自己日夕縈懷的郭飛鴻，雲思佳收好短劍，禁不住歎了一聲，自語道：「一年了，你又到那裏去了。……」

唐霜青正低頭察看傷勢，聞言秀眉一皺道：「妳在跟誰說話？」

雲思佳搖了搖頭，冷然一哂，道：「沒有。」

唐霜青眨眨眼，遂道：「姐姐這幾天已不走，我明天再來這裏找妳，我的傷實在……」

說着不禁秀眉緊緊皺了一下，雲思佳忽然轉過頭來道：「我只顧跟妳說話，竟忘了看妳的傷處，要不要緊？」

唐霜青不大好意思的搖了搖頭，她覺得初初相識，似乎不便太麻煩人家，故爾就道：「不怎麼要緊。」

可是這句話方自出口，却忽覺下半身一陣發麻，禁不住踉蹌了一下。

雲思佳在她臉上望了一眼，吃驚道：「原來你是中了毒藥暗器！妳爲什麼不早說？」

唐霜青身子又復一幌，坐了下來，一面喘着氣道：「……我怎好麻煩姐姐……啊！」

雲思佳歎了一聲道：「妳眞是……」

當時她就把唐霜青傷處翻開看了看，突然冷冷一笑道：「幸虧這毒藥是走骨節而非經脈，否則妳此刻只怕沒有命了。」

唐霜青咬着牙，嬌軀戰抖着，道：「姐姐莫非還懂得醫道？」

雲思佳一面把她扶往在一塊大石上，一面點了點頭道：「一個在外行走的人，甚麼都要懂得一些才行。」

說罷，就由身上取出一個白色小瓷瓶，打開瓶蓋，自其中倒出了一些紅色粉末，洒在了唐霜青的傷處。

唐霜青立時就覺得傷處清涼一片，疼痛大減，她長吁了一口氣道：「姐姐眞是我兩度救命恩人了。」

雲思佳收起了瓶子，蛾眉一皺道：「妳也不要太放心，我這藥雖能防止毒性蔓延，有解毒防潰之效，却也不是一天半日就可見功的……」

看了唐霜青一眼，又道：「看來，今夜妳只好與我住在一起了，等你傷癒之後再走吧。」

唐霜青心中暗暗欣喜，也不知甚麼原因，自從她一見這雲思佳後，就起了極度好感，她實在很想跟對方接近，只是對方那種若即若離，諱莫如深的態度，却令她不易捉摸，這時聞言，可是求之不得。

雲思佳又爲她傷處四週封住了穴道，用布條緊緊纏住，一面把她扶起來道：「我們這就走吧。」

唐霜青歎了一聲道：「如此就更加麻煩姐姐了。」

雲思佳看看她，冷冷的道：「一個人在傷病之中，是最需要人帮助的，這算不了甚麼。」

二人向前行了一段，來到梅林之內，只見先前唐霜青所乘來的那匹馬，此刻正在低頭嚼食着樹旁的野草。

唐霜青不禁大喜道：「我的馬匹沒有走，我們可以共乘一騎。」

雲思佳搖了搖頭道：「妳一個人騎上就是了，我用不着，走走也就到了。」

說着她把唐霜青抱上馬鞍，自己則拉馬前行。

穿出了這片梅林，眼前現出崎嶇的山路，陽光交織成一片彩光洒照下來，只是却驅不退陣陣的寒意。

雲思佳抬頭看了一下天，面上湧現出一些傷感之色，唐霜青睹狀深爲不解，在馬上問道：「姐姐莫非有甚麼心事嗎？」

雲思佳冷然道：「一年以前，我曾病倒在床，如非是一位好心的朋友悉心服侍我，也許我已經……今天我救了妳，却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我那位朋友。」

輕嘆了一聲，那美麗的面頰上，黯然之色更重了。

唐霜青不禁好奇的問道：「那位姐姐莫非不在這裏？」

雲思佳微微一笑，搖了搖頭，道：「

不在！」

她笑起來美極了，只是很難得才笑一次，唐霜青接着又道：「那位姐姐莫非就是贈送短劍給妳的那個人麼？」

雲思佳點了點頭，道：「我本來以爲人世上，沒有一個好人，可是自遇見他以後，我才覺得我的想法是錯了。」

說罷，她回頭看着唐霜青，微微皺眉道：「妳又在用話套我了。」

唐霜青一笑道：「我只是關心妳。」

雲思佳冷笑一聲，道：「用不着，我不需要誰來關心我，妳還是多關心妳自己吧。」

唐霜青搖頭一歎道：「唉，妳也是太倔强了。」

雲思佳微微一笑，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她忽然又轉身向唐霜青道：「妳逃脫出來，以後預備作何打算？」

唐霜青苦笑道：「暫時還沒打算，我必須行先躲避一下金婆婆。」

雲思佳一驚道：「金婆婆？」

唐霜青眨了一下眸子道：「方才和你動手的那個老婆婆不就是她麼？妳難道不知？」

雲思佳呆了呆道：「哦——難怪她有如此功力。」

說完這句話，她又好奇的轉望唐霜青道：「看來你跟長春島主段南溪似乎關係不凡。」

唐霜青面色一紅，吶吶道：「不瞞姐姐說，段南溪乃是我師父。」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我明白了，哼，長春島金衣教這些年在江湖上橫行得也太厲害了。」

唐霜青歎了一聲，說道：「自從九華山，島主及金婆婆敗在那個怪人雲先生手下之後，長青島被迫解散，氣勢已差得多了。」

雲思佳聞言驀地一呆，立時駐足道：「妳說什麼？九華山？雲先生？——」

唐霜青苦笑一聲，道：「我本不想把這些告訴姐姐，既然姐姐所問，我只有告訴妳了——」

說到此，忽地一哦，注目道：「雲先生莫非就是妳……」

雲思佳冷然一哂，道：「我不認識甚麼雲先生。」

唐霜青點頭道：「我以爲是姐姐的甚麼人呢？這位老前輩武功之高，已入化境，段島主以及金婆婆在長江及九華山，兩次都吃了大虧，因而被迫解散長春島。」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所以妳也就乘機逃了？」

唐霜青面色微紅道：「雲姐姐，你誤會我了，我脫離長春島，是早有此心！」

說着，落下兩行淚來，雲思佳道：「妳不要哭，應該高興才是，我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不！」唐霜青歎了一聲道：「我是忽然想起那金婆婆手辣心狠，很可能因我的逃走，而去加害一個無辜的人，倘眞如此，我就更對不起那位好心的俠士了。」

雲思佳秀眉半皺道：「妳的話愈說使我愈胡塗，怎麼這其中還牽涉到別一個人呢？」

唐霜青苦笑道：「我不說，姐姐自是不懂——」

禁不住又長歎了一聲，接道：「姐姐是我救命恩人，也是當今奇女子，我如說出以往所爲，尚請不要取笑於我，這件事還要請姐姐爲我拿個主意才好。」

這時二人一馬已來到了山下一片青翠的竹林旁，雲思佳就停了脚步，說道：「我住的地方已經到了，我們進屋之後再談吧。」

× × ×

在一間簡陋的草舍裏，二女對坐着，窗外可以看見嶺後的梅花，岩隙內幾株小草，已經生出了嫩芽，象徵着春天已經來到。

這地方不過是雲思佳一個暫時棲身的地方，每月當她來母親墓上掃墓之時，都住在這裏，這簡單的草舍。是她用自己的雙手搭起來的。

現在，由於墨蝴蝶唐霜青新傷未癒，她只好把她帶來這裏暫時住了下來。

唐霜青感愧之餘，果然把自己以往情形，向雲思佳訴說了一個大概。

雲思佳面上也帶出了幾分驚奇，當然，她是絕對沒有想到像唐霜青如此一個身負奇技的少女，竟然會匿身娼門。

她冷冰冰的道：「妳講下去，我不會笑你的。」

唐霜青於是又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所說的那位年輕的俠士，就是在那裏認識的。」

說到此，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止不住向窗外望了一眼，她兀自記得，第一次見到郭飛鴻時，他那種英姿颯爽的翩翩風度……

就在那一刹那，這少年俠士，從此緊緊扣住了她的芳心……。

雲思佳似乎已能體會出她的感覺，看出她是如何的在懷念着那個俠士。

想到這裏，乃又好奇的問：「這人是怎麼一個人？又怎麼與你結識的？」

唐霜青眨了一下眸子，現出一些少女的嬌羞，說道：「我們是在寶華班裏認識的。」

雲思佳哼道：「我知道是寶華班，他叫甚麼名字？怎麼又會牽涉到你與長春島的事呢？」

唐霜青玉面微紅，說道：「他叫郭飛鴻……」

雲思佳一震道：「甚麼？……」

唐霜青望着她，秀眉微皺道：「郭飛鴻，郭子儀的郭飛翔的飛，鴻雁的鴻。」

雲思佳倏地面色一青，禁不住身子戰抖了一下，唐霜青一驚道：「——姐姐，怎麼了你？」

雲思佳冷冷的道：「不要管我，我只問你，這郭飛鴻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唐霜青一雙眸子轉了轉，說道：「年紀不大，二十四歲，個子高，長相兒很是英俊。」

說着，雙頰浮起了一片嫣紅，怪不好意思的睇着雲思佳一笑，道：「這郭飛鴻，是個正義的好少年……」

雲思佳那雙剪水雙眸，微微的閉闔上，那張清秀的臉上，看起來似乎更白了，她搖了搖頭，道：「出入烟花閣內，還有什麼好人？」

唐霜青面色一紅，道：「姐姐不要這麼說他，他雖是進出花巷，却並非……」

雲思佳雙目突地一睜，道：「那他又何必到那種地方去？」

唐霜青輕歎了一聲，道：「姐姐你誤會了，莫非姐姐以爲我在寶華班是眞的當妓女不成？」

說到此，兩彎秀眉微挑起，現出一些哀怨。

雲思佳目光在她身上轉了轉，有些歉然的道：「妳不要見怪，我只是覺得那郭飛鴻，唉，妳說下去吧。」

唐霜青一歎道：「我之入寶華班，不過是奉金婆婆之命，臨時掩蔽身份而已，平日在館內已不接客，更不賣身，姐姐如果以不正當的想法視我，未免太也小看了我。」

雲思佳搖了搖頭，冷然道：「我不是小看你，而是小看那個姓郭的……」

唐霜青玉手掩口「嗤！」地一笑道：「妳幹嘛氣他呀？你又不認識他。」

雲思佳動了動嘴角，沒有說什麼。

唐霜青突容一歛，又輕嘆了一聲道：「此人是一個頗有俠風的少年，他斯文英俊，武術高超。」

說到這裏，雙目之中，流露出無限嬌柔之光，冷眼旁觀的雲思佳，看在眼內，似乎呆了呆，接着她冷冷的笑了笑，道：「何必說這些？莫非你……」

唐霜青見雲思佳話到一半又打住，可不知道是怎麼想的，只以爲她是有所顧忌，當下禁不住臉色又紅了一下。

她是一個很坦率爽朗的姑娘，既不擅說謊，也不會做作，再者，她也沒有隱瞞雲思佳的必要。

而這件事既經談起，總要說個明白才行，於是她微微垂下頭來，輕輕地嘆了一聲，道：「姐姐是名滿江湖的女俠客，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便隱瞞你，我……我……」

雲思佳癡癡的望着她，眞希望她不要再說下去，可是，憑着女孩子的好奇，以及某種心理的作祟，她還是忍不住要問下去。

只見她目光直視着唐霜青道：「妳怎麼樣？」

唐霜青苦笑道：「對這個人，不瞞姐姐說，自我第一次見到他之後，就……就……放不下他，我……」

說到此，那雙清澈的眸子裏，竟然現出了淚光，她望着雲思佳，強作了一個微笑，又道：「姐姐，妳不會笑我吧，我是把你看成知己的好朋友，才會對你說這些的……」

雲思佳這一刹時，全身一陣發涼，幾乎呆住了。

唐霜青一驚道：「妳——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雲思佳搖頭道：「沒有，你這個故事，把我聽呆了。」

唐霜青臉色鮮紅，道：「你可不許笑我——」

雲思佳冷冷道：「我笑你作什？妳已是如此懷念着他，他對你又怎麼樣呢？」

唐霜青扭了一下身子，頭低垂，道：「姐姐，你這個人眞壞死了，問這些幹嘛呀？」

雲思佳站起來，走到窗口，向外望了望，忽地回過頭來，道：「不談這些，來，讓我看看妳的傷。」

唐霜青用手摸了摸傷處道：「自用過姐姐的藥後，這一會好多了，我想明天就能走了。」

雲思佳道：「你要上那兒去？」

唐霜青道：「蘇州。」

雲思佳冷笑了一聲，道：「去找郭飛鴻？」

唐霜青點了點頭道：「我要向他解釋一下，只要他不誤會就好了，還有，那金婆婆很可能以爲我投奔到他那裏，而去找他的麻煩，這我也得趕去給他打一個招呼才好。」

雲思佳冷然道：「我看妳也用不着去了，那郭飛鴻早已離開蘇州了。」

唐霜青一怔道：「妳怎麼知道？」

雲思佳面色微紅道：「只是照常理推想罷了。」

唐霜青道：「話雖如此，我還是要去看看才能安心。」

雲思佳這時似乎又恢復了原先的冷靜，她上前看了看唐霜青的傷，點頭道：「兩三天妳就好了，去蘇州找妳的心上人去吧。」

唐霜青臉一紅，舉手作勢欲打，忽然，她「咦！」了一聲道：「姐姐快看。」

雲思佳不由轉頭向窗外看去，也是滿臉驚異，立時低聲道：「不要出聲。」

但見一個青衣人，站立在梅叢間，東張西望，似在找尋着甚麼。

唐霜青奇怪地道：「這地方還住有別人？」

雲思佳搖了搖頭，蛾眉輕皺道：「怪事，我們出去藏起來，看他找誰？」

說罷，拉着唐霜青悄悄步出舍外，藏身於一片山石之後，未幾便見那人一路走過來，在舍外叫道：「請問有人在嗎？」

他一連問了兩遍，無人答話，便又轉身離去。

二女近看來人，是一個身着青衣，眉濃目朗的少年，身材很是魁梧，在他背後，緊緊紮着一口紫金皮鞘的窄細長刀，刀鞘上鑲着一溜金星，閃閃放光，是一口很奇異的兵刃。

青衣少年離開木舍門前後，由身上取出了一張牛皮紙來細細看着，不時的對照着附近地勢，突然面上帶出一片喜色，似有所悟的樣子。

就見他一路向峯後轉去，雲思佳向唐霜青比了個手勢，雙雙躡去。

誤釋魔頭　錯鑄情孽

那青衣少年一路參照着手中圖樣，很快的轉下了一片山坡，眼前是一片桃梅夾雜的林子，嫣紅的桃花，開得一片絢爛，似較梅花更艷。

這附近荒草淒淒，怪籐糾葛，西天一綫天光，由兩峯之間，形同一道閃電也似的照下來，鼻中聞到的只是些濕而冷的空氣。如不是尾隨着這青衣少年之後，雲思佳不可能發現有這麼一個地方，她不禁深爲奇怪，這少年來此的動機爲何。

青衣少年來到了這裏，似乎已找對了地方，只見他收起了那張地圖，用雙手拉開糾葛在山邊的山籐。

雲思佳與墨蝴蝶這時不便太接近他，生怕爲他發現，只遠遠的躲在山角後面，仔細的注視着這個少年，看看他到底是作些甚麼。

青衣少年雙手用力的拉動山籐，大部份的籐子都已腐朽，故輕易地便被他開出一大片空處來。

就在這少年，正要去移開另一片山籐時，忽聽「轟！」一聲，由籐樹之間，像烏雲也似的飛起了一大片黑蜂。

這羣黑蜂，乍然飛起來，其勢驚人已極。

少年駭呼一聲，連忙反身縱開。

他身輕如燕，一躍數丈，身才落地，空中蜂羣，已形同一陣旋風也似的，直向着他頭上捲了下來。

少年好似早已防到有此一着，他身子一落地，立即由脚下掣出了一面三角怪旗，霍地向空一展，頻頻揮動起來。

他這面旗子，顏色通紅，似乎其上有一種特別的異味，如此揮動數轉之後，那麼大的蜂羣，竟自停留空中連續的盤旋着，不敢下落傷人。

只見當空大片黑雲，嗡嗡震翅之聲，噪人耳鼓，其勢仍足驚人。

少年不停的揮舞着旗子，約有半盞茶時間，那大片黑蜂，雖不敢飛下來，却也不去，形成了一種相峙不下的局面。

二女心中正自驚奇，忽見那少年用力一揮旗，反縱到一邊，口中厲聲叱喝道：「雷老頭，如此待客，恕不敢造訪，告辭了。」

說罷轉身就走，他足步方自邁出，就聽得一聲陰沉的笑聲道：「甚麼人驚了我的蜂兒，尚還如此對我說話。」

少年聞言止步，一面揮動着旗子，一面冷笑道：「在下柳英奇，是由五指山來的！」

那暗中人，發出了蒼老陰澀的一聲啞笑，道：「啊唷唷！怠慢，怠慢，柳少俠，你不要生氣，且容我收了蜂兒，再行相見！」

接着，就聽得一陣「嗞嗞——」的怪聲，由裏面傳出來，這聲音顯然是暗中老人口中所發出。

怪的是，那麼遮天蓋日的龐大黑蜂羣，聽到了這種「嗞嗞！」怪音之後，立即在空中旋轉了一週，形成一道帶子也似的隊伍，投入林內來處。

刹時之間，當空又回復了一片清朗，連一隻黑蜂也看不見了，蜂羣來去竟如同旋風一般的快捷。

老人收回了黑蜂，沙啞的說道：「柳少俠，我已收回了蜂兒，你可以進來說話了。」

少年長眉一挑，朗聲道：「我此次來，乃是奉命探視於你，雷老頭，你要是有什麼陰狠的手段，我勸你還是不必對我施展——」

老人桀桀怪聲笑道：「柳少俠，你言重了，你是不瞭解我，這幾年，我早就變好了，你們師徒這麼作是爲我好，我還能不明白麼？」

少年柳英奇點了點頭，說道：「這很好，果眞如此，我奉有師命，即刻可以放你——」

老人插口道：「那太好了，柳少俠，柳少俠，這幾年我受的罪！唉！別提有多麼大了。」

柳英奇又把前面一片山籐拉開，眼前現出了一個小翠谷，原來那些山籐，只是種來掩飾後面的一片小天地。

在一座石峯前，立滿了嵯峨的怪石，少年行進了十數步後，突然停步不動。

老人很是焦急的道：「你怎麼還不撤了勞什子陣式，打開石門，放我出去，我已悶死了。」

柳英奇冷笑了一聲，說道：「家師曾說過，要你一年植茶樹千棵，可是，至今看來，後嶺一片空曠，你竟是一株也未曾栽種，怎道是改過自新？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暗中老人可憐兮兮道：「柳少俠，你那裏知道，這些年，我老頭子害了寒腿病，如何還有心情勞動，唉！你，快快放我出去吧！」

柳英奇冷冷笑道：「既如此，我問你，西天飛來九隻雁，五白四黑，雷老頭，這黑白九雁該是如何飛法？」

暗中老人啞聲笑道：「又來了，又來了，這又是你那師父教給你來考我的吧，算了，算了，這幾年我已受夠了，別再折磨我了。」

柳英奇冷笑道：「你如不回答，我只好走了。」

老人急道：「慢來，慢來！」

說着怒聲一笑又道：「虧你師父怎麼想出這些題目來的，問這些有什麼用？見鬼！」

少年朗聲道：「詳情我也不知，大概是測驗你近年來悟化的能力，從而判斷你如今的善惡。」

老人似乎用脚重重的踼着石頭，發出一陣咆哮之聲，獰厲的道：「判斷善惡？見鬼，只問一兩個怪題目，就能判出我的好壞來了，你師父眞是老胡塗了！」

柳英奇劍眉一挑，道：「只憑你這幾句話，便足見你暴躁氣仍未改，雷老頭，你不要自誤，快回答我的問題！」

老人在發了一陣脾氣之後，終於歎息了一聲道：「好吧，我回答就是，你問甚麼來着？」

柳英奇又照前唸了一遍，老人獰笑道：「他們要怎麼飛就怎麼飛，關我個屁事，啊！我明白了，柳少俠，大概是一黑一白間隔着飛吧，這樣飛不是怪好看的，哈，我答對了，這一次答對了。」

少年冷冷一笑道：「你答錯了。」

老人咆哮道：「答錯了！你……哈，算了，別開玩笑了，這算是什麼問題？小伙子，你撤了陣門，放我出去吧，我眞的是改好了。」

少年柳英奇，微微冷笑道：「我再問你，滿池荷花，不見一株蓮蓬，那蓮蓬那裏去了？」

老人怒聲叫道：「不答，不答，我不願回答這些問題，這都是你師徒故意編出來折磨我的！」

少年冷冷笑道：「想不到七年禁閉，

你仍未改善氣質，如此情形之下，我實在不便放你出來。」

老人大吼道：「蓬蓬在池裏沒長出，這莫非又錯了，媽的！小雜種，我……」

少年長嘆了一聲，道：「也許是你魔限未消，看來你還得暫時在這裏住些時候了！」

說罷轉身就走，老人狂叫道：「喂，喂……柳少俠，柳少俠！你眞的這麼狠心麼？」

少年邊行邊道：「我只是奉命行事，恕我不能助你，明日我再來爲你送些吃食，再見！」

老人聞言到此，似乎已知無望，竟自發出了一聲局山貓也似的長笑，淒厲的叫道，「小雜種，總有一天，我要你師徒知我的厲害，我雷三多可不是好欺侮的！」

話聲一落，遂聽「轟」一聲，大股黑蜂，又自林內飛撲了出來。

可是少年柳英奇早已有備，幾個縱身，便消失於桃林之內，那羣黑蜂在空中嗡嗡振翅的飛旋了一週之後，由於失去目標，又紛紛轉回。

老人暴怒的狂叫之聲，使得附近山林都爲之震動，由於他處身在山石內，聲音迴旋不定，令人很難確定他的身所在。

他如此咆哮一陣之後，又發出一陣自嘲的狂笑，笑聲中夾着漫罵，有如夢中囈語一般，許久許久，才平息了。

隱藏在山石之後的二女，目睹耳聞此一番奇事，均不禁呆住了。

她二人慢慢由石後現身而出，唐霜青秀眉微皺道：「怪事，姐姐，我們去看看那個老人去。」

雲思佳冷然道：「不可造次，這老頭兒，是一個相當厲害的人物，妳難道沒有發覺，他的話聲，乃透石穿壁而出，分明是一個有極深內功的人。」

唐霜青冷笑道：「那姓柳的太狠了，竟然把一個老人，關在這裏，姐姐莫非沒有聽到，已經有七年了，想不到人世之上，還有這麼淒慘的事情！」

雲思佳冷哂道：「如果那雷老頭是一個極惡的壞人，也並不爲過！」

唐霜青搖搖頭，道：「……他乞求得多可憐！姐姐，我們去看看他，放他出來吧！」

雲思佳蛾眉一挑，道：「不要多管閑事，就是有此心意，也要見過那個姓柳的問個清楚才對，我們回去吧！」

說罷，轉身先行，唐霜青只得歎息了一聲，跟着他轉回草舍。

× × ×

午夜，蟲聲噪耳難眠——

唐霜青翻了個身子，試了一下胯上的傷，已覺得不怎麼痛了，想起日間目睹的事情，怎麼也難以入寐！

她是一個心地極軟的姑娘，一想到那姓雷的老人，在石岩中痛苦的情形，就如同身受一般，暗中忍不住玉齒咬了咬，道：「我一定要救他出來！」

決心下定，她輕輕的下了床，帶上了劍。

這時雲思佳，正在隔室蒲團上靜坐調息，唐霜青知道她的聽視力極爲靈敏，因而不敢帶出一點聲音來。

她悄悄的走到門外，只見當空一輪皓月，把附近照得十分明亮，夜風颼颼的貼着地面吹過來，益發令人感到有些不勝其寒。

唐霜青踏着日間所走的舊路，輕快的向那雷姓老人囚禁之處行去。

這條路，雖經她用心記下，却也費了不少時間才走到地頭，月光下，她找到了那些僞裝的山籐。

正當她足步，方自踏入那小谷谷口時，忽然一個啞粗的聲音道：「小雜種，你又來作甚？這一次我的蜂兒可不會饒過你了！」

唐霜青一驚，忙呼道：「雷老前輩，請不要放蜂子，我是來救你的！」

姓雷的老人，似乎怔了一怔，過了一會兒，才冷森森的道：「你是誰，是柳英奇派來的嗎？」

唐霜青道：「不是，我根本不認識他，日間那姓柳的來時，我跟在他後面，甚麼我都看見了，我因爲同情你的遭遇，所以才偷偷來救你的！」

雷老頭低笑了一聲，喜極道：「好極了，大姑娘，我收住蜂兒，妳可以走進來了。」

唐霜青答應了一聲，抽出長劍，把一些殘餘蘿藤斬開，一路行了進去，眼前怪石密佈，很不易行走。

她繞行了半天，還是未能走近山壁，不由有些吃驚，止步道：「這裏莫非設有甚麼陣勢嗎？我這麼走不過去呢？」

老人桀桀怪笑道：「姑娘妳不必胡亂行走，妳如眞的有心救我，必須聽我的話行事。」

唐霜青歎了一聲道：「你這人怎麼還不相信，我如不眞心救你，夜半三更來到這裏，是發瘋了不成？」

老人嘻嘻笑道：「好姑娘，妳可別生氣，我是錯怪了你啦，好，現在只要找到一塊紅色的石頭，把它連根拔出來，拖到一邊，這陣勢就破了。」

唐霜青點頭道：「這個容易。」

當下她就認眞的細心找尋起來，果然，她見到一塊全紅的石頭，直立於石林正前方，不由高興地叫道：「我找到了！」

雷老頭歡聲大笑道：「好姑娘，好姑娘！」

唐霜青費了老半天勁兒，才把這塊紅石頭連根兒拔起，拋到了一邊。

這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在唐霜青把石塊丟開，再次回過臉來時，一切的情形都改變了。

如今她眼前所呈現的，已不再是參差的亂石，而是井井有條的石列，在一條彎曲的石道盡頭，可以看見一片樹林，和半壁凸出的青山。

唐霜青正不知是否該走過去，猛然聽到一聲狂笑，接着，當頭一股絕大的勁風猛壓而下。

她不由大吃了一驚，一挺掌中劍，向上就刺。

可是她那口劍，方舉一半，就聽得頭頂一聲怒叱道：「撒手吧！」

唐霜青只覺五指一痛，寶劍已脫手而出，同時她面前人影一閃，已現出了一個瘦高的黑袍老人。

唐霜青一生閱人不少，再醜的人，也都見過，可是像眼前這麼可怕的人，她自信還是第一次見到。

只見眼前這個人，瘦高的身材足有七尺以上，一部黑長的鬍鬚，蓬亂地飄洒胸前。

在這老人胸口處，掛着一串雪白的人手指骨，每一截都約有寸許長短，映着月光，泛出灰白顏色，甚是怕人。

這還不說，另外在他兩邊肩頭上，分別搭着一個骷髏頭，都有西瓜般大小，這些人骨，似爲老人特別喜愛，故而做成各種裝飾，佩戴身上。

他生着一對奇高的顴骨，雙目深深陷下去，內藏一對小小的瞳子，亂髮如掃帚似的披在肩後，偶然爲風吹起，現出瘦細的頸部。

他整個的面上，都似罩着一層烏灰的顏色，月夜之下，眞叫人嚇出一身冷汗。

唐霜青禁不住倒退了一步，道：「你是……誰？」

老人揚手看了看手中劍，信手丟落於地，忽然停笑道：「要按照我發下的誓言，我應該殺死你的，可是我雷三多平生有一個怪癖，不殺婦女，再說，你畢竟是救我出來的恩人！」

說到此，他抬頭看了一下天上的月亮，切齒道：「我到底是出來了。」

唐霜青打了一個哆嗦，道：「他們爲什麼要關你，是誰把你關在這裏的？」

老人森森一笑，露出兩排黑牙，說道：「你不必多問，反正，我已經出來就是了。」

說罷，由頸鍊之上，取下一截指骨，遞與唐霜青，冷笑道：「這算是謝妳開陣放我之恩，你休要看小了這小小一截指骨，妳要好好保存，日後自知它的用處，我去也！」

話落袍袖一揮，已遠出數丈以外，落身在一桃樹梢上，唐霜青正要追上去喚住他問個清楚，却見他身子第二次騰起來，有如是長烟一縷，轉眼無影無踪。

唐霜青手中揑着這截指骨，又覺得冷冰冰的。

她忽然發覺，自己這件事可能是作錯了，低頭看了看那一小截手指骨頭，其上似乎有用刀刻成的標記，她本想把它丟去，可是轉念一想，却又把它放入懷內。

這一剎間，她內心眞的感慨萬千，像是作了一件大錯的事情，好不後悔！

當下只好悶悶地循來路轉回，她悄悄的來到所住的茅舍前，正想掠窗而入，忽覺身後一股冷風，一人在她肩上拍了一下道：「妳上那兒去了？」

唐霜青驀地轉身，却見雲思佳立於身後，不由面上一紅道：「姐姐起來了？」

雲思佳奇怪的望着她，道：「妳到那兒去了，手裏還提着劍？」

唐霜青吶吶道：「我……我……」

雲思佳杏目一睜，道：「妳莫非去那個雷老頭那裏了，怎麼不說話呢？」

唐霜青歎息了一聲，自知瞞她不過，只得點了點頭，苦笑一聲，道：「我把他放了。」

雲思佳面色大變，道：「你作事太冒失了，明日那姓柳的要是找來了，看你如何交待？」

唐霜青搖頭道：「只怪我一念之差，我作錯了！」

雲思佳道：「我們進去說話。」

當先縱身而入，唐霜青只得跟着進屋，雲思佳又責怪道：「妳太任性了，這姓雷的，必定不是好人，你如此做，豈不貽害人間？他已經走了麼？」

唐霜青遂把方才之事，詳細說了一遍，雲思佳聽得連連歎息不已，道：「如此說，現在追他也來不及了。」

唐霜青又取出了那節指骨，雲思佳接過，就燈下細看，只見其上刻着一條口吐長信的蛇形標誌，栩栩如生，却不知是甚麼意思。

雲思佳看了看，就交給她，微微一嘆道：「明日我們設法找到那個姓柳的，看看他如何個說法？」

唐霜青也苦笑道：「我正有此意，如他不原諒我，我也只好任由他處置了。」

二人又說了些別的，遂熄燈就寢。

第二日，天方才黎明，二人便已起身，雲思佳又爲唐霜青傷處換了藥，只見她那原先傷處經過包紮後，試着運行了一下，已是疼痛全消，不由甚是高興，只是一想到誤放老人雷三多之事，心中總似不無遺憾！

她二人胡亂吃了些東西，就向那雷老頭被囚禁處行去，尚未行到後山，却發現滿空毒蜂嗡嗡飛着。

二女只得一面走，一面小心戒備，未幾來到桃花林外，正想循昨日走法入內，忽聽得一聲怒叱道：「站住！」

雲思佳和唐霜青驀然兩下一分，閃向兩側。

只見林內匆匆步出一個青衣少年，正是昨日那個英俊的柳姓少年，只是此刻，他滿臉怒容，一雙濃眉緊皺着，背後那口窄窄的怪刀，已撤在手中。

他匆匆自林內出來，用手中刀向二女一指道：「妳們兩個是幹什麼的？」

雲思佳眨了一下眸子，說道：「走路的！」

少年怔了一下，沉臉說道：「我知道妳們是走路的，只是，你們走到這裏幹什麼？」

雲思佳蛾眉一挑，唐霜青因自己理虧，生怕雲思佳會惹出事來，當下忙陪笑道：「柳兄請了！」

那少年面色一變，口中「咦！」一聲，後退了一步，面現驚異的望着唐霜青道：「你怎知我姓柳？」

唐霜青十分尷尬的道：「我們正是來找尋你的，尚請收了兵刃，才好說話！」

青衣少年鼻中哼了一聲，打量着她，道：「我並不認識二位，有話，請明說就是……」

唐霜青點了點頭，道：「好吧！」

止不住又輕輕歎息了一聲，才接道：「是這樣的，柳兄是否來此探望那位雷老先生？」

少年俊目一睜，厲聲道：「你是他什麼人，莫非是你放他走的？」

唐霜青面色一紅，點了點頭，道：「正是，我……」

一語未了，那姓柳的一聲怒吼道：「

好賤人！」

只見他足點一點，巳撲到了唐霜青身前，手中刀「長虹貫日」，一刀直向唐霜青面門砍到。

可是他的刀，方自砍下一半，只聽得「嗆！」一聲，巳爲旁側裏穿過來的一口短劍砸向了一邊！

少年吃了一驚，慌忙後退一步，見另外那個少女，手中持着一口精光四射的短劍，不由濃眉一挑道：「你二人也太無知，眞是氣死我了——」

一掄掌中刀，又向唐霜青胸前扎來。

可是結果仍是一樣，在「嗆！」一聲大响，火星四射中，他這口窄刀，第二次，又爲那口短劍砸在了一邊。

少年只覺得短劍上力道極大，自己一隻右掌，竟自掌心內發出奇熱，差一點連刀都把持不住！

如此一來，青衣少年知道碰到了高手了。

他劍眉一揚，迫視雲思佳，道：「你又是誰，關你何事？」

雲思佳冷冷的道：「兄台收起兵刄，有話好說，用不着動刀動劍！」

唐霜青也有些生氣的說道：「你這個人眞是好沒來由，我們要是怕你，也不來了！」

青衣少年望望二女，咬了咬牙，道：「還有什麼好說的，你們放走了那個老魔頭，就是我柳英奇不共戴天的大仇人！」

掌中窄刀一揚，又要撲上，唐霜青後退一步，擺手道：「柳兄不必如此！」

柳英奇似也突然覺得自己過於衝動，當時抽回了刀，還於鞘內，頻頻冷笑道：「妳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快說個清楚！」

唐霜青歎了一聲道：「這事情只怪我，與這位姐姐無關，你要是罵，就罵我一個人好了。」

柳英奇恨聲說道：「我罵你又有什麼用？」

重重的在地上踩了一脚，長嘆道：「姑娘你爲什麼要這麼做，莫非你覺得他爲惡江湖還不够麼？」

唐霜青呆了一呆，吶吶道：「這麼說，那老人果眞是一個壞人了！」

柳英奇俊目放威道：「豈止是一個壞人，你已然也會武功，總該聽說過黑蟒雷三多這個人吧！」

苦笑了笑，又道：「姑娘，你太冒失了！」

雲思佳不由一驚，雷三多這個名字她雖陌生，「黑蟒」這個外號，却使她忽然想起了一人。

當下冷漠的道：「莫非你說這老頭兒，是數年前，五老在點蒼山合力鎭服的那個老魔頭？」

柳英奇轉身看了看雲思佳一眼，微微冷笑道：「誰說不是？姑娘……你們爲天下武林惹上大禍，這事情如何得了？」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你急也不是個法子，應該冷靜下來，大家共商個對策才是！」

柳英奇哼道：「妳說得好輕鬆，遼東五老，是何等武功奇高之人，五人合力，三天三夜，才用奇計將此魔擒下，你們又能想出什麼法子？」

唐霜青手指雲思佳道：「我姐姐武功高超，她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女俠客，雲思佳——」

雲思佳擺手道：「不要胡說！」

柳英奇不由「哦！」了一聲，驚奇的道：「姑娘莫非就是江湖上盛傳的女俠雲思佳雲姑娘麼？」

雲思佳白了唐霜青一眼，並沒有答理他。

柳英奇又向唐霜青抱拳道：「尙未請教這位姑娘芳名，方才只怪我太莽撞，尙請二位姑娘海涵才好！」

唐霜青愧然道：「柳兄這麼說，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名叫唐霜青，和這位雲姐姐，乃是新交，柳兄昨日來此，我二人因好奇一直跟踪在後，我當時不明情形，只認爲柳兄也太狠心，同情那老人遭遇，才偷偷瞞着雲姐姐來此開陣放他逃走，如今我實在後悔！」

苦笑了笑，又接道：「我深知此事，柳兄回去只怕難以承担，私心雖感不安，我目前尙有事至蘇州一行，等事情完了，當立即至令師處請罪如何？」

柳英奇嘆了聲，他那英俊的面頰上，現出萬分爲難的樣子。

唐霜青杏目掠了一下，追問道：「怎麼樣？」

柳英奇毅然抬頭道：「姑娘如此說，在下也不便再多言，此事只得就此作罷，萬萬沒有要姑娘一人當罪之理，告辭。」

說罷，抱拳向二女一揖，轉身就走了，他這種突然的豪邁態度與舉動，倒使得二女呆了呆，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

唐霜青忙上前道：「柳兄請回，我們再商量一下可好。」

柳英奇轉身，冷冷道：「事到如今地步，還有什麼好商量的？」

唐霜青低頭思忖道：「既如此，柳兄請將尊址留下，日後我好趕往向尊師請罪，如何？」

柳英奇抬目向她望了一眼，嘆道：「姑娘你誤會了，我並不是憂慮這個，唉，老實對姑娘說吧，這魔頭對我師徒啣恨入骨，如今逃出來，只怕我……」

說着，臉色微微一紅，向着二女抱了一下拳，苦笑了笑，轉身走了。

柳英奇方自一抬足，就聞得一聲：「站住！」

柳英奇俊眉微皺，慢慢轉過身來，他巳猜出必是雲思佳，此女眞有如寒冬冰雪，連說話的聲音都是冷的。

可是，不知怎麼的，柳英奇自第一眼開始，就對此女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他並且體會得出，這姑娘冷漠的外表之內，實藏有一顆俠義熱誠的內心。

再者，雲思佳那種清奇慧秀的面貌，任何人只要看上一眼，也能心跳半天，她不大愛說話，但是每一句話，都含有相當的份量。

柳英奇轉回身來，吶吶道：「姑娘還有什麼事麼？」

雲思佳蛾眉輕蹙，道：「你現在去那裏？」

柳英奇怔道：「回去覆命……」

雲思佳冷笑道：「聽你口氣，那雷三多分明是與你師徒有不共戴天之仇，你難

道不怕他途中找你算賬？」

柳英奇頓時一呆，遂即冷笑道：「事到如今，也說不得只好與他一拚了！」

雲思佳一雙光芒閃爍的眸子，在他身上轉了轉，鼻中微微哼了一聲，道：「大丈夫死有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你這麼死，太不値了。」

柳英奇不由一呆，看着雲思佳道：「姑娘你怎知道我必死呢？」

雲思佳冷笑道：「我雖不知雷三多武功如何，可是却聽說過他不少事蹟，你的功夫比起他來，當眞是差遠了。」

柳英奇劍眉一挑，然而當他目光與雲思佳目光一接觸之下，却禁不住銳氣全消，不知怎麼地，雲思佳那高雅的氣質，令人望而生敬，對於如此一個玉潔冰清的姑娘，他似乎永遠不敢惡語相加。

柳英奇絕非好色之人，可是每當他注視這個姑娘之時，都會止不住心跳加劇。

當時，他把頭轉向一邊，道：「這幾年來，敢輕視我柳英奇武功的，姑娘還是第一個人……」

雲思佳道：「我只是由方才你的幾招劍術中窺得的，以你劍術功夫而言，你要注意『貼』字一訣！」

柳英奇俊面一紅，道：「方才我不過隨便的出手，並未留心，我如把直劈改爲側攻，只怕姑娘妳那口短劍，未見得就能鎖得住我的劍身……」

雲思佳露出兩排玉齒，微微一笑！

柳英奇又禁不住心神一震，這姑娘那種奇特超凡的美，似乎只有自己這別具慧眼的人，才配欣賞，就在他那漠不經心的一笑下，巳把這個少年俠士的一顆心扣得緊緊地，他吶吶道：「姑娘莫非不以爲……然？」

雲思佳收歛笑容，哼了一聲，道：「果眞那樣，你的雙手都可別要了。」

柳英奇呆了一呆，雲思佳冷漠的又道：「劍術一道，貼身藏鋒爲上，忌諱的是投刺開門，我只須游刄而下，短刄可銷去兩面之風，那時你上下不得，左右有忌，不斷雙手又如何？」

說罷，眨了一下眸子，揚了一下秀眉，意思中有幾分調侃，像是說：「你說對不對？」

柳英奇臉色大變，他雖滿心不服，可是就理而論，自己分明是輸了一着，一時只怔怔的望着雲思佳發呆，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雲思佳遂又冷然道：「因此，我是想，你如果暫時在我們住處，屈就一晚，萬一雷三多到來，起碼就有我們三人之力可以抵擋，等到渡過此一風頭，明日你再走也是不遲！」

唐霜青一腔愧疚未釋，聞言後，不由大喜道：「這樣最好，柳兄，你還考慮些什麼？」

柳英奇嘆道：「既是二位姑娘如此關照，我如再持異議，未免太不解人情世故了，只是無端造擾二位姑娘，心中實在不安！」

唐霜青搖了搖頭，道：「你不必客氣了，隨我們回去吧！」

接着，二女遂轉身先行，柳英奇想了想，他本不願輕易受人帮助，可是這幾句話，出自雲思佳之口，却似有一種極大的力量，迫使他不得不遵從行事！

他緩隨二女身後，但見二女窕窈的身影，有如是行履雲霄的一雙仙女，一個是玉潔冰清，不染纖塵，一個是艷麗如花，笑靨醉人，同是人間難能一見的尤物，普遍能見其一，巳是齊天艷福，自己竟不期然的同時遇到，該是多麼令人羨慕？

可是，柳英奇很快用力地搖了搖頭，他突然覺得自己這種念頭太可恥，太卑下了！

這使他不禁又想到了方才二女動手的情形，分明她二人都有一身傑出的武功，那位唐姑娘，武功巳是可觀，雲思佳就用不着說了，以自己這身功力，只怕……

想到這裏，他那一顆心，頓時就涼了，而由方才對方語氣中看來，對方雖未曾明白現出輕視之意，可是巳透露自己武功不濟，何必再作什麼遐思！

如此一想，柳英奇更是涼上加涼，幾乎連足下也懶得再走了。

他遙遙的跟隨着二女，直到了茅舍，雲思佳推開屋門，轉身向柳英奇招手道：「你來！」

柳英奇忙疾步走過去，雲思佳道：「這房子本是我一個人居住的，巳經很小，現在加上唐姑娘，就更不够了，這樣吧，如果你不嫌棄，暫時在這一間堆雜物的室內屈就一夜，可好？」

柳英奇近看雲思佳，更覺其美秀絕倫，她隨便的一個舉動，都似乎美到極點！

這是極隨便的幾句話，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在柳英奇內心作祟着，他只有低下頭道：「太好了，姑娘請休息去，不必管我了。」

雲思佳看了他一眼，道：「好的，有什麼事，你只管叫我就是。」

說罷，一拉唐霜青，就走到自己房中去了。

柳英奇見室內堆滿乾草，並無床鋪，就隨便鋪了一些乾草往地上一坐，腦中禁不住又浮上了雲思佳的影子。

雖然唐霜青同樣美得醉人，比之雲思佳絕不遜色，人也可人得多，可是不知爲什麼，也許是他對雲思佳先入爲主的原因吧！

感情之於人，實在是微妙極了，你越想壓制得兇，越是不能忘懷，柳英奇那原本凉下的心，這時又如同火也似的熱了起來。

× × ×

午夜，柳英奇翻身坐起來，這種惱人的情緒，使得他難以入眠，整整的一天，雷三多都沒有出現，看來可能他巳經下山離去了。

柳英奇把那口長劍重新繫好背後，自言自語道：「天亮後我還是走吧！」

凝神聽了聽，一壁之隔的隣室，沒有傳出一點聲音，他於是想：二女可能此刻皆巳睡熟了，此時此刻，那雲思佳又怎會想到我一個陌生人的思念與痴情？

「我太傻，太不智了，其實來此居住，也都是多餘的。」柳英奇禁不住發出了一聲輕嘆，他想，還是把這一個徒勞的痴情，埋藏在內心算了。

推開柴門，室外一片漆黑，只是天上

卻有幾顆閃爍的星兒，散着寒冷的光芒，那閃動的星光，像是對自己的愚蠢，嘲笑着。

柳英奇正想隨手把門關上，就在這時，他耳中却聽到了一陣清悠的笛聲。

那裊裊的笛聲，形成一種美麗動人的旋律，隨着微風，輕輕的傳送過來，這對於一個夜有所思的人，該是多麼深入的慰藉。

柳英奇心中一動，暗忖道：「怪了，莫非這荒山僻嶺另外還有人居住不成?」

想着，他情不自禁的傾耳仔細聽了聽．那笛聲乃是來自後嶺梅花林中。

柳英奇一時好奇，當下就循聲直向着後嶺行去。

那婉轉的笛聲，像是一個人，正在傾吐着內心的辛酸，寂寞，美麗悠美的音韻，眞能引人深思！

柳英奇足下施展出輕功絕技，很快的已來到了林前，鼻中已能聞到清芬的梅花香味，那笛聲像是就在附近，他潛身入林，方自分開了一叢梅枝，笛音忽止。

可是，柳英奇眼中却已看見，在一棵盛開的梅花樹下，坐着一個娉婷的少女影子。

由於這少女是背向着他，使他看不清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不覺慢慢行過去。

他剛前行了三四步，就見那少女，驀地轉過身來，月光之下，柳英奇發現她原來是雲思佳。

她穿着一襲白色長裙，秀髮披肩，那雙滾圓的瞳子，在月光下，發出令人戰慄的鋒芒。

柳英奇頓時怔住了，吶吶道：「原來是雲姑娘！」

雲思佳右手持着一支尺許短的竹笛，漠然道：「你來這裏做什麼?」

柳英奇囁嚅道：「我聽見笛音，一時好奇尋來，想不到打擾了姑娘的清興！」

雲思佳那雙明亮的眸子，直直迫視過來，說道：「我是想用笛聲，把那魔頭雷三多誘出，會他一會，不料，反而驚動了你！」

柳英奇不覺大爲感動道：「爲我之事，令姑娘枕蓆不安，眞是太……」

雲思佳把翠笛收入袖內，哂道：「不必客氣，此事我也有些責任，如此看來，那魔頭也許已經走了！」

柳英奇點頭道：「我也猜想如此。」

說着，他上前幾步，在雲思佳面上望了望，驚奇道：「姑娘莫非有什麼傷感之事不成?」

雲思佳別過身子，搖了搖頭，她怕着柳英奇那雙閃爍的眸子，因爲他那雙目光裏，總似含着太多的感情，而「感情」這種東西，對於雲思佳是相當厭惡的！

柳英奇見雲思佳不言，遂感慨的嘆道：「英奇蒙姑娘拔刀相助，感銘五內，姑娘如有什麼要在下効勞的，萬死不辭！」

雲思佳忽地轉身道：「你……」

旋又輕嘆了一聲，接道：「我沒有什麼事用得着你，夜深了，你還是回去休息吧！」

柳英奇呆了呆，在如霜的月光下，在撲面的花香裏，面對着如此一個佳人，這位少年俠士，不禁有些心旌微蕩，也不知怎會有此勇氣，當時脫口道：「姑娘……我……」

雲思佳秀眉微揚道：「柳兄有話但說無妨！」

柳英奇一刹時面紅過耳，可是他却終於說出了來，道：「姑娘人間仙子，令人望而生敬，但不知我……我……」

話方到此，就見雲思佳杏目一睜，他到了口邊的話，忙自忍住，一時怔在那裏作聲不得。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你回去睡吧，天亮了也該上路了！」

這幾句話，就像幾根鋼針也似的，刺到了柳英奇的內心深處，他面色一刹時變成了青色。

只見他立在當地，滿面羞愧的道：「我實在是情不自禁，姑娘妳萬請勿怪！」

說了這兩句話，他苦笑了笑，只覺得遍體生涼，他想轉身就走，可是那雙僵立的脚，却再也提不起來。

雲思佳望着他，想說些什麼，可是目睹他那副落魄失魂的樣子，却不忍再刺傷他，當時輕嘆了一聲，轉身自去。

她走後，柳英奇兀自僵立着，良久，他才轉過身子，長嘆了一聲，那滾熱的一顆心完全冷却，他只覺得悔恨，羞慚，眞恨不能有個地縫能容自己鑽進去。

忽然，他身後傳出了一聲輕笑道：「柳兄還不曾睡麼?」

柳英奇驀地轉身望去，只見花影下，步出了面含微笑的唐霜青來，他頓時又面紅如火，後退了一步道：「唐姑娘……你什麼時候來的?」

唐霜青玉手掩口，道：「來了有一會了！」

柳英奇苦笑道：「這麼說，方才一切，姑娘也都看見了?」

唐霜青輕嘆了一聲道：「雲姐姐性情如此，你也不必見怪，其實，你也是太冒失了些！」

柳英奇那張俊臉更紅了，他吶吶道：「我知道，我是太……」

忽然一手握拳，一手展掌，重重地擊了一下，激動地接着說道：「我柳英奇，生平從不輕言，我知道雲姑娘必是看不起我……」

唐霜青搖搖頭，冷笑道：「也不見得是看不起你！」

柳英奇嘆道：「她之所以瞧不起我，無非是因我武技太差，不怕姑娘見笑，我實在是對雲姑娘非常的愛慕。」

唐霜青淺笑了一下，老實說，她倒甚爲欽佩這個少年人的坦率誠實，他儀表俊逸，武功也不弱，却不知雲思佳怎會如此不屑於他……

唐霜青自與郭飛鴻一度交往後，一顆芳心已繫在郭飛鴻身上，這年許以來，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他，自不會再對眼前的柳英奇生情，只是目睹他對雲思佳如此痴情，不禁生出一些同情心罷了！

這時見狀，她嘆一聲道：「據我所知，我這雲姐姐像有滿懷心事，也許她別有隱情亦未可知！」

柳英奇劍眉一挑，說道：「無論如何，我對於雲姑娘，此心不改，也許有一天，她會對我改變……我絕不容許任何人欺負她！」

說到此，他又低頭嘆息了一聲，再次抬起頭來時，那雙星星似的眸子裏，帶出了無比的毅力與堅定。

他說：「姑娘請將此語轉告雲姑娘，我必學成絕技，那時無論她在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的。」

言罷，抱拳道了聲「再見！」轉身而去。

唐霜青呆了呆，她眞想不到，這少年如此固執與冒昧，這些話他怎能對一個初見一面的姑娘吐露呢，不過，這股子傻勁兒，也未嘗不是討女孩喜歡的地方，試想他坦誠痴情的一面，普天下男士雖多，只怕也難以比擬。

想到這裏，唐霜青由不住笑了，她要把這個消息告訴雲思佳。

草舍內亮着一盞明燈，唐霜青推門而進，只見雲思佳對燈坐着發楞，她見唐霜青進來，就問：「妳上那裏去了?」

唐霜青微微一笑，道：「到梅嶺走了一轉，我還看見妳在吹笛子呢！」

雲思佳冷冷道：「我知道，可是你與那個姓柳的，後來說些什麼了?」

唐霜青忍着笑，輕嘆一聲道：「姐姐妳可眞狠心——」

雲思佳細眉一挑，唐霜青忙擺手笑道：「先別生氣，我只告訴你，那個柳英奇可是走了！」

雲思佳把頭轉向一邊，輕描淡寫的道：「他原是應該走的。」

唐霜青徐徐走過來，彎下身子小聲道：「姐姐你不難受嗎?」

雲思佳霍地一變，怒道：「妳胡說些什麼?」

唐霜青眞想不到她會如此動怒，一時也頗爲尷尬，當時，又嘆了一聲，道：「那柳英奇走時要我轉告你，將來無論天涯海角，他也要找到你！」

雲思佳柳眉一豎，叱道：「不許再說了！」

唐霜青一笑，却仍然接下去，道：「他還說，他必學成絕技，要妳對他刮目相看……」

才說到此，就見雲思佳急聲叱道：「妳……」

猛然一掌，向唐霜青身上打來，唐霜青身子向後一閃，笑道：「姐姐，妳眞打呀！」

她格格一笑，又道：「這個人還說，他對你此心不改，永遠……」

却見雲思佳已閃身來到了她的面前，右手一伸，抓在了她手腕上，一雙剪水瞳子裏，射出了凌人的精芒，面色蒼白道：「妳再說，我可就眞對你不客氣了。」

唐霜青忽然發現她目光中，滾動着淚光，不由心中一動，吃了一驚，當時收起笑臉，說道：「姐姐！對不起，我不說就是。」

雲思佳望了她一刻，遂即鬆了手，顯得十分失神的走到床前，良久，她才嘆息了一聲，道：「這些話，以後不許你再提，要是我發現你跟別人提起，可怪不得我對妳反臉無情！」

唐霜青不禁也有些生氣，道：「不提就不提，也不是我要說，是他請我轉告你的。」

雲思佳回過身來，苦笑了笑，道：「唐姑娘，我們雖然一見如故，但是彼此認識太淺，對於我你更是不瞭解！」

冷冷一笑，又道：「我雲思佳是鐵錚錚的一個女子，此生此世，不會有任何人能使我動情，我一輩子也不會跟了誰！」

說到此，這位姣姣女子，慢慢抽出了背後長劍，在一泓秋水，冷森森的劍光映照下，她繼續說下去道：「我的朋友，只有這一口劍，我要用這口劍，除盡天下的惡人，別的事，我是不會有興趣的。」

她聲音微微顫抖，劍光映着她的臉，臉生冷輝，那散亂的頭髮……她的語氣，就像寒冰一樣，字字如鐵，聽在人耳中，有如寒天飲冰水，眞是點點在心頭。

唐霜青呆了一呆，她眞想不到一個年輕的少女，竟會說出這種話，竟會如此思想，委實令人震驚！

她仍然覺得，雲思佳內心必受過相當的創傷，那看不見的創傷，迫使她仇視人生，可是她却不便去問她。

雲思佳緩緩收起了劍，忽然又笑了笑，露出她那潔白的兩排玉齒，誰又會想到，如此美麗容貌之下，却是如此一顆孤獨寂寞的心?

唐霜青對於她，感到極大的迷惑，可是不知如何，反而覺得她更可愛，更可敬，她認爲自己能交到如此一個朋友，是很值得快慰的事情！

雲思佳似有所感的看着唐霜青，道：「我們眼前就要分別了，這兩日我們總算處得不錯！」

唐霜青呆了一下道：「妳今後打算到那裏去?能不能告訴我。」

雲思佳冷笑道：「誰知道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唐霜青不禁昇起了一陣傷感，當下眼圈有些發紅的道：「我蒙姐姐救命大恩，却是無以爲報——」

才說到此，雲思佳搖了搖手，道：「不要放在心上，這算不了什麼，我只問你，妳是去蘇州找那個郭飛鴻?」

唐青霜見她一本正經的在問自己，就紅着臉點了點頭。

雲思佳笑了笑，道：「很好，願你幸福。」

自胸前解下了那口劍，低頭看了一會，遞與唐霜青，又接道：「這口短劍妳帶在身邊，算是我送給你的——」

唐霜青一怔道：「這口劍，不是人家送給你的紀念品嗎?」

雲思佳強笑了一下，道：「不必問什麼，就算我轉送與你，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呀！」

說罷，強笑了一下，臉色顯得很是蒼白。

唐霜青接劍在手，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溫馨，但她實在不明白雲思佳爲什麼要這樣做，難道眞是爲了送給自己留念?

她輕輕摸着這口劍，道：「我一定好好保存它，藉此表示對姐姐你的懷念。」

雲思佳冰冷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絲笑容道：「妳原該好好的保存它的——」

說時，向外面看了一眼，道：「天亮了，我們就此分別吧！」

唐霜青依依不捨的說道：「姐姐妳這就要走麼？」

雲思佳一笑道：「不走還等甚麼？……你的傷好了吧！」

唐霜青點了點頭，還想再說些什麼，雲思佳已轉入內室，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行李，二人走出房門，雲思佳就用一個大鐵鎖，把門鎖上說道：「鎖不鎖都是一樣，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有，誰又會來偷呢？」

唐霜青從屋旁拉過自己的馬，道：「我送你一程可好！」

雲思佳搖搖頭道：「不用，我還要到後面梅花林去一趟，你先走吧！」

唐霜青低下頭，苦笑了笑，道：「也好，我們就此別過了！」

說罷翻身上了馬，雲思佳在她的馬後拍了一下道：「祝你一路平安！」

唐霜青忍着內心的酸處，馳馬向前，馳出幾步，再回身向草舍望時，已失去了雲思佳的踪影！附近的桃花，在晨風微微顫抖着，唐霜青輕嘆了一聲，自說道：「眞是一個奇女子……」

兩日來的邂逅，就像一個夢，又有誰知道，今日一別以後，什麼時候再能見到這可愛可敬的人兒，重敍衷情呢！

唐霜青眼角不禁爲淚水濕透了，她緊緊握住了那口象徵着彼此交情的短劍，其實連這口短劍，也是令她費解想不通的。

仗義援手 喜結良朋

日子像流水也似的過去了，春花秋月，雷電風雲，大自然也實在沒有什麼別的花樣再好的玩出來了。

在人們痛惜時光流逝的同時，一些存在的東西却早已經消逝了，不過也有一些既經存在的東西，在逐漸壯大着，就像是一粒幼小的花蕾，在雨水灌漑後，霹靂一聲春雷之下，驀地展開了它美麗的瓣蕊，驕傲的呈現於同類之間。

三年應該不是一個太短的時間，這期間，江湖上，有着相當大的變化，自然，人類生存的定律——弱肉强食，仍然繼續着！

那些昔日逞强霸道的江湖老前輩，有的歸隱了，也有的仍然在苦撐着，他們捨不得放下手中的劍，不服老，不認命，可是——

可是年頭時代不同了，年輕的一代要抬頭，老一輩的除了讓位一途，似乎別無良策！

三年來，江湖上出現了幾個英奇磊落的少年男女，他們憑着一身傑出超凡的武功絕技，做了一些很驚天動地的事情。

這些人物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南方有「花旗客」楚氏兄妹，北方有華山四友，這是衆所週知的頂尖兒人物，半年前，甫下江南的柳英奇，以掌中一口「蛇形劍」，更爲武林中新添下了一支生力軍，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他那一身傑出的武功，在大江南北罕有對手，算得上是一個嶄新炙手可熱的人物！

雲思佳似乎反倒是消失了，可是說她消失也不盡然，她像是一個飄忽的影子，時出時隱，據說此姝功力較從前更神妙精進了，然而她的心也似乎變得更冷更不通人情了，凡是犯在她手下的人，無論好壞，必無倖免，手段之毒，之狠，江湖上可說無出其右！

以上這些人物，使得整個武林都爲之震動了，有了他們這些人，老一輩怎能不退避三舍？

在這動亂的武林中，習武的人不被捲進漩渦固然不易，所謂「潔身自守」，固守一方，也是不可能的。

深秋八月天，九華山上的楓葉開得一片殷紅，繞過了白雲堡，西行三四里山路，就可看見大片的竹子和衍生着的楓樹林了。

在楓林深處，有一塊平坦空曠的地方，佔地約有里許方圓，名叫「天台嶺」，事實上，來到了這裏，已可說是到了九華的巔峯，環顧四下，沒有比這地方更高的了。

這裏靜立着一幢石屋，石屋四週種滿了山菊和水仙之類，在白色的石牆上，滿爬着牽牛花，一眼望去，眞有說不出幽靜，美得是那麼超然出塵。

夕陽西下，半輪紅白把附近的雲彩都染紅了。

在天台嶺雲海瀰漫的巔峯之上，立着一個灰衣少年，只見他來回的推動着一雙手掌，眼前的雲彩，如同萬馬奔騰一般的向四面散開去。

轉瞬之間，大片的雲海，在這少年的雙手推動下消失得乾乾淨淨，那一輪紅日益發顯得耀眼了！

灰衣少年趕散了雲層之後，發出了一聲朗笑：「師父，快來看，我的兩極掌力可是有了進步了。」

話聲方落，就聽得一人呵呵笑道：「豈止是有進步，爲師也不過如此而已！」

一個白衣白帽的老文士，邊說邊自踱了過來，少年一回身，略現驚異道：「原來你老人家早就在這裏了！」

白衣文士慢慢走到少年身前，他上下打量着這個心愛弟子，良久之後，頷首微笑，道：「想不到你進步如此神速，孩子，學會了這兩極掌力之後，爲師可是再也沒有功夫傳給你了。」

說罷，這看來白皙瘦弱的老人，伸出一隻手，在青年肩頭上拍了兩下道：「孩子，你跟我去。」

這兩個人，正是暫時爲武林中所遺忘了的——雲先生和他的弟子郭飛鴻！

對於一個原本有深厚武功造詣的少年來說，三年的日夜苦練，再加上名師的指點，那種精進的快速程度，是常人所想像不到的。

三年來，在雲先生的精心教導，傾囊相授之下，郭飛鴻幾乎可以說是脫胎換骨，和來時判若兩人，他如今的造詣，即使在雲先生的眼中看來，也是驚人的！

現在，當雲老目睹愛徒在「兩極神功」上有了這種驚人的成就之後，他忽然感覺到，郭飛鴻足足可以接替自己衣缽有餘，而自己，似乎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傳授與這個徒弟的了。

郭飛鴻跟在師父身後，繞過了天台嶺，眼前是一塊空曠的草地。

在平日，雲先生總是在此，把一身驚人絕學，傳授給這個門人，這時來到此地

，飛鴻不由笑道：「師父，今天你教我什麼，是一套新的劍法麼？」

雲先生站住脚，回身注目笑說道：「飛鴻，你錯了，我方才不是已說過了，爲師再也沒有功夫可敎給你了！」

郭飛鴻見師父表情有異，不由吃了一驚，道：「師父，你老，怎麼如此說？」

雲先生伸出一隻留着晶瑩指甲的白手，向草地裏指了指道：「看見沒有，這裏是兩口木劍，孩子，這是爲師我最後對你的一點希望！」

飛鴻怔了一下道：「師父你……」

雲老嘿嘿一笑道：「不要打岔，我只問你，三年多來，我這無日無夜，苦心造就你，希望的是什麼？」

飛鴻目光中，現出一種堅靭的意志之光，點頭道：「師父，何需多問，自然要弟子武功出衆，出類拔萃，以繼承你老人家！」

話未說完，雲先生發出了一聲狂笑道：「傻孩子，果眞如此，你兩年以前，也早就可以下山了。」

飛鴻劍眉微軒，呆了一呆，道：「那麼，師父你又是希望我什麼……呢？」

雲先生輕輕拂了一下他雪白的衣服，瞳子瞇成了兩道縫，冷笑了一聲，道：「孩子，老實對你說吧，今日如果你不能把爲師我敗在劍下，這三年多的時間，可以說是白費了。」

說到這裏，他又發出了一聲狂笑，笑聲中，充滿了興奮與悲愴！

他用手指了一下草地裏，交叠着的一雙木劍，道：「來，我們一人一口，施出你一身所學，千萬不要存一絲客氣，否則，你將在爲師劍下喪生……」

郭飛鴻嚇得打了一個冷戰，道：「師父……弟子天胆也不敢與師父動手，你老人家饒了我吧！」

言罷，他止不住向雲先生跪了下來。

雲先生冷峻的目光，在他身上轉了轉，嘆道：「痴兒，癡兒，你完全不明白爲師我的苦心，快起來，我對你說清楚之後，你也明白了。」

伸手把飛鴻拉了起來。

郭飛鴻這時眞被弄得莫明其妙，他垂頭道：「三年來弟子雖有些成就，但是全是恩師一手成全，今日要弟子與你老人家動手，怎能是你老人家對手，師父……你不要爲難弟子我吧？」

雲先生蒼白的臉頰上，帶出了一絲怒容，冷然哂道：「有一些成就……你說得多麼膚淺，孩子，你可知道，三年以來，我是怎麼造就你的，你所吃的食物，是我踏遍五嶽三山所僅能找尋得到的，無不對補氣養身有絕大的裨益，你所飲的水，是我自萬載寒泉內隔日偷偷打來的……

「你所睡的『七星石床』，是我自老友烏名老人處借來的……孩子，你如今身上每一寸肌膚，每一滴血，都不是來時所有的了，這些凡人夢想不到的東西，加諸在你一人身上，再加上三年來爲師苦心的造就，孩子，你說，如果你不能勝過你老朽的師父，爲師我的苦心豈非是白費了，哈，好胡塗的孩子。」

這一番話，直把郭飛鴻聽了個目瞪口呆。

他忍不住又撲倒在地，淚流滿面道：「弟子該死……弟子百死也不能謝恩師大恩於萬一了！」

雲先生又把他扶起來，含笑說道：「不要對我說這些話，我要看的，是你的功夫——」

郭飛鴻噙着滿眶熱淚，點了點頭道：「師父要怎麼考我的功夫？」

雲先生含笑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三年多以來，我只是教你，試你，給你餵招，可是今天却不同了，孩子，這雖是兩口木劍，可是在你我手中，無異是兩口斬釘截鐵的利刃，爲師要用其中一口劍，考究你三年所學，你必須要勝過我，知道麼？」

郭飛鴻呆立一會，不敢作聲。

雲先生冷冷一笑，道：「你莫非沒有一點自信？」

飛鴻又淌下了兩行熱淚，他體會出師父對自己的深心。當下只好緊緊咬着牙，點了點頭道：「弟子遵命就是……」

雲先生喜悅的笑了笑，道：「好，這才是我雲鵬的好徒弟。」

「雲鵬」——從師三年以來，郭飛鴻這還是第一次知道師父的眞實名字，他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就勢拔起了插在泥地裏的一口木劍。

雲先生見飛鴻拔起了木劍，立即含笑道：「你要有自信，使出你所學的一切招來。」

郭飛鴻爲了不使師父失望，當下又毅然點了點頭。

雲先生微微把一雙袖子捲了起來，並且在他肥大的外衣腰身上，加上了一根絲縧，他一向對敵，那怕是再强的敵人，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情形，郭飛鴻不禁略現緊張。

雲鵬呵呵一笑道：「孩子，老實說，緊張的是爲師我，不該是你……」

說到這裏，他伸出一隻手，自草地裏拔出了另一口木劍，平劍胸前，現出一副凝重的表情。

然後他那閃爍的一雙瞳子，向着悠悠的白雲看了一眼，感慨的道：「飛鴻你看看手中的木劍——」

郭飛鴻驚奇的注視了一下手中劍，只見那口木劍，是上好紅木削製，看起來和眞劍一般無二，心中正不知師父要自己看些什麼？

雲鵬已冷冷的道：「我不說，你自是不明白，這兩口木劍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六十年前，你師祖與爲師我，正是用這兩口木劍，在此比鬥……」

飛鴻驚異的道：「哦——就在這塊地方？」

雲鵬點了點頭，追憶着昔年往事，道：「那一次，我還記得，和今日情形一樣，你師祖也是不許我失敗，結果我沒有使他失望……」

言至此，鼻中冷冷的哼了一聲，又接下去道：「我們交鋒了三十六手，最後你師祖敗在了我第三十七手『分花拂柳』之下，我勝了。」

飛鴻聽得詫異不已，在他想像中，弟子無論如何，也不會勝過師父的。

雲鵬先生冷冷的笑了笑，道：「我那

一手分花拂柳，也是你祖師所傳授給我的，你怎會相信，他老人家竟會輸在自己門人手下呢？」

郭飛鴻木然，一句話也說不出。

雲鵬微微一笑，道：「六十年匆匆的過去了，誰又能想到六十年後的今天，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兩口木劍，所不同的是你和我——」

郭飛鴻垂首道：「弟子一定也不令你老人家失望……」

雲鵬冷笑道：「你不會……」

他這三個字說得很肯定，面上且現出了一些怒容，道：「武功之妙，在乎一個巧字，在乎個人的運用，這三年多來，我對你沒絲毫保留，甚至把我所知道而沒有做到的，也都一併傳授給你了，因爲有一些功夫，年歲大了究竟是不適宜練的，可是你却都做到了……」

雲先生望了一下手中的木劍，目光中含着十分的威嚴，却又透出無限情感，望着他苦心造就出的這個弟子道：「動手吧，我不會對你手下留情的。」

說罷，白衣微飄，身子緩緩轉了半個圈子。

郭飛鴻持劍深深一拜道：「弟子冒犯了！」

話才完，就聽雲老口中發出了一聲長嘯，嘯聲懾人心神，飛鴻心中一慌，師父瘦削的身形，已自欺到自己面前。

他忽然心中一動，憶及師父平日的教誨，劍術中的一個上訣「靜」字，當時劍豎鼻前，身形紋風不動。

雲先生來勢如電，去勢如風，一聲朗笑道：「好！」

這個「好」字一出口，他那瘦削的身子猛地向地面上一倒，掌中木劍直直的向着郭飛鴻面門之上刺到。

這一劍在雲先生手中施展出來，眞可說是飄忽快速如電，等到郭飛鴻發現時，劍已迫近他面門前寸許左右。

郭飛鴻這才知道，師父果眞是對自己未曾留情。

因爲這一手「醉倒夕陽」，乃是師父最厲害的絕招之一，當初師父傳授自己時，曾再三告誡不可輕易施展，想不到這時師父竟自施展出來，足見他方才所說的話，是假不了的了。

急切之間，已不容許他再少緩須臾，當下只見他木劍向下一按，劍柄正正的擊在了雲先生來犯的劍身之上，發出了「嘿」一聲。

雲先生木劍向後疾收，可是郭飛鴻也在同時之間，刺出了木劍，空中交鋒，又是「嘿！」一聲輕震，抱劍定身，師徒二人幾乎是同樣的式子！

楓樹上飄下了幾片紅葉，二人聳立着的身形，就像是兩塊屹立的石頭，當眞是武林中罕見的大家氣派。

山風把兩個人長大的衣衫揚起來，他們兀自像蒼鷹也似的對望着，各人都防備着對方要命的一擊。

雲先生一聲笑道：「徒兒，我又來了，小心了。」

說罷他身子緩緩的向左面踱出了兩步，郭飛鴻挺劍而上，就在這時，雲先生掌中木劍平着向外一吐，不過是三尺的劍身，在這位一代奇人異叟的一吐之下，看起來却有如一根丈八蛇矛。

劍鋒一吐，直點飛鴻右肋，郭飛鴻叱一聲：「好。」

左手劍訣向外一領，中指微曲，彈起來，又正正的點在雲先生木劍劍身之上。

雲老神色一變道：「好！」

就見他旋身如電，垂擺的衣襟翻起來，有如是拍岸的浪花，等到他收足定身，却又是靜如山岳。

他戰術變得這麼快，看起來仍然是險到了家，郭飛鴻從左面探出的劍鋒，緊緊擦着他的眉毛劃了過去，尖銳的劍上風力，使得他眉頭深深的皺了一下。

這一剎時，雲先生當眞是又驚又喜，使他感覺到三年多來，自己心力沒有白費，可是却也激起了他內心的一點豪氣，他這麼就敗在郭飛鴻手中，是不會甘心的。

郭飛鴻劍勢走空，身形側轉，可是在他轉身歸位的同時，木劍又順勢使了另外一手厲害的絕招。

只見他右手一挑，左膝猛地向前一跪，那口木劍就像一支織布的梭子也似的投了出去。

雲先生挺身進劍，只聽「錚」地一聲，兩口木劍的劍尖，頓如同磁吸鐵一般的對立在一起。

兩口劍的劍身在一陣戰抖之後，俱都像弓也似的飛了起來，兩條人影，也就在這時，像怒鷹也似的分了開來，各自落身在五尺以外。

雲先生呆了一呆，哈哈大笑道：「好徒弟，你當眞勝過爲師了！」

說着，掌中木劍緩緩向前探出，郭飛鴻睹狀不由心中一凜，他知道，師父此刻是要測驗自己的內功了，當下舉起了手中劍，定身凝神，把內力一絲絲貫出於劍鋒，慢慢地，兩口劍在空中交接了。

師徒二人的身子在一陣劇烈搖動之後，却又像是兩尊石像也似的，紋風不動。

時間由兩口木劍的劍鋒下慢慢溜走，兩個人，不，兩具石像，仍然是一動也不動。

夕陽下山，接着玉兔東昇。

九華山巔爲月光所偏愛，成了一片銀色的世界，天台嶺上兀立的兩個人，仍然是一動也不動，兩口木劍交叠在空中，就像被金汁銅液鑄在了一塊似的。

楓樹上飄下的紅葉，散落得二人滿頭滿身都是。

可是此時此刻，誰也不會有餘暇和餘力去摸一下……

他二人的身軀，在經過如此長時間的靜止之後，突然間，又開始微微搖動了。

雲先生瘦削的身子，微微前傾，郭飛鴻雙膝打戰。

驀地——一隻山鼠，由楓樹上飛掠下來。

二人口中「哦」一聲，雙雙跌倒在地，可是兩口交叠在空中的劍，却仍空懸未下，良久，良久，才雙雙墜落了下來。

郭飛鴻由地上翻身坐起來，用手摸了摸身上，猛地吃了一驚，原來他全身衣服，就好像被雨水浸淋過一樣的濕透。

可是，他記得方才並沒有下過雨呀，再仔細的看了看，才恍然大悟，敢情是自

己汗水浸濕的。

他驚訝的望向師父，却見雲老蹲在地上，頻頻喘息着，不由失聲叫道：「師父你……」

雲先生抬頭呵呵道：「不要緊……」

隨即奮身而起，振臂狂笑了起來，笑聲震動得四谷轟轟作响，紅葉紛墜，這位海內狂老，接着一斂笑聲，說道：「痛快，痛快，這是我平生最痛快的一次比鬥，你——」

他伸出手指着郭飛鴻，欣悅的道：「飛鴻……你如今是爲師最大勁敵……好孩子，可眞爲難你了……」

緊緊的握住了飛鴻一隻手，搖晃了一下，又接道：「來，我們來看一下誰勝誰負？」

說着，目光向地面看了一眼，突然面色微微一變，抬頭注視着郭飛鴻，道：「不用看了……孩子……你勝了……」

說到此，止不住又大聲狂笑道：「好徒弟，你果眞不負師父我這一番深心！」

身子微微一斜，靠在一株楓樹的樹幹上，誰能體會得到，他這一刹間那的欣悅與悲愴……這是多麼矛盾的情感？

郭飛鴻用力抱住師父，熱淚盈眶道：「師父，你不要讚揚我……我們同時倒下，怎道是弟子勝了？」

雲先生苦笑了一下，道：「你還沒有發現？」

飛鴻拉過師父的手，在身上摸索着道：「師父你摸一摸我的衣裳，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我輸了……」

雲先生抽回了手，冷笑道：「爲師給你的『鎖汗泌精』之法，莫非忘了？」

飛鴻呆了一呆道：「哦，我忘……忘了施展……師父我是輸了！」

雲先生慘然一笑，道：「你用不着來安慰我，能教出個這麼一個好徒弟，我雲鵬此生足慰矣，來，我告訴你，爲什麼你贏了。」

說着向前走了幾步，手指方才二人所立足的青石崖面道：「看看這個，你就明白了！」

郭飛鴻將信又疑的向地面上望了一眼，只見二人方才所立的地方，各現出一雙足跡印子，他試着用手摸了摸，心中這才明白。

原來二人雖是都有一雙足印，可是深淺却大大的不同，郭飛鴻的一雙足印，深不過有二指上下，而雲先生的一雙，竟然在三指以上。

足跡的深淺，顯示了二人內功中最難的「提御」功夫之强弱，雲先生在這方面，竟輸了一籌。

郭飛鴻眞不敢相信，自己如今功力，居然勝過了師父，這一刹那間，他內心並不高興，反倒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歉疚與傷心，止不住垂下了頭。

雲先生哈哈一笑道：「你不要替爲師的難受，應該爲我高興才是，我的願望總算達到了。」

郭飛鴻含淚道：「師父對我如此大恩，要弟子今生如何報答！」

雲先生面色一沉道：「不要再說這些，我們回屋裏去，我還有話對你說。」

說罷轉身，繞過一道崗巒，直向那幢聳立的石屋行去，郭飛鴻意識到師父定有不尋常的話要交代自己，心情一時顯得很是沉重。

進了屋子，雲先生點亮了壁間的松子油燈，室內立時現出了光亮，他轉身向着郭飛鴻道：「你坐下。」

郭飛鴻依言落坐，却發現石桌上置有一副革囊，不由詫異的道：「師父你要出門麼？」

雲先生搖頭一笑道：「不是我，是你，你的東西我已爲你整理好了。」

郭飛鴻不由聽了一驚，一時呆呆的望着雲鵬，現出一副不解的神情。

雲鵬長嘆了一聲道：「我已爲你躭誤了太長的時間，有很多事情，都必須去辦一辦，因此，你也該下山去了。」

說到這裏，站起來走了一步，道：「你也不是小孩子了，大丈夫要提得起，放得下，再說，你現在正是有爲之年，長處山野，究非久計，你也該到江湖上去闖一闖，作些事情才是正理！」

郭飛鴻含愧道：「師父說得極是。」

雲先生點了點頭道：「我還有一件東西送你。」

說着走入書齋，須臾出來，他手中已多了一口尺半長短，配有銀色鏈子的精巧短劍。

這口劍正是昔日他隨身不離的東西，整個劍身劍把，全閃耀着一片銀光。

他抱劍微微一笑，說道：「這口劍追隨爲師幾十年，不知飲過多少惡人的血，是我一件最心愛的兵刃，劍名『聚雲』，是一口罕世的寶刃，你好好收藏，善加利用。」

郭飛鴻雙手接過，恭敬地答一聲：「是。」

雲鵬忽然眸子裏，現出一些傷感之色，嘆了一聲道：「還有一件事……我必須關照你。」

飛鴻把那口「聚雲」劍繫好，聞言又恭謹答道：「師父有話請吩咐。」

雲鵬苦笑了笑，道：「我說出來，你不許推辭，你能答應我嗎？」

飛鴻落淚道：「弟子蒙恩師這多年苦心教誨，才有今日成就，恩深如海，正愁難報，你老人家只管吩咐就是，赴湯蹈火，弟子萬死不辭。」

雲鵬呵呵一笑道：「你言重了，好，你已然這麼說，我也就放心地說了。」

旋即冷冷一笑，接道：「我把女兒雲思佳交給你了，這個意思你明白麼？」

郭飛鴻吃了一驚，吶吶地道：「師父你……」

雲先生目射精光道：「你答應我娶她爲妻……」

飛鴻面色大紅，一時不知怎麼說才好，只道：「我……我……」

雲鵬冷笑一聲道：「怎麼，莫非你不願意？」

飛鴻忙搖頭道：「不，不是。」

雲鵬道：「好，這就够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飛鴻垂首道：「弟子蒙恩師造就，師妹又才貌無雙，怎有不願之理，只是師妹女中翹楚，對弟子未必中意，到那時，只怕你老人家一番好意反倒……」

雲先生斷言道：「你不必再多說了，總之，我把她交給你了。」

接着，他嘆了一聲，道：「她恨我，因爲我對他母女不好……她恨天下的男人，不過，也許你是例外，去吧，我已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郭飛鴻伏地叩頭，忍不住熱淚滿面道：「師父，我們就此分別了。」

雲鵬慨然道：「你去後，二三日之內我也將遠行雲貴，以後是那裏碰見那裏再說了！」

說罷又指了一下桌上的行囊，就推門走了出去。

郭飛鴻知道師父一生做事，從不拖泥帶水，他那深埋在內心的熱情，很不容易被人體會，眼前情形，分明他是不願因離別傷情，是以事先迴避了。

飛鴻想到師父三年來對自己好處，一時那裏忍得住。

當時，他推門而出，哽聲呼喚道：「師父——」

雲先生頭也不回的走了開去，郭飛鴻佇立在門口，只覺得陣陣鼻酸……

可是，當他想到了師父平日的教誨，要自己做一個堅強的人，他那欲出的眼淚，總算强忍住沒有淌下來……

× × ×

朔風怒吼，大地一片蒼然！

日落時分，在通往「鳳陽府」的官道上，疾馳而來了一匹紅鬃的赤兔馬，馬行如風，再加上馬頸上二十四個銅鈴發出來聲音，眞够引人側目的了。

馬上，是一個魁梧的英俊少年，一身雪白的長衣，外罩上一件暗紅色的箭袖的馬褂，愈發顯得英姿颯爽，人是英雄馬如龍……

這少年看來二十五六的年歲，眉目之間，一派英武，那晨星也似的一雙眸子，開闔間神光四射，在初冬撲面的寒風裏，絲毫不顯得畏縮，他如此縱馬來臨，就像一個八面威風的大將軍。

頭上一頂特製的風帽，像蓮葉也似的翻捲着，兩條紫色的風翎，飄向頸後，如此英俊的小伙子，鳳陽府眞是多年沒有看見過了。

赤兔馬岔過了驛道，來到了鳳陽城的大街，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經過長途疾馳，來到了這裏，人馬都有些倦了。

那匹紅毛大馬，人立雙蹄，發出唏聿聿一聲長嘯，馬上少年單手一按馬頸，如同一片落葉似的，飄身而下，右手一帶扣鐶，那匹馬頓時就老實了。

少年微一偏身，前方正有一家講究的飯館「一品樓」，燈火輝煌，照耀如同白晝，水紅色的酒旂，在朔風裏撑擺着，陣陣酒香，令人垂涎欲滴。

少年看在眼中，只覺得一陣飢腸轆轆，當下便帶馬過去，却見門前已拴着五六匹牲口，來往食客不斷，足見這「一品樓」生意相當不錯。

少年繫好了馬，步上台階，店夥計把他讓進大廳，大廳裏亂哄哄吵成一團，呼六喝么好不熱鬧。

夥計笑道：「大爺就一個人麼，請找個座吧？」

少年劍眉微皺道：「樓下太亂了，我上樓去。」

說罷大步向梯口行去，這夥計怔了一下，趕上一步，陪笑道：「大爺，你還是坐樓下吧，上面已有客人了。」

少年並不理睬，一直登上樓來，却見整個樓廳中，只有稀稀落落的兩三桌客人，較諸樓下清靜多了。

在北面，靠窗處有一個雅座，他就逕自過去坐下，這時那兩夥計，匆匆由樓下趕上來，不安地道：「大爺，你還是到樓下去坐吧。」

長身少年不由雙眉一挑道：「怎麼，樓上不做生意麼？」

夥計連忙陪笑打躬，一面用手指悄悄向廳中心指了一下，小聲道：「楚相公在此宴客，有要事商量，大爺，您還是樓下去吧。」

少年不由順其指處看去，只見一個紫衣少年，正在舉杯邀客，苦笑頻頻，那副樣子就像是在飲喪酒一般。

夥計打躬道：「楚相公在這地方有小孟嘗之稱，大爺你難道不知道？你老是外鄉來的吧？」

少年聞言冷冷一笑，說道：「我是來吃飯的，自己掏錢，你對我說這些，作什麼？」

夥計臉色一變，正要說話，忽見隣座紫衣相公笑道：「堂倌不必相强，難道人家連選座的自由也沒有嗎？不要嚕嗦，取上好酒食侍客，一切都記在我賬上。」

那夥計忙打躬笑道：「是，是，小的是因爲相公在樓上商量要事，敝店東關照要保持安靜，所以才……」

紫衣相公劍眉一揚，哈哈笑道：「貴店掌櫃的眞是太抬愛了，只是如此一來，我楚秋陽豈不成了本地惡霸了嗎？那足配得上『小孟嘗』三字，你不必多說，休要欺侮人家外鄉客，快快把好酒菜送上來，去。」

夥計連聲應着：「是，是。」

疾速轉身下樓而去，楚秋陽起身離座，來到了少年座前，微笑抱拳道：「仁兄不要見怪，實在是這位堂倌太不會做事，仁兄貴姓高名，是外鄉來的嗎？」

長身少年見這位有「小孟嘗」之稱的「楚秋陽」生得身高六尺四五，一張白裏透紅的臉孔，濃眉大眼，鼻正口方，二十七八的年歲，斯文中帶有幾分英雄氣概，不失爲一個爽朗的漢子，只是自己無心與生人搭訕，當下只好點點頭道：「在下姓郭名飛鴻，是外鄉來的。」

楚秋陽含笑道：「失敬，失敬，郭兄甫臨敝處，想不到竟遇此不快之事，這一席酒飯，就算小弟請客，借此向郭兄賠罪，改日再邀仁兄到寒舍一飲，以盡地主之誼，郭兄在鳳陽城還有幾天逗留吧？」

郭飛鴻欠身道：「不敢當，在下如不走，日內當專程造訪，楚兄請回吧。」

楚秋陽一雙眸子，略帶驚異的打量了他一眼，遂笑道：「楚某生平唯有一好，結交朋友，郭兄，你一定要來。」

說罷轉身回座，他的坐處，距離飛鴻並不很遠，稍後，飛鴻似發現他又恢復了方才的沉鬱神色，心中大是奇怪，不由暗暗留起心來。



雲鵬與郭飛鴻各展內功，互較內勁

他暗中打量之下，發現楚秋陽那一席上，總共是五個人，年歲四十三十不等，其中要算那楚秋陽年歲最輕，他們似乎正在爲一件事情發愁担憂着，一杯烈酒下肚，不時發出吁嘆之聲。

突然，楚秋陽對面一個四旬左右的黃衣漢子，輕嘆了一聲，說道：「秋陽，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能談道義，兄弟！太晚了……」

楚秋陽虎目圓睜，道：「這麼說，該如何才好呢？」

黃衣漢子沉思了一下道：「這樣吧，愚兄在考城有一間莊舍，你兄妹還是先到那裏避一遲，等到此事風頭過後，再回來也是不遲，又何苦自討苦吃呢？」

楚秋陽一聲朗笑，說道：「思昭，你我相處多年，你理當瞭解我的爲人，我楚秋陽生平行事，從不躲開道義二字，頭可斷，志不可屈，要叫我躲躲藏藏，哼，辦不到？」

黃衣漢子又嘆了一聲道：「兄弟你也不想想值不值得？」

他身邊另一個身形微胖的漢子，也皺眉道：「秋陽，思昭兄說得不錯，河間二虎在你兄妹手下吃了如此大虧，身繫牢獄，如今他二人尊長來到，自是恨你兄妹入骨，見了面只怕……」

楚秋陽低聲冷笑道：「他們門人不知檢束，身繫牢獄乃是自找，他們有何面目來找我麻煩。」

黃衣漢子哼了一聲道：「兄弟，要是一般鷄毛蒜皮的小江湖人物，憑老弟你一抖手，也就能料理了，根本不必發愁，可是你知道，這回來的主兒，乃是名震湘鄂，極爲厲害的人物，手底下是眞有功夫，他們羽毛衆多，委實難纏，我不是說你兄妹怕了他們，而是，唉，何苦呢？」

楚秋陽頻頻搖頭道：「我何嘗不知道這兩個人的厲害，可是我兄妹如果退縮，只怕往日所爭得的一點名聲，勢將付諸流水！」

黃衣漢子嘆道：「這算什麼，君子不吃眼前虧，兄弟你也眞是。」

話未說完，楚秋陽擺手道：「你不必再說了，這件事我早已想過了，我寧願在他夫妻刀下送命，也不願落個怕死偷生的名聲。」

接着，舉起酒杯道：「今日一聚，也許就從此永別了，果眞如此，這地方上的道義安寧，還請四位共同維護，這是我最後一點衷心希望，請同飮此杯……」

說罷，仰頭咕嚕一聲，喝盡了杯中酒，在座四人相顧失色，同時舉杯飲下，那胖漢子忽地一拍桌子道：「我們五人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秋陽你不必氣餒，我們接着他們就是了！」

餘人皆亦同聲附和，倒也豪氣感人！

郭飛鴻冷眼旁觀，已是瞭解了一個大概，他慢慢低頭吃着，不發一語，心中却不禁對這楚秋陽爲人十分欽佩。

由各人語氣中，他聽出這楚秋陽是兄妹二人，這令他忽然想到了時下極負盛名的「楚氏兄妹」。

久聞花旗客楚氏兄妹，乃是南方新近成名的少年俠士，兄妹二人各有一身很好的武功，行俠仗義，頗爲武林稱道，莫非就是他兄妹二人不成？

郭飛鴻腦中如此想着，遂就打定了主意，要把此一事件，弄個水落石出。

這時，自樓下疾步上來一個小厮模樣的人，驚慌的走到楚秋陽面前道：「相公，小姐要我告訴你老，時候到了，該動身了！」

楚秋陽微點頭，說道：「好，我馬上就來。」

言方畢，就見梯口現出一個二十上下的青衣少女，這姑娘生就一張鴨蛋臉，兩彎蛾眉之下，是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滿頭青絲，用一條綠色絲巾繫着。

她身材修長，細腰豐臀，眞是南國女兒羣中，難覓的美人胚子。

想是方由外間進來，臉蛋被寒風吹得紅通通的，在細白的膚色映襯下，像似能擠得出水來一般的嫩，可是她那雙烏油油的大眼睛裏，泛出的奇光，却令人不敢逼視，如果你當她是一個纖柔的女兒家，可就錯了！

姑娘右手拿着一條細長的太湖竹小馬鞭，左手提着用水綠綢子包裹着的一口長劍，面上神色，似乎微微帶着幾分焦急！

她匆匆來到桌前，對楚秋陽皺眉道：「哥哥，你可眞是閒情不淺，我們該走了呀！」

說罷，那雙剪水雙瞳，向着在座四人一掃，沉臉道：「四位大哥，今日之事，是我兄妹自己私事，尚請四位作壁上觀，千萬不要插手，否則可別怪小妹我反臉無情！」

四人頓時一怔，姑娘冷笑了一聲，細眉微挑，又道：「怎麼，四位大哥不答應麼?」

黃衣漢子苦笑抱拳道：「我們遵命就是，只是妹子，這事犯得着嗎?」

楚姑娘微哂道：「怎麼犯不着，我們兄妹能夠驚動了名震三湘的綠林總瓢把子，這個臉兒還不夠瞧的麼?」

說着，這姑娘杏目向乃兄一瞟，嬌笑了笑，道：「哥哥，你幹嘛不說話呀，嚇儍了呀！」

楚秋陽止不住被逗得笑了，他向四人一抱拳，說道：「現在還不知鹿死誰手，用不着愁眉苦臉，我兄妹先行一步了，再見！」

語畢一轉身，目光正好和郭飛鴻對在了一塊，楚秋陽遂又抱拳道：「郭兄請慢慢用飯，不要忘了明日至舍下一敍，賬由我一併算了！」

郭飛鴻欠身道：「楚兄請便，至於飯費，不敢讓尊駕破費！」

隨即自袖內取出一塊銀子，往桌上一放，呼道：「算賬！」

楚秋陽哈哈一笑，轉身對其妹道：「妹子，妳來見過這位郭飛鴻兄，乃是我方才認識的朋友，可够得上英俊豪爽四個字吧！」

那位楚姑娘一雙瞳子，朝着郭飛鴻一瞟，不知怎地，那張嫩臉上，竟而現出一些紅暈羞澀，她微微一笑，道：「哥哥的朋友，自是不錯！」

郭飛鴻汗顏道了聲：「賢兄妹太過奬了！」

楚氏兄妹遂被衆人簇擁着，向樓下行去，行到梯口，那位楚姑娘又有意無意地回頭向着郭飛鴻看了一眼……。

整個的一品樓，在楚氏兄妹走出之後，頓時亂開了，有人在嚷道：「小孟嘗兄妹赴約去了，這個熱鬧，可不能不看，走呀！」

又有人大聲道：「媽的，欺侮人欺到咱們鳳陽府地面上來了，咱們報官去。」

立時就有人勸阻道：「兄弟別胡來，這種事少管，咱們瞧個熱鬧，帮着楚氏兄妹叫叫好，助助威倒是可以，要是報官，可給楚大爺丟人了！」

羣情激動，一時爲之鼎沸，離座的離座，算賬的算賬，都散了。

郭飛鴻獨自行到門前，翻身上了他的赤兎馬，遙遙看見楚氏兄妹等六人的坐騎已行出了街頭，直向正西方馳去，他就策動坐騎，遠遠地綴着前行人馬。

這時夜幕深垂，西北風颼颼的吹過來，刮在人臉上，眞如同小刀子在割着地一般疼！

郭飛鴻策馬緩行，等到出了這條大街，前行六馬忽地加快速度，直向荒野中馳去。

突然在郭飛鴻身後，响起了一片亂嚣之聲，他回頭看時，才發現竟有一大羣的人，騎馬的騎馬，坐車的坐車，潮湧而來，他們多半是一品樓的食客，都是趕來看熱鬧助威的，由此也可以想見，這小孟嘗楚秋陽兄妹在這地方是如何的得人心了！

郭飛鴻心中奇怪，不知他們是去一個什麼地方，又不便跟得太近，正自不耐，却見前行的馬羣，在一個大院牆祠廟之前，忽地停了下來。

郭飛鴻遠遠勒馬向前望去，冷月之下，那廟屋上的碧瓦，閃閃發着綠光。

前面的幾匹馬停住之後，馬上人陸續下來，把馬拴好廟外，由楚氏兄妹帶頭，向廟內行入。

郭飛鴻暗自點了點頭，忖思道：「這就是了，必定在這個地方。」

這時候，他身邊亂嚣的人羣，也巳紛紛趕到，直向廟前奔去，車馬亂成一團，郭飛鴻對於這些人，實在是只有搖頭的份兒，因爲他們是不能給楚氏兄妹任何帮助的。

郭飛鴻獨自策着馬，來到了廟前，把馬繫好，隨着衆人進了廟院，只見這是一座頗爲宏大的古刹，紅牆碧瓦，寶相莊嚴，只是失之於陳舊，廟門上的粉飾油漆多巳剝落，正門上方懸有一方舊匾，上面刻着「沉魚寺」三個大字，由字跡的晦暗模糊上判來，奇怪的是，偌大的一座寺院中，竟似沒有一個和尚一般。

人羣直擁進來，這時帶來了亂嚣，大家正不知向何處去的當兒，側面的一座小門「吱！」一聲開了。

出來的人，正是在一品樓與楚秋陽同桌吃飯的那個黃衣漢子，此人在鳳陽地面上，也是一個小有聲名的人物，在南大街有一家鏢局子，號稱「左臂刀」，姓馬名思明，與楚秋陽乃道義之交。

這時他一走出來，連連向衆人抱拳爲禮，一雙眉毛深深皺着，道：「各位這算是幹什麼?這那叫是帮忙?簡直是給楚大爺砸鍋，請各位賞在下一個面子，趕快回去啊！」

衆人自是不依，紛紛嚷了起來：「不行，我們不能走。」

「我們是來給楚大俠助威的。」

馬思明頻頻苦笑道：「謝謝各位，只是這個忙可不能帮，你們要知道，楚氏兄妹是當今有名的俠客，是要面子的人，你們這麼多人跑來算什麼?傳出去，人家會說楚氏兄妹怕事，請各位還是回去吧，謝謝你們的好意了！」

這麼一說，有幾個明白事理的人，頓時就走了，餘下約有一二十個，却硬是不走，說什麼也要看。

左臂刀馬思明費了半天口舌也是沒有用，最後只好嘆息道：「各位這麼死心眼，眞沒辦法！這麼吧，你們一定要看熱鬧可以，却要答應我幾件事。」

衆人立時就道：「好吧，什麼條件我們都答應。」

馬思明點頭道：「第一，各位要保持安靜，只許看不許吵，第二，無論楚氏兄妹勝負，大家都不要多事，因爲要是連楚大俠兄妹二人都不是人家對手，各位再鬧也是沒用，只有徒然受傷吃虧，大家要是答應這兩個條件，就跟我進去，要不然，恕小弟只有得罪了！」

這一羣人其目的不過是看熱鬧來的，本來也就沒有力量動手，此時馬思明這麼一說，自是馬上就答應了。

左臂刀馬思明這才退向一邊，向衆人道：「敵人已經來了，各位可千萬站遠些看，不要靠得太近。」

衆人魚貫而入，郭飛鴻就混雜在人羣之內，一齊走了進去。

穿過了這個窄門後，來到了一個偏院，這可能是一個露天說佛的場子，尙稱寬闊！

這時在場子四週，分插着四五盞紅紙燈籠，在靠北面的一個蓆棚之內，坐着楚氏兄妹等五人，他們對面的一個蓆棚之前，吊着兩盞特大燈籠。

郭飛鴻一打量這座棚子下面，却有四個陌生的人物。

在黯淡的燈光照射下，郭飛鴻細細看了一下這四個人。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俗謂「行家眼裏揉不進砂子」，郭飛鴻不過是初見一面，一眼之下，巳自看出，這四人不是易與之輩！

這四個人，兩個站着，兩個是坐着，站着的二人，均在三十上下的年歲，其中之一，一隻眼睛顯然有毛病，貼着一張油紙膏藥！

這個人瘦削削的一張尖臉，亂髮不修，一身黑衣，背上斜背着一支鑌鐵單拐，滿臉暴戾之色。

另一人，却是外表頗爲斯文的白面文士，三十二三的年歲，身着一襲白色長衣，這時夜風颼颼，吹動着他一隻左袖，郭飛鴻頓時發覺出，此人一隻左手，原來竟是齊根斷去。

在這二人之間，兩張木櫈上坐着男女二人。

這男女兩個人，郭飛鴻知道，也就是今夜一會的主要人物了。

事實上，這男女二人，那種沉着鎭定的樣子確實不愧是名震三湘的綠林魁首。

郭飛鴻很注意的看了這兩個人，右面的那個女的，約在四五十歲左右，一頭長髮，多巳灰白，挽了一個高脚蹚螺髮堆，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半長不短的大褂，外罩一件暗紅色的背心，足上的一雙灰布鞋，打扮得有點個不倫不類。

這婦人生得黃焦焦的一張臉，一雙睡眼泡，雙目成了一道縫綫，看起來眞不知她眼睛是睜着還是閉着，可是那張黃臉上，却不時帶出不屑的笑容。

在她身邊那個男的，看起來更是其貌不揚，完全是一副莊稼漢的打扮。

這麼冷的天，這個人僅僅穿着一套藍布衣褲，雙腿上纏着同色的布條，很像是要下田作莊稼的樣子。

看年歲，這人大概有六十開外了，黝黑的皮膚，在燈光之下作古銅顏色，兩道銀眉，細細的彎彎的，其下是一雙小眼睛，面頰上到處佈滿了深刻的皺紋，襯着他那一張翻天鼻和厚嘴，實在太不中看了。

這個人右手中拿着一根尺把長的短烟桿，不時的瞇起雙眼，一口口的向外面噴着烟霧。

衆人行進來之後，遠遠圍繞四週，這藍衣老者環目看了看，嘻嘻一笑，用着甚重的川湘口音道：「姓楚的，捧塲的人可眞不少啊！」

說罷，仰頭發出一聲格笑，翹起一隻脚，用力的敲着烟袋鍋子，咳了一聲，又啐了一口濃痰，沉聲道：「小兄弟，事情怎麼了?可是就聽你一句話，咱們誰也用不着賣關子了是不是?」

楚秋陽冷笑了一聲，說道：「事巳至此，也只有徐當家的你看着辦了，無論當家的你劃出什麼道兒，我兄妹一定都奉陪就是！」

藍衣老者嘿嘿一笑，歪頭向身邊那個半老婦人道：「老婆子，你可能聽見了，人家可是不含糊咱們呢！」

坐在他身邊的那個半老婦人聞言，冷冷一笑道：「這就更好了——」

驀地睜開了一雙眸子，向對面棚內看了看，獰笑了笑，接道：「楚秋陽，你們太過份了，俗謂光棍不擋財路，你兄妹自恃武功把持鳳陽地面不放也罷了，可是你們，實在是不應該下那種毒手——」

說到這裏，這婦人那一張黃臉，剎時變成了蒼白之色，一雙眸子向着左右一瞟，冷笑又道：「你們看看這兩個人，哼，一個瞎眼，一個斷手，他們這一輩子，豈不是完了?」

她身邊那藍衣老者，這時不耐，插口道：「事到如今，還提這些作什麼，今夜很明顯，血債血還，我們夫婦要是武功不濟，死在鳳陽也是認了！」

言至此，這位姓徐的老人，用力的敲了一下烟袋桿子，赫赫一笑，道：「可是有一樣，今天他們得自己拿出點功夫給我們倆老看看，嚇唬人擺場面，那可是沒有用！」

北棚內的楚秋陽正要說話，他身邊的妹子，巳忍不住蛾眉一豎，冷聲道：「徐當家的，你少說這些風凉話，我兄妹要是怕了你們也就不來了，這些朋友，是自己來看熱鬧的，不是我們請來的，你可要弄明白！」

徐老頭嘿嘿一笑道：「好，只要楚姑娘你有這句話就行，你那一手『追風柳葉刀』馳名江湖，我徐明是久仰了！」

說着一雙怪眼骨碌地一轉，冷冷的接下去又道：「馬老三那隻左眼，聽說就是姑娘妳用飛刀照顧的，老夫我今天晚上，倒要領教一番，楚姑娘，妳不會使我失望吧！」

楚姑娘氣得粉臉通紅，猛地站起來道：「馬人傑人間敗類，人人得而誅之，想不到還會有人袒護他，徐明你夫婦枉爲三湘綠林道的瓢把子，實在令人齒冷！」

話未完，那位有「南湘異叟」之稱的綠林怪傑，倏地發出了一聲怪笑，打斷了她的話，截口說道：「姑娘，你好一張利口——」

他身邊那位半老婦人，也驀地站起來，道：「楚丫頭，你少賣狂，你兄妹不過是有幾手花拳繡腿的能耐，竟然敢在此佔地爲王，眞正是夢想了。」

面色一沉，又接道：「今夜我夫婦親自出手，慢說是你們幾個，就是再多上百兒八十個人，哼哼……也不過是多添上幾個寃死鬼而巳！」

說到此，這女人抖了一下身上那件半長不短的衣裳，滿面憤恨的又道：「說來說去，就是這兩條路，第一，你兄妹立刻夾着尾巴滾蛋，鳳陽府今後十年不許涉足一步，第二，要是你們恃強固執，那就怨不得我夫婦手狠心辣……嘿嘿，果眞如此，只怕你兄妹悔之晚矣！」

徐老頭噴了一口烟，點了點頭，道：

「對，這麼說最乾脆！」

楚姑娘面色一變，道：「第一條路恕兄妹不能從命！」

徐老頭一聲狂笑道：「好，那麼就走第二條路吧！」

說完這句話，這位綠林怪客，用力一吹，「波！」一聲，把烟斗子裏的餘燼吹脫，然後把烟桿向腰裏一插，八字脚向前走了幾步，冷笑道：「賢兄妹你們隨便來一個，或者一起上也行，我老頭子倒要看看名滿蘇州的花旗兄妹手底下到底是怎麼個厲害法？」

小孟嘗楚秋陽，事先已知道這對夫婦乃是極難纏的厲害人物。

可是，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正所謂「騎虎難下」，說不得，也只有硬着頭皮與對方一拚了。

這時南湘異叟徐明等於是挑戰，自己焉能再裝胡塗，當下猛地站起來，憤然道：「徐老家當的，你也太狂了，楚秋陽莫非還怕了你不成？」

話落，足尖輕輕一點，已到了徐明身前。

徐明呵呵一笑道：「小伙子，算你有種。」

說着後退一步，冷哼了一聲，接道：「我們可是有言在先，我徐明不動手則已，一動上手，可是不分輕重，要是有了死傷，可怪不得我！」

楚秋陽冷冷道：「動手過招，自然免不了傷人，說這個則甚？」

言罷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桿棒形的物件。

郭飛鴻尚沒有看清是一個什麼玩藝，就見那楚秋陽右手向外一揮「呼啦！」一聲響，他手中已多了一枝五彩繽紛的五色三角怪旗。

這支五色旗一現，楚秋陽身子向右微微一偏，旗身向前胸一拉，目注正前方，沉聲道：「楚某候教了，當家的，你撤出兵刃來吧！」

南湘異叟徐明又是一聲狂笑，聲如梟鳴，令人毛髮聳然！

在場衆人，都不禁爲他這種怪笑之聲嚇得臉色一變！

在衆人驚奇的目光注視下，這位綠林怪老慢條斯理的由腰上抽出那支烟袋桿，在空中幌了幌，赫赫笑道：「楚少俠，請恕我老頭子賣個狂，我就用這玩藝兒接一接足下的五色旗，想必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暗中靜觀的郭飛鴻看到此，不由暗暗冷笑道：「好狂的東西！」

只見小孟嘗楚秋陽面上一紅，冷冷笑了一聲，說道：「自然沒有什麼不行，只是——」

徐明幌了一下烟袋桿，獰笑道：「我老頭子不是沒有帶着傢伙，只是不輕易使用，小兄弟，你不要看這玩藝兒不起眼，事實上你不一定能對付得了，不信，你把你那旗子耍開來試一試就知道了。」

話落，正要出手，却忽見他身後那個獨眼漢子獰笑道：「瓢把子，你老退後一步，讓我來會會他！」

徐明回頭看了一眼，嘿嘿笑道：「馬老三，你還有這個胆子麼？」

那獨眼漢子獰笑道：「姓楚的還不值得你老人家動手，我要是不行，你老再上也不遲！」

說罷右手一翻，已把背後一桿鑌鐵拐杖撤到手中。

這人姓馬名人傑，號稱「金眼鵰」，和那外相斯文的斷手漢子，共稱「西川雙煞」，那斷手文士模樣的人，姓秦名銳，人稱「玉面瘟神」。

這兩個人，在西川一帶，可很有些萬兒。

這一次圖謀向外發展，在鳳陽地面才作了幾個案子，竟就碰上了楚氏兄妹，在兄妹二人痛懲之下，吃了大虧，還險些喪失了性命。

這時金眼鵰馬人傑仗着二老在場，自己不會吃什麼虧，乃挺身而出。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馬人傑手中鑌鐵杖一揚，冷冷笑道：「相好的，咱們又見面了，足下如有能耐，何妨成全我馬某到底，也省得我活着現眼。」

說完，不等對方回話，一翻掌中鑌鐵拐，摟頭蓋頂，便向着楚秋陽當頭打了下來。

楚秋陽一揮掌中旗，身子倏地騰空而起，呼啦啦旗風裏，疾如墜星也似的，已落到了馬人傑身後。

這位有小孟嘗之稱的少年俠士，身形霍地一長，那雙劍眉陡地向兩邊一剔，掌中五色旗夾着極大的風力，直向馬人傑頸後捲去。

金眼鵰身子就地一滾，閃了開去。

可是他身子尚未躍起的剎時之間，楚秋陽掌中旗已使出了一招「撥風盤打」。

五色旗猛然向下一落，只聽得「噹！」一聲脆響，兩般兵刃碰在了一塊。

馬人傑身子止不住向後一坐，一旁的南湘異叟一聲叱道：「小心！」

馬人傑不由一驚，驚慌中似見眼前金光一閃，對方旗桿頂端那三角菱形的刃頭，已到了眼前。

他一聲驚呼，忙又撲地滾退，可是仍然嫌慢了些。

只聽得「噗！」一聲，血光一現，楚秋陽手中旗桿向後一帶，飄身到了一邊。

馬人傑踉蹌站起來，退後了五步，又坐了下去，鮮紅的血，如同泉水也似的，自他右肩窩處狂湧出來，直痛得他全身連連戰抖，兀自連聲：「好！好！」

南湘異叟徐明上前一步，一抬右手，已把馬人傑自地上拉了起來。

就見他右手在傷處按了一下，冷笑道：「放心，死不了！」

這時，那玉面瘟神秦銳已縱上來把馬人傑挾了下去，衆人看到此，俱都禁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徐明此刻那張黑臉上，已成了豬肝顏色。

只見他怪目連連翻動，頻頻冷笑道：「好厲害的旗子，姓楚的，有本事你也把我老頭子打發了！」

口中說着，已把插在腰間的烟袋慢慢的抽了出來，接着身子向下一矮，烟袋桿在頭上一舉，陰森森的一笑道：「請！」

他這種式子一擺，暗中看着的郭飛鴻

便不由點了點頭，就知道此老果然是有眞功夫。

徐老頭偌大的身子，在身子微微一傾之下，看起來竟只剩下三四尺高矮，就好像是一個十一二歲的童子一般。

尤其是那雙眸子，更是含蓄得很，似睜又閉，如同一綫。

他整個的身形，也活像是一個猴子，楚秋陽在對方式子一擺的同時，已如同走馬燈也似的，在對方身側轉了一圈。

他手中那面五色的三角怪旗，緊緊收在肘懷之間，可以預料到他驀然的一展，當是一個十分猛烈的殺手，可是他身子却是一轉兩轉飛快的轉着，這一招竟是難以發出。

全場百十隻眼睛睜得滾圓滾圓，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空氣顯得十分緊張。

驀地——

楚秋陽五色旗子揮了出去，金色的旗邊，就像是一口軟劍的利鋒，在疾閃的五色旗光裏，向着徐明面門上劃。

徐明這老猴兒，身子却在這一刹時，猛地向上一長，他週身的骨節，發出了一片嘿嘿叭叭聲響，原本縮下的身子在一起之下，像是暴長了許多。

他手中那根旱烟袋，也在這個時候，翩若游龍的揮了過來。

兩般兵刃巧妙的交插錯過，雙方同於這一刹那，像怒鷹也似的騰身而起，而就在他們背向背相互擦身而過時，似乎都把雷霆萬鈞的一招煞手巧妙的避過了。

暗中的郭飛鴻低低道了聲：「好！」

他眞沒有想到，小孟嘗楚秋陽還有這麼驚人的身手，一時看法完全改觀了。

武林中，越是武功高超的人，對手過招，越是稀鬆平常，往往在輕描淡寫的一兩招之下，便分出了高下，原因是他們每出手一招，都必須苦思極慮而發！

楚秋陽與徐明第二次交鋒，是在人們完全不注意的情況下，五色怪旗在一陣寒風中，由下而上倒捲而出，閃爍的旗尖子，直向徐明後腰點去。

徐明那桿烟袋往身後一翻，白銅的烟鍋，正正的點在了對方的尖刃子上，發出了悅耳的一聲：「錚」！

楚秋陽足下一上步，五色旗跟着向前一揮，以雷霆萬鈞之勢，復向徐明頂門上撥風打下。

這是一種狠極險極的打法，在旗身一揚的當兒，只看楚秋陽的手、旗、身，三者平如一綫。

他的勝負已完全寄托在這一擊之上了，旗幟上每一根細綫絲，都貫注了他的內家眞力。

猛然他那平直的身子，蜻蜓也似的直立了起來，旗桿，旗身滙成了一條，周圍一丈之內，都已在這桿旗子的控制之下。

可是，徐明這老頭兒，顯然是胸有成竹。

在如此劇烈的攻勢之下，他僅僅整個身子向前一倒，看起來像是爲旗風所逼，不得不如此。

楚秋陽旗身向下一捺，招勢已算是發出了。

衆人爆雷也似的，發出一聲彩。

可是這聲彩，未免喝得太早了一點。

就在人們張嘴，屏息，驚叫，拍手……尚未完結的時候，徐明那倒下的身子，突然幽靈般的飄了起來。

徐老頭那倒飄旋起來的身子，很像是海中的浪花，一沉之後，驀地揚起來。

就在他揚起的瞬息之間，他手上的那桿旱烟袋，已抖出了碗口大小的一團銀光，直向着楚秋陽左乳根下點來。

凡是熟悉武功的人，俱都能看得出來，那地方是一處足以致命的要緊地方，可是，如此快速的招式之下，楚秋陽再想閃避，甚至於偏一下身子，已是萬難了。

北棚內的五個人，看到此，全由不住驚叫了起來，尤其是楚姑娘，已迫不及待的騰身撲出。

這姑娘嬌叱聲中，已發出了兩口柳葉飛刀，兩口飛刀，一上一下，同時分向徐明咽喉，小腹兩處要害射去，一閃而至。

可是，也只有徐明和楚秋陽兩人心裏明白，這些救命的手法都太晚了。

楚秋陽驚魂之下一吸小腹，對方白銅的烟袋鍋子，已幾乎貼在了自己衣服上，他暗呼了聲：「休矣！」

可是，這時候，却突由側面，吹過來一陣小風。

這陣風力甫一臨到了徐明身上，猝然間，使得這位橫行三湘的綠林首領打了一個冷戰。

他是武林中打過滾的人，閱歷見識俱都要高人一等，這陣看似無奇的小風，竟然使得他想起了一種失傳武林已久的心脈陰極柔功。

徐明這一驚，眞是不下於待死的楚秋陽。

這時候，他再也顧不得去要對方的性命了，只聽他一聲怪嘯，使出全身的功力，雙足一點，就像穿雲的燕子也似的猛竄了起來。

在他起身的同時，那根旱烟袋桿子，左右一揮，叮！噹，兩聲脆響，又把迎面而來的一雙柳葉飛刀磕得斜飛出去，儘管如此，楚秋陽身子也止不住一個踉蹌，退出了三四尺以外，才定住了身子，這一刹時，他那一張俊臉，已變成了鐵青顏色。

他眞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逃過對方那一式之下的。

南湘異叟徐明身子向下一落，臉色同樣的也變了，他那一雙閃爍不定的眸子，不停的向人羣內搜視着。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他又能發現什麼呢？

這時候，雙方棚內，都有了小小的騷動，那個半老的婦人，這時單手一按坐椅，已撲了出來。

她不解的看着徐明，問道：「怎麼一回事？」

徐明輕咳了一聲，冷笑道：「沒什麼，只是暫時饒過他一命罷了！」

楚秋陽僥倖逃得活命，心中委實有些不解，他知道方才情形，自己是不可能逃得活命的！

徐明這時後退了一步，目光向兩下一掃，對那婦人冷冷一笑道：「我這一場暫告結束，下場該看你的了，你要好好收拾一下這個丫頭。」

那婦人森森一笑道：「你退下去，看

我的！」

這時楚秋陽，已失望的退至場外，他聽了婦人之言，不由甚爲妹妹担心，就苦笑道：「妹妹，算了，我們認輸也就是了，即日離開鳳陽府，走吧！」

不想這位玉立亭亭的楚姑娘，却冷笑道：「哥哥，妳不要這麼說，要走你一個人走，我可不想走……」

說罷已緩緩的抽出了長劍，用劍尖向婦人面上一指道：「方才我哥哥一時不愼，功敗垂成，最多只能算你們勝了一場，妳必須再把我打敗，才能算你們贏，那時候我兄妹一定退出鳳陽地面，任你們作威作福，否則……」

言到此，這姑娘一叉小蠻腰，那雙小汪汪的瞳子，在對方婦人身上轉了轉，蛾眉微揚，冷笑又道：「……否則，我們只能算個平手，說不得只好另外再比劃比劃了……」

這半老婦人姓蘇名琴子，和徐明原說不上是什麼夫妻，不過是彼此志同道合，這幾年才住在一塊的。

這婦人在江湖上有一個外號，人稱「女屠戶」，武功之高，可說不在徐明之下，而心狠手辣，鬼詐百出，却較徐明猶有過之。

此刻，聞言之後，她那張黃臉上，帶出了微微一絲冷笑，低低道了聲：「妳也配！」

說罷，這女人雙手由兩側向外一展，手中已多了一對銀光刺目的短刄。

她這一對短刄，樣子很怪，每一把都約在一尺左右長短，奇怪的是並不像一般刀劍頭上是尖的，而是呈月牙形狀，兩邊斜斜的伸出，正中彎彎的陷下去，另外在護手的地方，却有一對特製的護手環子。燈光之下，她這一對東西，全都映出耀眼的銀色，令人望之不寒而慄！

女屠戶蘇琴子短刄出手，傲然作色道：「楚青青，妳可認識我這對兵刄麼？」

話落，雙雙交換着一抛，驀地向下一分，身形已轉到另一面，和姑娘站了個對面。

楚青青長劍一擺，冷笑道：「小小一對鴛鴦鉞，還當我認不出麼？」

蘇琴子面色一紅，鼻中哼道：「算你有點見識，只是丫頭，今夜只怕妳難逃過我這一對鴛鴦鉞之下，這也是怪妳兄妹平日太以目中無人，欺人太甚了…」

楚青青目光在她說話時，始終不敢離她少許，因爲對方很可能在自己分神的刹那間，施出厲害的煞手。

果然她的猜測沒有錯，女屠戶蘇琴子話聲一落，一雙鴛鴦鉞已平胸而出，分左右直取楚青青對肩。

楚青青自幼棄文習武，練成一身絕技，一口劍上，確有不同凡响的造詣，論起來決不在乃兄之下，尤其驚人的是，她所獨擅的暗器「追風柳葉飛刀」，更是江湖上無人不知，堪稱一絕。

這時由她來對付女屠戶蘇琴子，內心却是一點也不輕鬆，因爲女屠戶蘇琴子這個女人，是出了名的兇狠毒辣，只憑他夫婦二人在兩湖地方，領袖黑道武林這麼多年，就可知道其武功絕非泛泛了。

蘇琴子雙刄來得甚是快疾，可是當楚青青劍鋒向外一抖，還沒有完全遞出招式的當兒，這個陰狠的婦人，却又驀地向後一抽雙刄。

她身子霍地向當中一凑，幾乎和楚青青撞一個滿懷，手上的鴛鴦鉞，一上一下，又復向着楚青青身上猛刺了過來。

楚青青一聲嬌叱，長劍左右一幌，叮噹兩聲，把鴛鴦鉞擋了開去，這姑娘不愧是成了名的女俠客。

在這種千鈞一髮間，她竟不退反進，左手一翻，輕舒玉掌，反向着蘇琴子咽喉上抓拿鎖了過去。

女屠戶蘇琴子身子向後一坐，左手鴛鴦鉞一舉，又向楚青青面門之上劃來。

同時間，她右手的鴛鴦鉞，却向外一絞，只聽得「嗆！」一聲脆响，已把楚青青一口長劍鎖在了短刄的月牙口內。

楚青青不由花容一變，右手向後猛抽，劍上流光四射，却有如嵌在了鐵山之內一般，休能拔出分毫。

這就是楚青青經歷不足的緣故，當她發覺出不妙的時候，女屠戶蘇琴子，另一口鴛鴦鉞，又已離着她面門不及分寸了。

楚青青銀牙一咬，左手向前猛地一展，用「玄鳥劃沙」的式子，直向着蘇琴子側肋上劃去。

她明明知道，這一招並救不了自己的命，可是却也不能就此便宜了對方。

就在此時，和先前同樣的事情竟又發生了。

蘇琴子這一口鴛鴦鉞，已幾乎揷在了對方面盤之上，突然間，她腦後飄過了一股小風。

那絲絲的風力，甫一接觸到蘇琴子的肌膚，她便止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同時立刻明白了這股風力的可怕性，只要遲滯片刻，自己這條命，就休想要了。

當時嚇得一收鴛鴦鉞，猛地向側方一旋身，饒她勢子再快，也爲楚青青的掌緣，擦在了骨盆上。

這婦人鼻中「吭！」了一聲，足下蹣跚，蹌出了七八步以外，頓時就覺得整個身子一陣火辣的痛楚，冷汗涔涔而下。

可是，她仍然忘不了追究暗中出手之人，當時忍着身上的奇痛，轉過了身子，冷森森一笑道：「是那一位朋友……照顧我老婆子？」

楚青青內心早就動了疑，她雖然是勝了，可是她自己明白，這完全是暗中有人助了自己之故。

蘇琴子這麼公然的一喊話，在場每一個人都驚動了，兩棚內敵我雙方，都向場子裏走過來。

楚秋陽上前一步，低聲和楚青青說着話，他二人也都知道，自己兄妹二人之所以未曾當場喪命，可全是暗中這個人保全的。

只是，這個人是誰呢？

南湘異叟徐明這時見蘇琴子也是功敗垂成，和自己一樣，都是險些送命在暗中那個人的「分神柔極爪」下，這個老頭兒，那張臉，顯得愈發的陰沉了。

他向場邊環視一匝，抱一抱拳道：「見恕老夫失禮，想不到暗中竟然還有如此高手照顧我們……眞是太榮幸了。只是朋友，那未免太不光明大方了，是那一位，

請亮亮相，也好讓我老頭子瞻仰一下！」

女屠戶蘇琴子是認定暗中人，是楚氏兄妹事先約好佈置的，不由對着楚青青破口罵道：「無恥的丫頭，你們這算是什麼英雄，哼，哼，暗箭傷人。」

楚青青蛾眉一挑，道：「那一個暗箭傷人？你才是無恥呢！」

蘇琴子一挺雙刄，正要再次撲上，忽聽得一聲朗笑道：「二位住手！」

衆人聞聲俱是一驚，因爲這聲音，分明是由側邊人羣內發出來的，大家的眼睛，全禁不住循聲望去。

楚氏兄妹，以及對方四人，更是目光如電，向人羣中搜視，在衆目集視之下，人羣裏，才慢慢的走出了一個人。

楚秋陽向這人一望，不由呆了呆。

他立刻就認出了這個人，正是在一品樓用飯時所遇見的那位少年朋友郭飛鴻，接着禁不住口中「哦——」一聲。

郭飛鴻這時已走至場內，先抱拳向楚氏兄妹一揖道：「賢兄妹見恕小弟多事，這件事不管已是不行了！」

說罷，面色一沉，轉向南湘異叟徐明，冷冷一笑道：「徐老當家的，可是在找我麼？」

徐明及女屠戶蘇琴子此刻看清對方這個少年之後，都正在微微發呆。

憑他二人在風塵中打滾這些年的閱歷，眼見郭飛鴻那種氣度神氣，立時就可判斷出，這個少年人不同尋常。

南湘異叟鼻中微微哼了一聲，冷笑道：「原來是一位少年朋友，方才暗發氣功的可是尊駕你麼？」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錯，你夫妻手段過於毒辣，才迫使我不得不爾！」

徐明倒抽了一口氣，如不是郭飛鴻親口說出來，他委實不敢相信，一個少年人，竟眞能有如此駭人的精純功力，當時不由地又呆了一呆。

接着他呵呵一笑道：「小朋友，你貴姓大名？」

郭飛鴻哈哈一笑道：「我叫郭飛鴻，是路過鳳陽，徐老當家的，你們這件事，我是看不過去，才插手的，可與楚氏兄妹沒有什麼相干！」

楚秋陽見郭飛鴻挺身承攬一切，很是不安的道：「郭兄，這件事不敢勞你大駕，還是由我兄妹自行了結了吧！」

郭飛鴻聞言朗笑了一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楚兄，你且後退，小弟要領教他兩位幾手高招，也好長長見識！」

這時，一邊的那位楚姑娘，却驚得呆住了，她那雙明亮的大眼睛，直直地盯向郭飛鴻望着。

這個少年人，那豐朗的神采，英俊的容貌，使她止不住芳心暗折，當時輕輕拉了一下楚秋陽，小聲說道：「哥哥，你別管，就讓這位郭大哥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好啦！」

楚秋陽又是慚愧又是感激的嘆了一聲，退到一邊，這時，全場的人，都向前圍進了一些，只要有熱鬧可看，他們是最有興趣的，恨不得弄出幾條人命來，那才過癮呢……

那一邊未曾發言的女屠戶蘇琴子，這時陰森森的一笑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姓郭的，這件事，你又何必多管，依我相勸，你還是就此退去的好！」

黃臉上帶出了一種極度的怒容。

郭飛鴻圓睜二目道：「此事我雖不明白細節，但是大體也還清楚，你們那兩個門下，素行不正，可謂貽羞武林，似此惡人，殺之也不爲過，你二人竟還如此偏袒他們，眞正令人不解！」

徐明冷笑道：「小兄弟，這件事你不必過問，快走吧，你若是妄自逞强，只怕你也落不了什麼好來！」

這幾句話，使得郭飛鴻面色微變，他朗笑了一聲道：「郭某生就一腔熱血，愛管天下不平事，徐當家的，這件事我管定了，你看該怎麼辦吧！」

徐明怪眼一睜，「郭飛鴻」這三個字，反覆的在他腦中轉着，他自信閱歷不差，可是却是怎麼也想不出有這麼一個厲害人物。

他陰沉沉的笑了一聲，道：「那麼，我老頭子要看一看你的功夫了！」

一旁的女屠戶蘇琴子，心恨方才郭飛鴻暗算於她，她那一雙鴛鴦鉞這時還在手中，當時冷冷一笑道：「老頭子，你先下去，我要領教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竟然放管這件閒事！」

徐明知道蘇琴子那對鉞上有厲害的絕招，由她去對付郭飛鴻，自可放心，可是不知怎麼，他還是有點怕，怕郭飛鴻不易對付。

當時不由冷冷一笑道：「這位郭朋友陰極柔功不可輕視，妳要注意了……」

女屠戶嘿嘿一笑，雙鉞在掌中微一交錯，發出了「叮噹！」一聲，接着身形向下一矮，道：「姓郭的，你亮傢伙吧！」

郭飛鴻見蘇琴子居然代替徐明來對付自己，分明是未曾把自己看在眼中，心中大是不悅。他鼻中哼了一聲道：「我出來匆忙，未帶兵刄！」

女屠戶森森一笑，道：「那麼我就陪你空手玩玩，也是一樣。」

說着正要把一雙鴛鴦鉞插回兩肋，却見郭飛鴻朗笑了一聲道：「婆子，你不必收回了，不是我托大，妳這一對傢伙還不一定行，請吧！」

這時場內閑人，一看二人要打起來，紛紛退到了一邊，分懸四邊的四盞燈籠，被夜風吹得幌來幌去，空氣至爲肅殺！

女屠戶蘇琴子，那一張老瘦的黃臉，這時只被氣得卡白卡白的，她恨恨的笑了笑，道：「好，小伙子，這可是你自找的，怨不得我老婆子心狠手辣！」

話落，雙刄向兩邊一分，身子再次向下一矮，帶着一股勁風，直向着郭飛鴻身前撲了過來。

可是郭飛鴻昂立如故，岸然不動！

直到蘇琴子雙刄已堪堪沾在了他衣邊上，他才以右手袖子迎着微微一拂。

蘇琴子前進的身子，被郭飛鴻這麼輕輕一拂之下，就像是受到了極大的阻力。

驀然一個踉蹌後退了一步。

這身懷絕技的老婆子，恍若大夢初醒的驚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是她絕不會就此干休。

只見她獰笑了一聲，身子再次的竄了

起來，一雙鴛鴦鉞，向上一翻，緊貼於小臂之上，等到雙肘逼到了郭飛鴻面前，雙刄同時向外一吐，分向郭飛鴻左右兩處肩窩上插來。

由於她身手極快，貼身，現刄，看起來幾乎是同時之間，這種情形之下，那看來遲緩的郭飛鴻，實在是再難以逃過她的那對刄之下了。

在場各人，發出了一片驚呼騷動。

這種驚嚇的感覺，一直到蘇琴子的雙刄幾乎已挨在了郭飛鴻面門上尚未完全消失，可是立刻接着，就有了根本的改變。

但見郭飛鴻雙手驀地向外一伸，也不知他使的是一種什麼特殊的手法，不過是隨便的一伸，却已雙雙抓在了蘇琴子的一雙短刄之上。

全場之人，又都不禁發出了「啊！」一聲駭呼。

女屠戶蘇琴子用力向後奪刃，却是紋風不動，驚魂之下，看清自己雙刄，竟是被郭飛鴻四根手指頭輕輕揑住。

蘇琴子這一驚，可眞非同小可。

她眞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少年，武功竟高到如此地步。

女屠戶蘇琴子再三奪刃不獲，一張黃臉，再次變成了蒼白顏色。

這時全場的人都驚呆了，每一個人都瞪大了雙眼，他們俱都爲郭飛鴻這種神技驚得呆了。

南湘異叟徐明，也是臉色驟變，猛然自位子上站起——

場內的情形，這時又有了變化。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妳這東西還不放手麼？」

說罷四指一曲，刀身一陣顫抖。

可是蘇琴子全身內力，都貫注在雙掌之上，她死命的握住刀柄不放，在郭飛鴻神力之下，她身子左搖右幌不已。

忽然，郭飛鴻冷笑道：「得罪了！」

就見他左右握住刀刄的四根手指，一揑一帶，「拍！」的一聲脆响過處，全場又都「啊！」的驚呼一聲，再看女屠戶蘇琴子雙手中的兩口鴛鴦鉞，竟已雙雙斷爲四截。

女屠戶蘇琴子雙手所握住的，僅僅不過是一雙刀柄而已。

這女人嚇得「噢！」一聲，雙足用力向後一蹬，用「金鯉倒竄波」的身法，倏地倒竄了出去。

可是她身法雖快，郭飛鴻的手法更快，只聽得這初露鋒芒的少年俠士一聲朗笑道：「打！」

這個「打！」字一出口，四指微微向外一彈，手中那兩截斷刀，就如同兩道閃電也似的穿了出去。

但見當空白光一閃，女屠戶一聲驚叫，「噗通」一聲，自空墜落。

場邊衆人已是一聲駭呼，尤其是南湘異叟徐明，更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有如一頭怪鳥也似的撲了過來。

徐明身子向下一落，雙手一探，把墜地的蘇琴子抱了起來，只見蘇琴子牙關緊閉，面色慘白，身子一陣陣的戰抖着。

就在她左右雙肩窩上，各中着半截斷刄。

怪就怪在，這兩截斷刄雖深深的嵌在了她的肩窩之內，却是連一滴血也沒有淌出來。

南湘異叟徐明怔了怔，正要把這一雙刀刄自她肩上拔出來，却聽得郭飛鴻冷冷的道：「想叫她早死，你就拔出來吧！」

徐明嚇得雙手立時收了回去，這一刹間，他那張臉，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嘿嘿有聲的錯着牙齒道：「我們之間這個樑子可是結上了，小子你……」

郭飛雄哈哈一笑道：「當家的，你眼前救人要緊，尊夫人一雙鎖骨，與肩環之間的脈根，已爲我各傷其一根，今後勞動操作固是無妨，只是再想動手過招，動刀殺人，可就得費點事了。」

徐明身上劇烈地抖動了一下，道：「你……你……」

郭飛鴻冷冷哼了一聲道：「這是我手下留情，當家的，你還不服氣麼？」

徐明怪笑了一聲道：「我老頭子生就一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脾氣，且等保住了拙荊這條老命之後，我們再結一結這筆賬吧！」

郭飛鴻淡淡一笑，道：「放心，我不會走！」

徐明雙瞳兒光迸現，他低頭對蘇琴子悲憤地說道：「妳可忍着點痛，死不了就行！」

說着雙手在蘇琴子一雙外肩上，微微用力一震，兩口斷刄，叮噹兩聲落在了地上，女屠戶狂呼了一聲，又自昏了過去。

南湘異叟徐明，向着一旁的玉面瘟神秦銳一招手，道：「把她扶下去。」

秦銳目睹郭飛鴻如此身手，幾乎都嚇傻了，他匆匆走過來，單手扶住了蘇琴子，吶吶的向徐明道：「瓢把子，咱們認栽了吧！」

徐明森森笑道：「秦銳，你枉自追隨我多年，這些年你何曾見我老頭子怕過誰來？」

言罷，雙手在那短袖裏一探，左右向外一分，手中已多了一雙奇形的兵刄。

他這對兵刄，在場有一多半不認識的，只有極少數幾個，認出了他這對玩藝兒的厲害。

就外形上看來，那是一雙核桃粗細，其上遍生倒刺的鋼圈子，二圈一大一小，遍體烏光發亮。

郭飛鴻在九華山，曾由師父口中，得知武林中各式各樣的怪兵刄，這時一看那對圈子，他就知道，這雙兵刄，正是師父所說的「離魂子母圈」。

二圈之中，大者爲母圈，小者爲子圈，厲害的是，兵刄上刺，點，摟，崩、擦、打，砸等七字訣，全都爲這種兵刄佔全了。

郭飛鴻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玩藝，禁不住心中一驚，遂見徐明雙圈相對一碰，發出「噹！」一聲脆响。

這老頭兒，此刻雙目赤紅，面色極爲猙獰，一聲狂笑道：「怎麼了小子，你還是空手接戰我這傢伙不成？」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能厚此薄彼，當家的，你手下留情吧！」

徐明面色一青，又是一聲狂笑道：「好，好，老夫活了這麼大歲數，今天是眞正的開了眼啦！」

口中說着，掌中離魂子母圈微微一合，又發出了「噹！」一聲脆响。

隨着這聲脆响，這老兒足尖一點，有如穿梁燕子也似的騰身而起，向下一落，正好就到了郭飛鴻面前，掌中子母離魂圈霍然向外一抖，分左右向着郭飛鴻一雙肩窩上打來！

郭飛鴻雙手忽起，直向徐明脈門上扣去。

可是徐明雙圈上變化無窮，只見他一振二腕，雙手一平一擧，一襲面門，一搗心窩，由於二人距離過近，他這一招施展得可眞是險到了家。

同時他口中厲叱了一聲：「打！」子母圈上發出無限勁力招式已是用實在了。

郭飛鴻那立着不動的身子，這時候，像是被一陣山風吹得輕輕地向後飄動了一下。

眞怪，徐明那一對離魂子母圈，明明是正打正着，却不知怎麼會歪了一些，差着一分沒有打上。

這可眞是「伸手容易退手難」了，徐明一發覺自己雙圈沒有打着對方，心中就知道不免要糟。

他口中吐氣開聲「嘿！」一聲，雙圈用力的向後一收，可是郭飛鴻雙手比他想像的快多了。

他雙手還沒有收回一半，已爲郭飛鴻疾伸雙手四指，正正的拿在了他雙腕的脈門之上。

頓時，他就覺得雙腕一熱一麻，離魂子母圈噹啷一聲，掉落塵埃！

南湘異叟徐明這一驚，可眞是三魂出竅。

可是此老到了這當口，尤自不死心，他猛然提起一口眞氣，護住了兩處氣海，不使對方眞力下侵，同時間，他口中厲叱一聲：「去！」

右足疾起，用足尖猛的向着徐明前心上踢來。

全場衆人俱是一驚，他們均以爲郭飛鴻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免不了要負傷對方足下。

其實，徐明這一着早在郭飛鴻意料之中。

徐明足尖才踢出了一半，就見這少年奇俠一聲輕笑，道：「當家的，何至於拚命？」

雙手向外一翻，也叱了聲：「去！」

徐明立時就像一個球也似的，霍地被震了出來，「嘿唰！」一聲大响，龐大的身子，把一棵碗口粗細的樹幹撞得齊腰折斷了下來。

這怪老頭子，就是有一身銅皮鐵骨，也經不起如此的勁摔。

當時一聲悶哼，掙扎着翻起來，道了聲：「好小子，你……你……」

却止不住面色一變，咕嚕一聲又倒了下去。

全場這時候，由不住轟然的發出了一聲「好……」

這些圍觀的人，接着都跑了過來，把郭飛鴻團團圍在了正中。

有的人高聲叫道：「大劍客呀，你老可眞給我們鳳陽府露了臉啦！」

簡直你一句，我一句，把郭飛鴻看成了神明一般，楚氏兄妹是識貨的人，更被郭飛鴻的神威驚得呆住了。

尤其那楚青青，已激動得不能自已，她只覺得無比的興奮，就好像一顆心，都要由心口裏跳了出來。

良久之後，她才推了一下楚秋陽，道：「別呆着啦，還不進去謝謝人家呀！」

楚秋陽這才突然驚覺，却只見前面的人不斷的向前擠着，使他無法走上前去。

這些人口中俱都叫着：「大劍客，大劍客！」

小孟嘗用力的排開人羣，奈何這些人擠得實在厲害，他費了半天勁，才擠到前面，却沒有看見郭飛鴻這個人。

他才自一怔，只聽得有人道：「楚少爺，快追吧，大劍客走啦！」

楚秋陽「哦！」一聲，忙道：「走了？上那兒去啦？」

這些人有的指東，有的指西，楚秋陽一時被弄胡塗了，他只覺得無限懊喪，用力的踢了一下脚道：「眞該死！」

這時，楚青青也已由後面擠了進來，匆匆問道：「郭大哥呢？」

楚秋陽嘆了一聲道：「我們分開追他去，一定要找到他。」

楚青青慌慌張張的答應了一聲。兄妹二人立時各自騰身上馬，分兩路猛追了下去。在亂囂中，誰也沒有注意到徐明那一帮子人，自然他們是偸偸的走了，再也沒有臉面在鳳陽府多停一刻了。

可是「大劍客」郭飛鴻，這幾個字，却深深的嵌在了他們內心，他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今日所受的奇耻大辱，總有一天，他們是要報復的！

襄王無意　玉女傷懷

在橫貫東西的官道上，楚氏兄妹兩人一個向東，一個向西，策馬奔馳如飛，他們是無論如何，也要找到那位古道熱腸，俠肝義胆的好心朋友。

在跑了一會之後，楚青青忽地勒住了馬，心中忖道：「不對，要是那郭飛鴻走這條路，我怎會追不上他？」

有此一念，她就又帶轉了馬，慢慢的往來路上行回。

這時，寒月高照，夜涼如水，習習夜風裏，楚青青感到了一種莫明的哀傷！

她對於郭飛鴻的走，芳心中竟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黯然之感！

她在想：「爲什麼他急着要走呢？」

在一排夾蔭樹下，她勒住了馬，這一刹那，她眞有點想哭，她擧起了手上的小馬鞭，用勁的在樹枝上抽了一下。

就在這時，附近樹林子裏，傳出了一聲馬嘶之聲。

楚青青心中方自一動，那匹馬又發出了一聲長嘶。

這一次她已判斷出，聲音的來處，竟是在前面一片榆樹林子裏面，她暗想道：「怪呀，這黑天半夜裏，誰會在樹林子裏騎馬呢？」

心中這麼想着，她就牽馬慢慢的向榆樹林行進去。

馬蹄踏在地上的枝葉上，發出陣陣「

察！察！」的聲音。

前行了約有里許左右，果然她看見不遠的一棵大楡樹下，拴着一匹大高馬，一個人正立在馬前，用手在爲那匹大馬上鞍子。

楚青青遠遠的看着這人背影，立時內心一喜，忙上前呼叫道：「前面是郭大俠麼？」

這人忽然翻身上馬，抖韁就走。

可是楚青青已趕了過去，相距如此之近，這人再想走已是不及，爲楚青青橫馬攔在了面前。

借着天上僅有的月光，楚青青看清了，果然是郭飛鴻，高興地說道：「郭大俠！你爲什麼要走呢？我哥哥在找你呢！」

郭飛鴻不由汗顏道：「楚姑娘！請代向令兄致謝一聲……這一點小事，也不足掛齒。」

楚青青內心益發感動，因爲這種作風，正是大俠客的本色，所謂功成身退，不願居功，可是自己內心，是多麼的不願放他走。

她怔了一下，說道：「郭兄，你不但是我兄妹的救命恩人，而且爲鳳陽地方，消了大災，大家都不願你走，請你同我回去吧！」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這就更不敢當了，姑娘，除惡行善正是我輩人物的本份，這一點小的事情，實在算不了甚麼，請歸告令兄一聲，來日再來鳳陽府時，定必至府上打擾就是！」

楚青青搖了搖頭，道：「郭兄如不答應同我回去，我也不回去了。」

郭飛鴻笑道：「姑娘這又何苦？」

楚青青冷冷一笑道：「莫非郭兄視我兄妹不值得一交麼？」

郭飛鴻輕嘆口氣，說道：「姑娘請勿誤會！」

楚青青一對明如秋水的眸子，直直地視着他，緊逼問道：「旣如此，又何故推拒？」

郭飛鴻爲難的道：「實在是這地方的人太熱情了，我要連夜趕出鳳陽府，以免他們見着糾纏！」

楚青青聞言，舉起手背壓在唇上，「噗哧」的一笑，道：「我當是怕什麼呢，原來是這個！郭兄，你請放心，我兄妹保證不會讓他們發現你就是了！」

郭飛鴻苦笑了笑，道：「姑娘之言可是眞的？」

楚青青笑道：「自然是眞的，其實他們是太敬佩郭兄，也是一番好意！」

郭飛鴻點頭道：「自然是好意，只是我却最不喜歡人家恭維。」

楚青青含笑道：「郭兄原來是如此，一個光明磊落的大俠客，我哥哥眞是好眼力！」

郭飛鴻一聲朗笑，道：「賢兄妹才是遠近聞名，慷慨正義的英雄。」

楚青青嬌笑道：「只是我們的功夫，跟郭兄比起來，却差得太遠了！」

說着帶過了馬頭，顯出幾分嬌羞的道：「郭兄請同我回去吧。」

郭飛鴻見對方這位姑娘言出至誠，不便拒絕，而他久仰花旗客楚氏兄妹，乃鳳陽最出色的少年奇俠，今日幸會，心中實也快慰！

他自忖着，能結交得這兩位朋友，倒也不虛此行。

如此一想，他也就不再堅持，當時上馬隨在楚姑娘的身後，一直行出了這片楡林。

楚青青策馬前行，一言不發，她那可人的身影，飄拂的長髮，觸入郭飛鴻目中，令他不期然地聯想到了另一個飄忽的影子。

茫茫人海裏，自己要去找尋這麼一個人，該是多麼的不容易！

方和玉！不！該說是雲思佳，那一張清秀沉鬱的面容，又在他眼前浮現。

直到如今，郭飛鴻雖還沒有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可是在長沙城郊那所小屋內，他在她病榻前十日厮守，朝夕相對，互慰互勸，耳磨相接，那雖是短暫的十天日子，可是，那情景，該是多麼令人不易忘懷？

想到這裏，郭飛鴻情不自禁的探手入懷，緊緊的握住了方和玉送與自己的那方古硯。

這多年來，每當他靜下來的時候，他都會情不自禁的用手去撫摸這塊硯石，奇怪的是，硯似有知，每一次，它也都能使他感到一些說不出的溫暖。

這是多麼傻的一種舉動，可是他總是情不自禁。

他想着想着，幾乎什麼都忘記了，

前行的楚青青忽然回過身來，道：「我哥哥來啦！」

郭飛鴻這才一驚而醒，果見前面奔來了四騎快馬，正是楚秋陽同他的三位朋友，轉眼間，四匹馬如飛而到了眼前。

爲首的楚秋陽，大聲叫道：「郭兄，我找得你好苦！」

說着自己翻身下馬，竟然向着郭飛鴻深深拜下。

郭飛鴻不由吃了一驚，當時身形一起，自馬背上飄身而下，急道：「楚兄這是爲何？」

忙用雙手把楚秋陽的身子扶了起來。

小孟嘗楚秋陽含笑道：「郭兄，你是我兄妹救命恩人，怎地連我一拜不受？」

郭飛鴻道：「我是敬佩楚兄爲人，能與足下結成朋友於願已足！」

楚秋陽哈哈一笑道：「郭兄弟，你眞是快人快語，投對了我的脾胃，請見過我這三位兄長！」

說罷一一爲同行三人引見，三人中，除了那獨臂刀馬思明外，郭飛鴻俱不知道他們名字，這時，才知那個四旬左右的漢子，姓曹名千秋，另一個矮胖的人，姓許名化。

這三個人，皆是鳳陽地面上的豪傑。

由於方才郭飛鴻那種出奇的身手，已贏得他們無限敬仰，名道傾慕一番，自是不在話下。

小孟嘗楚秋陽這時顯得快慰已極，他一生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能交上一個自己傾心的朋友，今天遇上了郭飛鴻，該是最高興的了。

在衆人相邀之下，郭飛鴻就隨着他們，一直行到了鳳陽城西的楚家。

這是一座佔地極廣的巨宅，高大的院

牆，其內是房舍連雲。

原來這楚秋陽先世五代，皆爲官宦人家，到此一代，也就是楚秋陽這一代上，由於楚秋陽的無意仕途，而才中止了一脈書香。

楚秋陽爲人豪爽，因爲本身有一身好功夫，所以特別愛交江湖上有武功有血性的英雄好漢，因此，住在他家裏作客的閑人可就多了。

自從楚秋陽掌管家政之後，這種「廣交」作風，更是大行其道，遠近千里內外，幾乎沒有不知道鳳陽府花旗客楚家的。

楚秋陽這「小孟嘗」的外號，也就是因此而得，郭飛鴻對這些不十分清楚，這時隨楚氏兄妹來到宅前，但見正門口，門庭若市，燈光閃耀如同白晝一般。

楚氏兄妹大獲全勝的消息，想必已傳遍了，門前集結了許多人，一見到他們來到，立時歡呼起來。

郭飛鴻不由微微呆了一下，這種場面是他最討厭的。可是別人一番熱情也不便拒絕。

楚秋陽這時頗爲激動的道：「若非是郭大俠今夜仗義拔刀，我兄妹今夜只怕已沒命在了，這位郭兄可算是我楚秋陽的救命恩人，我特地請他來盤桓幾天！」

衆人紛紛歡呼，郭飛鴻不由劍眉微皺，顯得有些不耐。

楚青青睹狀忽然想起前作諾言，不由忙笑道：「郭大俠累了一日，要休息了，各位請回去休息吧！」

她說時，還向乃兄使了一個眼色，楚秋陽也覺得郭飛鴻面色有些不對，當時就命人把自己等所騎的馬牽下去，和衆人作別，跑進門來。

進門之後，郭飛鴻微微一笑，說道：「楚兄如果再這麼人前恭維，我立刻就走了！」

楚秋陽一聲朗笑道：「好，好，不提就是。」

言罷忽的立定身子，正色對郭飛鴻道：「飛鴻兄，我實在欽佩你那一身傑出的武功，我楚秋陽一直自命不凡，可是今夜見了你的功夫，我可眞是慚愧到家了。」

郭飛鴻冷然一哂，道：「楚兄你太自謙了！」

楚秋陽嘆了一聲道：「算了，你也不要恭維我！」

說着又苦笑道：「不怕飛鴻兄你見笑，我兄妹自幼愛武成性，生就一腔熱血，恨不能盡交天下俠士爲友，只是住我這裏的好朋友，竟然沒有一個武功令我折服的，未免令人失望！」

說到這裏頓了頓，又接道：「飛鴻兄，如果你看得起我這個朋友，就請留住在此，就便指教我兄妹幾手功夫，我這小小的請求，不知能蒙見允否。」

郭飛鴻苦笑道：「我尚有事情待理，實不便久留！」

楚秋陽一怔道：「莫非十天半月也不行麼？」

郭飛鴻見他如此誠摯，再者自己浪跡江湖，本無一定去處，目的不過是找尋雲思佳，但這件事也不是急在一時的事情，難得遇此兄妹慷慨熱情，不如就在他這裏留上些日子，就便和他兄妹探討一些武功，也無不可。

楚青青見他久不答話，花容微微有些失望，祇管用一雙期盼的目光，向着他望去。

楚秋陽苦笑道：「郭兄莫非不能考慮麼？」

郭飛鴻一笑道：「你誤會了，我是在想，萍水相逢，如此打擾是否應該？已然賢兄妹如此禮愛，我就在此打擾半月就是，只是我尚有要事，以半月爲限，實不便再多作逗留了！」

楚氏兄妹聞言大喜，俱都笑了，楚秋陽興奮得在郭飛鴻肩上拍了一下，道：「這才是我的好兄弟，半個月足够了！」

這時楚青青穿過花徑，先行轉入內院，她親自爲郭飛鴻準備一個住處。

因爲郭飛鴻喜靜，楚青青特別把楚秋陽在東院的書房整理了出來以供郭飛鴻居住。

這是一處幽靜美雅兼具的偏院，太陽紅紗糊成的紗窗襯在雕有四書成語的木欄下，顯得很是脫俗，簷下的一雙畫眉鳥，每當清晨黃昏，都會發出婉轉的鳴聲，閑暇時憑欄小憇，園子裏花葉扶疏，窗前的那一架黃花，尤其令人心暢神怡。

郭飛鴻被安置在此，不知不覺已是第五天了。

楚氏兄妹對他可謂是無微不至，每日晨早這兄妹二人都必來問候，然後彼此談些武功典故，偶然楚青青還會陪他下一盤棋，不覺間，三人建立了極好的友情，使得郭飛鴻就好像回到了家一樣的安適，如非是他內心處常常懷念着雲思佳，幾乎有些樂不思蜀了。

這一天晨起之後，郭飛鴻在靜靜的院子裏，練了一會劍，心情甚是開暢，却見海棠花深處的一扇側門開處，楚秋陽含笑走進來。

他今天似乎顯得情緒很好，一身紫色的長衣，外罩黑緞小坎肩，越發顯得他英俊不凡。

郭飛鴻收起了劍，微笑道：「今日你來晚了，我已經練完了！」

楚秋陽笑道：「不晚，不晚，我是專程請你過去一趟，我們走吧！」

說着就要來拉，郭飛鴻皺眉道：「又去見你那一羣朋友？我可是不去。」

楚秋陽搖頭笑道：「不是的，你只隨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郭飛鴻把袖子放下來，點了點頭道：「好吧，等我去穿一件衣服。」

楚秋陽一笑道：「用不着，也沒有外人，只要你帶着這口寶劍也就行了。」

言罷又微微一笑，目光在郭飛鴻胸前那口銀光閃閃的短劍上轉了一轉，贊嘆道：「這確是我平生所見最奇的一口劍了，好劍！」

郭飛鴻笑道：「怎麼，你是技癢了不成？」

楚秋陽微笑道：「倒不是我技癢，我們去吧！」

於是，二人相率走出了這片院落。

郭飛鴻自來楚宅後，因厭惡亂囂，始終未出這偏院一步，這還是頭一次，他心中懷着一些好奇的跟着前行，只見楚家地勢極大，亭台樓閣，花草樹木，無不井然

有序。正前方立有五根長竿，飄着五方彩色的旗幟，不覺多看了幾眼。

楚秋陽立時洞穿其心意，笑道：「你奇怪這五根旗桿麼，這是代表我楚家五代書香好客的標幟，旗竿之後，即是花旗客莊，我的那些好朋友，也就居住該處。」

郭飛鴻點頭道：「莫怪花旗客楚氏兄妹天下盡知，原來五代有素。」

楚秋陽朗笑了一聲道：「你過獎了，說什麼我也不能跟你相比。」

郭飛鴻駐足道：「你到底要帶我去那裏？」

楚秋陽點點頭笑道：「這就到了。」說時已用手推開了一扇冬青樹列中的小門，現出了一條花間小徑，二人舉步入內，眼前是一片綠色草地，假山旁的小池內，正有一個翠色小六角亭子，這時亭子裏，正站着一個綠衣少女。

郭飛鴻遠望過去，不由笑道：「那不是令妹麼？你兄妹又有什麼花樣？」

楚秋陽哈哈一笑道：「實在對你說吧，我妹妹今天特別要我請你來，要當面請教你幾手功夫！」

郭飛鴻怔了一下，道：「這是什麼意思？」

楚秋陽笑道：「誰叫你不肯展露絕技的呢！」

適時，楚青青已含笑走過來，她今天穿着一襲綠色的緊身衣褲，越發顯得亭亭玉立，膚如凝脂，見面便嬌聲笑道：「我還當哥哥請不動你哩！」

郭飛鴻抱拳笑道：「姑娘寵召，焉能不到。」

楚青青秋水似的眸子，向着他掠了一下，面色微紅道：「小妹不知自量，要與大哥比試幾手劍法，不知道大哥可願賜教麼？」

郭飛鴻不知他兄妹弄些什麼玄虛，當時又怔了一怔，道：「姑娘你……」

楚青青抿嘴笑道：「大哥千萬不要誤會，我這幾手功夫說起來怎敢與大哥比試，不過是想拋磚引玉，偷學你幾手高招而已！」

郭飛鴻微笑道：「原來如此，姑娘怎麼個比法？」

楚青青笑道：「大哥的掌法，我們都見識過了，今天只想請教大哥幾手劍法，如何？」

郭飛鴻一笑道：「使得，只是兵刃無眼，要傷着了姑娘怎辦？」

楚青青面色緋紅，低頭一笑道：「只要你忍心就是！」她聲音說得很低，說時且杏目微微向着乃兄瞟了一眼，現出一些少女的多情與羞澀。

郭飛鴻並沒有聽清她說什麼，這時四下無人，他也就不再掩飾，把胸前那口銀光閃鑠的「聚雪」短劍抽出來，身子微微一閃，已飄出丈許以外。

楚青青也退後了一步，玉手一翻，把背後一口長劍抽出鞘來，含笑道：「大哥手下留情！」

楚秋陽這時已飛身縱入亭內，見狀笑道：「青青，妳可要留意呀！」

楚青青點頭笑道：「我知道。」

郭飛鴻連日相處，確實對楚氏兄妹，視如自己兄妹一般，如此比試，不過是看作彼此印證功夫而已。

他一領短劍，朗笑道：「兵刃中所謂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如果姑娘欺我兵刃短，可就要吃虧了！」說話之時，身形已飛掠而上，道了聲：「看劍！」

掌中劍劃出了一道銀虹，直向着楚青青面門上點去，楚青青嬌笑一聲，道：「好厲害！」

就見她嬌軀向後一倒，蓮足輕踹，翩翩如乳燕出巢，「颼！」一聲，已竄到了郭飛鴻身側左後方，輕叱道：「着！」玉腕翻處，掌中那口青鋒，反向郭飛鴻左耳上削了過去。

郭飛鴻心中不由微微一驚，想不到這姑娘居然會有如此輕靈的身手，倒也不敢太小瞧了她。

這時，他眼見楚青青劍到，連忙短劍平着一舉，只聽得「錚！」一聲，兩口劍貼在了一起。

楚青青只覺得右手握劍處一陣顫抖，由對方劍身上所傳出的內力，竟是大得出奇。差一點使她把持不住，頓時不由大吃了一驚，這才知道對方劍術上功力，已到了意隨心馳，超凡入聖的地步，自己幾乎無法與對方再動手了。

她好不羞慚，同時一顆芳心也不禁把對方欽佩到了極點，忽見郭飛鴻短劍颼一聲彈了起來，直取自己眉睫之間。

楚青青嚇得「呀！」一聲，身子猛地後退了幾步，却見劍光閃處，郭飛鴻却已飄出了丈許以外，他掌中那口銀光閃鑠的短劍，這時已然歸入鞘內，微微欠身道：「承讓了！」

楚青青玉面一紅，羞澀笑道：「郭大哥怎麼不比了，我還沒有輸呢！」

楚秋陽從亭內一躍而下，哈哈笑道：「妳還不服輸麼？若非是郭兄手下留情，妳早就傷在劍下了！」

楚青青明知自己不敵，可是少女要强的本性，却使她不肯輸口，當時她面色大紅，冷笑道：「你又知道了！」

郭飛鴻點頭笑道：「姑娘劍術超凡，能有這種身手，已是很難得了！」

楚青青抬目瞟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又轉首望着楚秋陽道：「你看怎麼樣？」

楚秋陽微微笑道：「你還不服氣麼？看看你頭上少了什麼？」

楚青青不由心中一動，驚慌的往頭上摸了摸，一時面色更紅，現出了無限嬌羞，那雙剪水瞳子，向着郭飛鴻面上一望，一扭纖腰，笑道：「不來啦，郭大哥，你壞死了！」

說罷，轉過身子就跑了。

楚秋陽在一旁又哈哈大笑了起來，郭飛鴻見狀忽地心生悔意，自忖自己太冒失了。

他顯得很不自然的笑了笑，一面張開左手，在他左手心裏，竟托着一副珊瑚雕成的石榴花釵。

這是他方才無意中，由青青秀髮上取下來的，這時見楚青青含羞而去，他忽然覺得自己似乎是太孟浪了，怎可隨便在女孩頭上動手動脚呢？

想到此，他那張俊臉一時漲得通紅，當下忙把手中玉釵遞向楚秋陽道：「我一時大意，唐突了令妹，實是罪過，這石榴

花釵，就煩你代令妹收下吧！」

楚秋陽微微一笑，目含深意的望着他，道：「我不能代收，要麼還是你親自交給她好了！」

郭飛鴻怔了一下，也就點頭笑道：「也好！」說罷把玉釵收起來，楚秋陽這才抱拳道：「郭兄弟，你這一身武功，確實令我佩服，我本想繼妹妹之後，也請教幾手高招的，現在一看還是少現醜爲妙。」

郭飛鴻微笑不語，他內心這時却在想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好好的，楚青青忽然要找自己比武呢？而且楚秋陽言笑之間，似也有些異常，莫非……？想到這裏，他禁不住暗暗吃了一驚，當時向楚秋陽道：「如果楚兄別無他事，我先回去了。」

楚秋陽含笑點頭道：「請便，我明日再來看你，並有事相商。」

郭飛鴻注目道：「什麼事，你現在說出來不好麼！」

楚秋陽吟哦了一下，笑道：「不急，不急，你後天走，明天講還來得及，再談吧。」語畢拱了拱手，含笑而去，郭飛鴻暗呼一聲：「糟了！……」

他已意識到是一件什麼事了，當時搖了搖頭，獨自返回書齋。

進室後，他又苦笑了笑，自言自語道：「這才是荒唐，我怎會做出如此失策之事？」說着，禁不住取出了那枚玉釵，細看了看，但見雕製得相當講究，其上刻着一行小字，「德引良人」。

郭飛鴻「哦！」一聲，當時只覺腦中「轟！」一聲，急出了一身冷汗！

由這四個字上看來，分明這是老一輩留贈與女兒的一件婚嫁信物，用以贈給待嫁的郎君，自己一時大意竟然取到了手中，這怎麼是好？

他又想了想方才情形，莫怪楚青青會那麼含羞而避，楚秋陽又是爲什麼不肯代收？原來道理在此。郭飛鴻這一急，非同小可，這眞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

試想，果眞楚秋陽爲此提婚，自己何以拒絕她呢？如坦白推拒，楚青青怎出見人？如果接受下來，自己豈不是愧對雲思佳？想到了雲思佳，他內心就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雖說是自己與她，充其量不過是相處十數日，那時她更是僞裝男兒之身，眞假難辨，自己與她，不過是交情，很難說有愛情存在。

只是，一旦獲悉她是女兒之後，自己內心竟然會起了如此微妙巨大的變化，對她居然刻骨銘心了起來，這是多麼怪異難解的事！再細細想下去，自己雖誤認雲思佳爲方和玉，可是雲思佳却是明白人，以她一個潔身自負的俠女之身，竟然與自己十日單獨厮守，耳鬢厮磨，最後贈硯告別……軟語儘溫，這諸方情景，能說她是無心之舉麼？

只此一端看來，自己就是爲此心上人粉身碎骨，終身不娶，也是值得了，何況更有其父親口託付於後，凡此種種，今生今世，自己是捨雲思佳不能娶，休想再作第二人之圖了。情勢如此，反過來再想這位楚姑娘，雖然同樣是倩倩佳人，麗質天生，自己只能視她如妹，而不能作任何非份之想，更遑論婚嫁之一說了。

郭飛鴻細細的想了一遍，也就定下了心來，如果楚秋陽果眞以其妹婚事相詢，自己也只好據實相告，請求諒解。

× × ×

第二天，整整的一天，都未曾看見楚氏兄妹的影子。在往常，這兄妹二人，都會在早餐之後，相繼到書房來，噓寒問暖，說笑逗鬧一番，可是今日，却一反往常，兩個人都不見了。

這也就很明顯的，使得郭飛鴻看出了一些端倪，而意識到，必是有某種事情是在醞釀之中。看看黃昏來臨，郭飛鴻有些耐不住氣了，他必須要親自去見楚青青，向對方致歉一番，然後把那枚玉釵先還與對方，以消除錯覺。正當他才欲走出書房的當時，却見兩個小厮自院內走進來，二小厮每人挑着一對木箱，直走到書房前站住，向着郭飛鴻彎腰行了一禮。

郭飛鴻皺眉道：「二位有事麼？」

爲首那個小子嘻嘻笑道：「我們相公備了酒菜一席，叫我們擺在書房裏，郭大爺你老看着擺在那裏好？」

郭飛鴻微微笑道：「楚兄太客氣了，何必如此？」

那小子笑道：「郭大爺明天聽說就要走了，大概我們相公是爲大爺餞行！」

郭飛鴻心中有事，本想推辭掉，可是跟兩個小厮却是說不着，而且如此也不是辦法，當下只得招呼二人把酒菜擺起來。

酒菜擺好，郭飛鴻才覺出，竟是一席極爲考究的筵席，杯箸碗碟，皆是上珍，至於盤中菜餚，更是時下上品，無不精緻絕倫。

郭飛鴻不由暗怪楚秋陽太也小題大作，心中着實有幾分過意不去，正要問小厮主人怎地不見，却聞得室外楚秋陽大笑之聲道：「對不起，對不起，郭兄弟，讓你久等了，恕我來遲！」

郭飛鴻轉身看時，只見楚秋陽解衣衫帽，一臉興奮的走了進來。

郭飛鴻不由皺眉道：「如此講究的餞行酒，我實在消受不起，你還是撤下去，另外換上幾樣普通的吧！」

楚秋陽哈哈笑道：「簡直是胡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今日我更要與你開懷暢飲個爛醉！」

說到此，揮手對侍立二小厮道：「這裏沒你們的事，下去吧！」

二小厮躬身退去後，郭飛鴻惑異道：「怎麼令妹沒有來麼？」

楚秋陽搖頭微笑道：「她沒有來。」

接着二人相繼就座，酒過三巡，楚秋陽忽地扶案笑道：「飛鴻兄，我有幾句話問你，你可不要惱我，請乾了這杯酒！」

郭飛鴻一飲而盡，楚秋陽飲乾酒後，說道：「飛鴻，你家中，可曾娶了妻子沒有？」

飛鴻心中一緊，知道正題來了。當時沉着應付，笑了笑，說道：「還沒有！」

楚秋陽點頭道：「好，我與你說一門親事如何，飛鴻兄，我有意把小妹青青配與你爲妻，不知你可願意？」說着面色微微一紅，笑道：「你可不要誤會，此事我已得小妹允肯，才來詢問你的！」

郭飛鴻禁不住苦笑了笑道：「秋陽兄你太抬愛了，小弟一介俗士，怎堪高攀與

令妹玉葉金枝匹配，不要取笑了！」

楚秋陽忽地一怔，隨着發出一陣大笑，笑聲一歛，冷然道：「我兄妹出諸至誠，因見兄弟才貌人品不凡，才會不避羞恥，主動提出，兄弟你要是這麼說，未免顯得太過虛僞，我楚秋陽倒是看錯你了！」

隨即推杯起立，悲憤道：「這幾句話，就算我沒說！」說完，轉身一旁。

郭飛鴻想不到楚秋陽會爲此句話生氣，當下好不慚愧，趕忙抱拳道：「秋陽兄請息怒，我有下情未言，這，這眞令人難以出口！」

楚秋陽朗笑道：「願不願意，只聽你一句話，又有什麼不好說的？」

郭飛鴻見他怒氣未息，不由又長嘆了一聲，苦笑道：「你先不要動怒，其實你今日來意我早已知道，你我皆屬俠義中人，承蒙你兄妹看得起我，我郭飛鴻怎能不知好歹，再者令妹麗質天生，得妻如此，尙復何想，只是，我之苦衷，你又那裏知道？」言罷，忍不住又發出了一聲長嘆，頻頻苦笑道：「老兄，你先請坐下平平氣，我再把我苦衷說出，然後請代向令妹致歉，令妹佼佼俠女，自有異於一般閨秀，知我諒我，罪我恨我，自有見地！」

楚秋陽劍眉微皺，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可是定過親了？」

郭飛鴻面色微微一紅，窘笑一聲，道：「此事一言難盡，容我慢慢告訴你也就是了！」於是，他遂把自己結識雲思佳之一段經過，大約的說了一遍，如何又拜雲老爲師，答應娶雲思佳爲妻，是以浪跡江湖，找尋伊人，才會到鳳陽府來駐足，結識楚氏兄妹等。

郭飛鴻因感楚秋陽赤心相待，對方已開誠佈公提出婚事，以妹相許，自己不便再行隱瞞。這一段往事，經他道出，倒也有血有淚，十分感人，他一口氣說完之後，仰首乾了一杯，目光烱烱注視着楚秋陽道：「是以如此，今生今世，此身已不屬我所有了！」

楚秋陽這才明白了一切，當時慷慨點了點頭，苦笑道：「原來有這段隱情！」說罷抱拳笑道：「恭喜你了！」

郭飛鴻有些不解，道：「楚兄這話何意？」

楚秋陽立起身來，向着郭飛鴻一拜道：「方才冒昧，兄弟不要見怪，此事實是我粗心大意，這件事也就一笑而過，不再提它，你我友誼絲毫不受影响，來，我敬你一杯！」

郭飛鴻這才釋懷，飲了杯中酒，楚秋陽又看着他含笑道：「雲思佳我是久仰了，此女我門下曾有一位朋友見過，謂爲當世第一佳人，至於這位俠女那一身傑出的武功，江湖上幾傳爲劍仙之流，想不到竟與兄弟你有此一段關係，眞令人羨煞！」

郭飛鴻窘笑道：「此事實無外人知道，尚請代爲守口才好！」

楚秋陽點頭道：「這個自然。」

說着，忍不住又嘆息了一聲，苦笑道：「此事青妹如果知道，不知該是如何傷心了，誰又知道你會有此一段緣由呢！」

說時，只管望着盤中菜發呆，彷彿連食慾也沒有了。

郭飛鴻面色歉窘道：「說來都是我不好，這枚玉釵務請交令妹收回吧！」

當下，自懷中把那枚石榴花釵取出，雙手奉上，楚秋陽一笑接過道：「這件事不提了，兄弟果眞是明日就要走了？」

郭飛鴻點了點頭，楚秋陽面上現出一片黯然道：「是往北面去麼？」

郭飛鴻又點了點頭，道：「再過鳳陽時必來此探望賢兄妹！」

楚秋陽笑道：「再見面時也許身邊已多了那位女中翹楚雲姑娘了，人生是多麼奇妙呀！」

郭飛鴻見他此刻口沒遮攔，已有幾分酒意，當下就勸他罷飲，奈何楚秋陽執意不肯。二人邊吃邊談，直到夜深，楚秋陽才扶醉告辭，臨去時又殷殷問詢郭飛鴻明日離去時間，才暫別而去。

楚秋陽出得偏院，給戶外寒風一吹，酒意盡去，忽然心中一動，忖思道：青妹還在候我消息，我只顧吃酒倒是忘了。

當時含着幾分難過與歉疚，轉向楚青青住處行去，穿堂過室，直來到了妹妹房中，却見青青正在燈下發愣，雙頰上透現出一些少女情思，這姑娘眞個是變了。

楚秋陽進門之後，哈哈笑道：「青青我來告訴你消息了！」

說罷右手一翻，一枚玉釵直飛出去，「篤！」一聲直直的釘在了書桌之上。

楚青青低頭一看，不由花容驟變，拔了起來反身問道：「怎麼？他！」

楚秋陽赫赫一笑道：「妹子，你眼力不差，只是對方雖非使君有婦，却已和別人有了婚約，晚了一步，令人惋惜！」語畢，一屁股坐了下來，頻頻苦笑不已。

楚青青面色一白，慘笑道：「怎麼說呢？」

楚秋陽抬頭直視着他，沉聲說道：「傻丫頭，你還不懂我的意思麼？死了這條心吧！」

楚青青蛾眉一挑，道：「既如此，他又何必？」雙目一紅，幾乎掉下淚來。

楚秋陽見狀嘆了一聲，走過去拍了拍她的肩膀，笑慰道：「忘了這件事吧！」

楚青青搖搖頭道：「我忘不了！」

說着忽然仰起頭來，注視着楚秋陽笑道：「我不會就這麼放過他的，這一輩子，要麼是嫁他，要麼就終身不嫁！」

楚秋陽不由一驚，道：「妳……妳說什麼？」

楚青青伸出一隻玉手，擦了擦淚，強顏爲笑道：「哥哥，我們是無語不談的，我已把心裏的話告訴你了，莫非你忘了母親臨終告訴我的話了？」

楚秋陽不禁呆了一呆，道：「可是，這是不能够的事呀，再者他也並非有意取下這枚石榴玉釵的呀！」

楚青青冷冷一笑道：「他已定明日走麼？」

楚秋陽點了點頭。

楚青青道：「很好，我明天也走！」

楚秋陽微微發怒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楚青青羞澀的笑了笑，道：「我呀，纏定他了，不到手決不甘心，這枚釵子，恕我不能收回來，你怎麼拿的，怎麼再給我送回去！」說罷，把手中玉釵放在了楚秋陽面前，楚秋陽吃了一驚道：「妹子，

你不要太任性了！」

楚青青冷笑道：「母親說過這枚玉釵已五世相傳，第一個拿到這隻釵子的人，都是我楚家的女婿，到我手裏也不能壞了規矩，哥哥，我意已決，這石榴釵子，不管你明給也好，暗放也好，反正得給我送回去，你要不願意，我就自己交給他去，如何？」說時杏目圓睜，滿臉稚氣，楚秋陽知道由於父母去世過早，這個妹子給自己寵慣了，她可是眞敢爲人之所不爲，道人所不敢道。如果自己不答應，她可眞會自己找了去，那時可就免不了要難堪了。

當時眞是又氣又惱，只得忍下道：「好吧，我爲你送回去就是！」

楚青青見哥哥生氣，不由笑道：「你不要爲我担心，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你等着瞧吧！」言罷，轉身回室安息去了，楚秋陽獨自發楞，確也無法可想，只得轉身出房而去。

第二天，郭飛鴻早早起來，親自到後面去向楚秋陽告別，後者也早起來了，見面之後，楚秋陽不勝依依的道：「你這就走了麼？」

飛鴻點點頭微笑道：「特來告辭！」

楚秋陽取過一個黃綢子包裹遞與郭飛鴻道：「你孤身上路，銀錢不多是不行的，這點薄禮請收下，也許路上用得着。」

郭飛鴻本想不收，可是經過多日相處，他已知道對方仗義輕財的個性，如自己執意不受，也許就惱了他，當時只得含笑接過道：「楚兄你果不愧是小孟嘗，一切恩惠留待日後再報答了！」

說着一抱拳，轉身辭出，楚秋陽早已備好了馬，親自併騎護送。

這時楚家衆客俱已得悉郭飛鴻離去的消息，紛紛至門前恭送，聲勢極爲可觀，郭飛鴻下馬一一握別，看到如此聲勢，更不禁深深欽佩楚秋陽爲人之慷慨好客，頗得人心了。他想到自己無意在鳳陽遇到如此一個好朋友，私心也暗暗欣慰。

楚秋陽併騎相送，一直送出了十字大街，來到了市郊，才約定後會之期，作別而歸！

郭飛鴻鳳陽半月，生活安適，小駐風塵，如今更是人馬煥發，只是想到了那位楚青青姑娘，難免內心中有一些歉然的感覺。他獨自策馬徐行，不久到了一處岔道口，見道邊立有一方石碑上，刻着了臨淮關界，心中正不知該如何走法，却忽聽得身後一陣馬蹄奔馳之聲傳來十分急促。

郭飛鴻轉身看時，只見一匹胭脂快馬，鮮鞍彩轡，其上端坐着一個紅衣少女。

這少女頭戴着一頂同色的寬闊草帽，帽沿過大，她又是微微低着頭，轉眼間已到了郭飛鴻面前，一陣風也似馳了過去。

郭飛鴻忙撥馬讓開，對方那匹胭脂快馬，已竄出了十丈以外，直向着正前方一條黃土驛道飛馳下去。

自背影上看去，馬上少女玉體修長，腰肢欵欵，馬鞍邊懸着一口長劍，蹄裏錚鏘有聲，十分動聽，郭飛鴻匆匆的看了一眼，不過是驚鴻一瞥，但却令他大吃一驚，暗忖道：「怪事，這不是楚青青麼？」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動，策馬追上道：「喂！喂，前面的不是楚姑娘麼？」

前行的那匹胭脂馬，連停也不停一下，繼續奔馳着，郭飛鴻雙腿一夾馬腹，胯下黃驃馬疾馳而上，由背影上看過去，那少女颯爽的英姿更酷似楚青青了。

又見她紅衣紅帽，再襯以那匹紅色的胭脂馬，晨光微曦裏，就像是一片紅葉在飄動着，實在是醒目之至！

郭飛鴻已斷定她是楚青青，這時二馬相隔的距離已很近了，他忍不住大聲叫道：「楚姑娘，妳等我一等！」

胭脂馬奔得更快了，馬上的紅衣姑娘宛若未聞。郭飛鴻忽然心中一動，就勒住了馬，暗忖道：「我又何必叫住她呢？」

由此情形看來，這姑娘分明是對自己不諒解，自己又何必自討無趣？看來定是由那婚事而起，這眞是得罪人於無意中，夫復奈何？

前行的楚青青不久消失於前路塵烟之內，郭飛鴻徐徐策馬，有意落在後面，想起了這件事，內心不禁總有些歉然！

由楚青青他又轉想到了重情高誼的楚秋陽，此人不愧是小孟嘗，在鳳陽府爲人敬重並非無因，自己能交到了如此一個朋友，眞可謂此行不虛！

邊思邊走，不覺已前行了里許，只見驛道兩側種植着的楊柳樹，都已發出了青色的嫩葉子，象徵着天氣不久就要暖和了，這就像一個人經過了長年的苦難磨練，如今欣逢萬象更新的季節裏，也應該有一番作爲了。

郭飛鴻緊扣馬韁，爲此微微神馳。

一剎間，他滿腦子裏却又浮起了「雲思佳」的倩影，昔日病榻相對，耳鬢厮磨，儘管是三年來歲月匆匆，然而那種刻骨的相思情意，却是有增無已——冥冥中，期望着能够與她早日相會！

他確信這一天已不會太遠了！（完）

（欲知後情，即請賜閱「艷俠故事之三——「風雨斷腸情」。）

新派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情人劍（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青奉師遺命，協助上官紅揭穿衞天風覬覦北方武林盟主寶座的陰謀，上官紅更當衆表白，對於嵩雲別莊的所有產業分文不要，說畢不待父體下葬便偕司馬青黯然離開嵩雲別莊。途中，上官紅並說出其父上官嵩致死原因，和要求司馬青跟她往大名府雙泰鏢局訪問太極前掌門人陳三泰，因據她所知，那雙泰鏢局是衞天風在暗中主持的，他們到達雙泰鏢局門外，向守門人史文通說明要見局主陳三泰，史文通却推諉說鏢局主人是錢開泰，錢得泰兄弟，此時，司馬青也拴好了馬走了過來——

倖逃七殺陣　千里走雙騎

司馬青道：「貴局主不姓陳，那是我們弄錯了，不過，我們可沒有找錯門兒，請閣下進去，稟上一聲，就說江南司馬青，南宮上官紅，專誠來拜會貴局的陳三泰陳老爺子！」

史文通再也裝不下去了，忙又拱手一禮，道：「原來是司馬大俠跟上官姑娘呀，幸會，幸會！在下史文通，是本局的管家……」

史文通不是個字號上人物，也不會對這兩位訪客造成任何印象的，但司馬青仍是客氣地一拱手：「久仰，就煩史兄去通報一聲，因爲上官姑娘正在守制中，不便投帖。」

史文通一臉都是尷尬的强笑，却不知該如何回答，而上官紅已經不耐煩了，道：「別說陳三泰也到南宮弔唁先父去了，我在南宮可沒看見他，而且，我也知道他在這兒！」

史文通眼珠轉了幾轉才道：「陳老爺可是敝局的總鏢頭，姑娘若是嗔怪他沒有去給上官大俠致唁，倒是錯怪他了，因爲陳老爺子得了風濕症，平時就不太能够行動，聽見上官大俠的噩耗後，心中一難過，病情又加重了，兩條腿，都不能走動了。」

上官紅却冷冷地道：「這個我倒沒聽說過，不過我不是來找他責問的，弔亡慶生，原是各憑人情，沒什麼該不該去的，我是有事情來向他請教的。」

史文通的臉上，又堆下一層假笑：「上官姑娘，陳老爺子已經在局子裏告了假養病，大夫說他老人家必須靜養，不能再受刺激打擾，妳過兩天等他好一點再來，行嗎？」

上官紅倒是怔住了，司馬青一笑道：「史兄，陳老爺子只是不良於行，嘴還能說話，我們只是向他請教一些問題……」

史文通笑道：「陳老爺子就是爲了聽見上官大俠的喪訊，傷心過度才使病情加重，如果見到上官姑娘，一定會更爲傷心，二位想必不忍心加深他的病情吧。」

這傢伙的確會說話，提出來的理由使人無法駁斥。

而更惡的，則是司馬青，他居然笑了笑道：「史兄說的是，陳老爺子跟上官大俠的交情匪淺，乍聞故人喪訊，自是難免傷感。」

史文通道：「可不是嗎？不用說陳老爺子了，連我們聽了這個消息都感到很難過，上官大俠英武絕倫，俠心仁懷，不知爲北地武林造了多少福。噩耗傳來，敝局的那些鏢師們，個個都傷心萬分，所以擱下了一切業務，前去弔喪了，在下位卑名淺，够不上去叩個頭盡份心，……」

司馬青一笑道：「史兄客氣了，大家都走了，鏢局總該有人照顧着，像你這麼能幹的人，怎麼能離開呢？」

史文通不知道他說的是眞是假，只有乾笑道：「司馬大俠過獎了，在下只是個把門的無名小卒……」

司馬青不理他的話，繼續道：「陳老爺子是因爲聽見了上官大俠的喪訊而告病情加重，這份情義遠較前來弔唁更能感人，上官姑娘身爲遺孤，不能不向他老人家去道謝一聲！」

上官紅連忙道：「是啊，我也更應該去探探他的病！」

史文通大爲着急，可是司馬青又道：「但妳去了，卻又給陳老爺子更大的刺激，使他的病情加深，則反而失去探慰的本意了，所以妳去不得。」

上官紅瞪起了眼睛，差點沒罵人了，史文通卻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道：「是極，是極，二位如果有要事，就先去辦事好了，陳老爺子那兒，在下可以替二位把意思帶到，如果不急，就在這兒找家店棧先歇着，等上兩三天，陳老爺子的病情略微好一點，二位再來相見……」

司馬青道：「我們是有要事等不及的，但是我們也必須見到陳老爺子，請教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陳老爺子目前實在不便見客……」

司馬青笑道：「他見到上官姑娘不免會加重傷感，但我却是個不相干的人，見見無妨，由我去見他一下好了！」

上官紅這才明白司馬青的意思，連忙道：「好極了，反正我們只要問兩個問題，誰問都是一樣，那就請司馬兄進去代我致候一聲……」

史文通急得汗水直淌，他知道遇上了厲害的對手，自己好不容易才想出這個擋駕的理由，卻被對方一下子推翻了，擦擦汗水道：「司馬大俠，陳老爺子吩咐過了，什麼人都不見。」

司馬青臉色一沉道：「史兄！我們順着你的話，給你一個可以交代的理由，已經够交情了！你可別自己找沒臉，老實告訴你一句話，我們在南宮跟衞天風鬧翻了，一路急行而來，就是要趕來別人前頭找到陳三泰，你是否可以讓一讓。」

史文通怔住了道：「司馬大俠，你的話在下聽不懂！」

司馬青冷笑道：「閣下雖善做作，可惜太過份了，我跟上官姑娘在江南鬧得不歡而散，你不會不知道，我們兩個人同時來到這兒，你居然毫無驚態，上官姑娘以守制之身，不在家守孝而跑到這兒來，你也不感到奇怪，她紅衣紅馬，在此地無人不識，你却裝作不認識，這些都是破綻，雙泰鏢局的底細我們早已淸楚了，你還裝什麼？」

史文通整個呆住了，司馬青這才道：「小紅，走！咱們自己找陳三泰去，我想也不是腿上有毛病，是心裏有毛病，不敢見妳才是眞的。」

兩人昂然前行，史文通被逼得連退了幾步，才伸手道：「二位，我不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但是雙泰鏢局是有字有號的地方，在江湖規矩上，你們不能擅闖！」

司馬青冷笑道：「閣下別拿這一套來唬人，上官大俠就是太講規矩了，才會被小人所陷，我們却不理這一套，今天非進去不可，除非你把陳三泰叫出來。」

史文通硬着頭皮道：「他是總鏢頭，在下只是個小伙計，不敢去叫他出來，在下只知道總鏢頭吩咐過，任何客人上門都擋駕。」

上官紅沉聲道：「假如我們一定要進去呢？」

史文通道：「上官姑娘，上官嵩雖然死了，北五省的武林規矩還是有人維護的，妳雖是上官嵩的女兒，也不能違反規矩，妳一定要強進去，在下拚了一死也要攔住妳，反正是非公道，自然會有人向妳索取的。」

這番話很厲害，把上官紅給擋住了，擅闖人家鏢局，是觸犯武林忌諱的，跟硬闖別人門戶一樣，因此她停止前進，側頭問道：「司馬兄，我們這麼一來，不是叫衞天風逮住理由了？」

司馬青笑道：「我們在南宮鬧的那一場已經抓破了他的臉，他逮住理由要對付我們，沒有理由他也不會放過我們的。」

「話是不錯，但總是先站穩自己的立場好。」

司馬青道：「支持妳的人，怎麼做都會支持妳的，不支持妳的人，什麼立場都是一樣，現在的問題，不是在桌子上講理就可以解決的，是非曲直，也不是靠嘴皮子辯得通的。」

「我只是想，鬧這一下是否值得。」

「那要看妳了，陳三泰本來沒有躲着妳的理由，而這個姓史的傢伙未經通報就武斷地不讓我們見他一面，妳認爲是否值得呢？」

上官紅想了一想後，毅然道：「闖，我爹受制於衞天風，就是起因於陳三泰，我一定要找他問個明白！」

她再度進前，史文通雙手作勢，攔在照壁前道：「上官姑娘，妳只要進前一步，在下就要得罪了！」

上官紅果然朝前踏了一步，史文通伸手要去拔腰間的刀，上官紅的動作何其快，拍的一聲，紅影掠出，是她手中的紅衣皮軟鞭，抽在手背上。

這枝軟鞭不是兵器，只是上官紅用來策馬的，不，可以說是用來裝飾的，因爲她的那匹胭脂火是一匹名駒，神駿通靈，已能體測主人的心意，快慢由心，只要從兩膝輕微的碰觸上，就能傳達意念，無須鞭策了。

上官紅這枝軟鞭子只是拿在手裏，做樣子，所以鞭身上的紅色染料在油脂的浸潤下紅得發亮，從來也沒受到一絲磨損，今天才是眞正地開了利市。

鞭梢是牛皮裹成的一個圓墜，柔韌結實，一鞭抽上去，手背上立刻就是一道血痕，史文通痛得直捽手，這一鞭也打出他的火來了，跳脚大罵道：「臭婊子，妳死了老子不守孝沒人管妳，可是妳撞喪到人家買賣上，別人可怕晦氣，妳還敢動手打人，老子就怕了妳不成。」

叫着一頭撞了過來，上官紅倒是怔住了，她自出娘胎以來，一直是像公主似的受人捧着，倒處受人尊敬，幾曾遇到過這種無賴行徑與惡毒的辱罵，所以史文通整個人衝過來，她本想用鞭子揮去，但長鞭遞出，才發覺對方來勢太猛，細細的皮鞭無法擋住對方的。

雖然抽人一下，但是叫這麼個無賴似的漢子撞在自己身上，上官紅是萬萬不肯幹的，所以她又止住了鞭勢，旋腰閃開了衝勢，再用鞭子抽下去。

那知史文通雖是名不見輕傳的角色，一身功夫却不弱，與人動手搏擊的經驗更豐富，他把上官紅的反應與動作都料定了，衝過來的時候，手腕也搭住了刀把，嗆然輕響中，拋出一片刀光，攔腰掃到。

上官紅閃過了對方的衝勢，心中已很不願意，所以一定要再抽他一鞭以洩心中的忿恨，因此長鞭高舉空中只停了一停，對方剛擦過身邊，鞭子又落了下來。

她再也沒想到對方那一衝只是虛勢，眞正的殺手在於這反手後撩的一刀，自己全神都放在抽下的皮鞭上，再也無法閃開這一刀子，就在刀鋒卽將砍到她身子的剎那，突然有隻手推在她的肩膀上，勁力很大，將她往側面推了出來，跟着腰間一涼，那是史文通的刀尖劃過，僅以毫髮之差，劃破了她的衣衫而沒有傷及肌膚。

出手推她的是司馬青，這位美劍客究竟經驗老到一點，他看出史文通的舉止雖然像個江湖混混無賴漢，可是衝過來時的步伐不亂，埋頭握力，每一個動作都很熟練，是很有底子的行家，因此早作準備。

但是對方的動作還是太快了，快得他來不及拔劍去招架，只有採取緊急措施，先把上官紅推開，然後再嗆然出劍，接住了史文通一刀揮空，圍同來的第二刀。

史文通連頭都沒回，手臂旋繞過頂，繼續揮出第二刀是一個連續的動作，這傢伙手勁不弱，只是比司馬青蓄勢而發的一劍還差了幾分，嗆啷聲中，大砍刀震過一邊，連帶地牽動了他的身形也朝前一衝。

他發覺不對，連忙就勢一滾，以躲開對方接着而來的攻勢，身子十分靈活，滾開後還連着兩個虎跳，才穩住身形，轉身橫刀，準備搏鬥時，才發現中途揷手的司馬青並沒有追擊過來，倒是上官紅一臉忿色，握着長劍，就站在他的對面，美麗的眸子裏湧着殺機。

她的腰間衣衫被劃破了兩寸來長的一道口子，雪白似玉的肌膚也露了出來。

如果是在平時，那是一種很銷魂的感覺，冰肌凝雪隱約可見，該是何等旖旎。

可是此刻的史文通却感到兩腿發軟，唯願那一刀不是自己劃的，因爲他知道自己的本事，在這美若天仙的女煞星手下絕對走不了十招去，而自己就是眞把她砍傷了，也不會像劃破衣衫更能引起對方的殺機！

他很想裝得英雄一點，說兩句風光話，然而嘴唇却僵了，舌頭也硬了，一個字都吐不出來！

上官紅的聲音出奇地冷漠：「雙泰鏢局，果然是臥虎藏龍，一個看門的伙計都有這等身手，難怪我們要請見總鏢頭，是那樣地困難了，剛才那一刀，多承指教，現在，我再等你發第二招，三招過後，我才同手，讓你走出十招去，我就自刎在你面前！」

這女嬌娃的江湖經驗雖淺，眼光却精準，史文通才露了兩三手，已經把他的底子看透了，所作的估計跟史文通自己所預測的完全符合，十招，是他所能掙扎的最大極限。

史文通的喉結上下滾動着，那是極度緊張與恐懼下造成痙攣，好容易擠出了枯澀的幾個字：「上官姑娘，妳是武林盟主的千金，何苦跟我們這種下人過不去，我端人的碗，受人的管，陳老爺子交代過不見客，不讓人前去打擾，我只有遵命！」

上官紅冷笑一聲：「你怎麼不罵了，剛才你不是很英雄嗎？」

史文通又擠出一絲僵硬的苦笑：「上官姑娘，我雖然出言粗魯，但也是妳硬擠出來的，我只是奉行指示，妳硬要闖進去，而且還動手打人，泥菩薩也有三分土性，可不能怪我罵人，如果你肯讓我拿鞭子打一下，妳罵我祖宗八代，我也認了。」

這傢伙的確有一套，稍稍緩過口氣，他立刻又變爲能言善道起來了，而且他看準自己不出手，上官紅絕不會先動劍的，乾脆把手中的刀一丟道：「以我這幾手三脚貓的刀法，想在名家劍下走過十招是萬無可能的事，所以我不想費事，妳要殺我就下手好了，技不如人只有認命，我寧可留點精神再罵妳幾句。」

上官紅不是沒殺過人，可是遇上這麼一個傢伙，她也怔住了，以身手而言，這傢伙够得上是個人物了，但是他的行爲舉動，却沒有一點江湖人的骨氣。

「你別以爲這樣我就會饒了你，你要罵就罵吧！」

她下定決心，只要對方一開口，就是一劍刺過去，可是史文通的狡猾遠超過她的想像。

「上官姑娘，史某不才，但也不會笨得自己找死，妳不出手，我不開口，妳一定要殺死我，我還來得及在斷氣前罵出兩句最難聽的話來，妳瞧着辦吧！」

他把雙手平舉，準備以血肉之軀來迎合劍鋒，爲的是爭取在斃命前說兩句話的

時間。

上官紅的確被這傢伙難住了，她倒不在乎對方再辱罵兩句，但是要她如此殺死對方，她實在做不到。

把眼睛看向司馬青，希望他能出個主意，但司馬青也聳聳肩苦笑一聲，表示沒辦法。

上官紅頓了一頓：「史文通，衞天風能網羅到你這種人才的確不容易，連我也不得不對你表示敬意，我要進去找陳三泰，你是否還準備攔住不讓我進去呢？」

史文通頗感意外地道：「上官姑娘，妳不殺我了？」

上官紅臉色一沉道：「我怎麼不想殺你，但我是上官嵩的女兒，總不能無緣無故地殺人，因此我很希望你骨氣硬一點給我個理由。」

誰知史文通居然一笑道：「我已經盡過責任，攔過二位了，實在是力有不足，也不能怪我，雙泰鏢局只不過花錢雇了我管門，出的代價還不够償我這條命的，陳老爺子見不見二位我不管，在那兒我也不能說，二位自己找吧，萬一找到了，姑娘別說是我放進去的就行了。」

說完他居然退過一邊，彎腰拾起了刀，又站到大門口去了，面對着這麼一個人，上官紅也眞叫沒辦法，朝司馬青苦笑一聲道：「青哥，我們自己進去找吧！」

司馬青點點頭，兩人繞過照壁，直向後面走去，經過一重院落，來到前廳帳房上，靜蕩蕩的沒一個人影，不過一旁的桌子上還有着吃了一半的酒菜。

可能是見他們一鬧，人都跑了。

上官紅看了一下：「青哥，看來我們預料得不錯，這地方是衞天風暗中部署實力的地方，陳三泰也大有問題。」

司馬青數數桌上的杯筷，點點頭道：「一共是七個人，都到後面去了，看來我們要見到陳三泰之前，還得經過一番拚鬥呢！」

「厲害的人手都到南宮去了，這兒祇剩下了幾個跑腿的，還能够成得了多大氣候？」

司馬青一嘆道：「小紅，妳又犯了輕敵的毛病了，像剛才那個史文通，難道又是幫閑的脚色嗎？像那種角色來上七八個，就很够妳我應付的了！」

「不會每個人都像他那樣吧！」

「對方並沒有料到我們會來，因此史文通也不可能是在那兒專候着我們的，我們來的時候，他却只是在門上招呼着，衞天風能把那樣一個人物放着看門，在裏面的人自然比他只強不弱！」

「衞天風也眞有本事，上那兒找來這些人的？」

司馬青道：「他處心積慮，想代妳父親而稱霸，籌劃已經不是一天一日了，從四處招募來的好手養在這兒，作爲他隱藏的實力，所以不把他們帶到南宮去，是他還不打算把這股力量讓人知道，因此我認爲他留在這兒的人手，比他帶去的更爲可怕！」

上官紅道：「青哥！你作這樣的推斷有根據嗎？」

「有的，你看這桌上。」

他手指的地方是那半桌殘餚，上官紅不解道：「這不過是吃剩的酒菜，又能看出什麼端倪來了？」

司馬青嘆道：「妳的閱歷的確太差，從這些小地方，最能看出一些隱藏的秘密，現在我們就從這些菜上來看吧，這一味干貝燒白菜，裏面的干貝絲足足有半寸來長，而且下的料子很足，單祇這道菜，就值好幾兩銀子，還有這一味清蒸鰣魚，在江南已經很名貴了，在北方更不用說了，還有這酒，是陳年竹葉青，也要值好幾兩銀子一罎呢，我算算這一桌菜跟酒，約莫在二十兩銀子上下，只爲了七個人的吃喝，花費如此之鉅，妳想會是普通的鏢行伙計嗎？」

這一番剖析，把上官紅聽得怔住了，她的確沒想到在這種小地方，會有這麼大的學問？

上官紅道：「會不會是他們恰好在慶祝什麼？」

「不會，卽使是有什麼喜慶祝賀，一批鏢局的伙計們也吃不起這樣名貴的菜，而且如有慶典，必然是叫整桌的酒席，不會連醬蘿蔔等小菜也擺上桌子，因此，這祇是一餐尋常的晚飯而已！」

上官紅也引起興趣了，問道：「那這七個人是衞天風請來的高手了？」

「是的！而且還是從江南來的成分居多，因爲這些菜多半是江南口味，北方人吃起來不習慣，還不見得能叫出名目，北人佐餐，必少不了葱醬大蒜，在桌上却找不到影子，而竹葉青也是江南人所喜的酒，北方人嫌它太溫。」

司馬青是南方人，這一點上官紅是無法跟他爭的，因此她想想道：「這些人既是衞天風請來的好手，對我們就不必客氣了，他們幹嗎要躲呢？」

「不一定是躲，因爲我們來得急，南宮的消息可能還沒來得及到此地，他們一時無法決定行動，必然是到後面找陳三泰詢問去了。」

上官紅點一點頭，說道：「對！所以，史文通先在門上故意阻攔了我們一陣，然後又突地改變態度，讓我們進來了，大概就是要延挨一下時間，讓後面的人好決定行動！」

司馬青笑笑道：「妳很聰明，一點就透了，而且立刻能進入情況，產生聯想，照這樣下去，稍經磨練，妳就能成個老江湖了。」

上官紅却苦笑一聲，道：「以前我太輕忽了，從不知憂，所以，突遭打擊，連一點應付的能力都沒有，青哥，多虧有你幫助，否則，我恐怕剛才就栽在史文通的刀下了！」

司馬青也輕嘆道：「別這麼說，像妳這麼美麗的女孩子，原該是在歡樂中優遊逍遙的，讓妳受這些磨難，已經是蒼天太苛，我怎能袖手旁觀呢？」

上官紅擦擦眼睛道：「青哥，別再說我的美麗了，我就是害在這副容貌上，你知道我剛才爲什麼不殺史文通嗎？」

司馬青笑道：「我實在想不透，恐怕

連史文通自己都沒想到，我以為妳會一劍把他給劈了的！」

「我是有這個打算，可是想了一下，我不但放過了他，而且還很感謝他。」

「感謝他，他那樣罵妳，又用卑劣的手段暗算妳，妳居然會感謝他，小紅，妳的心胸的確偉大！」

上官紅的臉紅了一紅：「青哥，你別取笑好不好，我說的是眞話，以前，連爹都對我說——小紅，像妳這麼美的女孩子，連老虎都不忍吃妳，再惡的人也不會傷害妳的！」

司馬青道：「這也是實話，妳父親並沒有說錯。」

上官紅却憤然道：「就是這種話害了我，使我對人都沒有戒心，直到不久前，史文通一頓惡毒的辱罵，以及他對我所施的暗算，才使我知道，我的美貌並不算什麼，人家在罵我時望都不望我一眼，要殺我時，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司馬青笑了一笑：「小紅，妳能這樣想，證明妳已經長大了，不再是個淘氣的刁蠻使性子的大小姐！」

「難道你還是把我看成個蠻不講理的女孩子！」

司馬青微微一笑：「我沒有這樣說，只是認為妳大小姐的脾氣還沒有改，否則任何一個人在面對着敵人時，絕不會用皮鞭去抽一個要拔刀殺妳的敵人的手背的，那樣對敵人不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却會激起對方的殺機，而且在性命交關的時候，不該去躲敵人！」

「那我應該怎麼辦？」

「多用妳的劍，但是也要記住，殺人不是件很有趣的事，除非萬不得已，不要殺人！」

「既要多用劍，又不准我殺人，這是怎麼說呢？」

司馬青莊容道：「道理很簡單，妳只要常警惕自己，劍不是用來殺人的，而是用來使自己不為人殺的！」

上官紅想了一下道：「謝謝你的提示，我懂了。」

司馬青道：「好，那我們就進去吧！其實這一趟找陳三泰的確多餘，雙泰鏢局的內情我們已經知道了，陳三泰既是這裏的總鏢頭，他的立場不問可知了！」

「那我們就別進去了。」

「不！進去問問也好，至少我們可以明白，你父親為他受了這麼多的牽連，他却在暗中跟衛天風串通了，陰謀對付妳父親，到底是為了什麼？」

「問得好，老夫正準備來告訴你們為什麼。」

聲音是從屋後傳出的，跟着一個長身老人，率着七名黑衣漢子，慢慢地踱了出來。

陳三泰有近十年沒有在江湖上露面了，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名字，忘了他的形貌，但上官紅却還認得他。

怔了一怔後，上官紅才有點不相信地道：「是陳掌門人當面？」

陳三泰咀角牽起一個苦笑，接着却是種突然而發的惱怒，聲音變得很冷漠：「老朽是陳三泰不錯，現在的太極掌門是丁一鶴。」

上官紅頓了一頓才道：「可是江湖上提起太極門時，北陳南丁同列，太極門也沒有否認陳老的地位呀！」

陳三泰冷聲道：「那是令尊的德政，在他正直無私的之處斷下，僅僅老朽辭去太極掌門之位，沒有讓老朽身敗名裂，勉强維持個虛名而已，太極門却已由北轉南，只剩南丁了。」

上官紅訝然道：「什麼，是先父逼陳老辭去太極門位子的？」

「是的！他總算很仁慈，沒有要老朽自戕。」

「為什麼？先父為什麼如此做？」

陳三泰的臉上浮起了一陣痛苦之色，半晌才道：「因為他從舍妹的口中，問出當年梅乘風夜闖舍妹臥房，是出於老朽故意的安排。」

他居然直言坦承這件事，倒是顯出意外。

陳三泰臉上紅了一紅又道：「老朽僅此一妹，慣縱了一點，又疏於管教，以致於使她跟老朽的一個門下弟子有了戀情，且已有了身孕。」

上官紅道：「那就乾脆成全了他們好了。」

陳三泰望着她冷冷地道：「上官姑娘，太極門是個門派，門規極嚴，而且老朽的那個弟子還是族中的子侄輩，像這種雙重逆倫的事，如果傳之江湖，太極門豈非要顏面掃地。」

光是師門輩份不同，倒還可以將就，武林中師徒聯姻的例子並不鮮見，但是男方又是本家的子侄，同冠一姓，未出五服，這就比較嚴重了。

上官紅沒有說話，陳三泰輕嘆一聲又道：「這是老朽家門的羞，事發後，那個弟子首先畏罪自殺，可是舍妹的問題，却使老朽十分的為難，因為舍妹年輕好動，不是天生淫賤，老朽自己沒精神處處照顧她，才叫那名弟子陪着她出去玩玩，原是認為他們同為一族，輩份懸殊，不會招致物議，誰知那個該死的畜牲，居然利用舍妹的無知，做了這種事。」

「那不能專怪一方吧。」

陳三泰沉聲道：「老朽的那名弟子輩份雖低，年紀却比舍妹大上五六歲，這總不會是舍妹引誘他的吧？」

空氣陷入了沉寂，陳三泰繼續道：「那個弟子畏罪之後，留下來的難題却使老朽十分難以處理，如果咎在舍妹，老朽一刀殺了她，倒也罷了，但她根本是個天眞未鑿，人事不知的十九歲小女孩子，是老朽疏於監察，誤托非人，才造成這個結局，這不能怪她，但她腹中已有孽種，老朽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上官紅道：「所以你才設法栽到梅乘風的頭上。」

陳三泰頗有悔意地道：「梅乘風一向風流成性，老朽也不是故意栽在他頭上，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使舍妹能够把腹中的孩子生下來，擔個名義，老朽早知梅乘風與衛彩雲兩情相悅，根本沒打算要想把

舍妹嫁給他。」

上官紅不禁皺眉掩嘴問道：「擔個名義，不打算嫁給他，這是什麼意思？」

陳三泰紅着臉道：「梅乘風是衛莊主的妻弟，又跟衛莊主的胞妹訂有婚約，衛莊主在武林中的地位勢力也高出太極門，老朽的本意是讓大家知道了這件事後，來個忍氣吞聲，不敢計較，使舍妹的孩子能够生下來，有條生路，這個存心雖不太光明，但是為了保全至親骨肉，這總是可以原諒的。」

上官紅道：「可是你不該去告知先父，要先父出頭……」

「老朽並沒有告到令尊那兒去，是當天在場的朋友多嘴告訴了令尊，令尊着人把老朽叫了去，而且當住很多人面前詢問此事，老朽怎能以實情以告呢！」

「可是你也不該說假話呀！」

「老朽並沒有說假話，只是把梅乘風在寒舍作客的情形說了，令尊就自作主張去向衛天風理論了。」

司馬青忽然道：「上官堡主身為北地武林盟主，衛道是他的責任，有武林人淩辱婦女，他豈能袖手不管。」

陳三泰道：「上官堡主熱心道義是值得欽佩的，可是我太極門也是一個武林門派，出了這種事，老朽居然隱忍不發，其中必有曲折，他為什麼不肯多想想呢？就算他不肯放棄責任，也該私下問問我，這才是行事之道。可是他把我叫了去，竟是當了許多武林同道之面提出詢問，使得老朽縱然想說出眞相也沒辦法，結果硬促成了這頭婚姻。」

他的理由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司馬青却昂然道：「上官堡主一生行事磊落光明，但知義之所在，生死以之，閣下既然一門之長，他自然相信閣下行事也不會有那種苟且之存心。陳三泰，你當年要是有那種直承的勇氣，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了。」

陳三泰嘆了口氣：「老朽並非說上官堡主為人有所不德，只是身為武林盟主，就應該體察曲情，斷論是非，也不能全憑他自己想到的那個理字，從始至終，他就沒有問過老朽，是否願意攀這門親事。」

上官紅厲聲道：「可是你也沒有說過不願意呀。」

「他到了衛家堡，把親事硬定下了，老朽還能說不願意嗎？一直到花燭之夕，慘劇發生，他見到舍妹懷孕的屍體時，才再度向老朽嚴詢……」

司馬青忽然又打斷了他的話道：「慢來，令妹在花燭之夕，也不過才三個月的身孕，除非是剖了腹，否則很難驗出的，我相信上官堡主不會做出這種殘忍的事，這是憑什麼斷定的？」

陳三泰道：「是衛莊主私下調查後知道的，而且也掌握了確切的證據，他倒是顧念老朽的名譽，未予揭露，直到血案發生，他也是把老朽與上官堡主請到密室中，才提出這些證據，老朽也無法否認，於是在上官堡主的逼迫下，要老朽自動辭去了掌門人的位子，使得太極門由南北並稱，成為南丁獨秀，我陳氏所創的太極門一脈，在老朽的手中而終……」

上官紅冷冷地道：「所以你才恨上家父了。」

陳三泰道：「老朽咎由自取，不敢恨人，可是太極陳從此式微，舍妹慘死，俱受令尊所賜，上官大俠急公好義，德行可為武林表率，但實在不是當武林盟主的最佳人選。」

上官紅淡然道：「那麼你認為衛天風是適當人選了？」

陳三泰道：「至少衛莊主比令尊仁厚得多，令尊本來要老朽引咎自戕的，倒是衛莊主反過來為老朽說情，才保全了老朽的一條老命，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帮助老朽為南陳太極門復起，兩相比較，老朽對衛莊主自然感激萬分了。」

上官紅冷笑道：「陳老，為了多管你們的閒事，我家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先父硬着頭皮，把衛彩雲這個禍害迎進了門，使上官家的基業，一點點地為天風堡所侵代，先父在逝世前一年就受到了他們的暗算，功力全失。」

陳三泰道：「人貴自知，也要識時務，衛莊主已經示意過令尊，請他急流勇退，他偏要戀棧這個武林盟主，衛莊主已經算是忠厚的，讓他拖了一年，待其壽終，更讓他終於盟主任上，備極死後哀榮。」

上官紅張大了嘴，說不出一句話來，頓了半天才道：「你是知道衛天風的陰謀的。」

「當然，衛莊主雄才英發，他做事情不會像令尊一樣獨謀獨斷，什麼事都是跟大家商量好了再做。」

「先父是為了你才受到他們的挾制，你竟恩將仇報。」

陳三泰也生氣了，怒聲道：「恩將仇報，老朽受了他什麼恩，胞妹慘死，門戶瀕絕，負愧江湖，生不如死，這是令尊的恩？」

「那是你自己居心不善……」

陳三泰的目中怒火直射，厲聲道：「居心不善，老朽只想保全門戶，使一個幼妹能够苟安偷生，就算老朽是故意設阱將梅乘風引誘來的吧，也不過讓人知道舍妹失身於他，並沒有再想其他什麼，更沒有去央求令尊代為出頭。」

上官紅語為之結，連司馬青也不知道怎麼說了，他們沒想到追查內情會是這樣的結果，陳三泰憤然道：「梅乘風是個花花公子，風流自賞，在舍妹之前，他也跟別的女子歡好過，老朽只是邀他來飲酒，並沒有硬把舍妹塞給他，事後老朽也無意追究，却因為令尊一意孤行，而造成了兩屍三命慘案，這算是對老朽的恩德嗎？」

司馬青湛然道：「陳老，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上官堡主這麼做是否錯了，他仗義出頭是否有一點私心？」

陳三泰道：「司馬大俠，道義，國法，都要講究人情，本城去歲有過一件風月案子，一名少婦夜行，被一個醉漢强暴了，事畢為巡夜所執，送到縣衙，醉漢是本城一家富戶的獨子，而該少婦也是書香門第，當時雙方都希求寢息其事，可是縣太爺恰好是個清廉的好官，斷然不顧，當堂審訊，結果將男的付以大辟，那名少婦却

因當堂作證，失貞之事傳遍全縣，難堪蜚短流長，投環自盡了，於公理而言，那位縣令節操廉明，秉忠職守，可是他却斷送了兩條人命，如果他肯抬抬手，就不必死兩條命了。」

司馬青道：「陳老，你舉的這個例子很有意思，而且你也說到了問題的癥結，那位縣令是秉忠職守，懲奸鋤惡，是民牧之所守，未可以私情而通融，正如你的問題一樣，上官堡主既爲武林盟主，維護道義是他的責任，他當然要問，如果你說出了內情，他自然會另有所處置，可是你爲了面子，不肯坦承，他以爲你是畏懼天風堡的勢力，才替你出頭的，因此在整個事件上，你該負全責。」

「難道老朽錯了嗎？」

「是的！你應該對上官堡主說明令妹的情形，你爲了顏面所關，不肯明說，還情有可原，但是在上官堡主爲令妹締姻時，你還可以拒絕，上官堡主絕不會强迫你接受的。」

「老朽用什麼理由拒絕？」

「很多理由，就說梅乘風素行不端，你寧可認吃虧也不願把令妹的終身托給這種人，這個理由也够充分了，可是你一直不開口，可見你私心之下，還是想將計就計，把令妹嫁出去的，一直等衞天風調查確實時才承認，可見你人格之可鄙，再說那些血案吧，衞天風既然已經知道了內情，在花轎抬進門時，他仍然可以拒絕，那時上官堡主也不會强行再主婚了。」

「衞莊主是顧全老朽的體面。」

司馬青冷笑道：「衞天風不是這種人，否則他就不必在血案發生後，又把內情揭開了，因此，我認爲整個事件都是你們商量好的陰謀，算計上官堡主的陰謀。」

陳三泰厲聲道：「你說什麼？」

司馬青道：「我認爲令妹不是被梅乘風殺死的，梅乘風也不是自殺的，梅乘風若有自殺的勇氣，就不會等到令妹進門，你眞要痛惜令妹，也不會爲她安排那種寡廉鮮恥的勾當，更不會在事後兩家結成密友。」

陳三泰的臉色轉沉。

司馬青道：「你有個敗壞門風的妹妹，衞彩雲有個不專的未婚夫婿，這都不是你們所能忍受的，加上個野心勃勃的衞天風，恰好湊成了這個陰謀，也許安排梅乘風到你家去就是你們互相商決了的，否則以你畏縮怕事的個性，說什麼也不敢惹到天風堡頭上去。太極門雖有南丁北陳之說，但是到了你這一代上，南丁人才輩出，藝業日精，早就凌駕於北陳之上，除了你們本姓子弟外，太極門已沒有一個外姓門人，你這個掌門，早已搖搖欲墜了。」

陳三泰暴怒道：「小子，你簡直滿口胡言。」

司馬青冷笑道：「我一點都不胡言，你的弟子敢誘姦你的妹妹，姑姑與族姪私通，可見你這個師長與族長的尊嚴早已掃地，在北方武林道中，太極門聲譽日下，衞天風看準了這一點，許以重利，串通好了來演出這一齣醜劇，想打擊上官堡主的威望，可是又懾於上官堡主的武功，處心積慮，一步步地慢慢進行，醞釀了十多年之久，最後才算達到了目的。」

上官紅好似受了莫大的震驚：「青哥，你說他們是早就安排好的陰謀。」

司馬青深嘆了口氣：「是的，因爲我想到很多不合理的事，像洞房夜的血案就是破綻，梅乘風是個窩囊廢，沒有殺人自殺的勇氣，很可能衞彩雲或衞天風下的手；第二個不合理的事，就是衞彩雲下嫁妳父親爲續絃，他們利用情勢道義爲藉口，强迫妳父親接受，甚至於正式迎娶，只擔個虛名，也都不計較，這都與衞氏兄妹倆的性情不合，除非他們是另有目的，現在他們的目的總算達成了。」

陳三泰目現寒光，向前逼近了一步：「小子！你太聰明了，你該知道聰明人都是短壽的。」

司馬青泰然抱胸而立，淡淡地道：「陳三泰，你想幹什麼？殺死我們？那不是顯得太性急了一點，衞天風在嵩雲別莊苦心孤詣，經過十幾年才把路鋪好，雖然已取得了一半的控制權，但還有一半的人沒有入其牢籠呢，那一半的人還要靠他僞善的面孔來維持的，你要是殺了我們，不是把他的計劃全破壞了嗎。」

陳三泰一聲冷笑道：「小子，你說得不錯，所以在上官嵩的葬禮上，衞莊主讓你們走了，不過有一點是你們沒想到的，那就是老夫爲什麼不去參加執紼送葬。」

他見到兩個年輕人都怔住了，得意地笑道：「上官嵩還留下了一部份忠心的部屬，衞莊主算準他們一定會把這裏的情形告訴上官紅，也算準上官紅定會到這兒來的，所以才叫老夫在此恭候，衆目睽睽之下，他不便殺死上官紅，在這兒，却是神不知鬼不覺，因此，你們今天死定了。」

上官紅顯得很激動，司馬青却很冷靜地道：「是眞的嗎？那衞天風倒眞是算無遺策了？」

「衞莊主一代英傑，若非上官嵩在作梗，北地武林霸業早就大成了，雖然是晚十幾年，但也不無收穫的，尤其是在前幾年，充分地表現了跟上官嵩合作的誠意，樹立了口碑，已經取代了上官嵩的地位，使我們的實力更爲壯大，在今後的歲月裏，天風所及之處，當者披靡，將沒有一個人敢抗拒……」

司馬青仍是鎭定地道：「如果衞天風眞是安排好了要在這兒殺死上官姑娘，你剛才何必還要多費口舌，說了那麼一大堆的理由呢？」

陳三泰笑道：「問得好，衞莊主在霸業之初，不想太刺激人心，並沒有打算殺死上官紅，那番理由是留給你們一條生路，如果他們接受了，則無損於衞莊主盛德，留着你們活口作個見證，偏偏你小子太聰明，居然把深藏在幕後的隱秘也揣摸出來了。這樣一來，還能放你們離開嗎？」

司馬青微微一笑道：「衞天風一代梟雄之才，我相信這兒是有陷阱佈好了在等候上官姑娘投進來，只是他算計太精了，認定了上官姑娘縱使會來探詢昔年隱秘，也一定是悄悄地來，不會帶別人的，爲了控制大局，他們人手都佈置在嵩雲別莊了

，他更沒料到上官姑娘會找到我協助的，你這兒的人力，狙擊上官姑娘一個人也許够了，但是要對付我們兩支劍，恐怕還差了一點。」

陳三泰揮揮手，他身邊的七名漢子迅速移動，採取了包圍的姿態，司馬青夷然回顧道：「就憑這七塊料？」

陳三泰微微一笑道：「不錯！這是天風七英，是衞莊主隱藏的實力，十年來他們隱姓埋名，就是等待着一個機會，一個風雲雷動的機會，今天是你們運氣好，第一次就拿你們試刀。」

這七名漢子神容冷漠，不苟言笑，臉上也沒有一絲表情，可是他們所採取的包圍方式以及所佔的位置，却表示出他們的內涵深沉，尤其是他們握兵器的姿勢，幾乎同出一轍，刀尖斜指地面，眼睛半開半閉，一副懈懶之態，好像都沒睡醒似的。

這使得司馬青的警覺性陡地提高了，低聲朝上官紅道：「小紅，這是一批久經訓練的殺手，對付他們時要特別小心，不能以常情度之，他們一出手就是殺着。」

上官紅也隱約地感覺到這七名漢子身上所迫出的一股無形殺氣，神態凝重地道：「我知道，青哥，我們是怎麼個打算，突圍還是放手一搏。」

司馬青搖搖頭道：「都不是，我們就在這兒乾耗着。」

這個答案使得上官紅大惑不解，也使得陳三泰感到很意外，就是那被稱爲天風七英的七名漢子也微微一怔。

上官紅眼睛看着司馬青，想從他臉上找出他說這句話的眞實性有多少，因爲這簡直是開玩笑，在敵人的窩裏，在敵方的重圍下，在一批殺手的逼迫下，要想爭取生機，只有殺開一條血路，怎麼能乾耗下去呢？

但司馬青表情很認眞，一點都不像開玩笑的樣子，上官紅實在忍不住了，開口問道：「青哥，我們在這兒乾耗下去？」

司馬青很鎭定地道：「是的，我忽然想起了七位朋友的來歷了，他們是江南一個神秘組織中的漏網之魚，十年前，在浙東天目山，有一所無名堡的莊院，堡主叫公孫無名……」

上官紅搖頭道：「沒聽過這個人。」

「很少有人知道，他們以無名爲名，就是不希望被人知道，而無名堡從事的工作也不希望被人知道，他們專幹殺人的勾當，堡中養了一批無名殺手，武功很高，也很驃勇，從事狙殺，從不失手，無名堡殺人的代價很高，一共分三等，最高是黃金三千兩，最低是一千兩，要視被殺的身份而定，不過他們的信用很好，任何生意都敢接，浙東大豪閻人傑，金陵金龍鏢局的總鏢頭李龍飛，都是被仇家以一千兩黃金的代價買動他們殺死的。」

上官紅一怔道：「殺死這個人，祇是最低的價格，那麼他們最高價格的對象，將是什麼身份？」

司馬青微笑道：「身價越高的對象越容易對付，無名堡只接受過一票三千兩的生意，是一個鹽商的大婦出價殺死了一名青樓紅妓。」

「這是什麼怪規矩？」

「這就是無名堡的規矩，因爲公孫無名本身很有錢，他開這行生意是爲了興趣，不是爲了賺錢，被殺的對手武功很高，他們的興趣也高，他所養的殺手也是一樣，無名堡的生意越做越大，殺死的人也越來越多，而且多半是有名的江湖人，終於被人探悉底蘊，個個都勇不可當。」

上官紅問道：「那究竟是怎麼才把他們擊潰的呢？」

「說起來更有意思了，那四十多位高手是江南俠義道上的精英，居然在無名堡碰了個大釘子，實在沒辦法，向我師父求助，我師父聽了敘述之後，拒絕了他們，却帶了我一個人，喬裝爲一個商人，登門，以一千兩黃金，出價買取公孫無名的人頭。」

「那他們接受嗎？」

「公孫無名是個怪人，他欣然同意了，發動了他堡中十三名殺手，圍攻他一個人，苦鬥了半個時辰，有五個人突然退了下去，其餘八個人仍然繼續急攻，公孫無名殺死了兩個人，到了將近一個時辰時，公孫無名鬥志更盛，又殺了兩個，可是，他在計時的沙漏到達一個時辰的刻度時，竟然停止了抵抗，聽任一個殺手把他殺死了。」

「這是爲了什麼緣故？」

「爲了信譽，無名堡的信譽，他收下了一千兩黃金的代價，就必須要達成這種交易。」

「後來呢？」

「公孫無名一死，剩下四名殺手也都相當疲累，我跟師父上去殺死了兩個，却放走了兩個。」

「爲什麼，爲什麼要放走兩個呢？」

「因爲那兩個人連舉劍的力氣都沒有了。」

「是決鬥太烈，使脫了力。」

「不是的，不久之前他們還生氣呼呼，勇猛異常，不過才一刹那的工夫，怎會軟弱如此呢，但他們的情形確是如此，我師父精於醫道，一把他們的脈象，才發現了其中奧秘，他們是受了一種藥物的刺激，才變得勇猛非凡，這種藥物性能很奇特，可以使人在突然之間將功力提高到好幾倍，但是最長只能維持到一個時辰，先前逃走的五個，想是體質較弱，才半個時辰，已藥力將盡，所以匆匆地走了，公孫無名也是想到時辰將盡，他們的藥力快完了，更爲無力殺死他了，因此他才飲刄自絕的。」

「這實在是個怪人。」

司馬青點點頭道：「是的，公孫無名武學造詣之高，已至無人能及的境界，他說天下沒有一個人能殺死他，所以才興起那個怪念頭，找了十三個資質最平庸的人，成立了那麼一個殺手組織，目的就是向武林中人挑戰，沒想到我師父居然用那個方法殺了他，他對我師父十分尊敬，遺書中把他的武功以及製那種藥丸的方法，還有無名堡的基業，全部送給我們。」

「那你們不是可以天下無敵了？」

司馬青道：「沒有，我師父又把他的

武功秘笈以及方單燒了，把無名堡的藏金移作了賑濟淮河水災災民之用，把無名堡放了一把火，付之一炬，而且也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因此除了我之外，沒人知道無名堡是如何消失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公孫無名的武功太邪，所以把他自己也引入了邪道，那些藥方也太邪惡，我師父認為毀了的好，對活着的兩名殺手，因為他們沒有了藥物刺激，也不可能再為害了，所以放他們走了，因此無名殺手，一共有七個人沒死。」

「就是這七個？」

「是的，雖然那一天他們都是蒙着面罩，但是其中有兩個人，一個被公孫無名削掉了半隻耳朵，一個頸上被挑破了一條傷痕，我相信就是面前這兩位。」

他指着面前的兩個漢子，果然右邊的一個左耳半缺，左邊的一個頸上有劍痕。

上官紅道：「他們怎會被衞天風網羅去了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他們可能也打聽得衞天風虎子狼心，而且也怕江南武林道的追殺，所以躲到這兒來了。」

「他們沒有了藥物刺激，還能當殺手嗎？」

司馬青想了一下道：「公孫無名傳給他們的武功招式還在，只是功力不足而已，可能他們中間有一兩個有心人，偷偷地把那種藥藏着一兩顆來，再行仿製，效用雖然比不上公孫無名所煉的，多少還有點用。」

陳三泰的神色很訝異地道：「司馬青，這是你的猜測嗎？」

「是的，我們進來時，他們正在吃飯，如果他們不仗藥物而能動手的話，在外面就把我們堵住了，他們匆匆跑到後面來，就是為了吞下藥丸，你現身之後，如果早有存心要殺死我們，應該一見面就吩咐他們動手，可是你說了半天的話，話裏有眞有假，無非是在拖時間，等他們的藥力行開，我沒說錯嗎？」

陳三泰哈哈大笑道：「沒有錯，高明，天風七英，的確就是無名堡的七殺手，他們投到衞莊主這兒來，衞莊主竭盡所能，為他們重新配製那種藥，結果只能發揮一半是功效。」

司馬青道：「我想也是如此，如果他們能夠完全發揮所能的話，衞天風就不必用手段了，就憑這七名殺手，也能稱霸於天下。」

「就這一半也夠了，七劍聯手，無人能敵。」

「你別唬我，無名殺手只能個別為戰，沒法子聯上手的，我看過他們合攻公孫無名，也是一個個輪流出擊，現在他們七人各據一方，也是證明他們只能夠單獨應戰。」

「就算是吧，這七個人封死了你們的退路也夠了。」

「封不了多久，我就在這兒乾耗着，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他們的藥力一退，就連個廢人都不如，我用一根手指也能點倒他們了。」

陳三泰怒道：「小子，你知道得太多了，絕不能放過你，上！上！」

他雖然叫了好幾聲，那七名漢子都沒有動，陳三泰怒不可遏地道：「你們是怎麼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衞莊主養你們幾年了，現在用得到你們時……」

那缺耳的漢子道：「陳老，我們的殺手無法對司馬青主動攻擊，因為他是唯一見過我們攻擊公孫無名的人，也是唯一知道如何化解我們殺手的人。」

「清道人不是把公孫無名的功笈燒掉了嗎？他根本沒有練過公孫無名的功笈，怎麼能制得了你們。」

「我們輪攻公孫無名達一個時辰之久，施出了一千多招殺手，解法只有一式，他在旁邊一定看會了，他現在握劍的姿勢就是解法的起手式。」

「你們是殺不死他了，如果讓他出去，宣佈你們在這裏，昔日的仇家都會找來的。」

「我們知道，但是沒辦法，我們上去就送死，陳老，我們投奔衞莊主是為求活命，不是來送命的，除非你先上去，引得他先動手，我們才有機會。」

「老夫先上？你們七劍齊發，豈不是連老夫也傷在內了。」

「陳老既然也怕死，為什麼我們就該死呢？」

陳三泰被頂得沒有辦法，於是硬着頭皮說道：「好！老夫就先進去，你們小心點兒——」

「陳老放心好了，我們儘量將劍勢避開你，不過陳老千萬留神，一定要把司馬青的劍勢引得移動了才行。」

陳三泰移身出劍，直衝過來，上官紅卻振腕抖劍，把他給封住了，陳三泰一連幾次猛攻，都無法逼近到司馬青身邊，不禁急得發喊道：「你們怎麼還沒動手。」

「司馬青的劍式沒變，我們上來也沒用。」

陳三泰叫道：「再去叫兩個人進來，迫攻司馬青。」

「對不起，陳老，我們恐怕叫不動，這兒的人都知道，插進來就一定會傷在我們的劍下，沒人肯來的，相信陳老自己也叫不動，這兒雖是陳老為主，但大家的地位都差不多，誰也無權叫誰送命去。」

陳三泰氣得直發抖，卻也無可奈何，忽地一咬牙，拚着肩上捱了上官紅的一劍，欺身進來，長劍遞向司馬青的前心，這是一式拚命的殺着，司馬青無法不理，長劍遞了出去，把他的劍法展開了。

七名漢子身形急動，同時圍了上來，七劍齊發，凌厲無匹，司馬青想要回劍去封架已是不及，只得拚着自己一死，劍勢一反抖，把攻向上官紅的兩支劍架開了，他自己卻敞開門戶，聽任前面兩支劍攻了進來。

這兩支劍是缺耳與頸上有疤的兩名漢子的，他們在七英中，造詣最高，劍勢也最凌厲，司馬青自知必然難當一擊，故而，在架開來劍，救下了上官紅時，跟着，把上官紅往上一托，拋了起來，喝道：「快走。」

（未完）

女俠溫振眉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三）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二先生率領銀氏三雄往長笑帮下帖，詎長笑帮主並沒有以禮招待，反恃强命帮衆圍殺四人，馬二先生等激鬥後，終全軍盡墨，但龍眞雄重傷詐死，逃返試劍山莊向司徒十二報訊，司徒十二還沒決定採何行動，却激怒了到來作客的含鷹堡少堡主郭傲白，不辭而別趕往長笑帮，長笑帮藍旗香主率屬下五十二人向郭傲白圍攻，被郭傲白盡殲劍下，隨又殺死黑旗旗主謝安政，此際長笑帮紅旗堂主鐵嬌嬌及白旗堂主倪向天同時出現，由倪向天與郭傲白激鬥，雙方各展絕招，相持之下，鐵嬌嬌欲趁此機會，向對峙中的郭傲白施暗算，忽然，劍光一閃——

****

三英懲虎倀　兩小陷龍潭

郭傲白一彎腰，又一柄劍自腰間劍鞘激射而起，直飛向郭傲白的臉門，郭傲白一開口，竟不偏不倚把這劍劍柄一口咬住，向前一伸，劍刺倪向天！第五劍柄！

倪向天做夢也想不到，他以劍成名，萬未料到有人可以身發五劍，若他不想佔便宜，以劍比劍，不以「化雨奇功」來吸着郭傲白雙劍，求勝心切，也許不會敗得如此之快！「嗤」一聲，長劍沒入倪向天的胸膛，倪向天一陣痙攣，啞聲道：「你……你能發五劍？……」

郭傲白盯着他，冷冷地道：「不，我可以發七劍。」

倪向天「喔」了一聲，軀體自劍身拔出，血標出，鮮血自劍尖滴落，劍身又回復了明亮，倪向天也倒了下去。

這時「半男不女」鐵嬌嬌一見倪向天竟然中劍，心中又急又怒，一聲斷喝，劈出雙掌，一陰一柔，兩道掌風，隨着迅急的身形，攫向郭傲白。本來鐵嬌嬌是要來解倪向天的危的，而今一見倪向天已斃命，便企圖立即打擊，不予郭傲白任何一絲喘息的機會，斃之於掌下！

可是鐵嬌嬌才一衝近，郭傲白便發覺了，郭傲白忽然一起脚，把倪向天的屍首踢飛了起來。倪向天的屍體，不偏不倚，直向鐵嬌嬌撞去！

鐵嬌嬌本來已衝到郭傲白的身前，中間隔了個倒地的倪向天，眼看雙掌就要擊個正中，正是全神戒備的時候，忽然發現地上的倪向天竟飛了起來！

鐵嬌嬌還沒有弄清是怎麼一回事，一見倪向天起立，還以為倪向天只是受傷，並未死去，現在起身再戰，不禁一呆！隨後發現倪向天竟背向自己衝來時，收掌已然不及，「砰」地一聲，雙掌擊在倪向天背上，這一掌雖已收了七八成功力，但一擊中時，倪向天七孔冒血，眼珠竟凸飛眼眶內，兩股鮮血，也自鼻孔裏標出來！

鐵嬌嬌一見自己雙掌錯擊，心中大怒

，若撤掌變招，只怕難以佔回上風，竟硬生生雙掌一推，雙掌黏着倪向天的屍體，直推撞向郭傲白！

郭傲白心中本以為鐵嬌嬌誤中自己的人，一定撤招或愕住，沒料到鐵嬌嬌把倪向天打成這樣，仍把倪向天推撞向自己，郭傲白不禁一呆。

但只是僅僅一呆，即刻出劍。

「噗噗」一連兩劍，從胸自背的穿出，刺向倪向天背後鐵嬌嬌的雙掌。

鐵嬌嬌一撤掌，冲天而起，紅影一抹，躍過倪向天之身，直衝而下，切向郭傲白雙臂！

郭傲白來不及抽劍，只得撤劍！

鐵嬌嬌一見郭傲白手中無劍，以為得逞，掌勁一剛一柔，直劈向郭傲白！

誰知郭傲白手一揚，劍光一閃，兩劍交叉而出，反點向鐵嬌嬌雙掌！

鐵嬌嬌只覺得眼前一花，對方手中又多出兩劍，心中大驚，再也不敢輕敵，全力作戰！

其實以鐵嬌嬌及倪向天二人之功力，若在一開始合擊郭傲白，郭傲白必敗無疑，若單打獨鬥，郭傲白當然勝倪向天，就連「半男不女」鐵嬌嬌，武功上仍遜於郭傲白的。

在一旁的「九指追魂」葉長舟，見勢不妙，忽然悄悄的走回帮裏去——

而這邊的鐵嬌嬌，打得越久，壓力就越大，不禁大汗淋漓，暗自心驚起來。

只見郭傲白劍人合一，化作一道滾圓的劍圈，似有千萬把劍在空中旋轉，在空中滾動，一起一落，輕如蜻蜓點水，一發則如長江大海，鐵嬌嬌且戰且慌，忽然，劍圈中劍光稍稍一停，一道劍芒，破空直射而來。

鐵嬌嬌怪叫一聲，慌忙雙掌一合，把飛劍抓住。

正在此時，他忽然看見郭傲白身形一頓，三柄長劍，自腰間劍鞘裏飛起。

更令人驚奇的是：郭傲白立即以左手抓住一柄外，另外兩劍，竟跌落在郭傲白雙足踝間，劍一落下，因這兩柄劍十分奇特，恰好落身於足踝間，好像套子一般地把劍托住——而就在這時，郭傲白飛身而起。

郭傲白飛身而起時，雙手雙足，皆往前直伸，這一來，姿勢奇特，變成雙手雙劍，雙足雙劍，一共四劍，直向鐵嬌嬌衝來。

這一下變化，只不過是電光火石間的工夫，鐵嬌嬌一接住飛劍，便發覺郭傲白一人四劍，向他衝來，本來鐵嬌嬌唯一方法是用他陰柔掌力，盪開郭傲白的來勢，但他却不自覺的接住郭傲白的飛劍，再圖撤手換掌，已然來不及了。他已中了郭傲白的計了。

鐵嬌嬌既急且怒，只有玉石俱焚的打法，雙手一翻，執着郭傲白的劍，直刺而出！

鐵嬌嬌原本料定郭傲白必撤劍自救，但他沒想到郭傲白能一人七劍，劍劍靈活，這一來，使鐵嬌嬌要急退也來不及了。

眼看郭傲白要撞上鐵嬌嬌急刺之劍鋒時，郭傲白的右手劍一揚，「叮」一聲，以劍擊劍，把鐵嬌嬌那一招盪開，而郭傲白在左手雙足的劍，仍保持原來之速度和姿態，直刺鐵嬌嬌。

鐵嬌嬌欲再圖閃避，已然不及，眼看三劍穿心之際，忽然鷹嘶九霄，一道勁風，由上自下，向郭傲白後頸襲來。

郭傲白馬上警覺，只覺得這道勁風，又急又厲，急忙撤招反劍一格，「登！」一聲，星火四濺，郭傲白回頭一看，只見一龐然大物昇空而起，又在頂上迴旋不已，伺機撲下，原來是一隻體積巨大，羽毛黑青色的怪鷹！

這巨鷹竟然能出擊如此之快，收勢又如此靈活，令郭傲白心中暗驚，只怕單憑這巨鷹的功力，便不在鐵嬌嬌之下了，不禁全神戒備！

但那「半男不女」鐵嬌嬌一見這頭巨鷹，臉容便露出狂喜——而那隻巨鷹，始終盤旋不下，忽然聽得一聲：「鐵手，回來！」

那隻巨鷹便直掠向長笑帮門前，雙翼之間捲起狂飈，把燭火都吹得搖幌不已，一些功力較弱的長笑帮徒，幾連站也站不穩。那隻巨鷹長空直下，猛地一收雙翅，馴服地站立於一人的左側。

郭傲白剛才那一格，已覺得這隻鷹爪硬如鐵，而且力道無窮，顯然是受過武功的訓練，其主人武功更加不可思議了。

郭傲白放眼望去，只見那人竟又是一名年青人，身着錦衣華服，其時滿天烏黑，山雨欲來之際，這人仍神態雍容，玉樹臨風，倪向天的神貌與之一比，又相去一大截了；這人眉心一點赤紅，雙目如電，只是眼光有點淫邪，正不在意的看着他，但全身上下，並無兵器，郭傲白正欲發話，忽見長笑帮徒，全皆跪地，而葉長舟正站在此人右側，半垂着首，似是身份尚不及此人左側的一頭老鷹來得重要，只見，「半男不女」鐵嬌嬌一見此人，即躬身道：「紅旗堂主鐵嬌嬌拜見方總堂主，拜謝救命之恩，屬下未能為長笑帮搏殺敵人，罪該萬死，乃因屬下武功低弱，非不盡力，請總堂主恕罪。」

郭傲白猛然一醒：此人莫非是在長笑帮身份排行僅在帮主及副帮主之下的總堂主，外號「天下第一快劍」方中平？

只聽方中平淡淡地道：「近日『長笑帮』眞丟盡了人了！三個月前，『長笑帮』黃旗旗主歐立仁及藍旗旗主尚步雲在分壇『血魂鏢局』護『血河圖』失敗，已是大恥！日前『試劍山莊』的一個老頭兒及三小伙子來，便殺了我們一個旗主和兩個香主！好，今晚來了這麼一個小孩兒，便毀了我們一個堂主一個旗主一個香主，眞的當咱們『長笑帮』無人了麼？」

郭傲白冷冷的一哼，接口說道：「你們不圖稱霸武林，殘殺同道，又怎麼會遭受天懲——」

方中平一轉身，怒叱道：「住口！」

郭傲白被方中平一瞪，倒眞的嚇了一跳，但仍冷笑着道：「天下只是你能開口麼！」

方中平忽然笑了起來，笑着笑着，然後道：「你以為你的武功已經不錯了，是嗎？」

郭傲白傲然道：「正氣長存！」

方中平一字一句地道：「好！我看你

長存到幾時！」

話未說完，忽然如一縷急烟般衝了過來。

郭傲白的身上共有七柄劍，兩柄劍尚沒入倪向天屍身裏，還有一柄，在鐵嬌嬌手中，是以他身上，只有四柄劍！郭傲白一震身，三劍還鞘，獨留一劍，一連七式，刺向方中平。

眼看方中平要撞上劍尖時，忽然劍光一閃，「叮」一响，方中平站定，手中無劍，但郭傲白掌中劍已折斷為二！

方中平冷笑道：「我是用劍擊斷你的劍的，我的劍在那裏，你連看也沒看清楚罷？」

郭傲白又驚又怒，又拔出一劍，一連七七四十九劍，如驟雨一般洒向方中平。

也是眼看劍要刺中方中平之際，忽然自方中平手中一閃劍光，「叮」一聲，郭傲白手中劍又折為二，飛激而起。

方中平傲然道：「你瞧清楚了，這才是天下第一快劍！」

郭傲白一看，方中平手中無劍，他竟連方中平何處藏劍也看不出來，郭傲白此驚非同小可，但他生性倔强，決不屈服，大叱一聲，把賸餘雙劍，一起拔了出來。

可是他劍才離鞘，突又是劍光一閃，這次是「叮叮」二响，郭傲白雙劍齊折；郭傲白怔怔的望着方中平，失聲道：「你練的『袖中劍』？」

方中平大笑道：「不錯，你現在才看清楚了！」

袖一捲，劍光一閃，直奪郭傲白的咽喉。

郭傲白未料到方中平一面還笑着說話，反手就來狠毒的一招，猛一低身，避過一劍。

只聽方中平喝道：「好！」一沉肘，劍招不換，已刺了過來，郭傲白閃避無從，唯有閉目待斃。

只覺咽喉上一涼，並不覺痛，郭傲白睜目一看，只見方中平輕視的笑着，一柄又薄又細又亮的長劍，正抵着他的咽喉；方中平道：「你居然能避過我一劍！好！我要你一寸一寸的死，死了也不會忘了我方中平！」

郭傲白只覺方中平劍尖不斷輕輕移動，咽喉的皮膚上不覺冒起了一粒粒鷄皮，方中平怪笑道：「你怕不怕死？你想不想知道把你身上一塊塊肉割下來，又不讓你死，把鹽撒在你傷口上，滋味如何？還有你眼看自己身上的肉被人在火堆旁烤熟來吃，那時你的感覺是怎樣？」

郭傲白冷汗涔涔滲出，但斬釘截鐵地道：「姓方的，我技不如人，被你所擒，你要殺要剮，隨你的便，休想唬人！」

方中平大笑，道：「好！你肯跪下地去，叫我一聲爺爺，我便讓你死得痛快一點！」

忽然有一個聲音也笑道：「他確是好漢，你又何必强人所難呢？」

方中平猛地回首吆喝：「是誰？」

那在曠地上的六七十名長笑帮帮衆，也不知聲音响起何方，紛紛向前望望，向後面望望，又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的，但是一個可疑的人也沒有。

方中平忽然收劍，劍一收即不見，郭傲白一見，正欲動手，但方中平反手一扣，竟已揑住郭傲白的脈門，向四周厲聲道：「朋友，你既來了，何不現身？」

只聽那溫和的聲音竟响自北方的一個角落，笑道：「既已來了，又何必現身？」

那立於北方的七八名長笑帮徒，猛聽自己這一羣裏竟响出了這樣的聲音，大吃一驚，紛紛四周探看，但一個鬼影也沒有，再回過頭來，看見總堂主，已盯在自己這邊，一時三魂去了七魄，全身打起戰抖來。

方中平盯着那七八名帮徒，只見他們已嚇得面無人色，不似喬裝混入，當下再欲試試是誰在說話，於是運足眼力，盯着北方，道：「朋友，是否為這位郭兄弟而來？」

只聽那個溫和的聲音，忽然响自南方，笑道：「不錯，未知方總堂主，可否成全？」

方中平霍然回頭，盯向南方，位於南方的五六名長笑帮徒，一時覺得禍從天降，嚇得半死，方中平暗忖來人能在他炬目下由北方而轉向南方，功力之高，可以想見，當下目瞪南方，也笑道：「閣下不妨現身，我把這位郭兄弟交給你。」

那聲音溫和得像春風，却响自西方：「方總堂主若有誠意，放開郭少俠便行，在下又何需現身？」

方中平閃電一般反身，西方只有三名長笑帮徒，錯愕十分，看着方中平，哭笑不得，方中平恨恨地道：「好，你不出來，我不放人！」

那溫和的聲音一點也不動氣，响自東方，笑道：「是了，這才是你心裏的話，我不出來，你不放人，我若出來，你就殺人了，是不是？」

方中平已不用再回頭，便知道此人運用極深厚的內功，人可能尚在遠處，却能用「蟻語傳音」响自每一處，方中平大笑道：「哈哈哈！我道是什麼人，原來是縮頭烏龜，不敢出來！」

郭傲白拚命一掙，但方中平手若鐵鉗，郭傲白只覺脈門一緊，奇痛攻心，又知方中平有意以計激那救自己的人出來，當下大叫道：「朋友，你無需救我，此人武功厲害，萬勿出來！」

只聽那聲音沉默了好一陣，竟似在空中盤旋的，又响了起來，淡淡地道：「郭少俠，你無需担心；方總堂主，到了適當的時候我自然出來，你急也無用，何必用語損人呢！」

方中平抬頭一看，漆黑的天空，什麼人也沒有，那隻鷹也長嘶一聲，郭傲白聽那人不肯離去，他與方中平對手過，知道方中平武功奇高，只怕來人會吃虧，當下不惜大喝，以求激走那來人：「滾開，我郭傲白不用人來救，你別來淌這趟渾水，滾！」

那聲音又沉默一陣，忽然像响自每一個角落，聲音溫文，聽了令人欣悅：「郭少俠，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我不走，我要來了。」

這句話一說完，忽然間在長笑帮門前，吊掛的或手提的，七八十盞燈籠一齊被打熄！

長笑帮衆一時驚叫、狂亂，天地一片

黑暗，燭火熄滅後，什麼也看不到。

方中平心中一震，立即決定，先斃了郭傲白再說。

他才一動念，忽然一人撞入懷裏。

方中平悶哼一聲，一劍反刺出來。

那人不單不避，仍跌撞而來。

方中平心中一動，若此人是那隱藏中的那人，因何武功竟如此不濟，連自己也避不了？如果這人是自己帮中的人，因穴道受制撞來，自己一劍殺之，豈不寃枉？

方中平心中動念，手下一慢，但劍光一動之間，那人已知出劍者乃方中平，因爲在場除他之外，出劍有誰能如此急迅的？那人嚇得魂飛魄散，大叫道：「是我啊總堂主！」

方中平一聽，知道是鐵嬌嬌，但劍已刺了出去，插入了鐵嬌嬌的衣服內，方中平硬把眞力一撤，鐵嬌嬌雖撞了過來，整柄劍被頂得彎曲起來，但居然刺不入鐵嬌嬌軀體裏。

方中平應變之快，可想而知；功力隨發隨收，更到了登峯造極！

只聽得鐵嬌嬌慌亂地說道：「總堂主……有人忽然把我制住……就……就把我一推………」

而正在此時，方中平分神於左邊的鐵嬌嬌，忽覺右邊人影一閃。

那人一閃而至，一掌切向方中平扣住郭傲白的手腕！

方中平只覺來人招式快極，不容多思，急撤手抓劍，「嗤」地反刺一劍。

那人影又忽然一閃，不見了，那一劍也自然落了空！

方中平一劍刺出後，再收劍一抓，這一劍一抓之間，只是電光火石一瞬間，所以他居然仍能抓住郭傲白之手腕。而在這時，忽然鷹嘯長空！

方中平見郭傲白仍逃不了，心中大慰，冷靜地道：「快亮燈！」

一時之間，有七八盞燈籠又被點亮起來，長笑帮的人，畢竟是動作快速而臨危不亂的。

燈方亮起，方中平一看手中所執的，竟是「九指追魂」葉長舟，已被人制了穴道，脈門又被方中平自己所扣。

那人竟在方中平鬆手出劍的一刹那，救走郭傲白，點了葉長舟的穴道，換了上來，而方中平竟仍渾然不覺。

方中平再看那頭巨鷹，鷹毛脫落，鐵羽遍地，頹然立於一旁，顯然適才那人遁走之際，鷹目能於黑暗中透視，故飛起追擊，但被那人一招逼下，所幸的是那人並不施殺手，鷹具靈性，亦自通曉，否則也不會如此頹喪的呆立不動了。

那人竟能在一刹那間，在自己面前，打熄七八十盞孔明燈，制住「半男不女」鐵嬌嬌，點了「九指追魂」葉長舟要穴，又救走郭傲白，更不傷一人，那人會是誰呢？

有誰，會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功力呢？

方中平百思不得其解，忽然一個威嚴，沉穩，而滄桑的聲音道：「如我沒料錯，那人是江南振眉才子，溫振眉！」

方中平急急回身，垂首躬身，畢恭畢敬地叫道：「拜見帮主。」

× × ×

從「長笑幫」一路快馬下來，已走了好幾個時辰，這是一個溫和的早晨，溫振眉在馬上，只覺得春風陣陣，心神清悅。他今天覺得心情特別愉快，因爲他又認識了一位少年英俠：郭傲白。郭傲白雖爲他所救，但仍倨傲十分，而溫振眉本身，却視之爲坦率可愛的年青人。

「謝謝你的救命大恩。但你不要以爲洋洋自得，總有一天，我會不欠你這個情的。」

「哦？我是救了你嗎？」

「是你親手救了我，我是會承認的——但我會救回你的，那時兩不相欠。」

「其實現在也並無相欠。」

「誰說的？」

溫振眉道：「我說的。因爲我救你是我喜歡救你，救了你是白救，以後我有難時，你不救也不是白不救；我們又何必要救來救去？」

「那麼你現在是後悔救我了？」

「哈哈。」

「哈哈是什麼意思？」

「哈哈就是笑的意思。」

「如果你後悔救了我，可以縛我回長笑帮，我絕不哼一聲。」

「現在我累了，不想走回頭路了。」

郭傲白道：「你是看不起我？你看我救你不起？」

「哦哦。」

「什麼哦哦？」

「唉。」

「哦，我明白了，你是有意要激我，不想我救你，也不想我冒任何的險——你放心，我一定會救回你一次的。哦，對了，我喜歡交你這個朋友。」

「我也喜歡。」

「我是郭傲白。」

「我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溫振眉。」

「什麼……？你就是——」

× × ×

「馬上凝情憶舊遊，照花淹竹小溪流，鈿箏羅幕玉搔頭。」正是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時候，溫振眉與郭傲白談得最酣時，兩人並轡前行，忽然有一匹黑鬃駿馬走過，馬上有一黑衣漢子，竟仰臥在馬背上，頭枕在馬股上，用竹笠蓋於臉上，任由馬匹行走，但却穩如泰山。只聽那漢子一聲高聲吟唱，聲音響亮而雄壯。溫振眉淡淡一笑，接唱道：「早是出門長帶月，不堪分袂又經秋？晚風斜日不勝愁。」

那黑衣大漢忽然在馬背上霍然彈起，穩穩坐了起來，勒住了馬，緩緩拿下竹笠，是一個濃眉星目的青年人，只聽他一字一句地道：「我終於等到你了。」

溫振眉淡淡一笑，說道：「大俠我是誰？」

黑衣大漢頷首道：「其實你一早就認出我來了。」

溫振眉笑道：「你是在這兒等我？」

我是誰冷冷地道：「是等你，等你決鬥！」

郭傲白聽得一呆，大俠我是誰之威名，他聞說已久，沒料到今日初見我是誰，即聽見他要與溫振眉決戰，只聽溫振眉道：「我們似乎並無必要決戰。」

我是誰沉聲道：「不行！」

溫振眉淡淡地道：「那算我敗了如何？我本就非你之敵。」

我是誰目光一黯，隨即道：「不！我們是要決一死戰！這一場戰鬥後，我們只有一人可以活着回去。」

郭傲白聽得在一旁怒聲說道：「我是誰！你休以爲你武功高强，讓少爺與你一戰！」

我是誰淡淡地望了郭傲白一眼，道：「你是誰？」

溫振眉笑道：「含鷹堡少堡主，武林後起之秀，仗義江湖之郭傲白郭少俠。」

我是誰打量了郭傲白一眼，道：「他是英雄，我不想殺他。」

溫振眉歎道：「你是因爲我不是英雄，而要殺我？」

風吹過樹林，春枝輕搖，春花曼妙，一池水，不斷拂擾；我是誰垂目道：「不。你也是英雄，但是我們兩人，只有一人能活！」

溫振眉奇道：「那你爲何要殺我？」

我是誰沉重地道：「因我答應了一個人。」

溫振眉追問道：「那是誰？誰能要你殺我？」

我是誰猛地抬首道：「這你不必問了，我們決一死戰便是了。」

溫振眉笑道：「那不必戰了，如果你是受人所脅，不得不殺我，那我束手待斃可也。」

我是誰一下子沉落了起來，好一會才突然抓起拳道，怒道：「溫振眉，試劍山莊時我找你，也是想與你一戰，但又怕司徒十二多事，所以先退；而今日我倆無怨無仇，是我逼你交手，你若不戰待斃；我亦不殺不戰之敵，但我們只有一人能活着回去——我寧願自斃當堂！」

郭傲白聽得心血賁動，血氣奔騰，大喝道：「好！我郭傲白未見過英雄好漢，而今都見着了；我是誰，溫振眉既然不戰，讓我代他一戰便是了！」話一說完，雙手拔劍，劍影如山，直奪向我是誰。

我是誰突然眼睛亮了，笑道：「原來是你啊！我在『血魂鏢局』奪血河圖時見過你的劍法！」一面說着，不退反進，迎入劍網，一拳擊出。

郭傲白只覺眼前一花，我是誰已欺入劍網之內，迎面飛來一個拳頭，郭傲白劍術超絕，無奈人已近身，不及收劍，向後猛躍。

我是誰一招逼退了郭傲白後，猛轉身向溫振眉，溫振眉道：「這件事本該由我來承担的，你來找我吧！」

我是誰沉聲道：「好！你接招了！」

正在這時，忽然後面響起了一陣馬蹄急鳴，怒馬踏上枯黃荒草上，濺起熾烈的春泥。前面一匹馬，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大約只有十來歲，但眉清目秀，十分稚氣。女的約莫近二八年華，但隱約可見是十分任性與慧黠的。男的女的，表情都十分惶急，男的白色錦袍，已汗流浹背；女的一綹青絲，因汗淋漓，已貼在白生生的玉頰上。

這兩人離開溫振眉大概還有三、四十丈遠，溫振眉等因爲眼尖，才看清楚來人模樣，這一男一女後面的那匹馬，忽然哀嘶一聲，停歇下來，馬背上的人，一個觔斗栽下草地上來。

那女的急忙勒住了馬，與男的一躍而下，趕至那倒地的人的面前。這時在他們的來路上，也出現了六、七匹駿馬，正遠遠奔馳而來，聲勢驚人。

那個少女惶急的扶起那倒地的中年漢子，正欲扶他上馬，只聽那漢子喘息着艱辛地道：「……小姐……公子……你們走吧……不要……管我……」只見那滿臉蒼桑的漢子，嘴角溢出鮮血，背上有碗大一個創口，也不斷地在冒血，一邊掙扎道：「……我……『沈氏五豹』生死同心……而今老大老二……老三……老五……都去了……我還活來幹什麼！小姐……公子……恕我們……無法……護駕了……你們走吧……快到『試劍山莊』了……『長笑帮』的人快追……到了……快！……」說到最後一個「快」字，這大漢便黯然長逝了。

溫振眉等一聽不禁留神起來，因爲「沈氏五豹」者是「試劍山莊」近衞之一，武功與「銀氏三雄」等不分上下，而今他所喚的小姐與公子，難道是司徒十二的女兒司徒輕燕及其幼兒司徒天心不成？而後面追殺者，是長笑帮衆？堂堂天下第一大帮，竟連「試劍山莊」的孩子也不放過，那太專橫無道了。

正在想着時，那後面追來的六匹馬，有五匹已趕到包圍了司徒姊弟，其中一人在馬上一揮流星錘，叱道：「雛兒娘兒，快跟大爺回去，有你樂子瞧！」

只聽司徒天心咬牙切齒地道：「士可殺不可辱，有種的殺了我，我絕不束手就擒的。」話未說完，手中一柄長劍，猶如長蛇出洞，直刺那馬上發話的人。

那馬上的人揮起流星錘，擋過一劍，司徒天心長劍輕薄，被震得手臂發麻，但他聰敏過人，一招不中，即不明攻，反手一劍，直刺那人馬腹上的腿部。

那人萬未料及有此一招，捱了一劍，痛得大嚷，自馬背上滾倒下來，司徒天心正待上前，另兩名長笑帮徒，拔出雁翎刀，纏住了他，而司徒輕燕却一個箭步上前，一柄單鳳刀，了結了那名使流星錘的大漢的生命。還有兩名長笑帮徒，其中一名使鐵如意的，怒叱道：「巴拉媽子，騷娘兒敢下毒手，看招！」與另一名使鍊子錘的趕上去，與司徒輕燕打了起來。

這四名長笑帮徒雖以二敵一，可是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畢竟是司徒十二的後人，雖然天性對武道無甚興趣，但聰敏過人，所以仍佔上風，尤其司徒輕燕，身若飛燕，曼妙迷離，十餘招後，即一刀斃了那名使鐵如意的大漢。

還剩下那名使鍊子錘的大漢，越打越驚，忽聽一人沉聲喝叱道：「住手。讓我來。」

這個聲深沉而有威嚴，不但令長笑帮徒紛紛住手，連司徒姐弟也回過身去。只見那第六匹高大駿馬緩緩走近，一人緩緩下馬。這人中年左右，臉帶鐵色，全身綳緊，精壯得出奇，全身衣服，猶如銅製一般，拳骨突起，拳眼竟有杯口般大，又黑

又粗，手筋暴凸，下盤四平八穩，始下馬，煞氣已駭人。

冷風急起，白雲激飛，春風竟也是寒人的。

這人話一說完，那兩名使雁翎刀及一名使鍊子錘的大漢紛紛垂首往後退去，畢恭畢敬地應道：「是，副帮主！」

副帮主？長笑帮，天下第一大帮副帮主！

憑着一雙鐵拳，打盡天下的「鐵拳」屈雷！

只聽司徒輕燕抿緊櫻唇道：「我不管你是誰，我們是不會讓你們得逞來威脅我爹的！」

司徒天心年少氣盛，甚至有些少不更事，猛地撲出，一劍三式，劃向屈雷，邊叱道：「我看你多大的本領，敢謀奪咱試劍山莊！」

一劍三式，龍吟虎嘯，聲勢奪人！

可是屈雷仍目注前方，對側邊的司徒姐弟，連看也沒看一眼，只淡淡地道：「找死！」突然出拳。

僅僅一拳。

屈雷的大拳頭，不偏不倚，擊中司徒天心的長劍，長劍急鋒，刺中屈雷拳上，「錚」地一聲，劍粉碎。

一柄利劍，竟不堪屈雷的拳頭一觸！

司徒天心大驚身退，司徒輕燕猛衝上前，叱道：「我們知道不是你的敵手，但除非你殺了我們，我們是絕不會跟你們回去，來威脅爹爹的。」

屈雷臉無表情，仍看向前方，木然道：「那我就成全妳。」突然出拳。

司徒輕燕的輕功雖好，但比起屈雷之出拳速度，根本無法抵禦，司徒輕燕急出劍，拳至，劍折，拳餘勢毫不減弱，直搗司徒輕燕之胸膛。

司徒天心驚叱，司徒輕燕正閉目待斃，忽見長空白衣一閃，再定睛看時，自己已被移出丈外，只見眼前一名白衣文士，臉含微笑，悠然自在，還手拖着司徒天心，昂然而去。另外一名濃眉大目的黑衣青年，及一名傲世不羣的青衫少年，却緩步走了近來。

司徒輕燕瞧着瞧着，只見那白衣青年也含笑看她，她不禁臉上一紅，輕聲問：「你是……？」

白衣溫振眉一撲近時，屈雷並無把拳擊出，只是猛地收拳，雙目仍視前方，冷冷地道：「閣下好快的輕功。」

溫振眉笑道：「不敢不敢，屈副帮主拳下留情。」

屈雷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天下輕功有此成者，莫非是江南白衣振眉才子？」

溫振眉微笑道：「在下無才，何稱才子。」

司徒輕燕失聲嬌嚷道：「你就是溫叔叔……」她聽過這名動江湖的振眉才子，尤知其父甚看重此人，她本以爲所謂年少藝高亦不過是江湖傳聞，所謂振眉才子者，必粗壯如牛，或年近半百，才能與爹爹司徒十二稱兄道弟，沒料到眼前之溫文儒雅的青年人，竟是勇破九環山，怒逐九湖盜，笑傲江湖之溫振眉，這句「叔叔」，也實在叫不下去了。

屈雷冷冷地道：「這是長笑帮與試劍莊的事，才子少管爲妙！」

溫振眉笑道：「難道我們眼見名滿江湖的人動手摧殘後輩也不管麼？我這個人，本來就不大太妙的了，也不妨再不妙這一遭。」

「鐵拳」屈雷沉聲道：「溫振眉，希望你的拳像你的口一般硬才好。」

在一旁的郭傲白怒叱道：「屈雷，但願你的拳能利過我的劍才好！」

屈雷霍然回身，目光收縮，道：「你是誰？」

郭傲白道：「含鷹堡，郭傲白！」

屈雷盯着郭傲白道：「好！今早我聞得捷報，說有人擾亂『長笑帮』總舵，就是你？」

郭傲白斬釘截鐵地道：「正是！」

屈雷沉聲道：「那好！我先把你擒下，聽候帮主發落！」目中煞氣大盛，令郭傲白也不禁心頭一震。

在一旁的我是誰忽然道：「慢着。」

屈雷猛回身，看見我是誰，道：「你也在此？」

我是誰沒有作聲，「鐵拳」屈雷冷笑道：「我是誰少俠，你還記得你承諾過什麼來着？此刻，溫振眉在此，你還等些什麼？」

司徒輕燕嬌悄的臉上已忘了置身於險境，她一下子給這三個少年英俠所困惑住了，一下子是白衣溫振眉，一下子是大俠我是誰，一下子是少俠郭傲白，但都是年輕豪俠，她不禁好奇的四處打量着。

只聽我是誰沉着臉道：「你少管！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轉身向溫振眉道：「現在我們可以來決一死戰，但你放心，若你勝我，我當自取首級，若我勝你，當替你護送司徒姐弟回去，並護衞試劍山莊，殲滅長笑帮，以祭公子在天之靈。」

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都被我是誰弄迷糊了，這我是誰不是跟溫振眉等一道出現的嗎？現在怎麼突然要與溫振眉決戰起來的？不僅司徒姊弟大惑不解，連溫振眉與郭傲白也十分迷玄，看來我是誰是受人挾制，被逼要與溫振眉一戰，又似乎與長笑帮或屈雷有關，但我是誰口口聲聲要滅長笑帮，又不像站在長笑帮那面的人，確實令人迷離莫辨，溫振眉苦笑道：「我們何時何地決戰？」

我是誰斷然道：「現在！」急風起，萬雲動，溫振眉白衣飄飄，岸然而立，我是誰黑衣如鐵，急揚欲飛，驀地站前一步，斷喝道：「看招！」一拳擊出。

這一拳看來平淡無奇，但一拳擊出後，帶着一股尖銳的風聲，又快又準，直襲溫振眉。

溫振眉長歎一聲，反手一掌，看似輕飄無力，迎了過去。

正在此時，屈雷忽然不聲不响，打出一拳，急襲司徒輕燕。

屈雷之所以會突然對司徒姊弟下殺手，是因爲聽我是誰適才那番話，他知道無論活下來的是我是誰或溫振眉，都勢必阻止自己挾持司徒後人的，不如突下殺手，省得乾淨，以免後患。而且他也深知道，一旦溫振眉與我是誰交上了手，武功如此高絕的人，誰也來不及再出手挽救的，如果他們任一人隨便撤招挽救，就可能立時

送命在對方手下，司徒後人與他們非親非故，他們自然犯不着丟棄性命相救。屈雷又深明白，司徒輕燕絕對接不下自己一拳的，他還可以來得及連司徒天心也斃了，而在一旁的郭傲白，也絕不是自己的敵手的！所以他放心極了，一拳擊出，拳未到，隱有風雷之聲，如排山倒海一般壓逼而至。

風雷之聲甫起，溫振眉忽然變招，身形如電，那一掌，反向屈雷的左拳抓去。

同時間，我是誰拳變爲手刀，飛斬向屈雷左腕。

本來溫振眉變招救人，若我是誰仍然出招攻來，他必自救不及，偏偏我是誰也是撤手搶救司徒輕燕，而在同時間，郭傲白嗆然出劍，劍芒直抖向屈雷的右臂。

溫振眉出招毫無聲息，我是誰變招快如閃電，唯郭傲白出劍時嗆然一聲，屈雷立時警覺，左拳仍不變地襲向司徒輕燕，右拳突然飛起，一拳打在郭傲白的長劍上，長劍折斷，飛出，郭傲白立時挫腰，拔劍，立即又手持雙劍，正待攻出，但一切已成了定局，再也不用出招了。

就在屈雷分神於郭傲白的刹那間，溫振眉已一把抓住他的左腕，屈雷發現時，一抽不回，我是誰神掌斫下，一條左腕，飛在半空，帶着鮮血落了下來。

溫振眉立時鬆手，屈雷悶哼一聲，向後退出，豆大的冷汗，自額頂淌下，怒瞪溫振眉等三人。

溫振眉沒料到我是誰及郭傲白會出手的，我是誰也沒想到溫振眉及郭傲白出會手的，郭傲白更沒料到溫振眉與我是誰會同時出手的，三人都呆住了。

三俠聯手，屈雷又怎堪三人合擊？

一生六百餘戰，向未敗過的「鐵拳」屈雷，居然在一招之下，左拳斷落，怎不令人驚訝？

更呆在一旁的是司徒姊弟，尤其是司徒輕燕，猶如在閻王殿裏打了一個轉回來，眼看閉目待斃時，忽然白衣，黑衣，青衣一閃，堂堂屈雷，就只剩下了一條臂胳了。

溫振眉靜靜的站在那裏，忽然歎息一聲，道：「你回去養傷吧。」

我是誰看了屈雷好一會，道：「今日我本來想把你手刃於掌下的，但今日一戰，斷你一臂，却甚不公平，現刻我也無殺你之意，你還是走吧。」

屈雷一直在看着自己，目眦盡裂，呆立不語，一名使雁翎刀的長笑帮徒正想走過來扶他的副帮主回去時，屈雷忽然大吼一聲，右拳忽擊，悶雷一聲，可憐那名長笑帮徒怎堪得起這麼一拳，便被擊飛出去，立時身亡，屈雷返身狂奔，一面厲聲道：「你們瞧着！你們會後悔的！總有一天我會叫你們後悔的！」

×　×　×

溫振眉目視屈雷遠去後，那剩下的兩名長笑帮弟子也紛紛逃去，溫振眉目光轉向我是誰，我是誰的目光，居然也有了笑意。

笑意正像春風，溫暖的拂過大地。

溫振眉笑了笑道：「我們改天決鬥行不行呢？」

我是誰道：「爲什麼？」

溫振眉道：「我想我們應該先送司徒小姐他們回試劍莊，較爲妥善，另者，我還有些事未料理的，長笑帮與試劍莊，終會交手，司徒莊主若無『血河神劍』，只怕要吃虧在曾帮主的『長笑帮七擊』之下了。」

我是誰道：「好！」忽然他也笑開來了：「其實我也有事情要料理，」接着又正色起來，似藏有無限哀傷，「明天清晨，同時同地，這兒一戰，如何？」

溫振眉斷然道：「好！謝了！」忽然想及了什麼似的，道：「是了，我想問你一件事。」

我是誰道：「是什麼事，你儘管說好了。」

溫振眉正色道：「試劍山莊之『血河神劍』，是否被你所盜？」

我是誰斷然道：「不是！」

溫振眉斬釘截鐵地說道：「好！謝謝你！」

這次反而是我是誰奇道：「爲什麼我說不是，你就相信了！」

溫振眉淡淡地道：「爲什麼你說不是，我就不相信？這樣的話，我又問你來幹什麼？」

我是誰忽然覺出一陣淚光，籠罩了眼眶，不單友情是溫暖，連信任，也是溫暖的。站在一旁的郭傲白，忽然覺得自己倨傲了十餘年光陰，都不如今天所學得多，不禁衝動地脫口說：「他說得對！」

我是誰看了郭傲白一眼，向溫振眉等一拱手，道：「明天相見！」接着也笑了開來，笑得十分開心，十分稚氣，也十分溫暖：「實不相瞞，如果我們不是見面時選錯了場合，我眞想——」看了看溫振眉，又望向郭傲白，輕聲道：「跟你們二位，交個朋友！」

×　×　×

春陽初昇，四匹輕騎，輕快地濺起春泥。樹上鳥爭鳴，到處是人烟，這怎麼會是一個殘殺的世界。

司徒天心騎馬在郭傲白之後，他對郭傲白十分感興趣，也許是年齡上比較接近吧！「郭大哥，你也是用劍的，我也是練劍的，爲什麼我出劍，就不够你好看，又不够你快呢？」

「不！我的劍不是練來看的，那些招式只是虛虛實實，令人眼花繚亂，而未及招架而已，我出劍快，因爲我要它快！」

「爲什麼我要劍快，它却偏偏快不來的呢？」

「因你要劍快，但並沒有練劍快。」

「你是說？」

「練！」

「那麼除了勤練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方法使劍招快速呢？」

「沒有！」郭傲白斷然道：「我自四歲由家父授我劍法起，每天至少拔劍千次，收劍千次，七重天劍法基本只有七式，其他的都是變化，我每日一式練一千趟，到去年才能一手七劍，最快可以連刺九十八劍。如果你勤練，任何招式，都可以成爲絕招，如果你怠懶，任何絕招，都是敗招！」

司徒天心聽得呆了一會兒，伸了一伸舌頭，那邊的司徒輕燕却也緊緊追問溫振

眉：「你的武功這麼厲害，可不可以教我一招啊？」

溫振眉笑道：「妳應該叫令尊教妳才是呀，我的武功還遠不及令尊呢！」

「唔，我不要，爹教的武功，都是死板板的，一點趣味也沒有。」

「那不行，我的功夫更加無趣。」

「不，你騙我，你這個人這麼有趣，你的武功一定很有趣的了，你是不是看我笨，不肯教我？」司徒輕燕側着頭，凝睇向溫振眉。

溫振眉看了看天眞未泯的司徒輕燕，不禁摸了摸下頷，歎息了一聲，幾乎認定自己老了：「好吧。我就教妳一招吧！」

司徒輕燕幾乎高興得從馬背上跳下來，拍手叫道：「好哇，現在教，現在就教嘛。」

「好，妳聽着，每天在光滑的木板地上，淋上一層厚厚的油，妳腿上各紮十觔的鉛，來回疾奔，越快越好；一天至少練一個對時，而且不能中斷，一可練馬步，二可練輕功，三可練氣——」側頭看見司徒輕燕瞪大了眼睛，不 笑道：「一點都不有趣是不是？好，如果要有趣，頭上頂一根蠟燭，奔行時不讓它墮下來，功力高一點時，連燭火也不讓它熄滅——妳肯練三年下去，可以近人於一瞬，並不帶任何聲息。」

司徒輕燕瞪大了眼，好一會才能道：「沒關係，我想，還是帶點聲息的好，免得嚇人一跳。」

× × ×

試劍山莊。

一行四騎，甫抵達試劍莊外，即有試劍莊子弟飛騎急報，試劍山莊四莊主，鐵弓銀彈路英風，即迎於大門之外。

「溫公子，郭少俠，你們總算回來了，司徒莊主見兩位一夜不歸，現下正焦急十分，想與何二哥及陰陽三哥，赴長笑帮呢！」

溫振眉拱手笑道：「因爲沿途遇到個熟人，有些躭擱，至令莊主等費心，恕罪恕罪！」

路英風大笑道：「溫公子這是那來的話，溫公子爲敝莊奔波勞碌，敝莊感激還來不及呢！」

溫振眉也笑道：「其實奔波的倒不是我，倒是這位郭少俠，夜闖長笑帮，殺去長笑帮一名香主，一名旗主，及一名堂主，力殲帮徒數十人，這才是我自愧不如的呢！」

郭傲白忽然接道：「溫兄，你言重了，江湖上稱你『仁義無敵』，是江湖上三百年來唯一個手不沾血，未殺過一個人的英雄豪俠，昨日一役，方知傳言不錯。」

路英風笑道：「兩位都是年少英俠，何必多謙，來來來，快下馬歇歇，莊主可等急了。」

只聽司徒輕燕嗔道：「路四叔，你顧着人家，把燕兒心兒也忘了啦！」

路英風看見司徒姊弟，似乎一愕，隨即又恢復歡悅，說道：「嗨，小燕天心，你們是怎麼跟溫公子及郭少俠一道回來的呀？」

司徒天心爭着說：「我們本來是想到『青雲鏢局』去一趟，拜訪呼延伯伯的，誰知道半路遇上『長笑帮』的人，要刼持我們，我們打了一會，後來那叫什麼……什麼雷的人，好像是長笑帮的副掌門人，他一來，我們就不用打了……沈家叔叔都因爲護衛我們而犧牲了！」

路英風動容道：「『鐵拳』屈雷？」

司徒天心忙道：「對！就是他。我們邊打邊逃，他根本不想出手，後來……後來就見到這位溫公子，郭少俠及一位叫什麼好像是我是誰的人，就把他打跑了。」

路英風一震道：「屈雷怎麼了？」

司徒天心道：「跑啦。」

司徒輕燕接道：「不只是跑了，而且是斷了一隻手腕。」

路英風驚道：「什麼？」

司徒天心認眞地道：「是啊，是郭少俠先引他注意，溫公子抓起他一隻手，我是誰大俠一手砍下去，就斷了！」

路英風聽得呆立當堂，溫振眉笑道：「現刻我們可以去見莊主了吧？」

路英風大夢初醒，忙笑道：「可以可以，兩位先進去，我帶燕兒心兒去換件衣服，馬上就來。」

× × ×

「平安就好了。」司徒十二皺着過度愁慮的白眉，輕撫白髯，輕輕地道：「郭賢侄此去長笑帮，而今能令敵人心魄喪裂，自然極佳，但萬一有差錯，叫老朽如何向郭堡主交代是好？」

「這次幸得溫兄來救，」郭傲白道：「否則，我將要落在方中平手中了。」

「兩位爲敝莊如此盡力，眞令老朽不安，」司徒十二端詳着郭傲白，沒料他一夜之間，態度已大大改變了；「方中平是『閃電劍』，據悉是武林第一快劍，此人年少超羣，只惜心地歹毒，善妒易怒，不過他的一式『掌劍』，可說天下一絕，迄今仍沒有人能練得比他更爲成功的！至於屈雷，在長笑帮中，武功僅次於曾白水之下，而今被你們斷去一手，唉，只怕與長笑帮的樑子是結定了，只是大俠我是誰既是曾白水之侄，既想殺你，但又肯鋤滅長笑帮之惡徒，確實令人費解……」

溫振眉道：「我覺得我是誰乃是被逼而要殺我，他可能是欠諾過什麼人……總之明日一戰，令我確是爲難。」

司徒十二歎道：「其實二人俱是少年豪傑，何苦交手，互爲知已，不是更好？唉……不過溫公子與我是誰交手，老朽看法，溫公子是穩操勝券的……唉，若非爲敝莊事情，又怎會牽累到兩位少俠呢！」

溫振眉忙道：「這是什麼話！爲江湖正義，萬死不辭！而且我縱不參入這件事中，我是誰也必來找我，他是針對我而不是針對試劍山莊啊。」

郭傲白也道：「我更是希望有些事情熱鬧熱鬧，否則寂寂寞寞的活着，不如死去好過。」

司徒十二呷了一口清茶，注視了杯裏浮起的茶葉，青青的，薄薄的，如一葉葉輕舟：「我總覺得，這些事都與長笑帮及敝莊有關，唉……」

忽然間，門「砰」地被撞開，一人衣衫凌亂，疾衝了進來，一邊大叫道：「莊主，大哥，不好了，燕兒心兒，被人刼走了。」

司徒十二霍然而起，一把扶着路英風，關切地問：「四弟，你受傷沒有？重不重？」

他身爲一莊之主，骨肉被刼，不先責問，却先詰問自己助手們的傷勢，確實爲莊主氣度。

只聽路英風氣急敗壞地大聲道：「適才我帶燕兒心兒返『淸風閣』，忽遇一黑衣人，出手如電，擊退了我，刀砍三名在塲的弟子，刼走了燕兒與心兒，我追趕時，他飛打給我一顆石子，我剛接下，他便不見了——」

司徒十二沉吟了一陣，道：「你認識那人嗎？」

路英風道：「不認識，但他說他是我是誰。」

司徒十二一震：「什麼？」回頭望向溫振眉。

溫振眉喃喃地說道：「只怕是不可能的。」

司徒十二又向路英風問道：「那三名弟子呢？」

他仍是那末關心莊裏的每一個人。

路英風喘息着說：「都死了。」

郭傲白怒聲道：「我是誰怎能作這種事！」

路英風拿出一顆石子道：「就是這顆石子，上面還裹着張紙，大哥，這寫着是給你的。」

司徒十二伸手接過道：「好。」一面拆開紙張，只見上面寫着：

「司徒莊主大鑒：

健身術
養命瑜伽

海雲

瑜伽術本來是印度的一種健身運動，它除了健身，還有兩種作用，因爲印度氣溫十分炎熱，很易感冒，當地居民未必獲得適當的藥物治療，憑着瑜伽術在感冒之後發汗，醫治得快些，便可把病症撲滅，故此，在若干地區，瑜伽術等於變相的藥物，目的是促進血液流行，使病人渾身發汗。

此外，瑜伽術還有另外一種妙用，練習這種奇異的健身術，能够控制心靈，刺激體內的荷爾蒙分泌旺盛，可以說是男性的妙品，在印度稍有名氣的僧人，十居其九懂得練習瑜伽術的，又有一部份印度富商或王子，養活了十多個寵姬，能够應付得來，也是靠瑜伽術帮忙。

印度的婦人還相信練習瑜伽術可以保持青春，衰老得慢些，又可保持體型的窈窕，不會發胖。

上述那些話都是可信的，近年瑜伽術透過東南亞，流入美國，得到若干美國的知名人士支持，逐漸普遍，有一個健身學專家兼名醫奥佛蘭博士，研究瑜伽術十年過外，而且他經常練習，比較普通人健康得多，他以科學家的頭腦去分析瑜伽術如何使人增進健康，寫了一本專書叫做「養命瑜伽」，講得很有道理，我試把該書的大意繙譯，作爲茶餘酒後之談，兼且獻給喜歡健身以及喜歡控制心靈的人士參考。

照該博士稱述，人體最重要的是脊椎骨，根本上每一處骨節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脊椎骨更加重要，因爲那一處骨節本身在骨竇之內製造紅血球，另有脊椎素，骨髓含有男女最寶貴的荷爾蒙在內，男性產生睪丸素，或者女性的荷爾蒙卵巢素，都由骨髓獻出最大的原料，我們把豬骨牛骨的脊椎切開，看見有一條條白色的東西，有如膠質，它就是非常重要的「脊椎素」，一個人到中年，脊椎素漸乾，故此整個人呆滯，年輕的人精力旺盛，就因脊椎素含量較多。

瑜伽術有許多種招式是刺激脊椎素分泌旺盛的，一般人只知道男性荷爾蒙十分重要，缺少了它，整天無精打采，躺在床上，一兩分鐘就洩了氣，殊不料製造男性荷爾蒙的必須脊椎素，任何人超過了二十七歲之後，脊椎素就必然開始乾縮，瑜伽術最大的目的就是保持脊椎素的豐滿，說來容易，實際上却不很容易的，不過，經常練習瑜伽術的人，充滿了自信心，因爲他們自覺每天每晚，一切活動都能够保持水準，這種自信心有理由會得產生。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躺在地上，雙手伸起，把兩隻手的掌心按在後腦，然後雙脚貼地，以腰勁拉起上半身的軀體，又再放下，如是者拉上拉落，每天做三四次，每次都有十多次同類的運動，便有力量使脊椎骨保持定量，信不信由你，單憑這一招，美國瑜伽術協會已經使三千個超過五十歲，而且患性無能的中年人恢復正常的體力，不會軟綿綿的被人恥笑。

至於辦公廳之內的人，最適合他們練習的瑜伽術，就是把他們整天呆坐的姿勢改變過來，假如此人每天必有十個八個鐘頭是呆坐寫字的，由於坐的姿勢影响，逐漸覺得胸部收縮，吸氣較弱，並且背後變成彎曲，想糾正這種姿勢是不容易的，最低限度也要做些特殊的健身運動，使本人的姿勢有些改變，加以補救，最好多做「魚式」的瑜伽術，先行俯伏在地，然後把自己的軀幹中部緊貼地板，再把頭和頸仰起來，能够拉高到甚麼程度就拉到甚麼程度，絕對不用手帮忙，那樣子可以把胸部向上伸高，等於把駝背拉直。

此外，還要做另外一種姿勢，靠牆站定，把背部與臀部貼牆，然後作深呼吸，必須用胸式呼吸，吸氣時胸部向前凸出，吸滿氧氣，它就更加凸出了，那樣做可以糾正胸部低陷萎縮之類的病態。

還有一種運動是指一雙脚而言的，久坐必疲，一雙脚逐漸乏力，最佳的補救辦法就是在直立姿勢之後，分開把左腿或右腿提高，然後踐踏，那樣做使一雙脚的脚力雄厚了，兼使心臟加强活力，亦即可以延年益壽。

血液由心臟流入一雙脚容易，由脚跟把血液回流到心臟，困難一些，故此帮忙一雙脚，使較低之處仍是血液循環旺盛，經常這樣做是有用的，因此可以協助血液回流到心臟去。

誰都知道心臟的活力加强，那種人比較長壽，瑜伽術有許多個招是盡量協助心臟的，因爲一個人的心臟愈老愈弱。

貴莊血河神劍及輕燕天心二人，均爲敝帮所獲，若要劍要人，請貴莊遣人獨赴敝帮一行，最好莊主能親往，若貴莊不守約規，多人前往，到時人劍俱毀，莫怪無情。時問，今夜任何時刻，但若錯過今夜，只怕後悔莫及矣。

長笑帮　曾白水　頓首。」

路英風向司徒十二道：「大哥，裏面寫的什麼？」

司徒十二向路英風揮揮手，疲倦地道：「四弟，你先至『清寒閣』休息休息再說，這些事，我自會料理。」

司徒十二仍端坐在黑檀木椅上，一口一口的在呷着茶，那字柬已傳下去，溫振眉看過了，郭傲白却在看着，一看完後，大怒擊桌：「那有這件的事，曾白水眞欺人太甚，讓少爺今晚丟找他算帳！」

司徒十二歎道：「郭賢侄不可衝動。」轉首向溫振眉道：「曾白水公然承認刦我『血河神劍』，又居然敢潛入敝莊刦我骨肉，必有所謀；他的原意是想約我單獨前赴，只要能殲鋤得了我，試劍莊必不攻自破。他太看小試劍莊了，除老朽外，不樂及黑子，都準備與試劍莊同存同滅。他既約我一人前往，若我隨衆人去，不但顯示心怯，而且燕兒心兒性命可慮；若我不去，天下人笑，燕兒心兒性命亦是不保。今夜老朽決定赴長笑帮一趟，長笑帮縱是虎穴龍潭，我也準備去闖一闖。只望我萬一有生意外，請溫公子阻止黑子等莫作無謂的犧牲，萬勿輕舉妄動，也願郭少俠能助不樂，共主持武林正義。」

溫振眉淡淡笑道：「莊主不能涉險，長笑帮只限一人前往，並無指定何人，我可代莊主赴長笑帮。」

司徒十二斷然道：「不成。這是試劍山莊的事，應以試劍山莊的人料理，我們已麻煩兩位太多了。試劍山莊除老夫外，只怕無人是曾白水之敵，所以，我非去不可！」

溫振眉搶道：「莊主認爲『爲朋友兩肋插刀，在所不辭』，此語然否？」

司徒十二沉吟道：「這個……」

溫振眉斷然道：「莊主無需多慮，若覺不然，我們立即離此，日後不敢踏入試劍莊一步，若然，今夜長笑帮之行，我可代莊主前往。試劍山莊不能缺少莊主，否則羣龍無首，我溫振眉了無牽掛，或可與曾帮主一戰！」

司徒十二一時語塞：「這……唉！」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道：「溫公子技藝超絕，自然是適當人選，不過，溫公子莫忘了明日將與我是誰一戰，公子昨日已無歇息，今夜若再消耗體力，未免太過不智了。」

溫振眉大笑道：「今夜我也正想一查我是誰是否反覆小人，若他眞的助紂爲虐，明日與之一戰，我大可放心出手，若他乃仁人君子，明日一戰，又敎我如何下得了手？這也等於是我爲私事而赴長笑帮，溫振眉一無所長，唯一身是胆，請莊主萬勿推辭！」

司徒十二沉吟一陣，道：「唉，這不行……」

郭傲白忽然截道：「爲正義而効力，人皆可爲，莊主若阻，則未免太不成人之美了。如我武功在溫兄之上，我當阻之前往甚至代之前往，而今我自知藝不如人，若我同往，只會害了令嫒令郎——尙請莊主莫再阻攔了！」

司徒十二沉思了一會，終於歎道：「好！但溫公子也得答應老朽，先作短暫之歇息，再進餐後，才赴長笑帮，反正只要是今夜前赴，長笑帮是食言不來的。」

溫振眉沉靜了一會，道：「我總覺得事近眉睫，似有不妥，還是先赴爲妙，只好謝過莊主了。」

司徒十二肯定地道：「現刻尙未近午，公子前往，未免過早，無論如何，都要公子休息一會，待我準備酒菜，來爲公子餞行，一方面，也是老朽表達對公子的一番敬意與謝意。」

溫振眉看看天色，終於暗歎一聲，道：「好吧！」

× × ×

長笑帮。午時。

長笑帮之大院內。

大院之外一層又一層，如鉄桶一般的護衞，而這所大院裏，却十分平靜，像連一個人也沒有。

不，有人，有一個人。

這人穿着一件雪色的長袍，站在庭院的中央，太陽晒在他的身上，就變成月亮一般，一點也不灼熱炙人，反而有點兒陰惻惻，並把他的影子，拖得又高、又大、又長。

這人背負着手，像在望天，也像在望地，更像什麼也不望，但四週一切，他無不一一落在眼裏，譬如說，小的事情如長笑帮中「鐵血堂」中一名守衞在當值時瞌睡，刑罰是割去尾指；「擎天院」中的一棵老槐樹倒了，剛翻種下一小棵桑樹。他正在想，長笑帮横行江湖數十年，一向是言出必行的，就算是對自己的人，也一樣殘忍，只有殘狠，屬下才會畏服，像「鐵血堂」的那名守衞，以後必不敢再在當值時睡着了。而長笑帮，已根深蒂固，在江湖上，在武林中，第一棵大樹的旗幟已豎立起來了，現在該是換上另一新的大旗：武林盟主，天下歸一。

這人一面想着，一面得意起來，回過身子，輕笑一聲，只見他約五十上下年紀，三綹黑髯，直垂胸襟，頂上一方儒士巾，似白色的小旗在獵獵揚翻着。隨即他的臉色又沉重起來了，因爲他想起了試劍山莊。他想起了試劍山莊，就不安寧了起來，現刻在江湖上，唯一能與長笑帮抗衡的是「風雲鏢局」及「試劍山莊」，風雲鏢局聲勢浩大，却遠在開封，局主龍放嘯，其「九大關刀」，雖名動江湖，但却遠水救不了近火，奈長笑帮何！唯「試劍山莊」，同在長安城，司徒十二也是德高望重之人，這些年來，長笑帮雖日益人多勢衆，但試劍山莊，亦日益强大，成爲長笑帮心腹大患。所以一定要先殲滅試劍莊，長笑帮才能稱王於武林。

這人想着想着，忽然道：「屈雷？」

忽然自這人的背後的院牆外，飛躍起一人，像大鎚子一般，牢釘入地上，並恭身道：「是。拜見帮主。」

曾白水並無轉過身去，却雙眉一蹙，道：「你斷了左腕？」

（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徐如林（四）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春跟隨何靜芝到荒郊的一座茅屋，何靜芝向他坦說那隻送絡孟滌塵的漢玉鎭紙是贋品，原物已經失去，姚春相信她所說，要求何靜芝爲他引見顧成貴，何靜芝說出顧成貴已削髮爲僧，獨居在龍泉寺，姚春卽獨自趕往，途遇彩蝶兒，姚春邀她同往，抵達龍泉寺，兩人闖入寺中，搜遍全寺，毫無人踪，彩蝶兒要姚春立刻返孟莊向何靜芝責問，姚春不讚同，彩蝶兒負氣離去，她走後，顧成貴突現身，說那隻鎭紙他是檢拾得來，他爲說明這事，故請何靜芝邀請姚春到來，姚春信不信，他可無法左右——

連遭殺身險　迭遇軒然波

姚春突然現身上步，一手向對方的領口抓去。

這一招看似平淡，却威猛絕倫，疾快無比，他沒有理由展開攻擊，而他却展開最嚴厲的攻擊。

和尙本能地閃躲，可是，却躲不過凌厲的一抓。

姚春似沒想到這一抓會順利得手。

「施主，這……這是幹什麼呀？」

「你是虛無和尙嗎？」姚春厲聲問。

「是呀！」

「你也許是虛無和尙，但却不是顧成貴。」

「身在佛門，又何必提俗家事？」

「現在我們談的就是俗家事。」

「可是，我已經交代清楚了。」

「看大師的手法，在佛門也清修了多年，爲什麼要冒充顧成貴，來掩飾胡說一番，爲什麼？」

「施主，你……？」

「不必再說下去了，你爲什麼要冒充別人，作這種卑鄙齷齪的事？」

那老和尙已經是瞠目結舌，無話可說了。

新月又走出了浮雲，姚春又發現了一件事，和尙頭頂根本沒有戒疤，只不過是臨時剃光了腦袋而已。

是何靜芝的安排嗎？怎麼安排得如此拙劣？

暗影中有人走了過來，賽蝶兒。

「姚春，怎麼樣？你平白無故地去相信一個人，是多麼愚蠢而又危險的事，你現在該明白了吧？」

「你是誰教你冒充的？快說！」姚春還想追問。

假和尙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姚春反倒無計可施了，用殘酷的手段去逼迫對方那是他絕不肯作的。其實，也毋需再問什麼，這個冒充和尙，冒充顧成貴的人毫無疑問是受何靜芝指使的。

姚春鬆開了手，輕聲地問道：「怎麼辦？」

「問誰？」賽蝶兒有些譏諷地說：「該怎麼辦你自己應該心裏有數，找何靜芝，問個明白。」

「走吧！你跟我一起去……」

「我爲什麼要跟你去？當初我要跟你合作，你要各行其事……咱們還是分道揚鑣吧，不過，我要提醒你一點，委托你追查這件玉器的人大有問題。」

賽蝶兒已經是第二次提到這件事了。

姚春沒有說什麼，對於任何人的話，他都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因爲各人都有各人的目的。

「賽蝶兒！」姚春緩緩地說：「七血盟兄弟有一個信條，寧折不彎，這件事我旣然攬上了手，就不能不管到底……好了！謝謝妳的關注之情，後會有期啦！」

姚春掉頭離開了龍泉寺，賽蝶兒並沒有叫住他。

可是，當姚春的身影消失後，賽蝶兒却縱聲笑了起來。

「妳笑什麼？」那個假冒和尚的人問道。

「我笑有許多人自作聰明，而他們却是最笨的人。」

「妳認爲姚春是最笨的人嗎？」

「難道不是？」

「如果妳這樣認爲，那妳才是最笨的人。」

賽蝶兒跑了過去，疾聲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蝶姑娘，妳以爲這樣一來，姚春就會向何靜芝興師問罪，而不聽何靜芝的解釋嗎？嗯？」

「如果你認爲此計不妥，當初爲何不反對？」

「當初，我並沒有料到姚春會如此冷靜。」

「你憑什麼說他很冷靜呢？」

「他可以動粗逼問，而他並沒有這樣作。因此，妳編造的那麼多故事就沒法子從我嘴裏說出來啦。」

「好啦，別跟我嘮叨了，咱們還是按計行事。七血盟兄弟都很自負，尤其是這位姚老么，你跟他說什麼他都不會信，就讓他去慢慢發現眞象吧，好，我走啦！」

那個冒充和尚的人非常馴服，他對賽蝶兒似乎唯命是從。

從孟莊出去，有三條岔道：一條直奔懷塵山莊，一條直奔龍泉寺，一條直奔七里塘。

在前往七里塘的途中有一家野舖子。這野舖子四週都是半截牆，夜裏沒有半個人，野狗有時都聚集在這兒避風寒。不過，今夜這家野舖子却沒有一條野狗，原因是有一個人坐在這兒。

這個人在這兒坐了多久，沒人知道，他坐在這兒幹什麼，更沒有人知道，他生了個什麼模樣，當然也沒有人知道。因爲天太黑，就是有人打量他，也看不見他的面孔。

這時，有一個人緩緩向野舖子走了過來。

長髮隨風飄散，身裁嬌小玲瓏，是個女的。

一個深夜在外行走的女人，絕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野舖子裏頭有人，她却走了進去，這證明她更加不平凡，甚至還可以斷定她是個非常厲害的脚色。

如果有旁觀者，一定會判斷原先那個人一定在等候那個女人，事實上，她好像不是爲赴約而來。

因爲，她也坐上了另一處座頭。

其實她只是施展了一手障眼法而已。

「怎麼樣？」女人輕輕地問。

「姚春很認眞，一切情況都在意料之中。」

「聽說彩衣會的賽蝶兒插了一脚。」

「是有這回事，不過，還不礙事。」

「怎說不礙事，彩衣會的那些姑娘全是不好惹的呀！」

「姑娘請放心，我說不礙事，就不礙事。」

「哦？你是說，你有絕對把握，控制她？」

「控制她，我沒有把握，如果她礙事，我就除掉她。」

「好，這件事我相信你，——咱們現在來談另一件事。」

「什麼事？」

「聽說孟二爺這兩天又在孟莊附近出現。」

「孟二爺？孟瀚塵孟二爺嗎？」

「是呀！難道還有別的孟二爺嗎？」

「姑娘，這消息恐怕不確實，孟瀚塵早就死了。」

「你怎麼相信那種鬼話？孟瀚塵絕沒有死。你的消息根本就不靈通，孟瀚塵並沒有死，孟莊雖然轟轟烈烈地爲孟二爺辦了後事，其實他們也知道孟二爺沒有死，這其中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姑娘，這種傳說我也聽說過，但沒有根據啦！」

「好啦！」那年輕輕的姑娘不耐煩地結束了話題：「咱們不提孟二爺的事，他生，他死，都跟咱們發生不了直接關係，天亮那一刻最重要，你留神點！」

「放心，誤不了事！」那男的很有信心地回答。

女的又走出了野舖子，她的步子永遠是那樣緩慢而又沉穩，似乎並不急着趕到什麼地去。

突然，有人從林子裏穿了出來，是個男人。

他的步子也是慢慢的，似乎無心攔路，而他却將那個女的攔住了。

年輕姑娘很安詳，站住，沒吭聲。

「認識我嗎？」攔路者老氣橫秋地問道。

「當然認識，滄州四傑的老大，誰不認識？」

滄州四傑的老大胡豪突然嘿嘿地笑了起來，道：「不錯，妳眞是久走江湖，一照面就看出我的底了。這樣也好，咱們好敞開來談，妳剛才在野舖子裏會面的人，我認識。」

「哦！你認識他又怎樣？難道我跟一個你認識的人見見面，談談話，也有什麼不對嗎？」

「問題是：這個人，是不應該你接觸的。」

「哦？他有什麼不對嗎？」

「他是聞名江湖的殺手，名叫魏雲。他跟誰見面，誰就是他的僱主，換句話說，就是誰請他到這兒來殺人的。」

「胡老大，你這話，也未免太武斷了吧？」

「妳想否認也不行，明天我一傳揚出去，恐怕就……」

「好啦，胡老大，把你的來意說出來吧！」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別的，我都不問。」

「什麼事？」

「魏雲到這兒來要殺誰，我只想知道這件事。」

「現在你只知道我跟魏雲來往就已經用要挾的姿態出現，如果你多知道一個秘密，那我還受到了嗎？」

「妳不說？」

「我當然不會說。」

「那麼，明天之後知道這件事的人就不止我一個了。」

女的冷冷地說：「現在只有你知道這個秘密，天亮之後就連你也不知道了。即使你仍然知道，你也不會去告訴別人。」

「妳對我如此有把握嗎？」

「我對我自己一向都很有把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證明你太笨。」

「我猜不到妳用什麼方法封閉我的嘴吧。」

「死人是不會張嘴說話的。」

胡豪眞是不知高低，不知凶險，殺人滅口是江湖道上通常用的手段，他怎會沒有想到呢？

那年輕的姑娘雖然看上去文文靜靜的，出手却很毒辣，話一說完，鋒利的匕首已到了胡豪的心窩。

胡豪想閃躲，已經來不及了。他是滄州四傑的老大，久走江湖，怎麼會沒有想到突來的攻擊呢？

這簡直太不可思議，更不可思議的事接着發生，那把鋒利的匕首突然停住，並沒有刺進去。

「胡豪，你是存心來找死的嗎？」

「我沒想到，像妳這種身份的人，怎會使出這種卑鄙的手段。不過，這件事立刻就會傳遍江湖。」

「難道還有旁觀者？」

「妳應該知道，滄州四傑的兄弟們是從不放單的。」

「哦！我知道了，老么秦尚彬跟你在一起。」

「不錯。」

「人呢？」

「當然是藏匿在一個好不易發現的地方。」

「當你倒地不起之後，他也不會出面嗎？」

「我們不會逞匹夫之勇，妳想一箭雙鵰，絕對辦不到。我倘死在妳的手裏，秦老么又能把妳怎麼樣？」

那個女的在猶豫了，她對自己當然有把握，而她對滄州四傑似乎也相當了解，因此不敢妄動。

胡豪緩緩向後退，逐漸脫離了對方的攻擊範圍，但他並不敢轉身疾馳，仍在緩慢地節節後退。

「胡老大！」突然有一個聲音從樹林中響起：「想不到你還唱一齣空城計，樹林裏根本就沒有半個人。」

聲落人現，是賽蝶兒，優哉遊哉，像在賞觀一齣戲。

那女的突然轉身狂奔，轉瞬消失了踪影。

難道她怕賽蝶兒嗎？爲什麼？

胡豪有些靦覥地說道：「原來是蝶姑娘。」

「胡老大，你是怎麼跟陶亞芳幹上了的？」

原來那個女的是陶亞芳。

「我發現她在跟一個著名的殺手暗中聯繫。」

「是誰？」

「魏雲。」

「魏雲？胡老大，你沒有弄錯？」

「絕不錯，他跟陶亞芳在野舖子碰頭，鬼鬼祟祟的。」

「你爲什麼不放在心裏？何必講出來？陶亞芳本來就够標了，跟了姜伯泉更是心狠手辣，你又何必惹她？」

「我是個雷公性子，姚老么來了之後，這一地帶風雲日緊，陶亞芳又請來了殺手，我當然要追問啦。」

「她的刀法疾快出名，你怎麼一點也沒有警覺？」

「我絕沒有想到她會用這種卑鄙的手法。」

「你和秦老么一向焦孟不離，他怎麼不見了呢？」

「他跟踪另一個人去了。」

「誰？」

「姚春。」

「姚春現在去了什麼地方？」

胡豪道：「就在林中的小屋中，還有何靜芝。」

「好了，胡老大，聽我一句勸，四週都是小人，你那股子豪情不管用，多用一點兒心機，明兒別將陶亞芳跟魏雲的事張揚出去，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胡豪道：「好吧，蝶姑娘，我聽你的話就是。」

「今晚，你們兄弟幾個，還歇在孟莊吧？」

「是的。」

「那——明兒一早就暫時別走。」

「我明白，咱們四兄弟也不是專門賀壽的。」

「好，咱們分手啦。」賽蝶兒說完之後又走進了林中。

林中小屋燈光仍亮，何靜芝與姚春相對而坐。

看表情，姚春好像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等待答覆。

何靜芝蹙着眉，似乎在思索答覆。

許久，她才說一句無關重要的話。「姚春，因爲你去龍泉寺撲了空，就對我不信任了，是不是？」

「何莊主，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想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姚春，顧成貴跟我連絡，說他在龍泉寺等你呀！」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出現。」姚春

並不提出有人假冒顧成貴的事。

姚春也很用了點心機，固然從多種跡象去分析，何靜芝都難脫設局之嫌，可是，姚春並不如此認定，所以，他先不道出眞情，以觀察何靜芝的反應來作判斷的依據。

何靜芝陷入了沉思，油燈的光輝泛射在她的臉上，看上去她的臉色顯得很柔和，四十歲的婦人能保持如此完美光滑的皮膚實在難得，此刻她保持如此平靜的心情更難得。

姚春靜靜地在等待，細細地在觀察。

「姚春！」何靜芝終於抬起頭來了。「顧成貴惡名昭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似乎難以更改，其實，他揹了很大的寃枉，我明白，我只是不明白他今晚爲什麼要失約。」

「顧成貴的確在龍泉寺清修嗎?」

「是的。這雖然是一個天大的秘密，但我知道。」

「那麼大一座寺廟爲什麼斷了香火，你知道嗎?」

「不知道。」

「是不是因爲顧成貴去了使得僧侶紛紛走散?還是顧成貴爲了保持某種秘密撵走了別的僧侶?」

「不會。」何靜芝的語氣很肯定。「由此可見，你對顧成貴有偏見。姚春，你剛才去過龍泉寺?」

「當然去過。」

「見到什麼?姚春，別瞞我，你一定見到了什麼。」

姚春道：「我見到了顧成貴，一個假的顧成貴。」

何靜芝道：「假的顧成貴?姚春，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頭頂上沒有戒疤的和尙，自稱是虛無和尙，向我解釋有關漢玉鎭紙的事，被我識破了。」

姚春道：「你沒有追問，他爲什麼要冒充顧成貴?」

姚春道：「當然要追問，可是他堅持不說。」

「你難道就沒有辦法令他開口?」

「唯一的辦法是使用暴力，但我最痛恨暴力。」

「姚春!你就這樣放過了他?」

「不放他，又該怎麼辦?而且我還要趕着回來見妳。」

「姚春!」何靜芝埋怨地說：「你也太大意了，這人假冒和尙，還盜用顧成貴之名，你怎可輕易放過他呢?」

「何莊主!當初我有一個感覺：若不是我受騙，就是妳受騙，我又何必追問詳細情形。」

「說來說去，你還是不相信我。事實上我沒有受騙，你也沒有受騙，而是顧成貴遇到了麻煩。」

姚春道：「顧成貴有了麻煩?這話什麼意思?」

「顧成貴約了你，而來的人却是冒充的。如果顧成貴不受制禁，冒充的人那有如此方便。」

「聽說顧成貴的武功不弱，他怎會輕易受人禁制?」

「這很難說，防與不防很有差別……這個冒充的人武功如何?」

「沒有試過，口舌伶俐，似乎沒有什麼武功。」

「由此可見，幕後還有主使者。」何靜芝又埋怨了。「姚春!你不該輕易放過的，你不該……」

「何莊主!坦白說，我對那個冒充顧成貴的人毫不感到興趣，我只想知道一件事，顧成貴的生死，顧成貴的榮辱，顧成貴的安危，何莊主關心嗎?」

何靜芝感到非常驚訝，她凝望着姚春，緩緩地問：「姚春!你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姚春道：「何莊主!只請妳回答，不要反問。」

「姚春!七血盟兄弟，都是這樣霸道嗎?」

姚春道：「何莊主!妳是在閃避我的問題嗎?」

「姚春!你既然如此認眞，我就回答你吧!論感情，我跟顧成貴是淸湯淡水，論道義，我有辯寃謗白的責任。所以，我關心他的生死，榮辱，安危。」

「何莊主!我只要這一句話就够了。」姚春站了起來。「明日天明，還請何莊主到孟莊走一趟。」

「姚春，你現在要去什麼地方?」

「還有許多事要辦，明兒孟莊見。」

姚春走得非常洒脫，似乎這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澄清了他心中所有的疑慮。何靜芝此刻却充滿了迷惑，她凝視着姚春的背影，頻頻搖頭。她心中顯然大有感慨：自己老了，再也不了解年輕人的心情，和想法了。

姚春走得很快，他很希望賽蝶兒再出現在他眼前。他認爲，整個關鍵不在何靜芝，而在賽蝶兒。

一座山林，一條小徑，姚春漫無目的地走了進去。

一道黑影一掠而至。其速度之快，猶如流星。

流星是亮的，而這道黑影却是黑的。在漆黑的小林中，很難以眼睛發現這道黑影。

可是，姚春憑聽覺和感覺而發現了這一次凌厲的攻擊。

他明白，這是一招分勝負，一觸見生死的攻擊。

在這種情況下，是有原則的，非敵死，即我死，姚春懂得這個原則，七血盟兄弟都懂得這個原則。

攻擊者用的是一把帶鈎的彎刀，在漆黑的山林中，那把彎刀是看不見的；攻擊者所襲擊的部份，也是看不見的，那完全要靠判斷和感覺。在被攻擊者的這一方是極端危險的，完全正確，只不過保持兩平；稍一不愼的話，就有致命之危。說句良心話，姚春還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嚴重的場面。

鏘地一响，姚春的七首架住了彎刀。

「魏雲?」姚春的反應眞是靈敏到極點。

對方沒有出聲，也沒有再度攻擊，從對方的氣息中感覺出對方正處於極端的震驚情緒之中。

「魏雲!怎麼了?有勇氣殺人，沒有

勇氣開口嗎?」

「姚春，從此江湖上再也沒有魏雲這個名字了。」

「爲什麼?」

「殺手講究一擊而中，從此後我還够格作殺手嗎?」

姚春道：「魏雲!事先你知道刀下之魂，是我嗎?」

「不知道。」

「那難怪，僱主是誰?」姚春的語氣很溫和。

「照規矩我不能說。」魏雲的態度並不軟弱。

姚春道：「我們不談規矩，只談買賣，行嗎?」

「買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告訴我僱主是誰，我不將今晚的事宣揚出去。你仍然是名震一時的殺手，你仍然有殺我的權利。」

魏雲沉默着，似在作深長的考慮。

林中是漆黑的，姚春的眼睛却雪亮，他的心更亮；他明白：像魏雲這種有名氣的殺手絕不可能破壞江湖規矩說出僱主是誰。而他也明白僱主必定就在附近觀望。

魏雲在深思；他在尋覓一個再度攻擊的機會。

「姚春!你應該明白一個殺手的死亡並非他的生命終結，而是他的榮譽喪失，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

「好!我不勉强你，你可以走了。」

「姚春!你明白知道我不會走。」

姚春冷冷道：「難道你想躺在這裏，渾身長滿蛆蟲?」

「那是一種結果；另一種結果是你躺在這裏。」魏雲的話就是攻擊，當他第二句還沒有結束時，彎刀已經到了姚春的咽喉下。他只攻不守，完全是一種拚命的打法。

姚春早已料到魏雲會再度攻擊，但沒有料到魏雲會用這種一拚兩亡的戰法。他手中的七首在頃刻之間就可穿透對方的心臟，但他的頭顱也會被對方的彎刀削飛。

姚春急飛身後退，這只是本能上的反應。

這時，姚春突然發現有兩個人影一掠而至。一左，一右，加上魏雲就成了三對一，如此一來，對姚春來說，情勢就大爲不妙了……

就在這一瞬間，難以令人想象的事情發生了，魏雲的彎刀左右劈出，將左右掠來的攻擊者一一阻退。同時大喝道：「有我魏雲在，任何人也不得插手。」

那兩個人也就站在約莫十步的地方，沒有再進。

一切都是那麼快，姚春也沒有看清楚攻擊者是誰。

殺手的性格是那樣奇妙，他們把別人的生命看得毫無價値，把自己的生命，也看得很輕，而他們却很注重榮譽。他們嘴邊經常掛着一句話——寧可捨命，不可捨名。

「魏雲!你可以走了，今夜所發生的事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你一定還要試一次，那就重新來過。」

「不!還是有一個知道；有任何人知道都會令我不安。所以，咱們此刻一定要作一個了結。」

「那個人是誰?」

「你!」這個字事實上比魏雲手裏的彎刀要慢得多。

姚春這一次有了萬全之策，他騰空躍起，在半空中虎腰一擰，去向已經轉彎，正好落在右邊那人的身後。

那人疾速轉身，在這一瞬間，姚春嗅到了一股香氣。

那種香氣姚春非常熟悉，因爲不久前他曾經嗅到過。

「陶姑娘!」姚春立刻就知道對方是誰了。「咱們眞有緣呀!一夜之間咱們竟然二度相逢。」

陶亞芳也不吭聲，七首立刻直攻姚春心腹。

那邊當然是姜伯泉，也緊跟着飛縱過來。

這麼漆黑的山林眞够熱鬧，除了他們四個人之外，竟然還有別人，那人是哈哈大笑着亮相的。

笑聲像利刀般劃過夜空，劃過陶亞芳的心田。

「伯泉!」她疾聲叫道：「扯腿!」

喊聲一落，人已遁入密林，姜伯泉也跟了進去。

姚春知道來人是賽蝶兒，但他却不明白陶亞芳何以如此畏懼賽蝶兒，似乎天生注定賽蝶兒是她的尅星。

「賽蝶兒!」姚春冷冷地說：「陶亞芳兩次殺我，兩次被你破壞，可是，妳也斷送我兩次機會。」

賽蝶兒道：「哦?我斷送你的機會，什麼意思?」

「我本來可以生擒陶亞芳，逼問口供的。」

「算了吧!剛才在龍泉寺爲什麼不逼問那個假和尙?」

姚春突地旋轉身子，似乎背後又有了敵踪。

賽蝶兒站在姚春的對面，對他背後的情況自然一目了然，有些奚落地問道：「怎麼啦?敢情陶亞芳又回來了?」

「妳看見魏雲了嗎?」

「就是陶亞芳找來的那個殺手嗎?早就跑啦!」

「不!他絕不會跑。」姚春很有把握地說。

「可是他不見了呀!」

「他死了。」

「死了?」

「賽蝶兒!妳難道沒有嗅到一股濃厚的血腥味兒?」

賽蝶兒深深吸了一口氣，低呼道：「魏雲雖然以幹殺手維生，還算是一條漢子。」

「什麼漢子呀?爲別人賣命，還被別人殺之滅口，這有多窩囊呀!」

「妳錯了，魏雲不是被殺的，他是自盡的。」

「哼!你就像親眼看見似的。」

「姜伯泉也好，陶亞芳也好，他們都不是魏雲的對手。如果他們比魏雲更厲害，何必化那寃枉錢?」

「算你有理!姚春!咱們還躭在這兒

幹什麼？往外走吧！我有好多話要跟你聊聊。」說罷，賽蝶兒領先往外走。

二人走出那座山林，尋了一塊石頭坐了下來。

「姚春！」她先發問：「見過何靜芝了嗎？」

「見過了。」

「她如何解釋？」

「很圓滿。」

「很圓滿？這話是什麼意思？」

姚春道：「賽蝶兒，這不干你的事，你不必問。」

「姚春！你分明是不相信我，而相信她。」

「賽蝶兒！不瞞妳說，我不相信任何人。」

「事實上你却是相信何靜芝一個人的話。」

姚春道：「賽蝶兒！咱們心平氣和地聊聊吧！許多的跡象，都顯示對何靜芝不利，就拿陶亞芳與姜伯泉的行動來說吧，他們爲何靜芝出頭，來客房行兇，連孟老爺子都認爲是何莊主授意他們這樣作的，其實呢？……」

「難道不是？」

「不是。」

「何以見得？」

「如果是何莊主授意的，那只是偶發事件；換句話說，是他們在壽宴上與何莊主交談之後才採取的行動，事實上，他們早就請了殺手魏雲，這又作何解釋？」

賽蝶兒啞口無言，似乎沒有理由可以駁斥姚春。

「何莊主成名已久，爲人精明，她不會作出一連串的拙事。因此，我認爲一定有人在暗中陷害她。」

賽蝶兒現在的言辭開始謹慎了，她緩緩地說：「關於龍泉寺那個假和尚耍的一套把戲，你有何看法？」

「顧成貴還活着，他也的確想與我見面一談，他透過何莊主的安排和我見面也是眞的。却料不到他突然遭到了禁制，也就是說，他的行動自由喪失了。」

「可能嗎？顧成貴的武功，相當高强呀！」

「强弱是一回事，防與不防又是另一回事。」

「要這套戲法的人是何居心呢？」

「很簡單，他不願我了解眞象。」

「姚春！你這句話說得太籠統了。」

「那麼，我說得再仔細一些，顧成貴有關鍵性的情況要告訴我，另一個人却不希望我了解這些情況，就這麼簡單。」

「那個人是誰？」

「任何人都有可能，絕不可能是何靜芝。」

「哼！」賽蝶兒打從鼻孔裏噴出一口冷氣。「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麼那樣相信何靜芝。」

「我也不明白你爲什麼那樣不相信何靜芝。」

「姚春！你話中有話？」

「賽蝶兒！妳實在很聰明，聰明得超過我的想像。」

「姚春！你所說那個人分明是指我而言。」

「賽蝶兒！七血盟跟彩衣會一向相處不惡，如今雖各有目的，最好也別傷和氣，我只請教一個問題。」

「你說！」

「顧成貴如今在什麼地方？」

賽蝶兒臉色倏地沉了下來，在星光下，她的臉色顯得更加陰沉了：「姚春！你是有心要跟我作對嗎？」

「不是我跟你作對，而是妳存心跟我作對。」

「姚春！如果你認爲是我弄詭，你就錯了。」

「七血盟兄弟永遠不會作錯事。」

「你最好去查一查，查明白之後再來找我。」賽蝶兒說完後，掉頭就走，這一走，似乎彩衣會和七血盟的交情也完了。

姚春並沒有叫住她，事實上叫也叫不回來。

賽蝶兒一走，何靜芝就出現了，她顯然伏在黑暗中注意他們的言行。

「何莊主！妳來了多久啦？」

「有一會兒……姚春！你認爲是賽蝶兒在暗中弄詭，有憑據嗎？」

「僅憑忖測。」

「姚春！忖測並不十分可靠的。」

「何莊主妳好像在爲賽蝶兒辯護？」

「姚春！如果眞是她在暗中弄詭，她可作得更高明一些，以賽蝶兒的智慧來說，她不敢作得如此明顯。」

「除了她之外，我再也沒有想到別的人。」

「爲什麼？」

「何莊主！我暫時不講理由，這件事不會拖延太久，天明之後，就會水落石出，何莊主拭目以待吧！」

何靜芝仰望天空的星辰，彷彿若有所思。

久久，她才說出一句話：「姚春！我有一種感覺，也不知道對不對。」

「說說看。」

「你這次的目的好像不完全是在追查一件贓物。」

「何莊主方才說，只是有這種感覺；感覺是一個人的想像，是沒有根據的，所以我也不必否認或承認了。」

「姚春！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聽說，你與孟二夫人會過面？」

「是的。」

「談些什麼？」

「談來談去，都在談孟二爺的事。」

「她承認孟二爺還活在人世嗎？」

「最少她沒有否認，也沒有作合理的解釋。」

「姚春！你來孟莊，是不是與孟二爺孟滌塵有關？」

姚春笑着反問：「何莊主怎會有這種想法？」

何靜芝道：「七血盟老二惠子傑是京畿是有名的幾個棋士之一，孟瀚塵精於奕道，二人自相識以後，交往密切，友情深厚，好友生死不明，撲朔迷離，惠子傑怎能不管。」

姚春作了一個深呼吸，他的心思似乎被何靜芝一語道破。

「姚春！我說對了，你也不必驚奇；即使說錯……」

「何莊主！妳沒有說錯，惠二哥曾交代我順便查訪一下有關孟二爺的事，那並不是我來此的目的。」

「那麼，你來此的眞正目的，又是什麼？」

「實不相瞞，我來此是爲了洗刷一件沉寃。」

「沉寃？」何靜芝難免大吃一驚，「難道那件玉器的原主人被殺害了，苦主委托你追查嗎？」

「表面上是的，實際上却不是。」

何靜芝楞住了，她似是聽不懂姚春的話。

「何莊主！你對顧成貴了解多少？」

「一無了解，說得更露骨一點，我根本不認識他。」

「據我所了解，顧成貴根本就沒有作過惡，江湖盛傳他殺人越貨也是因這件漢玉鎭紙所引起。原主携物自漢中往京畿脫售，途中被殺，玉器失踪。後來這件玉器在顧成貴手裏出現，他沒有解釋事由爲什麼會在他手上；我眞奇怪，他本來可以隨便找一個理由來搪塞。」

「東西在他手上，人是他殺的，還有什麼好解釋的？」

「何莊主！妳這麼說，就未免太武斷了。」

「怎麼呢？」

姚春道：「據我所了解，人不是顧成貴殺的。」

「哦！」何靜芝第一次眞正地吃驚。

「顧成貴含寃莫白，幾乎葬送了他的一生。」

「姚春！你來難道是爲他雪寃？」

「是的。」姚春緩緩地點着頭。「其實，我跟他非親非故，又何必多管閑事？可是，七血盟兄弟，一向都扛着正義的大旗，挑負起辯寃誘白的責任，就不能不管了。」

何靜芝怔怔地望着姚春，她似乎想重新認識這個曾經使她惱怒煩擾的年輕人。

姚春忽道：「何莊主！咱們該分手了，明兒見吧！」

「你要去孟莊？」

「當然。我是孟莊的客，不去孟莊住，還成嗎？」

「你多多小心吧！我總覺得今晚的孟莊格外不平靜，孟老爺子也好像跟平常不一樣，唉！我也說不上來是怎麼回事。」

左右翻飛的脚

·慧·

西洋拳師震於李小龍的武功，認爲李小龍的脚法，天下無敵，剛剛交手，那雙脚就左右翻飛，防不勝防，進而想到脚比手長，小腿也比手臂的前臂粗壯得多，打擊之際，更有份量，把這種武功誇大，稱做「脚的時代」，暗指懂得練武之人，未必靠一雙手取勝，可能靠脚法打贏對手。

日本的踢拳道，剛剛竄紅，這一派拳脚認爲碰頭就飛脚踢人，用脚不用手，佔了上風，曾經多次跟空手道的高手搏鬥，打贏對方。

至於泰國拳，早就特別重視一雙脚了，說是泰國拳，實在是泰國脚，脚的變化極多，在擂台上面交手，往往一脚把對方打暈，就因爲他的高脚能夠踢到額角那麼高，快而有勁。

跆拳道也是特別重視一雙脚的，總之，東南亞各地的拳法，逐漸改變，把重點從一雙手移到一雙脚，至於歐美方面，却沒有特別的招式去練習一雙脚的，西洋拳始終重視勾拳出擊，摔角手則貼身纏打，先把對方纏着倒地打滾，然後施展鎖臂封喉之類的絕招取勝，總之，東南亞的拳脚特別注意一雙脚的招式，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何以東南亞的拳師這樣重視一雙脚呢？這個問題，跟他們的體型有關，在東南亞各地隨便找一個男人出來，跟同等年齡的歐洲人或美國人站着看看，就發覺到，在熱帶氣溫之下的人，體型較爲細小，而且，高度比不上歐美的男性，假如這兩種人都沒有學習過拳脚，任意打鬥，當然是歐美人士戰勝的居多，故此，東南亞方面的人，想辦法自衛，先要抓住對方的弱點出擊，由於兩條腿的小腿照面骨無法練到有如鋼鐵的堅硬，一脚掃去，往往斷骨，而且發生劇痛，故此，熱帶氣溫的人想擊倒體型高大的歐美男人，最聰明的辦法就是用低脚出擊，踢對方小腿骨或波蘿蓋，即是膝蓋骨，因爲體型愈高的人，下邊愈加難以防範，往往見面交手就輸。

進一步研究，倘若對方知道有人想向小腿骨偷襲，他爲了防範，便要俯下半邊身，那時頭部低垂下來，正好用轉身踢脚這一招取勝，東南亞方面把這種脚法稱做鱷魚擺尾，李小龍把它稱做烏龍翻身，同樣的是那種脚法，趁着對方俯下少許，一脚踢他的頭，這一脚必須轉身踢出，原因是這樣搏鬥，對方防不勝防。

跟着就是攔腰腿了，這種脚法所踢的部位就是肋骨，沒有一個拳師或健身專家能夠把肋骨練習到堅如鐵石的，再因肋骨沒有肌肉保護，突然捱一拳，也可能把它折斷，何況是用脚橫掃呢？

故此，用攔腰腿對付體型高大的人，確有奇效。

因爲整個世界不斷的變動，以前東南亞居民跟北歐洲較爲寒冷地區的人，一生沒有碰頭，談不上打架，現時不大相同了，世界雖大，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有可能碰頭打架的，故此，東南亞人種較爲細小，希望一招取勝，就要苦練脚法。

此外，還有另一問題，在南洋各屬熱帶氣候居住的人，多數赤脚行走，不穿鞋襪，他們那雙脚早已特別肥大，脚跟和脚背比較堅實，宜於踢脚，反之，在歐美辦公廳過活的人，整天穿着鞋襪，叫他起脚，也是枉然，可能踢中對方，先行發生劇痛，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東南亞居民特別重視脚法了，至於香港，也是在熱帶氣溫附近的，稱做「亞熱帶」，無怪他們也很喜歡使用脚法跟體型高大的人對抗。

如何跟一個擅長脚法的人交手呢？照專家稱述，最可靠的方法是以脚制脚，並非立刻出脚，而是對方剛剛踢起一條腿的時候踢他。

何靜芝似乎想表現什麼，卻又無法作適當的表現。

「謝謝何莊主提醒我會多加小心。」

姚春拱拱手，轉身離去，他顯然不願在此多作停留。

回到孟莊，已是燈熄人靜，只有總管金七爺在門上恭候，他迎過去說：「姚老弟！咱們老爺子還在等你哩！」

「哦？難道孟老爺子還有什麼事要找我嗎？」

「莊子裏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

「哦？什麼事？」

「龍老爺子毒發死亡了。」

「哦？這怎麼可能？當時他不是已經吞服藥丸，將毒性都祛除了嗎？」

「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呢？也許是毒性太深，無法祛除；也許是又在什麼時候第二次中了毒。」

「東西呢？」

「你是說……？」

「那件漢玉鎮紙交給他保管的呀！」

「那就不知道了，你先去見見孟老爺子吧！」

見到孟滌塵，姚春略有愧疚的感覺；如果不是他來橫插一脚，這個六旬大壽不是過得很愉快嗎？

「老爺子！眞是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

「我也沒想到，可是，這是事實。」

姚春道：「那件漢玉鎮紙呢？老爺子見到了嗎？」

「哦？我還沒有想到這件事，」孟滌塵吁噓不勝地說：「老友遽逝，我那裏會想到身外之物。」

「龍老前輩的遺體停在何處？」

「還在客房，你要過去看看嗎？」

姚春點點頭。如果說他想見見死者表示悼念之意，倒不如說他想察看一下那件涉及糾紛的玉器是否還在。

死者臉色發黑，嘴唇發紫，鼻孔有黑色血液滲出，一看就知道是因烈性的毒藥而死。姚春默禱片刻，就開始在房中搜索，結果是那件涉及糾紛的玉器失踪了。

「老爺子！除你之外，還有別人知道龍老前輩過世的事嗎？」

「知道的人，只有我跟金七，再沒有別……」

「老爺子！孟莊的每一個人都涉嫌，你認爲對嗎？」

「不錯。」

「那麼，在眞象未明之前，任何人也不能離開。」

「包括所有的客人嗎？」

「當然。」姚春說得斬釘截鐵。

「這不可能呀！賀客上千，留宿的也有一兩百人，怎麼查法？你總不能說他們都是兇手呀！」

「老爺子！兇手已經走掉了，他絕不可能留在孟莊，只要查明有誰半夜離去，不告而別的，就行啦！」

事情就這樣簡單嗎？姚春爲什麼這麼快就下斷語？

孟滌塵以懷疑的目光看着他，卻又在頻頻地搖頭，他是否定姚春的推論呢？還是認爲不能這樣作呢？

姚春道：「老爺子！你不能顧及情面、一定要……」

「不行！」孟滌塵倏地站了起來。「我不能公然禁制客人的行動，傳揚出去，我還能作人嗎？」

「老爺子！老友遇害，你不追查死因；賀客暴斃，你也不追查責任，於公，於私，你都說不過去呀！」

孟滌塵呆了，姚春一語道破了他的南柯夢。

他的確在作夢，這麼多年來一直都在夢中過日子，處處在逃避，事事在逃避，從來沒有勇氣面對現實。

「金七！」孟滌塵猛地喊了一聲。

金七爺立刻就出現了，他顯然是守在門口的。

「金七！吩咐下去，任何人 不准離開孟莊一步。」

「是！」金七爺畢恭畢敬地應着。

「金總管！」姚春連忙將他叫住。「傳話的時候要婉轉一點，就說老爺子興緻不淺，要與衆好友多多歡聚幾日，所以，任何人也不能走，就說是老爺子酒後交代下來的。」

金七爺唯唯喏喏地退去，孟滌塵向姚春投以佩服的眼光；的確，這個年輕人處理事務比他要婉轉得多。

「姚老弟！這件事就交給你辦，就算毀了孟莊我也在所不惜，殺害龍老哥的兇手務必要查出來。」

「老爺子！不要將情況說得如此嚴重，我想請教你一件事，務必請老爺子盡量以實情告訴我。」

「好！什麼事？」

「關於孟二爺瀚塵生死存亡的事。」

孟滌塵的臉色突然大變，連連揮着手說：「姚老弟！休要提他，休要提他！」

「老爺子！你們手足之間難道有隔閡嗎？」

「姚老弟！你追查贓物也好，追查兇手也好，千萬不要提到咱們孟莊的家務事，提起我就煩。」

「老爺子！我不是提你的家務事，孟二爺的生死存亡跟這件漢玉鎮紙都有牽連關係，你知道嗎？」

「什麼？瀚塵跟那件玉器有牽連？」

「是的。」

「有個什麼牽連？說來聽聽。」

「老爺子！內情暫時不能洩漏，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孟二爺到底是活着？還是已經亡故？」

孟滌塵道：「姚老弟！你可能聽到外面的傳言？」

姚春道：「不要提傳言，我只想聽到你的回答。」

「沒有死！」孟滌塵很用力地說。

「這我就不明白了，老爺子是有聲望的人，既然明知二爺沒有死，怎麼容許假報喪訊，辦喪事呢？」

「是我的決定，我不容許他活着。」

「哦！難道他作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嗎？」

「唉！」孟滌塵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姚老弟，提起來是咱們孟家之羞……唉！你教我從何說起呢？」

「老爺子！我只想知道事實，別無他意。」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文·高庸 圖·盧令

硃砂井（八）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錢埊往赴林一葦之約，與天醜帮護法歐陽兄弟激鬥，錢埊擊敗歐陽兄弟後，天醜帮主楊百川，百花宮宮主蕭桐，金花聖母和白冰清均先後到來，楊百川和金花聖母均向錢埊邀請合作，或是退出爭奪王府藏珍，但俱被錢埊予以拒絕，這一來，却激怒了金花聖母，反與楊百川取得協議，天醜帮與百花宮的過節容後再算，目前她先要出手一鬥錢埊，當錢埊亮出兵刃要與金花聖母一鬥之際，站在錢埊身後的白冰清突然嬌聲喝止，要錢埊退開，由她代鬥金花聖母，錢埊聞言，頭也沒回的說了句：那我先謝了，請——

鬥技寒敵胆 較智勝梟雄

錢埊說完，身形微閃，人已退到林一葦身邊。

但金花聖母却沉聲喝道：「錢埊，滾回來！老娘要教訓的是你。」

錢埊淡然一笑道：「算我怕了你，行嗎？」

白冰清也含笑接口道：「有我代勞，妳何必一定要找我錢大哥呢？」

金花聖母怒聲叱問道：「妳是甚麼東西？」

白冰清人長得美，涵養功夫也到了家，對金花聖母的疾言厲色，竟然聽如未聞，只是臉含嬌笑，搖曳生姿地步向金花聖母前，一面拍拍蜷伏在她懷中的白毛狸貓，暱聲說道：「小白，別睡懶覺了，我已給你找到了一個伴兒，快起來活動一下筋骨。」

那白狸貓似乎是由酣睡中給驚醒了，「咪嗚」一聲，伸了一個懶腰，抬起頭來，顯得懶洋洋，向四週打量着。

這時，全體羣雄都看清楚了，這白狸貓體形大於一般狸貓一倍以上，通體雪白，只有額頭正中，有三道金色橫紋，隱隱地呈「王」字形……

白冰清這一人一貓，在在予人以莫測高深之感。

現場羣豪中，除了錢埊之外，百花宮宮主蕭桐，是唯一知道她的厲害的人，因爲，他曾經在她的老僕白剛手中吃過虧。

一個老僕尚且如此高明，則作爲主人的白冰清的身手如何，自是毋庸贅言了。

因此，他趁白冰清調理狸貓的空隙，向金花聖母悄聲解說一番。

金花聖母敢情是初來乍到，對目前太原地區的情況並未作深入了解，對白冰清這夥人，更可能還不曾聽蕭桐說及過，此刻聽到蕭桐的解說之後，一面以詫訝的目光向白冰清打量着，一面喃喃自語：「有這等事？」

「絕對不假，」蕭桐苦笑着道：「所以，妳千萬不可魯莽……」

白冰清以纖纖玉指向金花聖母一指，

道：「小白，這就是我給你的伴兒……」

將人當作畜牲的伴兒，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何況金花聖母本來就是一個火爆性格的人。

只見她勃然變色，戟指白冰清厲聲叱道：「賤婢找死！」

那白狸貓似已通靈而懂得人言，經過白冰清的調理，並經金花聖母這一戟指厲叱，牠全身白毛陡地豎立起來，尤其是那雙碧綠的眼睛，像兩道電炬似地，注視着金花聖母，威態殊爲可怖。

這情形，加上蕭桐的暗中警告，饒是金花聖母性子再火爆，也不由她不心生警惕，而强耐着性子，凝神戒備。

蕭桐並趁這機會，向白冰清笑道：「白姑娘，這是拙荊……」

白冰清飛快地接口道：「我知道。」

蕭桐仍然是含笑說道：「白姑娘，方才，咱們還有過合作的協議……」

白冰清又很快地截斷他的話，道：「現在，情況不同了。」

蕭桐臉色一變，道：「白姑娘之意，是……？」

白冰清漫應道：「在塲諸位之中，除了錢大哥和三手婆婆之外，我不想再跟其他的人合作，不過……」

她突然頓住，一手撫摩懷中的白狸貓，一雙美目，却在蕭桐和楊百川二人的臉上來回掃視着，似乎沒有接下去的意思。

蕭桐忍不住接問道：「不過怎麼？」

白冰清慢吞吞地道：「如果蕭宮主楊帮主願意接受我的安排，那麼，基于見者有份的江湖規矩，王府藏珍到手之後，也有二位的一份。」

蕭桐雖忍着心頭的怒火，注目問道：「白姑娘打算如何安排？」

白冰清道：「事情很簡單，從此刻起，三手婆婆由我監護，百花宮，天醜帮，置身事外。」

「打得好如意算盤，」蕭桐向楊百川交換了一個眼色，冷笑着接道：「如果我們不接受呢？」

白冰清的俏臉和媚目之中，陡地籠上一片濃厚的殺機，黛眉一揚，一字字地沉聲說道：「殺無赦！」

鱉了一肚子窩囊氣的金花聖母，忍無可忍下，厲叱一聲：「賤婢欺人太甚。」

隨着話聲，突然雙手齊揚，一片密如飛蝗的暗器，挾着破空銳嘯，以滿天花雨之勢，向白冰清兜頭罩落。

金花聖母是老江湖了，她明知白冰清如此驕狂，必然有驚人的藝業，此情此景之下，她冒險發難，自然是使盡渾身解數，也自信有絕對制勝的把握。

何況，雙方距離不過丈五左右，而白冰清又是滿不在乎地，一手抱着白狸貓，一手撫弄着，可說是處于完全無備的狀態下。

此情此景，如果她這位以暗器成名的金花聖母不能一擊奏功，以後可沒臉再在江湖上混了。

但情況的變化，可的確出人意外——

只見白冰清那正在撫弄白狸貓的右手忽然一抬，她的週身立即呈現一道耀眼的晶幕，並發出一串「叮叮噹噹」之聲。

那晶幕一現即隱，光斂，聲止，白冰清的手中，多出一枝顫巍巍的軟劍，軟劍上黏滿了毒針，金錢鏢，鐵蓮子之類的暗器，顯得黯然無光。

很顯然，那軟劍具有磁性，所有的暗器，都給它吸引住了。

白冰清對于向她集中投射的驚駭目光，狀如未覺，只是隨手一抖，黏附在軟劍上的暗器，被抖落一地，現出一枝澄如秋水的銀色寶劍，然後目注金花聖母，披唇一哂道：「妳應該將壓箱底的本事使出來才對……」

金花聖母臉色肅穆地，伸手由頭上摘下四朵金花，却沒接腔。

白冰清接着又是一哂道：「四朵不够，最好是九朵齊發。」

白冰清這一句狂話，立即引起現場中羣豪們的竊竊私語聲。

平心而論，金花聖母並非浪得虛名之輩，方才初度交手之失利，固然是由于白冰清佔了兵刄上的便宜，但金花聖母並未施展她的看家本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金花聖母已準備施展她的看家本領，而白冰清却還要她「九花齊發」，這，自然使得其餘羣豪們，有一種「狂得太過份了」的感覺。

但金花聖母却只是冷冷地一笑道：「我會的。」

白冰清嬌笑道：「好啊！金花聖母的九花齊發手法，據說是武林一絕，現在，諸位可以大開眼界了……」

她，極口稱讚對方，但她自己却仍然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媚目橫掃，含笑接着說：「但我要提醒諸位，我恐怕沒法分神照顧諸位的安全，爲防萬一，諸位最好是再行退後一點。」

她的話沒說完，其餘羣豪，已紛紛後退。

只有錢堃、林一葦、玉兒等三人原本站在茶座底端的牆壁下，已無地可退，而仍在原地未曾挪動，由于他們的位置距白冰清只有三丈左右，屬于危險地帶，因而白冰清扭頭嬌笑道：「錢大哥，你們也最好換一個地方。」

錢堃淡淡地一笑道：「不必，我能照顧他們。」

這時，正在傾聽一旁的楊百川低聲解說當前情況的三手婆婆，忽然揚聲喝道：「蕭夫人請慢點出手。」

金花聖母一楞道：「爲甚麼？」

「我要先問一問白冰清姑娘……」

「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好問的？」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妳知道白姑娘的來歷嗎？」

「難道妳知道？」

「妳猜對了！」三手婆婆的話鋒轉向白冰清說道：「白姑娘，妳說，妳要跟我合作？」

白冰清嬌笑道：「是啊……」

「妳手中的寶劍，是否叫作元磁冷霜丸？」

「正是……」

「妳懷中的白狸貓，是屬于長白山絕頂的異種通靈狸貓，名叫虎狸？」

白冰清「格格」地嬌笑道：「是啊，想不到這麼多的耳聽目明的老江湖，却趕不上一個雙目失明的人的見識。」

這兩句話，說得所有在塲的人，都發出尷尬的苦笑。

三手婆婆接着問道：「長白山絕頂天池旁邊，住着一位被稱爲白衣龍女的中年美婦……」

白冰清飛快地接口說道：「妳怎麼知道？」

三手婆婆道：「我老婆子未瞎之前，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拜識過她，所以，我才知道元磁冷霜丸和虎狸的名稱，也深知其厲害。」

「那麼，妳是願意跟我合作麼？」

三手婆婆道：「我要先知道妳和白衣龍女的淵源。」

「那是家師，够了嗎？」

「够了，只要妳能制服目前集中在太原地區的各路梟豪，我願意跟妳合作。」

「好！咱們一言爲定。」白冰清目光移注金花聖母道：「蕭夫人請！」

蕭桐連忙接口道：「且慢……」

他，也不管別人的反應如何，逕自飄落其妻身邊，在她身邊悄聲說道：「美雲，咱們暫時退出……」

金花聖母本姓江，名美雲，她，不等乃夫說完，立即大聲截斷他的話，道：「爲甚麼？」

蕭桐仍然是悄聲道：「方才，三手婆婆的話，妳都聽到了。」

江美雲沒好氣地接口道：「聽到了又怎樣？」

蕭桐苦笑道：「明知她不好惹，咱們又何苦强行出頭，幹這火中取栗傻事。」

「我可不管他甚麼龍女蛇女，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你竟然給嚇住了，咱們今後，還要在江湖上混？」

「美雲，妳要明白，有時候，有名氣的人，並不一定具有眞才實學，而默默無聞的人，反而……」

江美雲不耐煩地截斷他的話道：「去去！少嚕嗦！即使她眞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本領，我也非要鬥鬥她不可。」

蕭桐一臉的惶急和苦笑，雙手互搓着，充分顯示出一個懼內者的尷尬相。

江美雲向他瞪了一眼，道：「給我滾開。」

「是是……」

他，口才答得爽快，人却站在原地沒動。

也不知他忽然想到了甚麼妙計，只見他精目一轉，涎臉附着乃妻耳朵悄聲說了幾句，居然使得江美雲現出了猶豫神色，而點點頭道：「唔……這倒值得攷慮。」

蕭桐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道：「那麼，咱們現在退出還不算遲……」

白冰清却淡淡地一笑，漫聲說道：「我說，蕭宮主，現在退出已經太遲了。」

蕭桐聞言一楞，道：「白姑娘，此話怎講？」

白冰清含笑道：「有道是，羞刀難以入鞘……」

蕭桐臉色一變，道：「白姑娘，妳……妳何忍逼人太甚！方才，妳還說過，只要我們退出……」

白冰清飛快地接口道：「是的，方才我曾這麼說過，現在也仍然有效……」

「這……這就令人費解了！」

「一點也不令人費解，你應該記得，尊夫人已說好要施展她那九花齊發的獨門絕藝，所以，我有理由要求她，讓我開開眼界。」

金花聖母江美雲是目前羣豪中名望最大，功力也最高的一位，白冰清似乎有意借挫折江美雲以收殺鷄警猴之效，使目前這羣豪互相傾軋的紊亂局面，能立刻加以控制，所以，她不讓蕭桐夫婦自動退出，而必欲逼其一戰。

她，不等對方有甚反應，又立即說道：「蕭夫人，我給妳一個便宜，只要妳的九花齊發手法，能逼得我離開這個小圓圈，就算我輸。」

接着，以右手軟劍在她立足之週圍劃了一個徑約三尺的圓圈，含笑說道：「然後……對了，貴宮不是已和天醜帮聯手合作了嗎？」

蕭桐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江美雲冷然一哼，問道：「合作了又怎樣？」

白冰清道：「合作了就該休戚相關，禍福與共，待會，當妳表演過九花齊發的絕藝之後，如果還不服氣，賢伉儷可以和楊帮主聯手賜教……」

江美雲截口接道：「妳的意思，是要以一對三？」

「不錯。」

「如果妳敗了呢？」

「我毋須攷慮。」

所謂「毋須攷慮」，也就是說，她自信絕對不會落敗，她這種輕描淡寫，將全體羣豪當作土鷄瓦狗的狂態，不但使火爆性子的江美雲忍不住怒髮蓬飛，連一向老成持重的蕭桐，也爲之臉色大變。

本來嘛！泥菩薩也有三分土氣，何況是血肉構成的人，更何況還是名震江湖的一派宗師。

江美雲給氣得半晌作聲不得，蕭桐却仍耐着性子，冷笑一聲道：「白姑娘藝高人胆大，固然可以目空一切，但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妳敗了呢？」

白冰清懶洋洋地接口道：「萬一我敗了，我們主僕四人，任憑處置。」

「好！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白冰清含笑說道：「我知道蕭宮主伉儷情深，很不放心尊夫人涉險，所以，現在，我不妨再讓你蕭宮主服下一顆定心丸，不論是尊夫人的九花齊發手法也好，待會的三對一，或者是四對一也好，我都不會反擊，你們都可以放手施爲，不必爲本身的安全担心……」

江美雲冷笑一聲，道：「丫頭，妳狂得太離譜了！」

白冰清嬌笑道：「我倒是一點也不覺得。」

蕭桐沉聲說道：「白姑娘，說話可得算數！」

「當然。」白冰清目注江美雲，嫣然一笑道：「蕭夫人請！」

江美雲向乃夫瞪了一眼，說道：「閃開。」

蕭桐猶豫了一下，向乃妻悄聲說道：「這妖女邪門得很，妳要多加小心。」

瞧白冰清的說法，便宜都讓對方佔盡

了。

但人類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對方表現得越大方，自己却反而會愈加感到惶恐不安，目前的蕭桐，也就是由于這種心理的作用，而不得不再向乃妻叮囑一番。

面對這麼一位莫測高深的強敵，江美雲也冷靜得多了，她，對于乃夫的嚕嗦，居然沒顯出不耐煩的神色，只是冷冷地一揮手道：「我知道。」

目送乃夫退走之後，江美雲才向白冰清沉聲喝道：「妳要小心了！」

白冰清連忙道：「且慢！」

江美雲冷然地問道：「妳還有甚麼花樣？」

白冰清一揚手中的軟劍，道：「妳已知道這寶劍的特性，我如果再用它，對妳太不公平……」

說話間，「錚」地一聲，軟劍已成爲一顆精光耀目的銀光，納入衣袖之中。

江美雲一愕道：「你不用兵刃？」

「不用兵刃，怎能防護妳的歹毒暗器，」白冰清扭頭向錢堃笑問道：「錢大哥・借你的長劍一用，可以嗎？」

錢堃含笑答道：「行！」

一道精虹，飛射白冰清身前。

白冰清右手接住長劍，左手將虎狸向肩頭上一送，道：「小白，乖乖的看熱鬧・不許妄動。」

虎狸回答的是聲懶洋洋的「咪嗚」。

白冰清向江美雲嬌笑道：「蕭夫人請放心，我不命令牠，牠不會傷人的。」

江美雲冷冷一笑道：「現在，我可以出手了吧？」

「可以，請！」

「當心。」

話落手揚，只聽「嗤嗤」連响，雙袖中的連珠袖箭，電射而出，枝枝都指向白冰清的要害。

白冰清左手大袖一拂，一面嬌笑道：「蕭夫人，我要見識的，是妳的九花齊發絕藝呀……」

由于雙方的動作都太快速，旁觀羣豪，根本沒法看清楚江美雲發出多少袖箭，也沒法看清楚白冰清那左手一拂的效果，却看到九朵金花，成「品」字形，緩緩地飛起。

九朵金花分別由三個小「品」字湊成一個大「品」字，一前二後，徐徐地飄飛着，就像是落花飛絮一樣的輕盈。

金花聖母的九花齊發手法，是武林一絕，也是百花宮的鎮宮絕藝，名氣固然很大，但眞正見識過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目前的旁觀羣豪，雖然沾了白冰清的光，而見識到了，但驟覩之下，暗中却有「不過如此」之感。

因爲，他們所看到的九花齊發手法，並不像他們想像中的那麼神奇，更談不上刺激。

就當旁觀羣豪心中微感失望之間，那最前端的小「品」字中的三朵金花，忽然向當中一擠，「錚」地一聲，化作三道金色弧綫，分正中、左、右三綫，繞過白冰清這個目標，環繞着白冰清又飛了回來。

不！不是環繞着白冰清，因爲，白冰清已含笑俏立錢堃身邊，代替她站在原來位置上的，竟然是她的使女玉兒，玉兒也是一身白色彩裙，她右手握着長劍，左肩上蹲着虎狸，那稚氣未褪的俏臉上一片冷肅，一雙美目半開半闔，沉穩有如泰山。

當最前面的三朵金花一觸而分之間，旁觀羣豪們，一齊發出驚啊之聲，也不知他們是在讚美江美雲的暗器手法，還是讚美白冰清那神出鬼沒的掉包身法。

平心而論，江美雲的暗器手法固然是令人驚異，而白冰清主僕那神秘的掉包身法，却更令人激賞。

因爲，現場羣豪中，除了錢堃之外，沒人發覺她們是幾時掉的包。

固然，由于江美雲暗器手法的奇異，而吸引住羣豪們的注意力，但她們主僕于掉包時行動的快速，也不難想見一般。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當最先那三朵金花繞飛回來時，後面的六朵，也分別有了不同的變化。

左邊的「品」字形變成一路縱隊，由冉冉地飄飛變成快速環飛。

右邊的「品」字形却隊形一變，分上，中，下，三路，分別射向玉兒的「七坎」，「腹結」，「會陰」等三處要穴，速度也變得快如激矢。

岳峙淵停似的玉兒，仍然沒有抗拒的打算，她，對那環繞她飛舞着的六朵金花，固然是如未見，即使是那由正面疾射她三處要穴的三朵金花，也一樣的無動于衷，那神情，就像她已練成「金剛不壞」之體，百無禁忌似地。

這情形，自然使得旁觀的人爲她暗中捏一把冷汗，而目不轉瞬地注視着。

但他們白担心了。

當那激射而前的三朵金花，離玉兒的三處要穴不足一尺之時，最上面的一朵，忽然像失去控制似地，向下一沉，「錚錚」兩聲，上、中、下，三朵金花一觸而分，也成三路向兩旁繞飛起來。

「好啊……」

旁觀羣豪發出震耳欲聾的彩聲。

彩聲中，那本來靜立原地，以不變應萬變的玉兒，忽然嬌軀快速地搖晃了兩下，避過了由背後疾射而來的兩朵金花，就像她背後長了眼睛似地。

金花聖母的暗器手法，固然是令人嘆爲觀止，而玉兒所表現的沉穩與應變的巧妙，也同樣令人激賞。

因此，旁觀羣豪們，又發出聲震屋宇的彩聲……

這時，圍着玉兒環飛着的九朵金花，分別由不同的角度，位置，一朵接一朵地，向玉兒的嬌軀進攻，而玉兒也都是以驚險無比，毫髮之差的距離，將那一波接一波的金花攻勢避了開去。

她的嬌軀，像狂風中的殘荷，在穿梭不絕的金花中，東飄西閃，姿態美妙已極，更妙的是，她的雙足，始終不曾離開那徑約三尺的小圓圈之內。

她左肩上的那隻虎狸，雙目重闔，竟然像是睡覺了似地。

這時，江美雲只是全神貫注在九朵金花之上，對于她的對手已由小姐換上一個丫環，竟然不加聞問。

至于旁觀的羣豪們，也都是目不稍瞬地，凝注鬥場，似乎恐怕一霎眼就會錯過了精彩情況。

倒是，蕭桐忍不住向白冰清沉聲說道：「白姑娘，妳何忍讓一個丫頭，做替死鬼。」

白冰清嬌笑一聲，道：「這與你不相干呀！」

「妳已看到丫頭週圍那層似有若無的薄霧？」

「是啊！我已看到了。」

「那是毒汁與毒粉匯合而成的追魂毒霧……」

「哦！那一定非常厲害呀！」

「不錯，那怕妳功力再高，只吸入一絲絲，在盞茶工夫之內，必然七孔流血而死。」

「啊！那的確是非常厲害呀！」

這時，江美雲忽然沉聲說道：「白冰清，我明白了。」

白冰清笑問道：「明白了甚麼呀？蕭夫人。」

「明白了妳爲甚麼臨陣脫逃，走馬換將的原因……」

「慢着，有關走馬換將的原因，我應該先行解釋一下。」

「我在聽着。」

「如果我方才說明，是由玉兒領教妳的金花絕藝，妳必然認爲我過于輕視妳，而決不會答應，所以，我只好不先行說明，臨時來個陣前換將，不過，妳可以絕對放心，雖然是小玉代我領教，但咱們方才的協議，仍是一樣的有效。」

江美雲冷笑一聲，道：「是嗎？我非常相信。」

白冰清嬌笑道：「這是說，妳根本不祖信？」

「我相信玉兒與我的師門大有淵源，懂得我的暗器手法，而這，才是妳不先行說明，臨時走馬換將的眞正原因。」

「錯了，蕭夫人，玉兒與妳的師門，可說是風馬牛不相關……」

「我不信！」

「不信不要緊，好在咱們說好的是兩場，第二場也由玉兒領教……」

江美雲冷笑着截斷她的話道：「第二場？妳想她還能活到第二場嗎！」

白冰清黛眉一揚，道：「我也不信妳能傷得了她！」

「妳等着瞧吧！」

「等着瞧的人，多着哩！蕭夫人，已經快天黑了，趕快把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呀！」

是的，夜幕業已低垂，茶館內已呈一片昏暗！

楊百川已趁羣豪們全神貫注鬥場的機會，將三手婆婆悄然送了出去。

不過，楊百川的行動未逃過錢堃和白冰清二人的如炬目光，但這二位都未予阻攔，而且還故意裝成不曾察覺的樣子。

江美雲冷笑道：「那是老娘我的事，不勞費心！」

蕭桐沉喝一聲：「燃燈！」

一聲暴喏，片刻之間，四週已燃起十多支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由于茶館內大放光明，羣豪們的視界也更爲廣闊而清楚了。

那被九朵金花圍着的玉兒，仍然是在穿梭交織着的金花陣中，像風擺殘荷似地飄閃着。

那九朵金花在快速穿梭交織的情況之下，似乎增加了三倍以上，觸目所及，但見滿眼金虹環繞，也好像是數十支金針，在向玉兒輪番飛射着。

而玉兒哩！除了晃蕩着她的嬌軀之外，仍然是不曾格拒，也不曾反擊過一招半式。

金花聖母的暗器手法，固然是神乎其技，而玉兒的閃避身法之玄，之美，也令人嘆爲觀止。

江美雲老臉上一片寒霜，目注鬥場，口中却向白冰清冷笑道：「白冰清，準備替她收屍吧……」

話落，雙手齊揚，十指凌空疾點，那圍着玉兒輪番進攻的數十道金光，收斂成九道金虹，以無比快速之勢，由玉兒的前後左右，集中發射而來。

好一個玉兒！只見她不慌不忙地嬌叱一聲，左手一揚，一抹紅雲圍着她的嬌軀電疾地一轉，那來勢無比快速，也無比凌厲的九朵金花，已消失無踪。

像刀切似地，一下子全都靜止了。

玉兒俏立小圓圈中，右手仍然持着那枝借自錢堃而不曾使用過的寶劍，左手中却多出一個紅色而透明的口袋。

不！那不是口袋，其實是一段透明的紅綾，由于紅綾中兜着江美雲的九朵金花，因而粗看之下，像是一個口袋而已。

儘管她的額頭上已現出輕微的汗珠，但神態間却顯得無比的輕鬆和愉快。

江美雲像中了邪似地，呆立原地，老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一時之間，却是說不出話來。

現場中，像死一樣的沉寂。

少頃，玉兒提起左手的「口袋」扭頭笑問道：「小姐，這個如何處置？」

白冰清含笑說道：「還給蕭夫人。」

「是！」玉兒目注江美雲嬌笑道：「蕭夫人……」

江美雲截口長嘆，道：「不用了，從今之後，江湖之中，沒有金花聖母這個名號……」

說來也難怪，憑她金花聖母一世英名，片刻之間，毀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環手上，而自始至終，對方根本不曾反擊過，此情此景，即使別人不傳出去，她自己也實在沒臉皮再在江湖上混啦！

玉兒畢竟年紀太輕，一見對方拒絕接受，竟楞在那兒接不上腔。

白冰清像一縷輕烟似地，飄落玉兒身邊，一面由玉兒手中接過寶劍，「口袋」，和靈貓虎狸，一面含笑說道：「蕭夫人，能否請平心靜氣，聽我一言？」

江美雲輕嘆一聲：「我輸得口服心服，有話請儘管說。」

白水清正容說道：「蕭夫人，妳的年紀比我大得多，有關武林中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該毋須我來嘵舌吧！」

江美雲苦笑道：「我懂得，如非是想通了這一點，憑我的火爆性子，今宵，我是寧死也不會善罷干休的。」

白冰清道：「平心而論，蕭夫人的暗器手法，不愧是武林一絕，可惜妳運氣不太好，偏偏家師也是精研暗器手法的大行家，而玉兒又是家師最寵愛的丫環，終年

武林秘辛

徐翳子巧挫杜心五

賴嚴霜

南方的拳派當中，沒有自然門，甚至北方的大門派，也沒有這個門派，不過，自然門却是有許多人感到驚奇的，因爲該門派出了一個武林高手萬籟聲，此人曾經奪取全國武術比賽的錦標，而且跟顧汝章等人南下，在廣州主持南方國術館，亦卽館長，他就是自然門的高手，敎他自然門的師傅叫杜心五，當然是拳脚更加厲害了，一般人如果對武術發生興趣，多數會看過萬籟聲寫的巨著「武術滙宗」，因爲該書厚達兩寸，包括拳脚，招式，門派，以及暗器各項，另加練功手法，很少人有這樣大的精力，著書立說，能够寫得出數十萬言，使那本書厚達兩寸的，除了精力過人之外，這個人還要有名氣，確確實實懂得那麼多，然後有資格寫出，故此，萬籟聲因這本書享譽，亦卽使自然門因萬籟聲得到一般武林人士賞識。

最奇怪的是這一點，任何一個門派所敎授的拳脚俱是有整套拳打出的，同時每一種散手，拆招，都有固定的形狀和姿勢，至於自然門，却非如此，它只是指導後輩如何用手擋格，走空位，如何發拳出擊，那一拳中途遇到對方截擊，如何變化，並無固定的姿勢，亦無整套拳脚，練習已久，那個人跟高手過招，自然而然的能够打出來，因此之故，有些拳師認爲它標奇立異，毫無根據，再又因爲萬籟聲的名氣太响，他們都認爲萬籟聲確有根底，不敢找萬籟聲較量，反而有興趣找萬籟聲的師傅杜心五落場玩玩。

照一般情理來說，杜心五有資格敎萬籟聲的拳脚，顯然他的年齡超過萬籟聲了，而且杜心五並非時常練習，對方蓄意挑戰，年少力强，杜心五實在不容易抵擋的，說也奇怪，不管那個拳師向杜心五挑戰，總是打輸的，他們甚至輸了還不知道對方用那種招式把他們擊退，總是倒在地上，目瞪口呆，擺出一副不服氣神態。

登門挑戰的人往往連打幾次，又再連輸幾次，末了他們不能不拱手稱臣，向杜心五告辭。

杜心五從來沒有把挑戰的拳師打傷，對方輸了之後向問他用那一種手法戰勝，杜心五總是笑着說：「大家都知道自然門沒有固定的一種拳套，只是設法走空位，對方發拳，想盡辦法閃開，借力出擊，僅此而已，單是這幾句話，如果你能够醒悟，懂得其中奧妙，你就不必再學自然門的拳技。」

對方知難而退，這種事情發生了幾次，沒有人再找杜心五師傅較量高下了，照這樣看，杜心五的武功確是淩駕在萬籟聲之上的，至於杜心五究竟從那個師傅學習到武功呢？這是一種秘聞，他很少把這種秘密吐露的，因爲他學到自然門的拳脚和氣功，仍然不知道師傅是甚麼名字，所知道的只是那個師傅身段矮細，僅有三尺多高，滿臉鬍鬚，姓徐，一般人把他稱做徐翳子。杜心五並非遇見徐翳子後就誠心拜師學習武功，然後有那麼的成就，他沒有跟徐翳子這個老先生相遇之前，已經是很有名氣的鏢師，而且多次跟江湖大盜交手，殺退對方，不管用武器戰鬥，抑或赤手空拳搏鬥，他總是贏的，正是年少氣盛，那時他路經滄州，聽說山中有一個異人，叫做徐翳子，此人的武功，天下無敵，蓄意拜訪。杜心五入山訪了三天，然後找到一個草堂，徐翳子就住在那個草堂之內。

徐翳子身長三尺，看來又矮又胖，十分滑稽，實在很難使人相信他是精於武功的，杜心五循例以晚輩的姿態叩見，走進草堂，拱手爲禮，專稱翳子徐師傅。

徐翳子看見他很有禮貌，有些高興，可是，他進門就把自己稱做翳子，似乎有些不敬，因此他冷然說：「你是誰？走進我的草堂幹甚麼？」

杜心五聽了，說：「徐師傅，我是專心拜訪的，萬里迢迢走到這個地方拜訪，當然是想學習武功了，盼你賜敎！」

徐翳子大聲說：「謊謬！你怎樣知道我精通武功呢？」

他愈是托詞推搪，杜心五就愈加纏着他苦苦的哀求，希望他指導，徐翳子終於很鄭重的說：「我雖然有些武藝，却是不喜歡指敎別人的，如果你想學習武功，一定要在此地尊稱我做師傅，替我打掃地方，我叫你怎樣做就怎樣，不過，你想我收爲弟子之前，先要讓我看看你有甚麼本領，然後決定是否敎你武功，再者，從你這方面看，你也要有這種打算，沒有看清楚我是否武藝高强之前，立刻拜師，未必太過冒失。」

他閉上了嘴，杜心五非常高興，說：

「徐師傅，你說得對，我們就到草堂外邊的空地交手好了，相信你一定打贏我。」

徐翳子很不高興，說：「你想學習武藝，就不要客氣，無論如何一定要把你的渾身本領施展出來，讓我清楚你有多少斤兩，然後定奪，同時你也盼望我施展一些絕招，能够把你擊倒，使你心悅誠服，倘若你不問情由的胡亂施展一些武藝，就跪下來拜師，未免太過。」

杜心五便不再說甚麼，眞的跟徐翳子在草堂外面的空地站着，互相對望了一眼，他就大聲說：「師傅，恕我無禮，開始發招了！」

說完這句話，他就標身上前，連打幾拳，他的拳脚當然是相當精湛，然後有資格做保鏢的，那些拳法已經有了很高的成就，確是有把握取勝的，殊不料徐翳子好像預先懂得他如何發拳，和踢脚，左閃右避，很快就避過了他，他完全佔不到上風，不過，徐翳子沒有發招，打了幾個回合，全是閃避的，因此他就發生誤會，以爲徐翳子只知閃避，很快徐翳子就看出他的想法了，說：「現時輪到我發招了，你一定輸的，我絕不起脚，只是用掌，相信很快就把你用推山掌跌出一丈過外，你是無法躲閃的。」

徐翳子說完，立刻改變作風，用雙掌出擊，那兩個手掌忽上忽下的移動，使對方看到眼花，突然之間雙掌齊出，向他的胸部使勁推出去，他就連退幾步，倒在地上，剛剛距離徐翳子一丈二尺。

到了那時，杜心五應該佩服了，但却仍不服輸，一躍而起，說：「徐師傅，我還沒有用自己最擅長的脚法進攻，因爲我恐怕打傷你，既然你有這種氣魄，任由我發招，我就傾全力進犯了，這次的打法跟剛才的打法不同，請你當心。」

說完杜心五就標馬上前，上邊的手虛幌了一下，便卽用脚橫掃，杜心五所掃出來的脚叫做拐子連環腿，看來好像掃堂腿，但却不同，掃堂脚的身形盤得很低，故此，只有蹲下掃圈，如果對方閃避得好，一脚踏下來，踏中膝蓋骨，就會折斷，拐子連環腿雖然像掃堂腿，但却不是掃圈，而是左撥右撥，再者，它並非蹲下的，只是低馬步，掃脚也是較爲低多少，絕非蹲下，因此對方無法用脚踐踏，從各方面看，拐子連環腿是比較掃堂腿出色的，杜心五曾經用這種脚法打退許多個武林高手，相當自負，那時他以爲必勝，殊不料剛剛交手，他就發覺到那個三尺高的徐翳子實在不容易應付，他的脚掃到盡，也無法接觸徐翳子，左右亂掃一頓，徐翳子總繞着他團團轉，不但如此，還因徐翳子是靠在他的背後，有機會伸手摸他的頭髮，使他光火，最後突然轉身用旋風腿出擊，因爲這是高脚，下邊空虛，那一脚落空，他覺得用來支持右脚的另外一條腿，卽是左脚的腿彎那邊，給人按了一下，便卽倒下來，跟着覺得背後又再給人脚踢，只知道脊椎骨發生劇痛，不但無力再鬥，甚至沒法站起來，總之，他輸定了。徐翳子笑容滿臉，走近了他，伸手拍打他的背脊，又再打他左腿的腿彎，這兩處受到對方攻擊的地方，本來是很痛楚的，說也奇怪，給徐翳子左摸右摸，打了幾下，登時整個人恢復常態，可以自由活動，到了那時，杜心五就無法不拱手稱臣了，連忙跪在草地拜師。

徐翳子扶他起來，很高興的說：「你的拐子連環腿已經不錯，可惜你在武功方面的造詣遠比不上我，無法把我擊倒，有了這種基礎，你有資格做我的徒弟了，你就留下來吧！」

到了那時，他才知道自然門武功是與別不同的，對於樁馬出手各種基本功夫，做得非常穩固，然後出擊，那雙手天天要打沙包，踢樁，打石，甚至揷鐵沙，盡可能的使它堅實，馬步亦屬如此。

日子拖長了，杜心五就明白過來，自然門確有一手，能够乘虛而入，並非像普通的拳套，某招抵擋某招那麼呆板，恍然大悟之後，他就把這一層心理說出來，徐翳子讚他聰明，說：「你已經明白，不必留在這裏，此後你在外邊行走，準可以靠這一招擊退許多江湖好漢，不過，你要擇人而傳，絕不可濫收徒弟。」

杜心五就此飄然而別。兩年後他仍做保鏢，但却升做總鏢頭，他偶然路過荒山，想拜訪老師，重臨舊地，便發覺以前那座草堂已經去得無影無踪，好像連根拔掉，又像世界上根本沒有這麼一座草堂。

徐翳子沒有再在附近出現，有人說他已經雲遊到四川的峨嵋山或者在該處隱居，一生沒有走過出來。總之，自然門是否徐翳子創立的呢？那就無可稽考了，所知的是這一點，徐翳子把這種功夫傳給杜心五，杜心五又把這種功夫傳給萬籟聲，因爲萬籟是第一次全國國術表演的冠軍，兼且是廣東國術館的館長，著書立說，武林中人都知道有他這個人，進而知道自然門是另有一手武功，非普通拳脚可比。

耳濡目染，復經家師耳提面命，所以，她年紀雖小，對暗器手法方面的造詣，決不在蕭夫人妳之下，妳遇上她，等于遇上了尅星……」

江美雲截口一嘆道：「這些，不必再談了，但我想問妳幾句話，可以嗎？」

「當然可以。」

「白姑娘，方才我已說過，我那九朵金花之中，都藏有毒粉，毒汁，但方才，不但玉兒未中毒，連白狸貓也絲毫未受影响，這是甚麼原因？」

「因爲，家師是世外高人，舉凡天文地理，星相醫卜，無所不通，至于用毒解毒，只能算是雕虫小技而已。」

「我明白了，妳知道我金花藏毒的秘密，所以，事先給玉兒和虎狸服了避毒靈藥？」

「不錯，而且玉兒的衣袖中還藏有解毒藥粉，將她週圍的毒霧都化解掉，否則，妳當明白，旁觀的人，會受到池魚之殃的。」

白冰清說完之後，把手中的「口袋」向對方一抛，正容說道：「蕭夫人，這金花還是請收回去吧！」

她的神態與語氣，都頗爲誠懇，但却于有意無意之間，露了一手驚世駭俗的玄功。

因爲，那隻「口袋」雖然是抛出去的，但却像是被懸掛在一根裝有滑輪的繩子上，徐徐地滑過去的一樣。

「口袋」中的九朵金花，少說點也在一斤以上，試想，要淩空滑過丈多遠的距離，那是何等精湛的內家功力！

江美雲接過那隻「口袋」，仰首長嘆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這江湖，是你們年輕人的了。」

白冰清居然謙虛地一笑道：「蕭夫人過獎啦！」

「我老婆子是言出由衷。」江美雲注目接問：「白姑娘，咱們百花宮可以退走了吧？」

白冰清含笑接口道：「蕭夫人，咱們的協議還沒履行呀！」

江美雲臉色一變道：「妳……還要逼我丟一次臉？」

白冰清歉笑道：「夫人言重了，也誤解我的意思了。」

「此話怎講？」

「前先我要說明，家師雖然不求聞達，但我胆敢誇句海口，她老人家的確是當代一高人，所以，我認爲，任何人敗在天池門下，不但不應該認爲丟人，反而應該引以爲榮才是。」

對這種狂妄絕倫的妙論，江美雲自然只有苦笑的份兒。

白冰清娓娓地接着說：「至于方才所說的三對一或四對一的那場較量，如果蕭夫人不願履行，我絕不勉强，但不論是百花宮也好，天醜帮也好，目前想要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江美雲臉色一變，道：「方才，咱們交手之前，妳不是說過要我們置身事外的嗎！」

白冰清嬌笑道：「當時情況不同，如果當時諸位能接受我的安排，等于是吃敬酒，現在經過一場較量後才想退出，那是

吃罰酒，吃罰酒就必須有附帶條件……」

她，話鋒一頓，又沉着聲說：「從現在起，百花宮，天醜帮都必須接受我的指揮，當然，我不會讓你們白白辛苦，王府藏珍起出之後，也有諸位的一份，最後，我再說一句：替天池門下効勞，這是諸位莫大的光榮！」

話鋒再度一頓，又注目問道：「蕭夫人，妳怎麼說？」

江美雲臉色凝重地道：「我須要先跟外子研商一下，再作答覆。」

「可以，希望賢伉儷善加抉擇。」白冰清的話雖然說得很平和，但那意在言外的威脅意味，却令人不寒而慄。

江美雲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蕭桐身前，這短暫的時間中，不但原先那飛揚跋扈的神態消逝無踪，人也好像突然之間蒼老了許多。

白冰清故意美目環掃，「呀」了一聲道：「楊帮主怎麼不見了。」

事實上，不但楊百川不見了，所有天醜帮中的人員，都早巳悄然退出茶館。

大門外，傳來楊百川的震動語聲道：「老夫在這兒。」

白冰清依然在裝迷糊，好像是才發現天醜帮的人，巳全部撤出茶館外似地，嬌笑着道：「楊帮主和貴屬，竟然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之下，全都撤走了，高明，高明！」

楊百川的語聲冷笑道：「白姑娘，本帮並未撤走，現在都集中在茶館外……」

「這是說，這仙人橋茶館，巳被貴帮包圍住了？」

「不錯！」

白冰清扭頭向錢堃苦笑道：「錢大哥，這眞是陰溝裏翻船呀！」

錢堃不置可否地漫聲道：「是嗎？」

這時，玉兒巳雙手送還寶劍，並嬌聲說道：「錢爺，你的寶劍……」

楊百川的語聲沉聲說道：「別裝蒜了，白冰清，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楊百川巳換了三個位置，很顯然，他對白冰清那莫測高深的武功，有着太深的忌憚，而不得不隨時變換存身之處，以防白冰清循聲突擊。

白冰清嬌笑道：「楊百川，憑你那手三脚貓功夫，縱然借給你一副胆子，諒你也不敢在我面前玩花槍，但你竟然如此放肆，想必另有所恃？」

楊百川的話聲冷笑道：「妳猜對了，諸葛一生唯謹愼，老夫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

「好！天窗巳經打開了，有甚麼條件請說？」

「條件很簡單，所有在茶館內的人，由妳領導，一字橫排，面向牆壁，等候處置。」

「你是要我們束手就擒？」

「不錯！」

「憑甚麼？」

楊百川沒答話，只聽他沉喝一聲：「上官堂主，給點顏色白姑娘瞧瞧！」

上官景的語聲恭應道：「遵命……」

「轟」地一聲，茶館屋頂上被轟出一個斗大的窟窿，瓦片塵土飛揚中，百花宮的人，給嚇得面色如土。

但白冰清却神態自若地，披唇微哂道：「這玩藝倒很新鮮。」

楊百川的語聲得意地笑着道：「妳知道這是什麼玩藝嗎？」

「正想請敎？」

「告訴你，那是紅毛國進貢朝廷的火器，被本帮於半途截下十支，今宵正好派上用塲。」

白冰清道：「你知不知道，這是誅滅九族的大罪？」

「這與妳不相干，現在，老夫問妳，妳自認武功，機智，都高人一等，妳能高過這些火器嗎？」

「楊百川，你認爲你巳經穩操勝劵了麼？」

「當然，即使巳練成金剛不壞之身的絕頂高手，也難當火器一擊。」

白冰清冷笑道：「那你爲何不拿我先開刀，偏要多費唇舌……」

楊百川的語聲笑道：「因爲，我相信趙小蘭在你們的手裏，那是王府藏珍之鑰，爲了趙小蘭的安全我必須留妳活口。」

「高明！高明！」

「誇獎！誇獎！」

白冰清忽然俏臉一寒，冷哼一聲道：「楊百川，你是油蒙心竅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冷笑一聲道：「本來我是沒打算殺人的，你旣然胡塗得不知好歹，那我只好借用兩顆人頭，讓你清醒一下。」

一頓話鋒，沉聲喝道：「白剛！」

「老奴在！」語聲來自屋外。

「我交代的事情，辦好了沒有？」

「全都辦好了。」

「好，提兩顆人頭進來……」

「是……」

人影一閃，鬚眉全白，也是一身白衣的白剛，巳躬着身子，出現在白冰清面前，他的左手中，還提着兩顆正在滴着血的人頭。

白冰清沉聲說道：「將人頭高擧一點，讓楊大帮主瞧瞧。」

「是……」

白剛恭應着，一手一顆，將人頭托起面向大門。

兩顆人頭都睜着眼睛，鮮血順着白剛的手掌滴流着，將白剛的衣袖染上腥紅點點。

純白的衣衫，殷紅的血漬，襯托上兩顆猙獰可怖的人頭，令人直起鷄皮疙瘩。

兩顆人頭，大多數的人都識得，一顆是天醜帮的神機堂堂主「獨眼雙環」上官景，一顆是上官景手下的一個香主刁成，但刁成的另一個職務却沒人知道，那就是方才楊百川藉以威脅白冰清的火器組的領隊。

撇開刁成不談，「獨眼雙環」上官景是响噹噹的成名高手，此刻，竟在聲息全無的情況之下掉了腦袋，則白剛武功的高明，巳不難想見了。

因此，這片刻之間，現塲中的氣氛，像突然凝結了似地，呈現一片死寂。

白冰清揚聲問道：「楊大帮主，看清楚沒有？」

「看淸楚了！」楊百川的語聲中，有着三分的驚凛和七分的憤怒。（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皇冠（續完）

馮嘉・文　盧令・圖

神出鬼沒計　誅奸鋤惡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識破王漢成的陰謀，倖逃死亡阱，事後，王漢成又要他往金玉樓盜取皇冠，說是情報來自國王，司馬洛要求陳依德帶他往金玉樓外察看地形，陳依德證實王漢成所說是國王接電話得到的情報，司馬洛却懷疑這匿名電話是王漢成暗中命人打的——

「這話有道理！」陳依德說。

「而且，」司馬洛把頭靠後，擱在那座位的背上，閉上了眼睛，「我也肯定了血皇冠並不是在什麼金玉樓。我猜我知道血皇冠是在何處！」

「你知道——？」陳依德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我這兩天動過很多腦筋，」司馬洛說，「我也想到了一些事情，不過，還有些問題我要先問問你的，那是有關國王那間藏寶室；你知道的，那間收藏血皇冠的地方。」

「那裏怎樣了？」陳依德問。

「照我上次所見，裏面那放着血皇冠的座子上，血皇冠巳經沒有了，但是，門口那電眼燈仍然亮着，爲什麼呢？」司馬洛問，「旣然裏面巳沒有什麼值得守衛的東西了。」

「是嗎？」陳依德皺起眉頭，「我倒沒有注意到。」

「你記得這是誰的主意嗎？」司馬洛問，「發覺血皇冠失去了之後，電眼及警鐘一定巳經關了起來，讓那些警方人員調查之類。調查完畢了之後，是誰作主把電眼再開的呢？」

「沒有再開呀！」陳依德說。

「沒有再開？」司馬洛又坐直了，張開眼睛來看着她。

「我記得沒有的，」陳依德緊緊地皺着眉頭，「我記得在他們調查完畢之後我也去過一次，我可以隨便踏入那房間裏，電視眼並沒有開。」

「這是理應的，」司馬洛說，「房內已經沒有值得保護的東西，還開着電眼幹什麼呢？」

「你以爲是爲什麼呢？」陳依德連開車也心不在焉了，祇是側頭瞥着他，「司馬洛，你究竟想證明什麼？」

「有誰可以做主把那電眼再開的呢？」司馬洛問。

「國王和王漢成吧，」陳依德想了一會之後說，「即使王漢成對這個地方也做不了主的，祇有國王一個人能做主。以往，祇是國王本人控制這電眼，連王漢成也沒有資格去碰的。」

「那麼，最先時血皇冠又是怎樣給偷出來的呢？」司馬洛問。

「那一次國王出國去了，」陳依德說，「守衛長進去拿了血皇冠，警鐘當然响的，但守衛趕上去時他說祇是誤响，又把守衛們打發回下面去。當天，他就連同血皇冠失踪了！」

「而後來他的屍體出現，皇冠不見了！」司馬洛說：「我敢用性命打賭是王漢成指揮他去偷這皇冠的，然後王漢成殺了他滅口，現在我們知道殺人滅口是王漢成的慣技了！」

「是的，」陳依德點頭：「現在我們知道了。」

「王漢成沒有資格碰皇冠，所以他就用侍衛長去碰。」司馬洛點着頭，「但我敢打賭把電眼再開又是他的主意。」

陳依德又沉默着，想了一會。「應該是的，我記得電眼還是在他回來之後才重開的，是的，是他回來之後才重開的。」

司馬洛忽然揮揮手：「停一停。」

陳依德把車刹住。「怎麼了？」

「你可以現在查一查嗎？」司馬洛問，「我想你馬上替我查一查，重開電眼究竟是誰的主意，你可以查到嗎？最好能打一個電話就查到。」

陳依德點點頭。「我猜可以查到的，我在宮裏有一個相熟的包打聽，讓我們先找個電話吧。」

陳依德又開動車子，轉了好幾個轉，後來在一座電話亭的前面停了下來。她花了十分鐘去打那個電話，回到車上來的時候面有得色。

「你猜得對了。」她說，「那是王漢成的主意，王漢成回來之後曾進那房間裏巡視過，後來他就對國王提議把電眼重開

，他說電器如不常用，是很易損壞的。」

「是了！」司馬洛興奮地說，「當我第一眼看見那些電眼時，我就感覺到像有什麼不對似的。你要知道，我的觀察力很强；幹我這一行，是非要有很强的觀察力不可的。現在證明我的感覺並沒有錯。」

「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意思！」陳依德開動了車子，漫無目的地行駛着。

「很簡單，」司馬洛說，「我的意思就是，王漢成把那隻血皇冠再放回那藏寶的房間裏了。」

陳依德的眉毛向上一跳。「我不相信！他這麼辛苦弄回來的東西，怎會乖乖地雙手奉還呢？」

「他並不是雙手奉還，」司馬洛說，「他祇是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把那件東西收好罷了。他不是說，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嗎？還有什麼地方比那間房更安全的呢？血皇冠是剛從那房裏給偷出去的，找尋它的人就是找遍全世界，也不會到那房間去找的。」

「但那裏並沒有可以收藏血皇冠的地方。」陳依德說，「我已經去看過了，那間房的四壁都是空的，沒有傢俬，祇有一張酸枝木的小几，几上本來就放着血皇冠，除了几上之外，血皇冠是不能放在什麼地方的。」

「几下面的呢？」司馬洛問。

「几下面？」陳依德反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對那座小几我的印象很深。那是一座老式的小几，几的上截，有一點像一隻倒轉過來的桶子，對不對？桶口向下，而桶的邊緣伸出四條彎曲的腿子，抵着地面。我猜血皇冠就在這桶的裏面。」

「但——」陳依德皺着眉頭，「但——有什麼理由王漢成要收藏在那裏呢？他要拿回時又怎辦？」

「他是可以自由進出宮中的。」司馬洛說，「他要去拿的時候，他大可以提議關掉電眼，便去拿出來，一樣沒有人會懷疑的，由於沒有人知道血皇冠是收藏在那裏。」

「你斷定這是眞的？」陳依德問。

「不能絕對斷定，」司馬洛說，「但依據各方面的蛛絲馬跡，起碼有百份之九十的可能性。」

陳依德的臉上露出着似驚還喜的表情，咀巴好幾次張開了又閤上，終於，她說：「這件事不是很容易解決了嗎？」

「怎樣容易解決呢？」

「通知國王，」陳依德說，「叫國王去看看，如果血皇冠眞的是在那裏，便一切都解決了！」

「這樣的話，」司馬洛說，「對我們沒什麼好處，對王漢成也沒什麼壞處！」

「你有什麼主意呢？」陳依德問。

司馬洛聳聳肩。「讓我想一想問吧！」他又在椅背上一靠，閉上了眼睛，尋思起來。過了一會，陳依德說：「到了，這裏就是金玉樓，你要不要看看？」

司馬洛張開眼睛一瞥車窻外。現在車子果然正在經過一座屋子。一座兩層高的洋房，外面有一座相當大的花園圍着，如此而已。「看不出什麼金玉的地方的！」司馬洛說。

「這祇是紀艮改的一個俗氣名字罷了。」陳依德說，「這傢伙滿腦子都是功名利祿！他自己的住宅倒不壞！」

司馬洛通過車窻，視察着這座金玉樓，實際上却是心不在焉的。他對這座屋子不大感興趣，因爲他根本就沒有打算進去，這是一個死亡陷阱，他怎會進去呢？他現在是正在動着腦筋，想着如何能利用那隻血皇冠，把王漢成置諸死地。王漢成一日不除去，他們的生命就一日有危險！後來，他忽然道：「我想到一個辦法！但，我必須絕對肯定血皇冠是在那裏，我得去看一看。」

「你在開玩笑嗎？」陳依德瞪着他，「你怎能進去看呢？」

「我上次不是進去看過嗎？」司馬洛說。

「但你不能進去看，」陳依德說，「電眼開了之後，就沒有人能進那房間裏了！你即使照上次一樣也祇可以從門外望進去，但門外望進去是看不到那小几的底下的。」

「我有辦法望得到，」司馬洛十分自信地微笑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看看。不過，你得幫我一點忙！我需要一些工具，不能讓王漢成知道的。」

× × ×

那天晚上，司馬洛，金達和王漢成一起吃晚飯。一起吃晚飯和喝酒。這是出發之前的一頓戰飯。不過王漢成不知道他們是要出發到何處去。司馬洛說他是要進金玉樓去探一探，他說白天和陳依德去看過，已經看得相當清楚，他認爲進去是輕而易學的事，不像進入紀艮的住宅那麼因難。王漢成幾乎忍不住喜悅之色，也許他也料不到司馬洛會這麼容易上當。

「我祇希望你們這次會成功，」王漢成得意地呷着酒，「皇冠拿到手，便什麼都解決了！」

「我們大家都是這樣希望。」司馬洛說。

他們在相當融洽的氣氛中吃完了這頓晚飯，王漢成看看錶。「時間不早了！」

「是的，」司馬洛點頭，「時間不早，我們也得去換衣服了。」

他和金達回到房中，慢條斯理地開始更換衣服。當然是在衣服裏面穿上了那套夜行衣。司馬洛一面不斷地看腕錶，低聲地說：「怎麼還不來？」似乎他是正在等待什麼人似的。

金達比他先換好衣服，走出露台。過了一會，他又回來了。「來了，」他說，「來了。」

司馬洛也聽見聲音了，用不着出去看。那就是許多汽車駛來的聲音，而且還有摩托車的聲音。司馬洛走出露台，向外面望望，就看見一隊車隊正從遠遠的路上駛來。三部由兵士騎着的摩托車開路，此外又有三部汽車拱護着一部閃亮的墨色大汽車，正在接近王漢成那座住宅的門口。司馬洛微笑着回到房中。「我們等等吧，」他低聲說，「我們快要做貴賓了！」

果然，大約五分鐘之後，就有人敲門了，司馬洛過去開門，站在門外的人就是王漢成；王漢成的臉上有點張惶失措的神色，就像發生了一件大出他的意料之外的

事情似的。「呃——我看你們要延遲一點出發了，」他吶吶地說：「國王來了，他要見你們！」

「國王！」司馬洛詫異地叫起來，「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不，是眞的，」王漢成說，「是眞的，出來吧！」

「呃——見了國王應該行什麼禮？」金達表示畏縮。

「深鞠躬就行了！」王漢成說，「難道還要叩頭嗎？現在是新時代！」

司馬洛和金達出去，就見到了國王，一個矮矮胖胖，白色頭髮的老人，穿着一套普通的西服，現代的國王已不穿什麼龍袍了，如果不知道他是國王，祇會以爲他是個普通的商人之類而已！

二人向國王深深鞠躬。

「讓我來介紹，」陳依德說，「這是司馬洛先生和金達先生，他們就是今晚要爲國王服務的好手！」

「唔，」國王點頭，以柔弱的，近乎女性的聲綫說，「很多謝你們今晚會給我好消息！」

「我們會盡全力的。」司馬洛恭敬地說。

「國王去赴宴，路經此地。」陳依德說：「他覺得應該結織一下你們，所以就來了。」實在，這事是陳依德提議的，她是依司馬洛的意見而慂慫國王來看看他們。見過一面，對司馬洛的計劃會有很大帮助。

這是出乎王漢成意料之外的。

他們不着邊際的談了一陣客套話。

如果你懂得察言辨色，而且又是富於人生經驗的，那麼你單憑一個人講的幾句話，也可以辨出這個人的性格的，司馬洛就有這種本領。憑國王說的那幾句話，他已經辨出這國王是個優柔寡斷的人物。當然，如果不是這樣，也不會讓王漢成這種人當權了。

不過他倒也不像司馬洛想像中那麼糟。起碼，他不是一個陰險奸惡的人，祇是胡塗和軟弱。

接着國王就告辭了，臨走時答應司馬洛，如果事情做得好，會有重賞。他說他可以找一份薪俸優厚，但實在可不必做什麼工作的官職。司馬洛多謝了他。國王便走了。

他走了之後，王漢成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司馬洛微笑：「你們的國王倒也相當和藹可親！」

王漢成祇是用手帕抹着額上的汗。

國王走了之後，司馬洛和金達也出門而去了。不過他們並不是到金玉樓去。起初的時候是駛向那個方向的。但轉了兩個街口，斷定無人跟踪之後，車子便轉向另一個方向了。在一條郊外的公路上，司馬洛追上了一輛裝着乾草的牛車。他在牛車的旁邊停下來，那個趕牛車的農夫便伸手進那稻草堆裏，拖出了一隻塑膠的航空袋。他把這隻塑膠的航空袋交給司馬洛。「謝謝！」司馬洛接了，便又回到車上，把車子開動了。

這隻航空袋，就是陳依德替他們準備的。

他一面開車一面把膠袋遞給金達：「檢查一下。」

金達把膠袋內的東西檢查了一遍，點點頭：「需要的東西都在這裏了！」

「很好！」司馬洛說。

半小時後，他們已經到達了御花園的圍牆外；那條乾涸了的小河邊，上次他們偷進皇宮的那條路。他們像上次一樣通過牆下的鐵格，進入了園內。再半小時後，他們已經到達了那座藏寶的宮殿之外。

那裏是有衞兵在看守着的，但是主要是祇是看守着上樓的路，司馬洛和金達二個人毫無困難就混入了樓下。

他們好像二隻大老鼠一般沿着走廊潛行，找到了一度房門，把鎖弄開，進入了房內，又關上門，再把鎖鎖回了。

房內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直到金達開亮了一隻小電筒，照照周圍的環境，才能看清楚那原來是一間儲物室。

是的，就是金達本來那個計劃要進去的儲物室了。正正儲物室的樓上，就是那間存放血皇冠的密室，門口有電眼監護着的那一間。

金達用電筒照照天花板。「相信沒有什麼困難的。」他說。

金達從那隻膠袋裏取出來一隻手鑽，遞給司馬洛。然後他又從旁邊拉過來幾隻箱子，叠到有六七呎高，讓司馬洛用手敲敲天花板。「唔，」他點點頭，「你沒有講錯，這天花板並不太結實。」

「當然了，」金達說，「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這座皇宮已經很舊了，不會有很結實的牆壁的。」

司馬洛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動手鑽一個洞。他也不是胡亂地鑽洞的，他記得當他們上次看的時候，那隻安放血皇冠的小几是安放在房間的正中央的，現在，司馬洛鑽的也是房間的正中央，那麼，當鑽穿了天花板的時候，就應該鑽到那隻小几下面了。鑽咀鑽着那灰泥的天花板，發出着刺耳的吱吱之聲，白色的灰泥洒下來。但是沒有危險。這一間房間的門窻都關着，聲音透不出去的，而由於這是一間儲物室，也不會有人進來巡視，他們大可以從容不逼地做他們要做的事。

終於，那隻鑽子鑽穿了那層灰泥，鑽到了木料，進度就比較快了。但這時司馬洛却更加小心。他記得上面那房間的地面是鋪着厚地毡的，所以不必太匆忙，以免把地毡鑽破一大塊。

現在，除了灰泥之外，還有一些木粉也洒下來，證明那鑽嘴的確是正在把地板鑽透。接着鑽的程度忽然容易了，顯然是地板已經鑽穿了。司馬洛慢慢地鑽了幾鑽，便把那隻鑽子退出來。

「多來一隻箱子！」他吩咐金達。

金達再遞上來一隻箱子，堆在那叠箱子的上面，司馬洛再踏上去。這時，他的頭頂住了天花板，不能站直，要屈曲着身子。這樣正好了，這樣司馬洛就可以把他的眼睛湊到天花板那個洞上。

那個洞很小，不及他的眼睛那麼大，但是可以直望上樓上。而且，司馬洛的計算很準確，眞的，從這個小洞望上去，就望到那座小几的几底。果然，他看見了那隻血皇冠。血皇冠就放在那几底之內，有兩條橫木成十字形交叉在它的下面，使它

跌不下來。很簡陋的設備，但是這也並非長久的設備，祇是用於一時的罷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好了，在那裏了！」

「讓我來看，讓我來看！」金達焦急地說着，還不大放心的，抓着司馬洛。讓司馬洛下來，金達立即站上去，把眼睛湊到那洞眼上，向上一望。「對了，對了！」他大喜若狂地說：「我們終於打到了它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去見國王了。」

金達不禁抖了一抖。他不大喜歡這個主意。「你認為這是安全的嗎?在這裏，這應是死罪！」

「不能不冒一下險了，」司馬洛微笑，「我覺得我們的功勞也不小，應該可以將功抵罪的。」

「好吧，我們走吧！」

他們棄下了那些工具，離開了那間藏寶的房間，然後又離開了皇宮的一部份。離開總是比進去容易一點的，他們並沒有遭到什麼困難。

十五分鐘之後，國王在他的寢宮中忽然被一些怪異的聲音驚醒了。他張開眼睛，看見窗門正自動地慢慢打開，把他驚醒的就是窗門移動時，窗鍵發出來的聲音。接着二個黑影一翻身跳了進來。

如果國王是有心臟病的話，現在是非發作不可了。他心跳氣促，連聲音都發不出來，祇是呆在那裏。

其中一個黑影找到燈掣，按亮了一盞燈。在柔和的燈光下，國王看見兩個來者原來就是司馬洛和金達。

「你們……」他咽下了塞在喉頭那一大團口涎之後，便震驚地叫起來：「你們進來這裏幹什麼?我——我可以把你們處死的！」

「對不起，陛下，」司馬洛恭敬地一鞠躬，「我們非這樣不可，我們有些話要單獨跟你說的。」

「你們——是怎樣進來的?」國王問，「我的侍衞們，我那許多侍衞——」

「這不是你的侍衞們的錯，」司馬洛微笑：「我們是什麼地方都可以進去的，除非這個地方我們不願去。」

國王懷疑地看了他們一會，終於忍不住好奇心。「你們究竟有什麼話說?」

「我們已經找到了血皇冠，」司馬洛說。

「現在呢?」國王問。

「我們拿不到。」司馬洛說。

「在金玉樓?」國王問。

「不是，」司馬洛說，「問題就是在原來的地方，不過低了一呎！」

「你在說什麼?」國王問。

司馬洛對他說清楚了血皇冠的所在。

「我不相信！」國王從床上跳下來叫道：「我不相信，我現在就去看看。」

「先聽我們說完我們要說的話，好不好?」司馬洛說道：「血皇冠是不會走掉的。」

「說吧！」國王說。

「你也許不會相信，」司馬洛說：「血皇冠是一個最接近的人收藏在那小几的底下，也許是等時機成熟的時候再拿出來，擁護新的國王！」

「你在胡說八道。」國王吼道。

「陛下！」金達誠懇地道：「我們是冒着殺頭的險闖進來的，難道我們會甘冒處死的危險，而對你胡說八道嗎?」

國王困惑地看了他一會，才終於說：「那麼，你們說的這個人是誰呢?」

「我不能證明什麼，」司馬洛說：「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很接近你的人，不然的話，他怎能夠進入放置血皇冠的房間裏呢?」

國王爲難地搖着頭。「我看我得跟王漢成談談這件事——」

「不，」司馬洛說着，心裏就很緊張，因爲這是最緊要的關頭，「王漢成也有嫌疑的！」國王會相信王漢成可是對他不利的嗎?

「胡說！」國王又吼道：「王漢成是我的心腹親信，他怎會——」

「我們當然也是無意詆譭他的，」司馬洛說：「但是，除了他之外，有誰能把皇冠放進那小几裏呢?那房間，即使我們也進不去的。」

國王又想了一會，他果然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很容易便又給司馬洛說動了。

「有一個辦法可以證明的！」司馬洛乘他的意志動搖，便又緊逼着說。

「怎樣呢?」國王問。

司馬洛告訴了他。

國王想了一會，嘆一口氣：「我一點也不相信你的胡說八道，不過，我們也不妨試試來證明一下的。如果證明你眞是胡說，我會要你的命！」

半小時之後，國王已經穿好了衣服，拿起床頭的內綫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說：「阿忠進來。」

二分鐘之後已有人輕輕敲門，然後門推開了，一個高大的青年人走進來。這個人就是阿忠，他的職位就是此處的侍衞長，是新任的。「陛下有什麼吩咐！」

他看不見司馬洛和金達，因爲他們兩個人已避進了內室。他們不想人知道他們在場。「我剛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國王嚴肅地說：「有人要來這裏行刺我！」

「哦?」阿忠一震。

「我不知道這消息是眞是假，」國王說，「但是我也不能不提防的，所以，阿忠，你帶人去，你把每一個人都帶到那邊去守着。」

「每一個人?」阿忠困惑地，看着國王。

「是的，每一個人，」國王說，「包括守着藏寶宮殿的每一個衞士。」

「但——那些寶藏豈不是沒有人守衞了嗎?」阿忠有點不同意。

「不讓外人進來，寶藏又會有什麼危險?」國王說。

「好吧！」阿忠點頭。他雖然覺得這是一個不大好的主意，但這到底是國王的主意，他不能反對的。

「現在就去吧，」國王說：「有什麼動靜，就馬上通知我。」

「陛下，呃——不需要人在身邊保護你嗎?」阿忠問。

「不需要了。」

阿忠祇好走了。國王站到窗口，看着

他把侍衞都召集，向御花園的一角進發。他轉向司馬洛和金達：「現在行了。」

「是的。」司馬洛點頭，「必須把看守着寶藏的侍衞全部調開，然後才去看。你現在還沒法知道他們之中哪一個是內奸的。他們任何一人都可能是做古怪的人！萬一我們心目中之人是王漢成的話，那麼，這侍衞長可能就是他的心腹了。以前的侍衞長已經不在了，他當然把一個自己的心腹引薦進來的。」

「我們去看吧，」國王說：「如果王漢成眞有什麼不對的話，那是我有眼無珠了。」

他們離開了國王的寢宮，到了那一翼放置皇冠的宮殿。那裏果然一個守衞都沒有了，在皇宮裏，國王命令你做什麼，你就得完全遵照國王的命令去做，不能祇做七八成的。

他們到了那間放置血皇冠的房間門外。國王指指那門框上的電眼。「一觸了電眼的光綫，樓下守衞室就警鐘大鳴，但現在守衞室裏面沒有人，所以我們進去也不要緊了！」他們說着就踏進門內。

國王的身體一隔在兩邊門框的電眼之間，樓下果然就傳來鈴聲。國王走到小几的前面，爲表淸白，司馬洛和金達都沒有跟進去，祇是在門外看着。

警鈴仍然繼續響。

國王在那座小几的旁邊蹲下來，向几底內窺看。他的臉興奮地一震，然後伸手到几下去。

這時，警鈴的聲音才暫停。警鈴聲響得那麼久，是不愁會不驚動守衞室的守衞的，假如守衞室裏有人的話，但是現在守衞室裏並沒有人在，裏面的人都已給國王調走，所以就不怕會把人引來了。

國王的手小心地拉出來，手上果然已經拿着血皇冠了。這一件價值連城之寶，卡卡國的命運所繫的寶貝。說起來也眞好笑，一個國家的命運竟然繫於一件寶物上，而不是靠什麼英明政治，不過，事實却的確如此。

「是了，」國王仔細地檢視着，一面嘆着氣，「就是它了！」

「出來吧，」司馬洛低聲催促地道：「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了。」

國王又捧着那血皇冠出來了，而當他經過房門口上的電眼時，那警鈴又再響一次。警鈴剛剛響完的時候，他們已經離開了，國王如獲異寶般地抱着那隻血皇冠。

幾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回到國王的寢室內。國王小心地撫摸着那隻皇冠，嘆着氣。「眞想不到，它就在那裏！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哼，如果我查出是誰在搗鬼，我一定——」

「陛下，」司馬洛又插咀，「現在我要對你說兩句不高興的話了。」他頓了一頓，現在既巳取得了國王的信心，他就可以放胆說話了，「搗鬼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王漢成。」

「我不相信！」國王吼道。

「但我們可以證明的。」司馬洛說着，就把他來了這裏之後的經歷及兩次遇害的經過都告訴了國王，國王仍然不肯相信，但他總算肯聽下去，這就表示他起碼不致於完全不相信了。「今夜，」司馬洛說：「如果我們眞的到金玉樓去，可能此刻我們已經中伏身亡了！」

「你——你並不能證明，」國王吶吶地說：「王漢成不可能——不可能——」

「我能證明的，」司馬洛說，「第一點，祇有他有資格隨便進來，祇有他有本領把血皇冠放進去，但，更重要的證明我們是可以安排。」他看着國王，「陛下，如果我們讓王漢成看見這血皇冠，告訴他是從金玉樓拿到的，如果他聽了之後馬上到那藏寶的房間去，向小几下面張望一下，那會證明什麼呢?」

「如果這樣，」國王搔着頭，「就證明這是王漢成幹的好事了！」

「正是！」司馬洛點頭，「現在，就讓我們來安排一下下一步的計劃吧！」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和金達就出現在金玉樓的附近了。他們在黑暗中移動着，兩個人手中都拿着一隻布袋，布袋中盛載着的是一些相當沉重的不知什麼東西。

他們在遠遠的山坡上，一片樹林的陰影裏停下來。司馬洛摸出一副望遠鏡，向那座住宅的園內張望。

「看得見什麼嗎?」金達問。

「全部燈熄了，」司馬洛說：「但黑暗中有人在動着，他們一定等得很不耐煩了，我們應該早就到達了的。」

「那麼別讓他們再等吧！」金達說：「我們早點起程，我很有興趣做這件事。」他咭咭地笑起來了。

司馬洛小心地再望了一遍。他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很謹愼的人。終於，他說：「好的，我們出發吧！」

他們在黑暗之中蛇行着下山，到了一條僻靜的小街上。那裏停着不少汽車。金達低聲說：「你來揀吧，我對汽車是不大熟行的。」他們是來這裏要偸一部汽車。

「放在我身上行了！」司馬洛說：「首先，我們要找一部開篷車，是一部小型跑車。司馬洛把布袋放在車子的後座，就跨進司機位，伸手到儀器板下面弄了一會，然後再拉拉打火掣，馬達就發動了。

金達上了車，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以高速向金玉樓的方向駛去。

「你以爲會不會有一排子彈迎接我們?」金達有點担心地問。

「不大可能，」司馬洛說：「他們以爲我們是一定靜靜地來的，我們這樣吵，就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了！」

車子以高速馳行，向那座住宅直衝過去，金達巳在旁邊的座位上準備好了。當車子到達園外時，司馬洛說：「行了！」

金達從那布袋裏掏出二隻罐頭般的東西來，拔去了罐上的藥引，向花園的圍牆內逐隻丟去。那東西飛越花園的圍牆，跌到地時就發出輕微的「噗」一聲，同時開始透出白烟。

丟了這兩個，金達又從布袋內再取出兩個來，照樣丟進去。之後又再掏兩個。車子繞着花園轉着，金達就這樣把那些罐頭一個一個擲進園內，車子繞了兩圈之後，金達說：「催淚彈巳用完了。」

「那麼烟彈拿出來吧！」司馬洛說。

金達又從布袋裏找出另一些東西來，這一次是一個一個黑色的，小型菠蘿般的物體。他把這小菠蘿般的物體的撞針一個

一個地拔去，也一個一個丟進花園的圍牆之內。這一次它們則是發出極濃的白烟。

「完了！」金達終於說。

「那兩個手榴彈呢？」司馬洛說，「也送給他們吧！」

金達把布袋中的最後兩隻黑色小菠蘿也取出來，拔去撞針，丟進去園內。

這兩隻東西則不是發出濃烟，而是造成隆然巨响了。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這時，他們製造混亂的目的是巳經達到了。他們在園內放了催淚彈，烟彈，還放了手榴彈。王漢成和紀艮不論是給他們準備了一個怎樣的陷阱，現在一定也都步驟大亂了。不過，司馬洛和金達却也並不打算進去。他們並沒有進去的必要。製造混亂，祇是他們的計劃的一部份而巳.

現在，他們又要離開，在進行計劃的另一部份了。

他們也非離開不可。經催淚彈發出來的催淚氣體巳經開始外溢，使他們開始流淚了。

如果不離開，司馬洛恐怕要控制不住車子。

那些催淚彈及手榴彈都是國王所供給的。這些東西國王並不吝惜。

用來破壞紀艮的地方，他是無論如何都同意的。紀艮是他的死對頭。

在同一個時期，王漢成正在家裏拿着電話，滿頭大汗的。打這個電話來的人，就是紀艮。

紀艮正萬分不高興地指責王漢成，不該叫司馬洛和金達用如此胡鬧的手段搗亂他的金玉樓。

「我沒有叫他們這樣！」王漢成抗辯着，「催淚彈，烟彈，手榴彈？豈有此理，他們那裏來這種東西呢？」

「你說你完全不知道？」紀艮吼道。

「我——我不清楚他們的計劃，」王漢成吶吶地說，「我以爲，他們是反正要來受死的！」

「現在他們就是進來搬走這裏的每一件東西，我們都沒法知道了。」紀艮氣急敗壞地叫道，「這件事你要負責。」

「我——我會取他們的命！」王漢成憤憤地說，「我會——我會——」

紀艮巳經摔下了電話。王漢成也放下了電話，掏出手帕來，抹着那滿頭大汗。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這一次是車聲來了。

那一陣喧鬧的車聲自遠傳來，使王漢成整個跳了起來。

他跳出露台，果然看到是國王的車子來了。

「媽的，那老廢物，」王漢成罵道：「他又來幹什麼？」

但是這個不速之客是國王，王漢成是不能拒絕的，除了加以招待之外，他是別無辦法的了。

幾分鐘之後，國王巳經進門了。王漢成不能不裝出一副歡迎的表情。「我知道你一定還沒有睡，」國王興奮地說，「所以我來這裏看看。我也急不及待，有消息沒有？」

消息是有的，不過他不肯承認。他不能告訴國王說他剛剛接到紀艮的電話的。

「呃——沒有，」王漢成吶吶着說，「我也正在心急呢！」

「你不介意我在這裏等消息吧？」國王問。

「不，我萬分歡迎！」王漢成仍然堆着笑臉。

國王在王漢成的廳中坐了下來，王漢成給他斟來了他最喜愛的洋酒。

雖然卡卡國以土酒出名，但是國王却喜歡洋酒，也許是月亮外國圓的心理吧？

「消息倒是有一點的，」王漢成終於不得不承認，「我接到報告說，金玉樓那邊有人在放烟彈放手榴彈，我正奇怪那兩個混蛋在攪什麼鬼，但我又不便去管，你知道的，反正是紀艮的地方，就讓他們搗亂一下也是好的！」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使我滿意的成績，」國王說，「這兩個是人才，我喜歡他們！」

再過了幾分鐘，司馬洛和金達就回來了。他們的手中拿着一隻黑布袋，袋裏盛着一件似乎相當沉重的東西。

他們見了國王，連忙深深鞠躬爲禮。

「拿到了沒有？」國王問。

王漢成却是問：「情形怎樣了？」因爲他肯定他們是不會找到血皇冠的。

司馬洛和金達都沒有回答。

司馬洛祇是把那隻布袋拿到廳中那張大餐桌上，把布袋抽掉。血皇冠露出來。

王漢成的臉色一變，差點就此倒地而死！

「妙極了！」國王說着走過去，拿起皇冠，愛撫着。「總算物歸原主！」

司馬洛發覺這位國王的演技眞不壞。萬一他的政權眞被推翻而他受放逐，他也不愁會捱餓；他不可以去做性格演員，吃電影飯的。

王漢成好久都做不出聲音來，祇是喉核在動着，就像喉嚨間有點東西老是吞不下去似的。

終於，他伸出手說：「恭喜恭喜！」

他的聲音，却像一個人在向喪宅的人表示同情似的。

大家都輪流握手，而跟着，門鈴又响。這一次，是陳依德來了。「成功了沒有？」她興奮地問着。

國王祇是指指桌上那隻血皇冠，於是陳依德便明白了。「你們眞了不起。」她一跳過來，興奮地拍着司馬洛的肩，「你們眞了不起，你們成功了。」

「你們是怎麼弄的？」王漢成問：「我聽到報告說有人在紀艮家放催淚彈放烟彈等等！」

「是的。」司馬洛在沙發上一倒，鬆弛地嘆了一口氣，我們也是全靠烟彈和手榴彈才能做成這件事。你知道的，那裏面擠滿打手，我們兩人很容易被屠殺的！」

「但，」王漢成愕愕地看着他們，「你們哪裏弄來手榴彈和催淚彈呢？我的意思是，我又沒有給你們——你們並沒有問我要。」

「我們也祇是靈機一觸而巳，」司馬洛說，「我們是在金玉樓裏面找到這些東西的。」

「那裏有這些東西？」王漢成詫異地瞪大眼睛。

「是的！」司馬洛說，「那裏是特別有一間房間放着這些東西的。」他信口開河地說着。

「換句話說，那是一間軍火庫了。」陳依德說，「但這是犯法的，即使紀艮，也是犯法的，私人不能有軍火庫。」

「對了，」國王搓着手掌，「王漢成，這是我們的機會了，我們可以派人去把金玉樓封掉。」

「封掉？」王漢成的眼睛凸出。

「對了，」國王說，「他私藏我失去的皇冠，又有軍火庫，有軍火在他的屋子內爆炸，難道這些還不足以成爲封掉他的屋子的理由嗎？」

「呃——」王漢成現在變得六神無主了，他轉向司馬洛：「你們能證明是在那裏偷到血皇冠的嗎？」

「證明？」司馬洛搔着後腦，「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情！從來祇有失竊人證明一件東西是在他那裏失去的，但叫偷東西的人去證明——」

「先去封了，以後再證明吧！」國王吼道，「你最好快點動程，親自督師，我不想錯過這個大好機會。」

王漢成狠毒地瞪着司馬洛，心裏是充滿了懷疑的。

他知道一定是司馬洛在搗鬼了，不過，他一時又未明眞相。「唔，這——這皇冠是眞的嗎？」

「去吧！」國王吼道，「馬上去！」

「好吧！」王漢成祇好答應。

「我得同司馬洛和金達喝一杯，」國王興高采烈地說：「你們眞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依德，你去拿酒來吧！」

陳依德去了拿酒的時候，王漢成則在打電話。他是打給他的部下們，安排查封金玉樓的工作。司馬洛呷着酒說：「陛下，你打算怎樣收藏這隻血皇冠呢？再收藏在原來的地方，就似乎不大安全了！巳經失過了一次的地方，不應該再放。」

「這是一個問題，」國王點着頭，「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王漢成終於出了門口。他是不願意離開的，但國王有命，也沒有辦法了。

王漢成離開了他的家，坐上了他自己的車子，一直駛到警察總部去。他咬緊着牙齒，一臉都是大汗。

他是知道司馬洛一定有古怪的，不過他猜不出是什麼古怪。

他也想不出司馬洛究竟是如何把那隻血皇冠弄了出來的。眞是在金玉樓拿的嗎？似乎不大可能！

抑或，司馬洛拿回來的是一件贋品？也不可能的！如果是贋品，國王應該一眼就看出來了。要明白眞相，祇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到宮中去看看。

王漢成到警察總部去，安排了查封的事之後，他的車子便繼續駛到皇宮去了。

他的確是一個有勢力的人物，皇宮他是隨時可以進去的，沒有人敢阻攔他。

他匆匆到達了存放血皇冠的那一翼皇宮。

那二個守着門口的守衛也沒有擋住他的去路，因爲其中一人就是那個新侍衞長，而這個新侍衞長果然是王漢成的心腹。

如果王漢成問問侍衞長，知道國王把他們調開過的話，也許王漢成會醒覺到這是怎麼回事的。但王漢成沒有問，他太匆忙了。他一言不發就上了樓，然後就踏入了那座藏寶的房間。

警鐘响起來了，由於他通過那門框之間的電眼。但是樓下的侍衞並沒有衝上來。因爲房裏並沒有什麼東西在內，也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王漢成是個可靠的人物。

王漢成在那張小几的旁邊蹲下，伸手進几底之內去摸索。那下面是空的，什麼都沒有。王漢成的汗出得更多了！他連忙蹲低一點，窺察几底之內。

眞的什麼都沒有。他收藏在那裏的那隻血皇冠巳經不見了。

「媽的！」他喃喃地咒罵着，「這是什麼玩意？」明明他是把血皇冠收藏在那裏的。

接着，身後就有人說：「王漢成，你在找什麼？」

那警鈴的响聲剛剛停止，這聲音就特別顯得刺耳了。而且，那是國王的聲音。

王漢成一翻轉身。他看見國王從一度簾子後面出來，對他露着一種狡猾的微笑。王漢成的臉也靑了，一額頭是汗。「呃——你——你在這裏幹什麼，陛下？」

「我在這裏幹什麼？」國王不禁哈哈笑起來了，「我還以爲應該問你，到底，這裏是我的地方。」

「我——」王漢成吶吶着，「我祇是來研究一下，血皇冠是怎樣失去的！」

國王的咀巴發出嘖嘖的聲音。「王漢成，你是賴不掉的！正如司馬洛所說，看看誰會來張一張這小几的下面，就知道壞蛋是誰了！結果，證明壞蛋原來是你。」

王漢成的嘴巴一開一合着。「我——我可以解釋的。」

「不錯，」國王冷笑，「不錯，我會給你一個解釋的機會，但不是在這裏，在監獄裏吧，王漢成，你抓人也抓得多了，現在就讓人抓抓你吧！」

王漢成的臉色變得更厲害，臉上的肌肉也微微發抖起來了。

他四面望望，忽然伸手進衣服裏，拔出來一把手槍。他臉上的表情在一秒鐘之間變了，由慌張變爲得意。

「廢物！」他冷冷地說，「你也享受得太久了，既然你一定要提早去世，那麼就讓我來成全你吧！」

「王漢成，」國王冷冷地說，「你現在等於你發出自己的死亡證！你竟敢用槍來指着我。」

「那又如何？」王漢成冷笑，「你死了，紀艮可以取你的地位而代之！局面也許會亂一點，但局面亂，就正適合我刮油水！」

「放下槍吧！」國王冷冷地說，「你巳經完了，王漢成，你殺了我，又怎能逃出這裏？」

「問題是沒有人知道我殺了你，」王漢成說。

國王搖頭：「司馬洛和金達都知道，他們現在就在外面等着。」

王漢成臉上的肌肉又一跳，眼光不由自主地從國王的身上移開，移到門外。他隱約看到門外人影一閃，接着手腕上就覺得給什麼撞了一撞似的，槍也擺開了，而

且要扳槍機也扳不動。

他的視綫回到手腕上，看見那裏插着一支金屬小箭，而顯然是這小箭上沾了痲醉藥之類，他的手部的神經完全失效了。

接着司馬洛就像一隻蚱蜢般一跳跳進來，手像一把鏟子般向王漢成的手腕劈下去。那把槍脫手飛掉了。王漢成急急地彎身去拾，而司馬洛也隨他去，王漢成的手是觸到槍柄了，可是沒法把它拾起來。他的手指不肯聽從他的指揮。他就是沒法把槍抓住。

「別白費氣力吧。」司馬洛冷冷地說：「那小箭上是有痲醉藥的，你的手部神經已經失效。」

「你是完蛋了。」國王冷冷地說。

「老廢物！」王漢成叫着就用另一隻手向地下的槍抓過去，但是，在他觸到那把槍之前，金達已經捉住了他的手腕，金達把他的手一拖，手腕一扭，王漢成便整個離地飛起，翻了一個觔斗，再沉重地跌在地上，使得地面也震動起來了。

「老廢物？」國王氣沖沖地說：「叫我老廢物，那紀艮又是甚麼？爲了這句話，我不會讓你活下去。」

「阿明，阿明！」王漢成忽然放開喉嚨大聲叫起來。國王詫異地看着他：「誰是阿明？」

「老廢物，連宮裏有誰替你工作也不知道！」王漢成冷冷地說。

接着脚步聲登上樓來，那個新任的侍衞長出現了。「哦，這個阿明！」國王恍然。

「阿明！」王漢成氣急敗壞地叫道：「拔槍，阿明，還不拔槍？我要你把這些人都抓起來。」

阿明的臉上露着痛苦而尷尬的表情。

「動手呀。」王漢成喝道：「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這國王祇是個老廢物，你不用怕他的。」

「我不是老廢物。」國王頭筋暴現地吼道：「你再講我就馬上把你劈頭。」

「阿明！」王漢成催促阿明執行他的命令，但是阿明祇是尷尬的苦着臉。

跟着金達也出現了。他出現在阿明的後面，手中拿着一把槍，槍咀指着阿明的背。這就是阿明不能動手的原因了。

「對不起。」阿明吶吶地說：「我不能，他——威脅着我——」

「唉！」王漢成頹喪地嘆了一口氣。

「你完蛋了。」國王說。

「等一等。」王漢成吶吶地說着，倔强的表情不見了，變爲哀求，「你還需要我！我——我可以帮助你消滅紀艮的。」

「再給你一個機會出賣我嗎？」國王搖着頭。

「我，不會出賣你的。」王漢成哀求地說着。

「不。」國王搖着頭，「王漢成，我不再信任你了，因爲你叫我老廢物，我不是老廢物，紀艮才是老廢物！」

「不錯。」王漢成附和地點着頭：「不錯，紀艮才是老廢物，你不是的，我和紀艮同流合污是我錯了，現在我後悔了，那老廢物，他害了我。」王漢成像要哭出來似的了。

國王的表情忽然有所改變了，正如司馬洛所觀察到的，這個國王是一個寡斷的人，王漢成一乞憐起來，他就心軟了。到底王漢成是一個長期巴結着他的人，他對王漢成總是有所偏愛，王漢成在他的面前搖尾乞憐，他又心軟了。王漢成已然長期巴結他，當然知道他的弱點所在，懂得怎樣去打動他的。司馬洛不禁有點担心了。

「你還是別多說廢話了。」國王吶吶地說：「我——不會放過你的！」司馬洛不禁在心裏也罵起老廢物來了。這老傢伙這樣容易給哄倒的，就像孩子一樣，給他一塊糖果，再加一片甘言，便甚麼都行了，他希望王漢成快點倒下來。

「不過，幸而我也不是完全聽他的話。」王漢成居然拭起淚來了，「他多少次叫我向你行刺，我都沒有聽他的，他想快些奪取你的地位，他想你死，他不行，我不肯幹，我不能這樣殺死一個無辜的人，我的朋友，一個我所崇拜的人。」

國王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司馬洛冷笑：「王漢成，你的戲演得倒不錯，但，剛才，如果不是中了我的箭，那你會不會已經開槍把這位你所崇拜的人射倒了呢？」

「對呀！」國王也忽然又憤怒起來了剛才的險境，「你剛才想殺我——」

「我剛才也並沒有意思開槍，是你在逼我，」王漢成嗚咽着。「不然我早就已經——」他泣不成聲的。眞的掉下了眼淚來。接着他忽然向地上一伏，就不動了。

「喂，王漢成。」國王焦急地叫着：「喂，你！」他轉問司馬洛：「他——他怎麼了？」

「他不是死了。」司馬洛聳聳肩，「他祇是暈過去了，我這箭是有痲醉藥的，現在痲醉藥終於到達他的心臟，他就支持不住了。」

王漢成還沒有完全暈過去。他在昏暈的邊緣，腦筋不大受控制了，變得單純起來，在失去知覺之前，他說出了他最想說的一句話，他說：「老廢物——」

「豈有此理。」國王整個跳起來。「替我把他的頭劈下來，你，司馬洛，替我把他的頭劈下來。」

司馬洛聳聳肩：「對不起，陛下，我不會當劊子手，我贊成你還是先把他關起來，別再給他作惡的機會吧！」

「對了，阿忠，你把他關起來——噢，不，我不能信任你，我得——」國王吶吶着，現在他不知道誰是可以信任的了。

「叫陳依德替你辦這件事吧。」司馬洛推薦。

「對了，依德，她是可靠的。」……

× × ×

幾天之後，王漢成就給斬首示衆。國王祇是下了這個命令，也沒有去監刑，因此王漢成得不到再度乞憐的機會。是陳依德在司馬洛的授意之下，極力阻止國王再與王漢成接觸的。於是王漢成就這樣死去了。司馬洛也不惋惜。王漢成這種人活在世上沒有甚麼好處，許多人受他的陷害而死，比他死得更慘呢，至於紀艮，在國王能捉到他之前，他已經逃亡到外國去了。他是不再有機會在卡卡國攪甚麼的了。

就像童話故事一樣，這個故事也有一個美滿的結局。（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大結局）

蕭逸・文　盧令・圖

難圓布翼夢　甘赴鴛鴦塚

「可憐！」甘十九妹緩緩的接下去道：「她醒過來的時候，人已經睡在了師父所居住的那幢樓上！」

銀珠點點頭，道：「這以後的事，我都知道了！」

「妳不一定知道。」甘十九妹吶吶的道：「當時我被師父吊起來毒打一頓，哼——我永遠忘不了師父和大師姐的那一副嘴臉！」

銀珠奇怪的道：「咦，這件事我怎麼會不知道？」

甘十九妹苦笑一聲，道：「師父嚴令我不許對任何人吐露一個字，大師姐不說，妳當然不知道！」

銀珠苦笑着搖搖頭道：「看起來我這個人可眞是個胡塗蛋，什麼事都不知道。」

甘十九妹失意的笑了一下：「就這件事來說，二師姐妳顯然是被幪在鼓裏！」

她淒涼的接下去一笑，道：「師父把我交給大師姐嚴加管教，大師姐就把我又吊了起來，吊了我一天一夜……我原以爲大師姐和師父是想把我吊死，可是第二天她們居然把我放了下來！」

銀珠道：「紅姨呢？」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我正奇怪，她們對我的處罰不如我所想像的那麼重，原來她們是另有用心。」

「什麼用心？」

「因爲她們緊接着就把我派到了紅姨的房子裏。」

「爲什麼？」

「要我去侍候紅姨！」

「爲什麼要妳去侍候？」

「因爲這是紅姨的要求……」甘十九妹苦笑道：「紅姨對於師父和大師姐所派去的每一個都不信任，指明了只要我。」

銀珠點點頭：「紅姨對妳眞好！」

「但是我却害了她……的命……」甘十九妹哽咽着道：「我太對不起她了！」

「怎麼回事？」

甘十九妹輕嘆了一聲，擦了一下臉上的眼淚：「青蛇毒涎……」

「青蛇毒涎？」

「不錯！」甘十九妹木然道：「因爲紅姨只相信我一個人，吃的喝的，都由我一個送去，所以師父就利用這一點，在紅姨的藥裏，滲下了青蛇毒涎，由我端去親自餵她喝下去。」

銀珠嚇得睜圓了眼！

甘十九妹淒然一嘆，道：「只怪我那時年紀太輕了，什麼都不懂，對毒性的經驗一點也沒有……」

她擦了一下腮邊的眼淚，吶吶的又說道：「……我還記得紅姨當時吃下那碗藥的神態……可憐她痛得滿牀打滾，披頭散髮，全身都現出一種黑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十九妹與二師姐銀珠傾訴心聲之際，驀覺有人在亭外竊聽，甘十九妹和銀珠立即分頭兜截，發現那竊聽者竟是阮行，甘十九妹早已對他生疑，至是更確定他是金珠派他監視自己的人，毅然將阮行斃於劍下，事後，甘十九妹對銀珠指證出當年師姑紅姨，並非死於病毒，實是遭受師父水紅芍毒手。事緣當年紅姨因不滿水紅芍所爲，曾揹她逃離丹鳳軒，甘十九妹回憶着說，當時記得紅姨先是被水紅芍掌力所傷，吐了好多的血，人也就昏了過去——

「……我嚇得要死，只知道哭，紅姨當時抓着我，問我藥裏有什麼？我說我不知道……她嘶啞的叫着，告訴我有人在碗裏放了毒——並且說出了是『青蛇毒涎』，說了這個名字，她的舌頭就腫了……聲音也啞了……全身都泛出了紅色的大塊，人變得臃腫，癱瘓……不能動，也不能說出一句話……」

銀珠像是忽然由夢中驚醒過來：「啊——原來是這樣……老天！師父和大師姐的心也未免太狠了！」

甘十九妹緩緩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面對着浩瀚的湖水，她深深的呼息了一下——

銀珠緊張的抓住她一隻手：「妳！也眞是，這件事爲什麼直到今天你才告訴我？」

甘十九妹冷冷的笑道：「要不是今天我殺了阮行，我還不會告訴你——二師姐！」

她抓着銀珠，又道：「事情演變到今天這個樣，我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

「你……」銀珠左右看了一眼，驚惶的道

：「傻丫頭，妳想幹什麼?」

甘十九妹冷冷的笑一下：「事情逼到今天這個田地，我也只有豁出去了！二師姐，平常妳是我最親近的人，我們倆最好，我把心裏的話都告訴妳了，妳看看該怎麼辦?」

銀珠呆了一晌，輕嘆一聲：「我眞沒想到事情會這樣……奇怪，師父既然對妳早存戒心，爲什麼又會派你這一次出來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託給妳?」

「那是在試探我的眞心……」

「可是妳這一次表現得太好了。」

「唉……」甘十九妹期艾的道：「二師姐，那只是表面上看起來罷了……妳說的不錯，我這一次出來，的確是在事事求好，爲的也是想消除師父和大師姐對我的猜疑，所以我盡可能的把一切事情作得最好，最圓滿，可是，卻也有力不從心之處……」

「力不從心……?」

「二師姐，妳實在太老實了……」甘十九妹吶吶的道：「難道妳一點都不知道，阮行是大師姐派來監視我的?」

銀珠點頭一笑道：「這個我現在當然知道，可是他已經死了，以後對你再也發生不了什麼作用，妳也就可以放心了！」

「太晚了！」

「怎麼會呢?」

「因爲，」甘十九妹吟哦着道：「阮行已經把我的一切都報告了大師姐，當然，大師姐必定也已經轉告了師父，所以，她們是不會放過我的。」

銀珠皺了一下眉：「難道妳還有什麼把柄落在阮行手裏?妳犯了什麼……錯?」

「哼！錯可大了！」甘十九妹又嘆了一口氣，道：「第一，我對師門不滿，有心生反叛的意圖……」

「這一點阮行也知道?」

「他當然知道，」甘十九妹吶吶的道：「第二，我……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說。」

「說吧！」銀珠緊張的道：「咱們姐兒們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唉…」甘十九妹臉上現出了一片訕訕的表情：「二姐，妳可不許笑我——」

說着，她緩緩背過身子來，低下了頭。

「怎麼回事?」銀珠眨了一下眼睛：「難道你……在外面有了……朋友?」

甘十九妹忽然抬起頭來：「咦——二姐，妳怎麼知道?」

「好傢伙！」銀珠臉上充滿了興奮，驚惶：「妳眞的有了……?」

甘十九妹點了一下頭——她平常一向是頂大方，這一刹不知怎麼回事，忽然害起臊來了，一刹間，連耳根子都紅了。

「老天——妳的膽子可眞是太大了！」銀珠用力的抓着她的手：「……快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甘十九妹微笑了一下：「你不認識的人，一個姓尹，叫尹心！」

「尹心?」銀珠重覆的唸了一遍：「這個人是幹什麼的?你們怎麼認識的?」

甘十九妹一笑道：「認識的很偶然……」

銀珠大爲好奇。甘十九妹也就不再隱瞞，遂即把認識尹劍平以後交往經過，大概的說了一遍！銀珠聆聽之後，不勝驚喜，卻又似略有隱憂！

「聽妳這麼說，我猜想這個人一定長的很俊了?」

甘十九妹瞟了她一眼，微微點了一下頭。

銀珠笑了一下，卻又皺眉道：「我眞有點爲妳担心，萬一師父知道了，可怎麼得了?」

「我已經顧不了這麼多了……」甘十九妹默默的說：「說不定，師父已經知道了一風點聲！所以……我已別無選擇，只有狠下心一走了！」

銀珠道：「這可是太危險了，妳打算什麼時候走?」

「我……不知道，說眞的，」甘十九妹喃喃的道：「我現在心裏亂極了……二師姐，妳可願跟我一起走?」

銀珠徬徨的說道：「這個……三妹，這件事，你可千萬不要急……我們要好好的商量一下……」

「來不及了……」甘十九妹道：「今天晚上妳好好想一夜，明天聽妳的回音——」說罷她站起身來道：「我要回去了。」

銀珠道：「妳先別走，唉……我的心比你還要亂，我們再好好的聊聊看。」

甘十九妹剛要說話，忽然心裏一動，銀珠也同時發覺有異道：「有人來了。」

話聲方落，即見一道燈光匹鍊也似的照射過來，緊接着光移別處，面前人影一閃，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已經到了近前。

二女方認出來人正是「彩」家四姐妹之一的「彩香兒」，彩香兒已上前請安問好！

她身上穿着一件鮮艷的紅裙，一隻手上高高的舉起着一盞筒狀長燈——這是「丹鳳軒」專門設計的燈式，燈罩經過特別的設計，使用時可以任意搬動，擋在最前方的罩面，燈光即可向你須要的方向任意發射，的確是夜間供爲照明用的理想物件。

銀珠十分奇怪的道：「咦——彩香兒，妳來幹什麼?」

彩香兒道：「婢子奉軒主之命，出來找尋二位公主，是有要事商量，找了老半天呢！」

二女對看了一眼，心裏俱都情不自禁的吃了一驚——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知道了——有什麼事麼?」

彩香兒搖搖頭道：「婢子不知道——大公主也在，像是在跟軒主商量很重要的事情！」

銀珠道：「好！妳頭裏帶路。」

彩香兒答應一聲，提着燈在前面帶路，銀珠和甘十九妹遠遠在後面跟隨。

「妳看師父找我們幹什麼?」銀珠頗爲緊張的道：「難道她已經知道了一切……?」

甘十九妹搖搖頭：「二姐妳大可放心，眼前她還有用我之處，絕不會對我下手的。」

銀珠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還是妳聰明，我想定是這樣。」

說話間已踏入一座院門，進入到一處極見幽靜的花園，有一方翠匾，上面雕着「拾翠園」三個隸書大字！

這座院落眞可當得上「美侖美奐」，四面香花繚繞，亭台樓榭，無不齊備。院子正中，有一波清池，池內設有一座朱紅亭子，卻有一道迴廊直通的亭脚——這番佈置倒與「碧荷莊」十分酷似，就連那個亭子的建築式樣，看起來也與碧荷莊的「湖心亭」，一模一樣！

這時，亭子裏一片光明，隔着四面垂下的細竹湘簾，隱約的可以看見裏面的人影——「丹鳳軒」的軒主水紅芍，和「大公主」金珠，對面相坐。

甘十九妹與銀珠一起來到池邊，卻見湘簾捲處，彩姐兒現身而出，高聲說：「軒主有令，二公主即刻進見，不必拘禮！」

銀珠一愣，甘十九妹道：「走。」

二女同時掠身而起，起落之間，有如雙飛海燕，閃得一閃已來到了亭子脚前。

彩姐兒曲膝先請上一個安，反手捲起簾子，銀珠與甘十九妹雙雙移步進入。

她二人步入之後，即聽得亭內金珠的聲音

吩咐道：「彩姐兒妳也下去，好好的在水邊給招呼着，不許人擅入一步。」

彩姐兒高聲應道：「婢子遵命！」

話聲甫落，遂即騰身而起，眼見她窈窕的身子，直直的落向波面，緊接着一連三數個起落，竟然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達於彼岸——

這等輕功，在江湖上來說，顯然已足足可當得上一流身手，而觀諸「彩姐兒」的身份，不過是「丹鳳軒」裏的一個婢子，藝妓而已！

× × ×

亭子裏眞的就只有兩個人——水紅芍，金珠。

大理石的圓桌上，置着一盞高脚琉璃燈盞，——「軒主」水紅芍已經另換了一襲粉色長衣，只是臉上仍然遮罩着來時的那襲黑紗，給人以「諱莫如深」的感覺，只是那曼妙的體態，確實能勾起一個男人十足的思念——

僅僅只由外表看來，你當然不能想像出，她竟然已是一個七十左右的老嫗了。

金珠已除了臉上的面紗，坐在她對面——憔悴，冷酷，看上去她好像永遠只有這麼一副表情，好像天底下沒有一件事能够提起她的興趣，讓他付出感情似的！

銀珠，甘十九妹向師父請安問好，再向這位大師姐道了安，才相繼落座。

水紅芍含着微笑的聲音道：「我叫你們來，有一件大事想要給你們商量。」

甘十九妹道：「軒主可是想到要提前進攻清風堡麼?」

水紅芍看了金珠一眼，微微頷首笑道：「還是三丫頭聰明，最能明白我的心意！」

金珠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這件事原本是由她負責，她當然清楚。」

水紅芍「咯咯」一笑道：「沒見過妳這樣的師姐，還跟妳小師妹吃的那門子飛醋呀，只要我一誇她，妳就怪不服氣的樣子。」

金珠欠身道：「軒主，弟子以爲三師妹此番建功甚大，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即在『清風堡』還不曾拿下，軒主何不責成由她全權處理，如能一鼓作氣，將『清風堡』拿下，也算她爲師門盡了一次全功，不知軒主意下如何?」

甘十九妹聆聽之下，心裏由不住暗罵道：好陰險的東西，輕輕一番話，即把我送入火口，我才不上你的當呢！

心裏想着，遂即向銀珠遞過去一個眼色。

銀珠立時會意，暗中生愁道：好丫頭，把這麼燙手的熱山芋，扔到了我的手上，想叫我給你緩頰化解不成?妳不敢惹大師姐，卻要我來……

她和甘十九妹其實都一樣，一直對於這位大師姐，都存有戒懼，原是不敢出言頂撞，可是禁不住甘十九妹救助的目神，當下只好硬下頭皮代爲出言緩頰——

輕輕咳了一聲，她吶吶道：「這件事……弟子以爲，只是責成小師妹一個人，只怕不能勝任！」

水紅芍還沒來得及說話，金珠已冷笑一聲道：「爲什麼?」

銀珠幾乎不敢看她一眼，尤其不敢接觸她那雙冷漠的眼睛——眼不見爲淨，她的膽子也就放大許多。

「大師姐請想，」銀珠吶吶的道：「如果三師妹眞有這個本事，她早就下手了，爲什麼還要眼巴巴的等着我們來呢！再說這件事關係着我們師門的名譽，我以爲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所以還是愼重從事的好。」

金珠聆聽之下，頻頻冷笑不已——正要說話，不意水紅芍卻是頗表讚同的點點頭道：「銀珠這幾句話，也不無道理，金珠——我看我們還是照原有的計劃行事好了。」

金珠欠身恭應了聲：「是！」遂即不再說話。

水紅芍透過黑紗的一雙眼睛，注定向甘十九妹道：「明珠，妳有什麼意見沒有?」

甘十九妹道：「弟子和二師姐的意見一樣，認爲這件事關係妳老人家的盛譽甚大，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爲今之計，便當由軒主親自押陣，自無不勝之理！」

水紅芍「哼」了一聲道：「我就權聽妳的建議就是，樊鍾秀那個老狗他也配……」

金珠道：「軒主是問妳進攻清風堡的意見，不是問妳應不應該去進攻。」

甘十九妹見她口鋒犀利，原想出言頂撞，可是轉念一想，卻又呑下了這口氣——

「是——大師姐！」含着一種微笑，甘十九妹吶吶的道：「大師姐提到進攻清風堡，小妹倒想到這件事恐怕只有大師姐出面，才較容易得手了！」

金珠翻了一下眼皮，冷冷的一哼，道：「我當然會出面，妳以爲我會像妳一樣面慈心軟?不過，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爲什麼一定要我出面?」

甘十九妹道：「大師姐，妳有所不知，清風堡主樊鍾秀，這個人雖然傳說很厲害，但是倒也不足爲慮，令人担心的是，他們堡裏的一個人。」

「是誰?」

「這個人姓左。」

「左明月?」

「大師姐原來早知道?」

「哼！」金珠冷漠的笑了笑：「我和軒主雖然平常足不出戶，可是這個天底下所發生的事情，卻很少有我們不知道的。」

甘十九妹一笑道：「大師姐既然知道一切，小妹也就不多說了。」

水紅芍道：「不，我要聽聽妳對這個人的批評。」

甘十九妹道：「是，弟子以爲，這個左明月機智鬼詐，擅佈奇兵，最厲害的是他通曉各家陣法，常有神來之奇，實在是個很厲害的角色。」

水紅芍冷笑一聲道：「他的佈陣之法，難道比妳還高明麼?」

甘十九妹道：「這個……弟子以爲還不至於……」

她立刻接下去道：「只是他們目前佔有『地利』之便，弟子顯然不是他的對手！」

「哼！」金珠恨聲說道：「什麼地利不地利，這個姓左的，明天我就生擒他下來，給你看看……」

甘十九妹微一欠身，說道：「小妹絕對相信大師姐有此功力，只是卻要勸大師姐，千萬大意不得。」

金珠冷冷的道：「這個我當然知道，哼，不過我却以爲眞正厲害的敵人不是他，大概還另有其人吧?」

甘十九妹怔了一怔，問道：「大師姐指的是誰?」

金珠斜着眼睛看着她，緩緩的道：「三妹眞的不知道麼?」

甘十九妹搖搖頭：「大師姐不說，小妹又如何會知道?」

金珠笑了笑，冷冷道：「這個人姓依——依劍平……」

甘十九妹登時就像是兜心着了一拳那麼的痛苦！

這幾天以來佔聚在她腦子裏的，一共有兩個人。

尹心——

依劍平——

前者是「情」後者却是「仇」，雖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消受，却俱都一樣的魂牽夢繫，使她一想起來就坐臥不安。

老實說對於「依劍平」這個人，她因只要一想起來，就會感覺到一種前所未見的沉重壓力……當然，她絕對不會忘記與對方所定下的那個約會「八月十五」午夜，她相信那一天也正是自己生命史上，所接觸考驗最切實的一天，也是判定從武以來，最有價值的一天。

在那一天，她和「依劍平」二人之間，必然會分出一個勝負來，而且極可能兩人之一將會不在人間。

「失敗」與「死亡」常常在一綫之間。

「勝利」却與「快樂」相關連。

武林中人求生求死，所要追求的也許不止是「勝利」和「快樂」，却必然與「尊嚴」有關。

甘十九妹所堅持的正是她人性的「尊嚴」，與她存在的「價值」！

因爲這個緣故，尹劍平（依劍平），就被她選擇爲考驗自己的一個里程碑，即使沒有師門仇恨這檔子事，「依劍平」這個人，她也決計會跟他別別苗頭的。

金珠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想不到竟然會帶給她莫大的感觸與痛苦！

也許這是她事先所不曾料想到的，原來「依劍平」在她心目中，竟然會佔有這麼重的份量，這個份量沉重的足以使她想殺死他，或者是死在他的劍下，好像只有這樣，才能使她平靜下來。

「三師妹，妳不認識這個人麼？」金珠臉上現出微微的冷笑：「依劍平，岳陽門的一個弟子。」

甘十九妹輕輕的掠起目光，看了她一眼，點點頭道：「我當然認識。」

金珠道：「他可是岳陽門碩果僅剩的一個弟子？」

甘十九妹心裏一動，這才知道對方果然正如其所說「無所不知」，却也使她獲得證實阮行確是她派到自己身邊的內應。

心裏這麼想着，甘十九妹緩緩的點了一下頭，回答道：「不錯，正是岳陽門目前唯一活着的一個人。」

金珠冷笑道：「爲什麼他還活着？」

雖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甘十九妹却領會出含蓄在其中的的隱約殺機！

因爲就事而論，這件事可大可小，一旦水紅芍以此降罪下來，甘十九妹可就萬無生機，這其中當然因爲是牽扯到一紙「軍令狀」的關係！

原來甘十九妹在出山之前，被迫在軒主水紅芍面前，曾經立下了類似「軍令狀」的「規令」，如果此刻水紅芍就此怪罪，單單是放過「依劍平」一樁而論，甘十九妹就有喪命之危了。

甘十九妹心中乍然一驚，目光向着師父水紅芍瞟了一眼，發覺到水氏神態安詳，並無怪罪之意，心裏才一塊石頭落了下來。

「大師姐有所不知，」她不得不耐下性子來：「這個人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人。」

「難道連妳也對付不了他？」

「小妹確實不能肯定。」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水紅芍忽然揷口道：「我不信，岳陽門中會有什麼了不起的人。」

「師父說的不錯，」甘十九妹兢驚的道：「岳陽門包括他的掌門人李鐵心在內，俱都稱不上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唯有這個依劍平除外。」

「這倒是奇了，你知道爲什麼？」

「這個，」甘十九妹謹愼的應着：「依弟子看來，這個姓依的，稟性奇特，他雖是出身岳陽門，但是却學數家之長，尤其厲害的是這人深具靈性，所出招式，多屬自創，令人防不勝防，實在是弟子此次出行江湖以來，所遇見最最厲害的一個敵人了。」

「丹鳳軒主」水紅芍冷笑一聲，緩緩點頭道：「聽妳這麼一說，這個人必然是一個勁敵了，他今年多少歲了？」

甘十九妹道：「這個人是個神秘人物，平素現身也同本門各人一樣，面繫黑巾，所以看不見他的廬山眞面目，不過弟子由他言談擧止猜看，顯然他還是一個年輕人，約在二十七八歲之間。」

水紅芍忖思了一下：「妳時常與他有所遭遇？」

甘十九妹點頭道：「這人當得上神出鬼沒之人，自從岳陽門瓦解之後，他時時對弟子暗中窺伺，只要一有機會，就會突然現身試圖取弟子性命。」

金珠冷冷的道：「但是妳仍然好好的沒事，足證他的武功還不是妳的對手。」

甘十九妹看了這位大師姐一眼，漠漠的道：「大師姐這麼說，顯然不當。」

「難道我說錯了？」

「當然錯了，」甘十九妹冷笑了一聲，吶吶道：「以小妹所見，小妹第一次與這人交手時，他顯然技不及我，可是以後再見他時，他的功力確是精進了不少，而且招式翻新，如果不是我臨時收手，很可能就不是他的敵手，喪生在這人之手。」

微微頓了一下，她立刻接下去道：「他與小妹又是勢不兩立，小妹也不會放過他，下一次再見面時，就是我與他一分生死之時。」

金珠一哂道：「再見面是什麼時候？」

甘十九妹原想將與對方「八月十五」岳陽樓之約道出，話到唇邊，又復呑到了肚子裏。

搖搖頭，她含着苦笑道：「不知道，但是我感覺得出來，快了。」

「哼哼！」金珠冷笑一聲道：「軒主一再讚譽妳是我們三個弟子之中，靈性最高的一個，想不到妳居然也會遇見了勁敵，我相信下一次見面的時候，妳一定能殺死對方，我等着這一天，要不然……三師妹，妳應該知道，錯立『軍令』的下場，我不希望有一天，眼看着妳會遭到我們門規的整肅，望妳能小心從事，好自爲之！」

甘十九妹諦聽之下，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

她一向要强成性，更不會在這個「節骨眼」上輸口認弱，金珠顯然抓住了她這一弱點，迫令她當着「軒主」水紅芍面前，再作一次口頭承諾，甘十九妹果然上當了。

「大師姐放心，」甘十九妹賭氣的道：「小妹如果不能殺死這個姓依的，甘願受門規處置，絕無反悔。」

銀珠在一邊聽得心驚肉跳，遂即岔口道：「三妹，軒主和大師姐都在，我看妳還是不要逞强鬥狠，這件事還是請軒主做主的好。」

金珠冷冷的道：「本門門規一向如此，絕無戲言，軒主令行更是執法如山，豈能由三妹身上開例。」

銀珠正想再說，金珠却又改口輕笑，道：「二妹，妳大可放心，小師妹既然敢這麼承當下來，當然是胸有成竹，只須殺死那個依劍平之後，便是全功一件，論功奬懲，便是大功一件。」

水紅芍聆聽之下，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同意金珠的說法。

甘十九妹看看苗頭不對，遂即站起道：「軒主沿途勞累，如果沒有別的事相遣……弟子這就告退了。」

水紅芍道：「妳不要走，我還有重要的事情差遣。」

甘十九妹恭應了一聲：「遵命。」遂即又復坐下。

水紅芍一隻看來玉潔冰清的纖纖玉手，探入袖內，遂即由袖內抽出了一個紙卷兒，打開來是一張綫點交錯的攻防地圖。

「這是我與金珠事先在船上佈置的進攻路綫，妳們兩個先看看。」

一面談着，水紅芍遂即把它遞過來。

甘十九妹雙手接過來，銀珠湊近共觀。

她二人細細過目之後，才知道對於進攻「清風堡」之事，軒主與大師姐，早有完美的計劃。

非但如此，即以「清風堡」地勢而論，這張地圖上也標明的極爲清楚。

甘十九妹不禁暗暗吃驚，心裏不能不大是欽佩，她與銀珠深悉本門各式暗號術語，是以這次進攻路綫地圖，雖是點綫錯綜，一經過目，毫無困難的也就全盤瞭解。

閱完之後，銀珠甘十九妹謹愼捲好，雙手呈向水紅芍道：「軒主請收回。」

水紅芍道：「妳二人認爲如何？」

甘十九妹恭敬的讚佩道：「太微妙了，稱得上面面顧到，清風堡這一次勢將不保了。」

銀珠也連連稱道，讚不絕口。

水紅芍點頭道：「你二人明白了自己的任務，就當遵照行事，兵貴在速，三日後子時出發，甘明珠，妳速速策應手下去吧。」

甘十九妹應了聲：「遵命！」遂即起身告辭。

水紅芍道：「慢着。」

甘十九妹忙即站住。

水紅芍冷冷的道：「事屬機秘，動身之前，妳二人不得向任何人吐露，動身之後，亦不許任何人無故離隊，違令者當場格殺勿論……去吧。」

銀珠，甘十九妹同應一聲，不敢延誤，匆匆告退辭出。

×　×　×

過去的日子，總算不曾虛擲，當尹劍平由「蟠龍嶺」又轉回到碧荷莊客棧時，顯然已是十天之後的事了……

山居無歲月，十天在他來說，不過是一霎眼的事情，上天奇妙的安排，却讓他在短短的過去十天以來，學到了一些夢寐難求的東西。

因此，當他由自然造化中，領悟出前所未聞的三招怪異招式之後，他忽然感覺到，自己眞正的變得强大了，强大的足以與任何敵人抗衡。

辭別了前輩奇人「金翅鷹」阮南之後，他仍然轉回到「碧荷莊」客棧住了下來。

尹劍平靜靜的在期待。

期待着八月十五日，那一天的到來。

無數次，他腦子裏充滿了甘十九妹美麗的笑靨，尤其是那夜的邂逅給他留下了刻骨的相思，無可奈何，勢將克制再克制的相思。

幾番迴溯，幾番嘆息，平添了無比的惆悵，「愛恨交加」已是够人消受，更何堪「情仇岔集」？

把「柔情萬縷」的相思之情和「血淋淋」的仇恨揉成一團，那種滋味眞不足爲外人道，愛到柔腸寸斷，恨到血脈怒張，只要一靜下來，他就免不了爲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所左右，眞正是「情何以堪」！今夕何夕！

透過半開的窗扇，悵望着一天星斗，明月半輪，距離着滿月之期還有多久？……十天？……半個月？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月了。

記得初來時，時值盛夏，池中荷花朶朶盛開，陣陣荷香沁人心肺，曾幾何時，荷花凋謝了，時令亦由盛夏轉入到仲秋，「少年子弟江湖老」，怎不令人望景生嘆！而與「今夕何夕」之傷懷！

尹劍平取出了很久沒有吹過的笛子，面對着半池殘荷，娓娓吹奏起來。

笛聲如泣如訴，顯示着此一刻，他內心的無比沉痛，沉重。

一條人影掠向荷池。

月光展示着她窈窕娉婷的倩影，潔白的長衣，迎着當空皓月，兩者交輝，更增明艷，有如「玉樹臨風」，眞有仙子一般的風采！

笛聲忽止，尹劍平緩緩放下了笛子。

下意識裏，他已經猜知是誰來了，情不自禁的由位子上緩緩站起來。

足下踐踏着枯莖殘荷，這個白衣長身姑娘，身法至爲輕靈，起落之間已躍身岸邊。

然後她輕移蓮步，直趨窗前。

尹劍平眼睛裏閃爍着一種激動！

×　×　×

甘十九妹……只憑着對方那般出類拔萃的身法，和動人的姿態，他已經可以認定。

甘十九妹已經站在窗前，一雙明媚的眼睛裏，含蓄着無限情意！

尹劍平亦直直的盯視着她。

四隻眼睛深情欵欵的對看着，像是「自嘲」又似「玩世不恭」，尹劍平臉上顯出了一抹輕佻的笑容。這一刹，他不啻把壓積在內心的仇恨，抛置向九霄雲外去了。

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得歡樂時且歡樂，且莫辜負了當前美景，花月良宵！

「我來了！」半天，甘十九妹才吐出了這三個字，臉上展露着甜甜的笑靨，那樣子幾乎有點不像她了。

尹劍平輕輕「嗯！」了一聲，緩緩的向後退了一步。

甘十九妹香肩輕幌，彩蝶也似的，飄身而進。

兩個人仍是面對面的站着，甘十九妹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額的幾綹散髮，笑了笑，偏過身來。

「你不歡迎？」

尹劍平搖了搖頭，心裏熱血澎湃，先前的洒脫，玩世不恭心意，一刹間，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那是歡迎？」甘十九妹又向前邁近了一步。

尹劍平禁不住又向後退了一步。

「喂……」輕笑了一聲，甘十九妹站定住脚步，「你怎麼了，怕我吃了你？」

尹劍平深邃的眼睛，直直的注視着她，時而强悍，時要儒弱，一番心神交戰之後，總算緩和了下來。

甘十九妹咀角輕啓，露出如貝之齒，她眞有盪魂蝕骨之美。

「愛人，你害怕了？」

一邊說着，她輕起玉腕，把一隻雪藕也似的皓腕，輕輕搭在了尹劍平肩上。

尹劍平就像觸了電也似的顫抖了一下，緊接着他臉上興起了一片紅潮，緩緩抬起手，他輕托着甘十九妹的下顎，仔細的打量着這個「震驚武林」，名聞遐邇；復亦傾國傾城之貌的少女臉頰，心裏盪漾着火樣的熱情，「仇」固然要報，「情」不可不酬！

忽然，他把這件一直困繞在內心，難定取捨的問題想通了，一刹間，內心如釋重負。

「明珠，」呼着對方的名字，他猿臂輕舒，已把站立在眼前的這個罕世佳人摟到懷裏。

一番熱炙的糾纏之後，甘十九妹滑溜的脫出了尹劍平的懷抱，她秀髮披散，眸子裏含蓄着火樣的情焰，却是嬌喘頻頻。

「尹心，」她輕聲的叫着：「我……的時間不多，我隱瞞着了師父出來會你的……」

尹劍平一哂道：「可是要進攻清風堡？」

甘十九妹驚異的瞥了他一眼，微微點了一下頭。

尹劍平嘆息一聲道：「妳也要去？」

甘十九妹搖頭一笑：「你猜錯了！」

「那麼說，妳別有任務了？」

甘十九妹又點了一下頭。一刹間，她臉上現出了隱隱的悲戚表情！

撩起了密髭的長長睫毛，無限情懷的打量着面前這個難以割捨下的情人，破例的，她吐出了心裏的眞心話。

「我要到洞庭去一趟。」她默默的說：「會見一個人……約莫有十天半個月的躭誤……然後再到這裏來找你，你可願等我？」

尹劍平微愕了一下問道：「見什……什麼人？」

甘十九妹道：「是個姓依的你不認識。」

尹劍平冷漠的笑了笑：「依劍平？」

「咦？」甘十九妹顯然吃了一驚，可是，立刻她又恢復了平靜，淡淡的笑了一下：「你的記性多好，我幾乎忘了曾經對你提起過這個人。」

尹劍平的臉色努力的保持着平靜：「姑娘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莫非還會在乎這個姓依的？」

「唉！」她臉上興起了一種漠漠表情：「我很在乎，亦不知爲什麼？」

尹劍平低哼了一聲：「爲什麼？」

說了這句話，他才忽然體會過來，自己聲音裏隱隱現出的敵意，情不自禁的垂下頭來，所幸甘十九妹並沒有感覺出來。

她像是沉緬在自身的隱憂裏。

聽了尹劍平的話，她微微苦笑道：「因爲這個人是我生平所遇見的第一大敵，我眞不知道是不是能勝得過他。」

她緩緩掠起眼睛，打量着面前的「心上人」，道：「我與他見面相爭，其中必然有一個會死，要是我贏了，我會回來找你，我們遠走高飛……要是他贏了，什麼也都別談了。」

說到這裏，她眼睛裏閃動着隱約的淚光，接着上面的話：「也許你還不知道……我的身世，甚至於比你還要悽慘不如！」

尹劍平用眼睛傳達了他的懷疑，却沒有勇氣開口去問，對於甘十九妹的每一分同情，他都是吝嗇的，換句說話，他絕不願意在與對方決戰之前，先自消蝕了心裏的鬥志。

甘十九妹冷笑了一下：「最起碼，你還知道你的爹娘是誰，多多少少還曾經領受過一些雙親的恩澤愛護，而我……却連我的爹娘長的什麼樣都不知道……」

尹劍平「唔」了一聲，把目光轉開一旁。

「你怎麼了？」甘十九妹的手輕輕的搭向他肩頭，摸着了他的臉：「你怎麼了？……對不起，我是不該跟你提這些的。」

尹劍平一笑道：「對了，還是不要提這些才好，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徒增悲傷又有什麼用？」

甘十九妹道：「你的話不錯，這麼多年以來，我從來就沒有去想過那個問題，我不敢想，可是人總得有個根兒呀！」

說到這裏，她微微頓住，抬起左手來，打量着左手無名指上的一隻戒指，只不過是一隻普通「紅瑪瑙」的「馬蹬」戒指罷了，只是戴在她修長白嫩的纖指上，却是說不出來的那麼好看。「就是只是這隻戒指，」她抬起手，動着那一根戴有戒指的手指：「是我娘留下來的，上面還有她的名字，秦氏貴芝，貴芝就是我娘的名字。」她輕輕的吻了一下那隻戒指，又在臉上貼了一下：「這就是我娘留給我的唯一的一件東西，只要我不死，我發誓一定要找到她老人家。」

尹劍平探出一隻手，輕輕撫摸着她頭上黑亮的長髮，甘十九妹乾脆把身子轉過來，偎進了他懷裏。翻起一隻手，向着他的頦子，甘十九妹仰起娟秀的臉：「心哥，我這麼叫你好不好？」

尹劍平道：「不如叫我的姓好聽。」

「那麼，我叫你『尹哥』……」

尹劍平默默的點了一下頭，緊緊的把她擁到懷裏。他用力抱着她，甘十九妹反應激烈一直到他們彼此感覺到幾乎透不過氣來。

淚光在他瞳子裏打轉，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

他終於淌下了眼淚。

× × ×

一股火焰衝天而起。

又一股火焰衝起來。

無數道烈焰自四面八方一齊射向穹空。

黑夜裏，這些火焰，發射出眩目的强光，射目難開，「固若金湯」的「清風堡」，作夢也想不到，竟然會毀於一旦，現在在「丹鳳軒」軒主水紅芍親自坐鎭指揮攻打之下，突然爲之崩潰瓦解。

「丹鳳軒」這邊顯然是施用「硫磺火藥彈」爲攻堡的主力，但聞得「轟隆，轟隆」聲，不絕於耳！

「火光」，「爆炸」，一時天搖地動，構成了此一刻驚心動魄的恐怖世界！

「丹鳳軒」强大的攻勢之下，清風堡簡直難以招架，陣地失陷，人員喪命，整個的防務，頃刻之間爲之瓦解，兵敗如山倒，此時此刻，一任你托天蓋地之能，也是難以再挽回眼前頹勢了。

清風堡主樊鍾秀，在陣地瓦解，正堡倒塌的一刹，奮死力拚，一連殺死了對方七人，只是當他接觸到對方主將之一的「金珠」；一場激戰裏，他顯然不敵，吃了大虧！

「金珠」奉有師命，務必取其性命，一口「青霜劍」施展開來，眞有鬼神不測之妙，樊鍾秀雖是施出了全力，亦不能佔絲毫上風，若非左明月適時現身，危機萬般下，使出了一招玄術「障眼法」，救得了主子，他早已喪生在金珠「青霜劍」下。

饒是這樣，金珠的劍鋒，却已洞穿了他的右肩胛，在他向稱結實的肩窩裏，來了一個透明的窟窿，血就像「赤鍊蛇」也似射了出來。

左明月不失有先見之明，早已在後堡溪流處，備下了一艘輕舟。

「少堡主」樊銀江先他父親一步，也已被接了上船。他此刻一身是傷，衣衫片碎，半身染血，一張俊臉被火烟燻得黑赤相間，頭髮有一半都燒焦了。

和他老子一個脾氣，樊銀江在如此重創之下，兀自緊咬着牙齦，手上一口染血長劍，深深的揷進艙板裏。

父子見面，默默相視，一言不發，有如「楚囚對視」。

「完了……一切都完了！」

樊鍾秀一隻手扳着艙板，抬起頭仰看着即將黎明的穹空，點點老淚垂落下來，像是一顆顆光亮的明珠掛在他的鬍子上。

「人呢……人呢……」他嘶啞的叫着：「這麼多人，莫非全都死光了？」

話聲方住，只聽見「轟隆」一聲大响，目光所及，那幢僅有的一處樓舍，也在火光烟屑

裏，倒塌下來。

空氣裏散飄着濃重的砒硝氣味。

喊殺聲在一度叫囂之後，顯現出此一刻的「暫時寧靜」，蘆葦草嘩啦一聲，躍出了一個人來。這人大步踐踏着，向溪邊跑來，足下踉蹌着幾不爲步。

左明月一驚道：「是秦香主。」

話聲出口，來人已倒了下來，上半身跌入水中，水花四濺，大股的鮮血，把溪水都染紅了。樊銀江掙扎着伸出一隻手抓住他：「秦香主——秦香主……」

秦無畏由水裏抬起頭來：「殿主……老堡主……你們快……走吧……」

樊銀江大聲道：「不走……人呢……陸豪，宮琦……他們人呢！」

「都死了……」秦無畏嘴角淌血，聲嘶力竭的說着：「都死了……一個都不剩——我們完，完啦……」

嗓子裏「噗！」的响了一聲，一頭扎到了水裏，他也完了……

樊銀江悲泣的喚着：「秦香主……」一時淚下如雨……

樊鍾秀却像是木頭人似的一動也不動的發着呆！

倒是左明月仍然還能保持着幾分清醒——向着船尾的持篙漢子，他揮了一下手，那漢子噙着淚，點點頭，掄起長篙，方自點向水裏。

驀地眼前蘆葦「嘩啦！」一陣子大响，一連閃出了幾個人來——

彩衣，艷姿——一行俏麗的佳人。

左明月方自看出來乃「丹鳳軒」的主力集團，心中猝吃一驚，不容他發號施令，來者女子行列中，一聲嬌叱，霍地拔起一條人影，兎起鶻落的，直向小船上墜來。

持篙行舟的那個漢子，顯然不是弱者，這時見狀不敢怠慢，右手霍地向上一舉，掌中長篙，「哧！」的點出一點銀光，直向來人身上就扎，來者不善。

那個由空直墜的姑娘，身手端的不弱，隨着她落下的身子，右手倏地往前一抄，已抓住了長篙的頂梢，緊接着用力一擰。

「喀喳」一聲，長篙自中而折，那個持篙的漢子，身子一偏，噗通一聲，墜落溪水中。

來人不過是十八歲的一個姑娘，一身青緞子緊身衣褲，背後留着老長的一條大辮子，小小年紀，敢情還有眞功夫！

一上來就得了手，她可是越加的不肯饒人，嘴裏嬌叱了一聲，第二次往上一踏步，右掌用「穿心掌」式向前一引，直向左明月前心穿去。

左明月智略過人，論武技却並無驚人之處，眼前想不到與敵人狹路相逢，對方這個丫頭更是這般潑辣，一時不禁有些慌了手脚，驚慌中正想出手對抗。却聽然對方陣營裏，一聲叱道：「彩珠回來。」

那個留辮子的姑娘，聆聽之下，也顧不得出手傷敵，嬌軀望後一個倒仰，「噗！」的交縱了回去，輕似落葉一片，確似功力不凡！

船上樊氏父子，左明月等三人，早已是驚弓之鳥，乍驚之下，一打量對方陣勢，不住暗中叫起苦來，敢情逃走不成反倒把對方最稱辣手的那位主兒惹來了。

在四名俏麗的隨身侍女伴隨之下——那個「丹鳳軒」的軒主，敢情親自現身眼前——

一身銀色長衣，長可曳地，其中點綴着片片銀鱗，在黎明的晨光襯照之下，光華燦爛，耀眼難開，襯以雪膚玉肌，確是艷光照人。

只是在她難以猜想的芳容之前，却幪着一襲黑紗，那襲黑紗甚至把她的視綫也掩失了——當然這是不可能掩失的，因爲掩藏在黑紗背後的那對美麗眼睛，有着異常尖銳的視覺……你只須仔細的向它注視，即可感受到那雙剪水瞳子的光亮度，絕非一襲輕紗所能遮得住的！

緊緊跟她站在一起的，是一身全白的「金珠」——她也同水紅芍一樣的神秘，臉上同樣的罩有一方面紗，所不同的那雙光華閃爍的眸子，却顯然留在紗外。

一明一暗，兩顆光華閃爍的眸子，在雙方一照面之初，全都集中在樊鍾秀身上，後者在這兩雙目光盯視之下，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

儘管是歲月悠悠——

儘管是碍着雙方臉上的那一襲輕紗！

然而，只須向那豐腴，足以勾魂攝魄的體態瞟上一眼，就能令他立刻感覺到眼前是誰來了。「啊……」樊鍾秀單臂撑着，把受傷的軀體坐直了：「妳……你是水……水……」

「水紅芍」三字就像是一支尖銳的冰箭，深深的刺扎到他心裏——往事也在這一刹翻起腦海——此時此刻，他實在難以面對敵人，說了這一個「水」字，斑斑老淚可就由不住點點滴滴的濺落下來。

「哼——」目睹着樊鍾秀的狼狽，這位丹鳳軒主發出了一聲冷哼，緩緩的點了一下頭。「樊老頭，你總算老眼還沒有昏花，一見面就認出了我是誰！」她冷冷的接下道：「也好，這樣我們也省了上來嚕嗦，自我介紹！」

微微一頓，她接下去道：「不可否認，你是我這次出道以來，所遇見過最厲害的一個敵人，只是……哼！你當然看得很清楚，你大勢已去——」

樊鍾秀揚了一下下巴，喘息着道：「水紅芍，妳這個女人也太狠了……好……事到如今，什麼話也用不着再多說了，妳看着辦吧，我們父子活活在一塊，死在一堆，勝敗乃兵家常事，沒有什麼好說的——有什麼手段妳就施展出來吧！」

水紅芍點頭道：「這幾句話說得倒有幾分豪氣，還像是條大漢，樊鍾秀，你站起來！」

樊鍾秀挺了一下身子，躍身站起，小船連連的幌動幾下！激起了片片水花！

「妳待怎麼樣？」樊鍾秀圓着雙眼，「水紅芍妳就劃下道兒來吧，刀光劍樹樊某人絕不含糊！」

「哼哼……」水紅芍冷冷道：「憑你也配！」話聲一落，即見她玉腕輕起，雙方隔着足有兩丈開外。隨着水紅芍的手勢，向外微微一送——不過才擊出了一半，樊鍾秀已似霍然遭遇到了極大的力道衝擊，一部長髯倏的如巨颶甩向肩後，足下由不住向後倒退一步——

非僅如此，就連那艘小船也揚起了軒然大波，尺把高的浪花猝然翻起來，把船頭都打濕了。水紅芍忽然中止住推出的掌勢，才使得此一形勢沒有繼續惡化——

「樊老頭——你還要跟我動手麼？」水紅芍的聲音，顯得異常的冷，一副不把樊鍾秀看在眼裏的樣子。微微一頓，她輕喚道：「金珠，三個人交給妳了，一個都不許放走……」

「軒主放心，他們一個也走不了的！」

一面說着，金珠已跨前一步，冷漩的眸子在樊鍾秀身上轉了一轉，緩緩移向船尾的左明月臉上——後者在此要命關頭，却能視同無睹，保持着一副超然氣質的寧靜，確是極爲難能可貴。

「姑娘請了！」左明月臉上含蓄着微笑，拱了一下手道：「如左某眼睛不花，姑娘想必是『丹鳳軒』的首席弟子『金珠』姑娘了？」

金珠冷點了一下頭：「不錯，閣下想必也就是那位擅施奇兵異術的左明月先生了？」

「姑娘誇獎了！」左明月溫文的道：「敢

軍之將不足言勇……眼前大勢已去，左某人黔驢技窮，當眞是呼天不應，叫地無聲了！」

言罷，長長發出了一聲嘆息，又道：「如今主公父子負傷，淸風堡蕩然無存，姑娘師徒莫非眞個還要趕盡殺絕不成？」

金珠搖搖頭道：「沒有用，我師徒是無論如何放你們不過的……」微微頓了一下，她繼續道：「左明月，我久仰你擅施奇兵異術，今日此刻，不知你事先可曾料到？」

左明月還沒有開口說話，却見樊鍾秀一聲狂笑，用着沙啞的嗓音道：「丫頭，有什麼厲害的手段妳就施出來吧。樊某人生就的硬脾氣，頭可以掉，血可以流，想要我開口討饒，却是萬萬辦不到──來，老夫就先接着你的……」

話聲一落，就見他挺腰作勢，「颼！」一聲縱身下船，這個老頭兒果眞是火爆性子，身子一經落下，卽刻出手發難，就見他身形一個快轉，旋風般的已到了金珠邊側，左掌一抖，用「進步打虎掌」一掌直向着金珠身上打來！

須知樊鍾秀功力甚是可觀，目下雖然身上負傷，却也並無大碍，這一掌其力萬鈞，眞有開山碎石之功！

金珠就在他掌勢下落的一刹，滴溜溜一個快轉，樊鍾秀一掌落空，急忙撤身向左邊退。似乎慢了一步。

好快的進身之勢，眼前的白影一閃，金珠去而復還，有如拍岸的疾浪，直循着樊鍾秀身上撲了過去。

這一撲之力，絕非尋常──敢情其間含蓄着「丹鳳軒」的蓋世玄功「五陰」手法在內。

一股力道奇猛，復又冰寒澈骨的勁道，驀地襲向樊鍾秀身上──使得他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

樊鍾秀若是不曾受傷，施展乾元內功之力，倒可與對方一分勝負，只是眼前氣血兩虧情勢之下，面當對方如此功力，顯然大爲不支。

隨着金珠狂猛的攻勢，就見他身軀大大的搖動了一下，足下一陣子踉蹌，猝然臉色爲之大變──

說時遲，那時快──金珠那一雙鳥爪般的瘦手，隨着快如閃電的進身之勢，在她身子初初一探的同時，陡地落在了樊鍾秀雙肩之上。

樊鍾秀猝然間就像遭遇到電殛般，大大的抖動了一下，隨着金珠那雙鳥爪般的瘦手霍地向外一抖，球也似的摔出了丈許以外。

金珠一招得手，更不少緩須臾。

顯然她是打算在這一刹間，制對方於死命，眼看着她足下一個快速踏進，右手乍揮之下，已自袖內發出了寒光射目的一口七首。

「唦──」一道極多細微的銀光，閃得一閃，已經到樊鍾秀咽喉部位。

樊鍾秀簡直無能兼顧，他此刻被金珠這一震之力，只摔得頭昏眼花，百骸儘痠，乍然發覺對方暗器在目，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丹鳳軒」這一面的人，包括「彩家」姐妹四個丫環在內，誰也不感覺懷疑，俱都認爲樊鍾秀勢將喪生在金珠的袖中飛刀之下。

誰都知這位「大公主」的飛刀百發百中！

誰也都知這位「大公主」出手飛刀之內，暗聚有她本身特有功力──「五陰」玄功！

不要說是一個人，就是一堵石牆，在她這種功力的貫注之下，也毫無疑問可以洞穿。

飛快的刀身，夾帶着一股類似哨音的尖銳嘯聲，在甫一臨近樊鍾秀眼前的刹那，事實上可使得樊鍾秀無從防止──勢將橫屍當地。

就在這一刹，陡然間飛來了一粒小小五色石子。那粒小石，看上去不過有雀卵般大小，猝然由側翼飛出，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金珠發出的那口飛刀，刀尖碰着了石身，「叮！」一聲脆響，爆出了一點火花。

那粒小石子上必然夾帶着難以想像的勁力，雖然在體積大小上來說，雙方根本不成比例，但是在彼此甫一交接之下，那口七首竟然被擊得向左邊偏了開來，「哧！」一綫螢光擦着樊鍾秀項頸劃了過去，速度之快，出人想像。

樊鍾秀原本自忖必死，想不到臨時竟然還有些奇妙的變化──心中一驚，右手一按地面，活似一隻大鷹般的掠向一旁。

在場每個人都不禁爲此突發奇事，嚇了一跳──包括金珠與水紅芍兩人的眼神，也都情不自禁的向着石子來處偏頭看去──

溪水對岸，少說也有十丈開外的岸邊沙堆上，佇立着一個黃衣飄飄的長身漢子。

顯然，發出那粒石子的人正是他了。

因爲除了他之外，那個方向之內，再也看不見第二個人，一定是他了──

這麼遠的距離，能够有這種手勁，這個準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却不能就否定了這個可能性。

金珠微微呆了一下，下意識的感覺到，對方這個人的忽然現身，斷斷不是好兆頭，她的自尊絕不容許被別人侵犯……！──

正當她預備騰身而起，撲向對方的一刹，那個人却先她一步，不退反進，往這邊來了。

翩翩像是一隻沙鷗──

黃衣漢子平身而起，極其瀟洒的落向溪水之上，只見他雲履輕點，第二次躍身而起，却已向眼前縱身而來。

這個人現在已站在眼前。

一襲黃衣，包裹着他結實頎壯的胴體，朗朗光采的那雙眸子，映着晨光，顯現出一種凌厲──這時瞳子在甫一注視向金珠時，後者立刻感覺到一陣子前所未有的緊張！

這種感觸實在沒道理和難以說法。

一向自恃，臨敵鎭定的金珠，竟然心裏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懼──當然也只是初見對方的這一刹，緊接着，遂卽爲她控制住，繼而鎭定如昔──

黃衣人的目光，緩緩由彩家姐妹四人臉上掠過，最後盯在水紅芍臉上。

有隔於水氏那一襲面紗，使他難窺對方容貌，然而，却已使他毫無疑問的認定了對方的身份。黃衣人的忽然現身，固然爲「清風堡」樊氏父子帶來了一片希望與興奮……

當他們認出了來人這個黃衣漢子，竟是曾爲「淸風堡」座上客的尹劍平時，那份子驚訝，喜悅，實在是可想而知。

尹劍平在掃視敵人一週之後，最後才把一對眸子移向樊氏父子與左明月身上！

他趨前幾步，深深一揖道：「主人父子，左先生請了，眼前事請暫作壁上旁觀，交由在下處理便是！」

樊鍾秀睜大了眼睛道：「……劍平，是你……你可要千萬小心呀！」

尹劍平再揖道：「前輩且請寬心，這件事理當由在下出來作一了斷，如果在下接不下來，再由前輩負責收場，也是不遲！」

樊鍾秀那還有不願意的道理？求都求不來呢！當下連連點頭道：「好好……賢契可看見了，淸風堡是完了，咱們這些人，唉……」

他頻頻搖頭嘆息着，老淚顆顆洒落下來。

尹劍平抱拳向着他拱了一下手，却也不再與他多說，遂卽轉身向場子當中走過來。

金珠早已嚴陣以待，隨着她揮手之勢，彩家四姐妹同時縱身而起，待到落下來，却形成了一個八角陣勢，將尹劍平箝制居中。

「原來你就是依劍平──」

一口道地，而富有磁性的京腔，出自那個神秘婦人水紅芍嘴裏，尹劍平循聲看去，陡然震驚於對方面紗之後的那雙光華閃爍的眸子，使他意味到大敵當前的不可輕敵。

「尊駕想必就是丹鳳軒主水紅芍了？」尹劍平遠遠抱拳問道。

水紅芍自與對方一見面的當兒，那雙眸子一直貫注在對方身上，瞬也不曾輕瞬一下，足見她心目中對於此人的不可輕視。

「你果然有幾分眼力，」水紅芍慢呑呑的道：「不錯，我就是水紅芍，你大概是專門找我來的吧。」

尹劍平點頭道：「不錯，水軒主，我們之間仇深似海，理當作一個了斷，軒主你是親自賜敎，抑或是……？」說時，他的眸子向着一旁的「金珠」掃了一眼！

金珠早已按捺不住，冷笑道：「軒主是什麼身份，豈能被例與你這個無名小輩動手。」

尹劍平吶吶道：「這麼說只好向妳請教了，請問姑娘尊姓大名，上下是……？」

金珠對於這個「依劍平」，其實早已由阮行處，得悉報告，知道是一勁敵，再者就在近數日之內，連續發覺到「阮行」的死，以及「甘十九妹」與「銀珠」的相繼出走！

這些事雖然表面看起來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仔細的想想，却又發覺到其間不無關連。

「你不必多問，」金珠冷冰冰的道：「只要知道，我是甘十九妹的大師姐就够了。」

「失敬！」尹劍平吶吶道：「這麼說足下想必就是那位人稱的『金珠』姑娘了？」

「不錯，我就是──」一面說，遂見她回過身來，向着水紅芍道：「軒主，依弟子看，二妹三妹的無故走出，以及阮行的死，都與這個人有關──」

水紅芍冷森森的笑了笑道：「我也是這麼認爲，這可是上天有路他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金珠，你先不要取他性命，將他活活拿下再說，這件事我要好好的問問他。」

金珠欠身道：「弟子遵命！」

說了這句話，足下一連向前踏了三步。

──這裏有個名堂，名叫「三連環」，足下一經站定，嬌軀霍地向左一閃，「拍！拍！」兩聲輕響，炸開了兩朵花浪。

在霍然翻開的衣浪裏，陡然現出了金珠猙獰的面影──一雙瘦手有如鳥爪般，向着尹劍平兩邊肩頭上抓來──

隨着她進身的同時，尹劍平立刻就感覺到凌人的兩股尖銳力道，直向着身上猛攻了過來，自己護身眞力首先吃受不住，像是如一雙鋼鑽猛力刺擊，大有卽將破穿之勢！

一念觸及，尹劍平由不住倏地吃了一驚。

須知越是高手對招，越是時間短促，常常在三數招之內，卽可分出生死勝負！

眼前金珠所施展的這一手功夫，正是她蓄勢已久，幾經構思的武技精華──「流水散花」身法，除了巧具構思的動作之外，最厲害的當在於身上長衣的掩飾，既名「流水散花」，其動作之靈活，是可想知。

然而尹劍平早已在現身之前把對方這種身法列爲攻防預測，雖然如此，其勢之危急，亦稱得上「間不容髮」！

尹劍平怒哼一聲道：「好！」

就見他雙臂突揚，發出了雙掌，無巧不巧的正好與對方的一雙瘦手迎在了一塊。

十指初沾的一刹，尹劍平雙肩乍晃，眼前霍地現出了兩條人影，同時向後閃開來──正是「蟠龍嶺」尹劍平新近才學會的絕技之一「分身化影」身法。

這種身法，無異是武林初見。

休說金珠一時看花了眼，就連一旁的水紅芍目睹之下，也不禁呆了一呆。

其實說穿了，這種身法不過是身子某一角度，利用快速搖幌而形成的一種「錯覺」！

妙的是這種「錯覺」的一經形成，所給予對方的驚嚇與恐慌。制勝的訣竅，也常常就在這一刹那爲之完成。

金珠這一刹，顯然大失常態，目睹着對方雙重人影，她呆了一呆──

就在這一刹，尹劍平的身子再次的襲近，仍然是雙重人影，分左右同時迫身而進。

一向自恃技高的金珠，當此情況下，亦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點足就退。

耳聽得一邊水紅芍，發出了一聲尖嘯，霍地騰身而起，直向着這邊撲來，大股勁風，隨着她張開的兩隻衣袖，排山倒海也似的直向着尹劍平身上襲來。好像是遲了一步。

看上去，尹劍平固然難當其力，整個身子，直向後面平倒下來，可是他的一雙手駢指如劍，却已傷了金珠的右肋，拔手，血標！

「哧！」一股血箭直竄起來有尺許來長。

金珠只痛得嬌軀一陣子打顫，足下情不由己的踉蹌步出，彩姐，彩香兩個女侍，一左一右飛快撲上來，搭住了她，金珠一陣子打顫，當場昏死了過去。

尹劍平千鈞一髮間掌傷了金珠，却難當水紅芍貫注於雙袖間的「鐵袖」之功，整個身子「元寶」也似的滾翻出去──利用就地滾翻之勢，把對方袖上的一拂之力，化解了個乾净。

他身子方自站起的同時，水紅芍已「疾風催浪」般的趕了過來，大股的勁道，隨着她落下的身勢，有如江河倒瀉，其力至猛，幾令尹劍平感覺到簡直難以當受。

然而，他却體認到此時此刻的不易退縮──如果自己挺當不住對方雷霆萬鈞的一擊，必將難當對方接下去的一式殺手──

他相信必將如此。

「玉龍劍」就在這看似要命的關頭，猝然撤出了鞘，一溜子寒光，直迎向水紅芍正面猛劈下來……他下軀着力，氣貫丹田，强大的壓力雖使得他雙膝顫抖，他却是硬硬的承當下來。這一劍眞可說得上「適時而發」，眞正稱得上「高明之至」。

水紅芍進得快，退得也快，一進一退，有如風捲殘雲，但聽得「呼嚕嚕！」一陣衣袂蕩風之聲，她已飄身於丈許以外。

尹劍平這一堅持，果然爲自己帶來了「活命」之機，非但如此，往後勝負便將大是不同──水紅芍原本十拿九穩可以制勝對方，想不到方才這一劍，却把情勢完全扭轉過來！──

眼看着尹劍平長劍盤頂，身式直立，一雙亮光炯炯的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向自己，儼然有大將之風。

水紅芍冷森森的笑了一聲道：「好劍法……想不到我多年不入江湖，武林中竟然會出現這般傑出的人物……高明！高明。」

一面說時，她身子緩緩向前接近，足下踏的是「中宮」──然而這一步法立刻就被她發覺到並不高明，遂卽改向左面，又改向右面──三面俱都試過之後，水紅芍由不住發出了一聲輕嘆！「人道是英雄出少年，看起來，誠是不假了！」一面說就見她抬起了一雙玉手，把面上紗罩分了一下，卽在眼前，開了二指寬長短的一個空隙，現出了隱藏於其中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

尹劍平心知對方接下去的一手，必然凌厲無匹，那裏敢絲毫心存大意──

這一刹，他腦子裏不停的湧現於「吳老夫人」的草堂秘功，爲使不欲水紅芍摸清了自己門路，他遂卽把劍勢變幻了另一形態。變成了雙手持劍，劍尖下垂，立於雙足之間。

水紅芍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瞬也不瞬的盯着他，見狀依然是遲遲不動。

一綫陽光由遠方地平綫上冒了出來，白濛濛的天際立刻就像染了一片胭脂那般的嫣紅——大地萬物頓時如同着了生氣般的活躍起來！

水紅芍快速的向前一連踏了兩步。

尹劍平也趕上了兩步。

兩步之後，他身子霍地向左一閃，水紅芍恰恰這時飛身直上——

「玉龍劍」寒芒閃處，平揮而出，却迎上了水紅芍的一雙纖纖玉手，十根晶瑩透剔的指甲，甫與「玉龍劍」的劍身方一接觸，傳出了「唏哩哩！」一陣脆响。

尹劍平只覺那隻持劍的手，猝然間遭遇到一股絕大力道，迫使得掌中劍霍然垂落下來！

水紅芍把握住此一刻玄機，一聲尖叱，盤身出手，十指箕開着，直向尹劍平的兩肋上插了下來。

「哧——」晶瑩透剔的十根指甲，在方一接觸尹劍平兩側衣邊，卽使他感覺得一陣刺膚切肌的奇痛，長衣兩側，有如迎着了劍鋒般的被劃開了兩邊口子，一時血光迸現，將那襲黃衣都染紅了。

看到這裏，樊氏父子連同左明月，俱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驚呼——

樊鍾秀方待撲身而上的一刹，却不曾想到現場的戰局彈指間突然又有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就在水紅芍十根指尖方一觸及尹劍平兩肋的同時，後者竟使出了出人意料的奇招，那口原已垂下的玉龍劍，在他足尖挑動之下，勃然躍起——「噗！」的一聲人不偏不倚的插進了水紅芍的心窩！

這一劍由於雙方距離太近，力量至猛，水紅芍作夢也不曾想到對方竟然會施展出如此不可思攷的一招！一刹那，她整個身子像是木人般的釘在了地上。

漸漸的她身軀彎下來……變成了一盞弓樣的形狀，一滴滴的鮮血，順着穿出背後的那截劍尖，點點滴滴濺落下來。

她身子幌了一下，終於倒了下來。

在場無論敵我雙方，每一個人都嚇呆了。

尹劍平一言不發的由水紅芍身上拔出了長劍！——他緊緊的咬着牙，看了各人一眼，兩肋上陣陣發痛，所幸，那只是一些皮肉之傷——他還支持得住，試想那口玉龍劍晚一點出手，整個的情景必將不同——那時候死的是誰可就大堪玩味了。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用玉龍劍的劍尖把水紅芍臉上的那一襲面紗挑起。

那是一件「慘不忍睹」的奇醜面頰。

臆測着昔年慘遭火焚時，將一張花容玉貌燒成如此模樣，尹劍平內心便不無戚戚之感——下意識的對此衍生出無限同情！

× × ×

洞庭湖畔，「岳陽門」——！

火焚之後的昔年「岳陽門」舊居，而今只剩下了一片廢墟！斷壁殘垣倒掩在淒離的荒草裏，正堂已全部倒塌，中庭剩下兩處危牆，後院看來還算完整，却被迷朦的荒草所掩沒了。

尹劍平於約定前一個時辰來到這裏，踐踏着師門故居，目睹着廢墟荒草，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感傷！一路踐踏着荒草，他來到了院子裏的那所茅亭——一隻野狗驚吠着奪路而出，倒把他嚇了一跳。

猶記得當初甘十九妹血洗岳陽門時，那一夜她坐鎭此亭，調度阮行作進退之策，該是何等的一番盛景——反之，那一夜尹劍平與「醉八仙」段南溪長老，被困於後殿香堂，有如待死之囚，那個可憐相簡直不忍卒思！

尹劍平此刻回想起來，昔日事淸楚在目，對他來說，簡直彷如昨日。

天色陰陰的，不見一些兒陽光！秋風舞弄着梧桐的落葉，只在眼前那丹墀裏打轉。

「情」固然要酬！「仇」不能不報！

「玉龍劍」嗆啷出鞘，在眼前細細的端視着，此時此刻，這口劍的出鞘，意味着更是不凡的意義。

蓋因爲「玉龍」一劍，乃岳陽門世世相襲的師門故劍，掌門人李鐵心，正是持這口劍交手，而死在甘十九妹手裏的。

端詳着劍身上那一條聚而不散的黑氣，以及正反兩面所印下的兩隻淺淺手印，想着甘十九妹動手時的絕妙身手，尹劍平下意識的內心起了一些戰慄。由身上取出了早已備好的綢帕緊緊的紮在臉上——只露出了一雙光華閃爍的瞳子，他預感着甘十九妹就快要來了。

「玉龍劍」平置在眼前石几上，他盤膝坐地，心裏這一刹，却再也難以平息下來。

那將是要身具何等智慧之人，才能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劃分開來？一個是刻骨銘思的戀人，一個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好在二者合而爲一，却是一個人。

一個人！——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片樹葉落下來，又一片落了下來。

尹劍平凝神靜氣的在傾聽着，却沒有聽見黃葉落地打轉的聲音——他於是判斷所等候的人來了。

「甘姑娘！」他仍然是面向前方的道：「已經等妳很久了！」

話聲甫落，一片微風輕襲茅亭，風息人墜，一雙絕世佳人，已併立眼前！

二女身材彷彿，一人衣白，一人衣黑，就膚色而論，穿白色的較白，穿黑色的較黑，却同是長眉杏目，面繫白紗巾，端的好一副美人胚子。

白衣少女，顯然正是甘十九妹，那個黑衣姑娘又是那個？一時倒使得尹劍平有些納悶！

尹劍平緩緩由地上跳起來，拱了拱手道：「姑娘眞信人也，這位是——」

甘十九妹道：「這是我二師姐銀珠。」

尹劍平一驚，抱拳道：「失敬！」

黑衣少女「銀珠」打量着他，緩緩點頭道：「你就是依劍平？」

「在下正是！」

「嗯！」銀珠點一下頭：「我這妹子對你智慧武功讚不絕口，到了今日與你有這約會，我既是順路而來，也就樂得瞧上一個熱鬧。」

尹劍平抱拳道：「姑娘駕臨，當能生色不少——只是……」

甘十九妹輕哂道：「你放心，我二姐只是來旁觀的，你我動手時，她絕對中立，一句話也不多說。」

尹劍平道：「姑娘錯會了我的意了，不過這倒也好——」說話時，他幾乎不敢仔細面對甘十九妹這雙眸子——既然已是不可避免之事，那就宜早不宜遲。」

緊緊握住「玉龍劍」，他緩緩退後一步。

甘十九妹冷笑道：「你還有什麼好交待的沒有？」

尹劍平搖搖頭。

甘十九妹笑道：「活着不說話，死了要說也不能了，喂！依劍平，我們也算見過了好幾次面了，這是最後一次交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何不各自現出本來面目，你意如何？」

一面說時，她抬起手來，把遮在臉上的一方面紗摘了下來，現出了廬山眞面目！

雖然對方這張臉，對他來說，顯然早已不再神秘，可是在他猝然接觸之下，却依然爲之震驚了一下！

甘十九妹看着他道：「怎麼你不願？」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道：「在下以爲還是保持一些神秘的好，姑娘請出劍吧！」

甘十九妹想是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拒絕了自已這個請求，微微呆了一下，冷漠的點了點頭道：「好吧！」一面說時，她玉手輕起，已按在了當胸那口短劍之上，同時嬌軀輕起，已把身子挪出八尺多以外，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亭邊欄杆之上。

就在這一刹，尹劍平已施展出他的快劍手法，一溜子寒光，夾帶着他飛鷹怒撲般的身子，陡地直向着甘十九妹身上狂捲了過來。

人到，劍到，堪稱「身劍合一」。

霞光閃爍裏，只看見一團劍氣，却分不淸那裏是人身，那裏又是兵刃，就動手過招上來說，實在是稱得上狠快兼具——

然而甘十九妹顯然已經注意到了，危機一瞬間，猛見她短劍出鞘，揮出，就兩處不同地方與對方的長劍迎在了一塊，「叮，叮！」兩聲脆响之後，兩個人已分別左右分開。

似乎是同時之間，兩條人影分別躍身而出——一出卽發，墜身茅亭外荒草沒膝院子裏！

似乎雙方都已經深深體會到對方的不可輕侮，甘十九妹不等身子站穩；緊接着身軀一個淩空倒折，有如飛雲一片再行向着尹劍平頭上罩落下來。

好漂亮的一式流水散花身法——然而尹劍平却顯然有備無患，就見他身勢疾幌之下，陡然間幻化了三條人影，齊向甘十九妹迎撲過來，正是「蟠龍嶺」初學的分身化影身法！

甘十九妹大吃一驚，收劍旋身，車輪似的閃開一旁——不得不把正待施展的「流水散花」身法收回來，就勢揮動左掌，一掌直向對方前胸擊去。

這一掌她落了空招，掌力過處，眼看着尹劍平身形霍地變爲子虛，這才知依然着了對方道兒，一驚之下，再想從容退身，那裏還來得及？隨着尹劍平長劍拉處，已在她右面腰側劃開了尺許長的一道血口！

甘十九妹驚呼一聲，騰身而出。

尹劍平原可以乘勝而襲，只是他却臨時抱劍不進。

這一刹，就只見甘十九妹倒仰的軀體，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嬌叱聲，掌中短劍倏地點出一片瑩光，直向尹劍平「咽喉」「心坎」兩處要害上猛刺過來。

尹劍平似乎已能完全領會了吳老夫人的「草堂秘功」，就在這一刹，他緊持在手上的那口長劍猝然高舉在天，驀地向下一收，在空中迅速的拉了一個「乙」字。

這一招看似無奇，其實却包涵着極深的才智，甘十九妹那麼猛快的絕招，竟然未能得逞——奈何招式已用老了，再想抽招換式，那裏還來得及？一時間，只嚇得花容爲之變色！

一旁觀戰的「銀珠」，看到這裏，再也難以保持風度，玉手前揮，發出了一支「步搖金釵」。

原來「丹鳳軒」的三位公主，各人都有一樣獨門暗器，金珠是飛刀，甘十九妹是「彈指金刃」，銀珠是「步搖金釵」。

這支步搖釵發出之前，暗夾於兩指縫間，甩手卽可發出，加以掌上功力，一經發出，無堅不摧。

尹劍平是時全神貫注當前大敵「甘十九妹」身上，何曾料到身後銀珠竟然會有此一手！

一股極爲細微的破空聲劃過，容得尹劍平發覺不妙時，再想防止那裏還來得及？

憑着他的機智，匆忙中作了一個擰身之勢，總算閃過了要害，只聽得「哧！」的一聲，這支步搖金釵直由他肩胛間穿了過去。

然而，他却並沒有放棄這一刹那，足以制勝甘十九妹的機會。

隨着他一個前進的身勢，拔劍，屈膝，掌中那口玉龍劍一平如水的直由甘十九妹「後腦」間刺了進去。

「啊——」甘十九妹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兒，斜着身子一連踉蹌出七八步，一交坐倒地上，一刹間，她那張原來「春花綻放」的臉上，顯現出蒼白之色！

「好劍法……你贏了！我……我……」

一行鮮血，順着她嘴角淌了出來。

銀珠發出了一聲尖叫，驀地撲了出來——緊緊的抱住了她，甘十九妹輕輕的咳了一聲，又嗆出了一口鮮血！

尹劍平木偶也似的就站在她面前，手上兀自緊緊抓住那口玉龍劍——劍身一直在輕微的顫抖着！

「依……劍平……」甘十九妹那雙眼睛一直注視着他：「你可以走過來一些……麼？」

尹劍平身子掙扎了一下，緩緩向前走近了幾步！

銀珠乍見他來到身近側，正待躍身迎戰，却被甘十九妹緊緊拉住：「二姐，不要……」

銀珠忽然垂頭，泣出聲來！

甘十九妹輕咳了一聲，那雙大眼睛裏，猝然失去了光采：「依劍平……現在你總可以揭下面紗，讓我看一看你了吧！」

尹劍平只是一呆，繼而點點頭，抬起手扯下了臉上的面紗——

甘十九妹身子猝然抖動一下，那雙無神的眸子，一刹間睜得極大：「你……尹……尹心……尹哥哥……是你了……竟會是你？」

忽然她臉上現出了一抹淒慘的笑容：「我……眞胡塗……我……其實早就應該想到你們……兩個是一個人……依劍平……你……」

「我不姓依……」尹劍平直直的瞅着她：「我姓尹，尹劍平才是我眞正的名字！」

甘十九妹低低唸着「尹劍平」這三個字，身子緩緩的倒了下來，倒在銀珠身上，後者目睹及此，早已泣不成聲——却有一種要殺人的衝動激使着她——

甘十九妹喘息得那麼厲害，緊緊抓住銀珠的手：「姐姐……我深愛此人……妳千萬不可爲我復仇……我欠他的實……在太多了……」

銀珠回頭看了尹劍平一眼，再次的發出了哭聲！

「尹……」甘十九妹無力的目光，注視着心上戀人：「你可願知道……殺害你父親的仇人……是誰麼？」

尹劍平神情爲之一震！微微點了一下頭，兩行淚珠滑腮直墮下來——久鑄內心的鋼鐵長城，終於爲之崩潰！

甘十九妹目睹着，淒苦的臉上終於現出了笑容：「你總算爲我流淚了……我告訴你，殺你父親的人是……我師父……水紅芍——你已經報了仇了，可以安心的去了！」

尹劍平臉上顯現出一種蒼白——却又有幾許欣慰！

「謝謝妳告訴我這個消息……」他吶吶道：「這樣我可以跟妳一起去了！」

——他作了一個不十分顯眼的動作，等到二女忽然發覺到他的面色有異時顯然他已完成了淩厲的「剖腹」動作——右手乍抬，「玉龍劍」霍地由腹內拔出，摔置一邊，「嗆啷啷！」一聲脆响大片的紅血，由他小腹噴出來，眞眞稱得上「怒血四濺」！

偉岸的身軀，直直的倒了下來！

「尹哥哥……」甘十九妹斷腸的叫了一聲，遂卽由銀珠懷抱中掙脫出來。

兩個血人緩緩的接近着——終於緊緊的擁抱一團——當他們那隻手緊抱在一起時，這個天底下，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够把他們分開了。

(全文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刀下留聲簡飛星，因妻女遭人挾持，脅迫他往殺楚小楓，以交換他妻女的安全，他雖爲人正派，生平從不妄殺一人，但爲了妻女安全，遂被迫向楚小楓出手，雙方徒手相搏，簡飛星以生平絕技穿心一擊未能擊殺楚小楓後，願聽楚小楓勸告返回與挾持他妻女的人，談談萬一不能殺死楚小楓，後果又將如何？不久，簡飛星去而復返，說是除了殺死楚小楓外，別無他法。但這時的簡飛星，似已改變心意，願意接受楚小楓的獻議，爲他安排拯救妻女，不過爲掩人耳目，又與楚小楓以兵刃搏擊——

揮劍誅奸宄

簡飛星又一輪快速刀招，連綿而出。

兩個就這樣，展開了一場攻守之戰。

楚小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練習了無名劍譜上的劍法。

那些屬於深藏內心的奇幻劍招，如今，都一一變成了眞實的劍招施展出來。

只是那麼施展出來，有些生疏的很，不能把劍招連成一個整體。

就草草所用出來，它具有的威力，亦足駭人聽聞了。

以簡飛星的成就，就有接架不易的感覺。

兩個人，打足了兩個時辰。

運思得絕技

楚小楓對劍招的變化，也逐漸的純熟，適應。

簡飛星却是越打越覺震驚。

他發覺了楚小楓很多奇幻的、莫測的劍招，本來十分生澀，但却逐漸變的純熟了。

忽然之間，楚小楓奇招連出，連接三劍。

簡飛星封開了兩劍，却無法再封開第三劍。

劍光劃過了簡飛星的左肩，衣衫破裂，也劃破了肩上的皮膚。

鮮血湧了出來。

楚小楓駭然收劍而退，低聲道：「簡大俠，得罪了，在下不能控制劍勢。」

簡飛星面如死灰，黯然歎息一聲，道：「好劍法，老夫有了和他們談判的本錢了。」

然後轉身而去。

楚小楓望着簡飛星的背影，呆呆的出神。

他心中明白，如若不是和簡飛星早有了協商議定，以他深厚的內力，連綿快速的刀勢，自己早已死傷在對方的刀下。

但簡飛星的刀下留情，留勁不發，才使他有充分的時間，由對方餵招中，使自己記於胸中的劍招，得到了一個充分練習的機會。

一代名劍，在這暫短的兩個時辰的搏殺中，開始成長茁壯。

周橫緩步行了過來，望着呆呆出神的楚小楓，道：「公子，好高明的劍法。」

楚小楓苦笑了一下，道：「他給了我一個機會，一個使我建立信心，使空想，變成了事實的機會，但他付的代價，太大了。」

周橫道：「公子是說，簡飛星付出了代價。」

楚小楓道：「對！一生的英名，和他刀下無敵的信心。」

周橫道：「公子，在下……」

楚小楓搖搖頭，接道：「周橫，傳我的令諭下去，動員所有的人手，不惜一切代價，要救出簡大俠的妻女。」

周橫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綠荷緩步行來，低聲說道：「公子，不用負疚太深，小婢的看法，你是眞眞正正的勝了他，而且，勝的光明正大，如非公子及時收住劍勢，只怕這一劍會斬掉他的左臂。」

楚小楓道：「只要他在出手時全力施爲，一百招之內，他可以取我性命。」

綠荷道：「哦！」

楚小楓道：「他手下留情，刀上蓄勁不發，才使我由磨練中體會出劍招變化妙用，幸而勝他一招。」

綠荷垂首不語。

楚小楓道：「像簡飛星大俠這樣的高手，武林中極爲罕見，如非他那樣高明刀法，也無法引出我的劍招。」

綠荷道：「公子仁德。」

楚小楓目光移轉，掃射了綠荷，黃梅，紅牡丹一眼，心中突然一動，道：「妳們三個，昔年在江湖之上行走，可曾聯手對付過敵人。」

綠荷道：「我們三人，雖然情同骨肉，但却很少聯手對敵。」

楚小楓道：「爲什麼？」

綠荷道：「每個人的造詣不同，同時和人動手，未必會收到什麼效果，反而有些自碍手脚。」

楚小楓道：「原來如此……」

舉手一招，道：「妳們走近來。」

三女行近楚小楓。

楚小楓道：「我傳妳們每人三招劍法，好像是一種配合的劍法。」

他說好像，似是有些不能肯定，倒是

聽得綠荷爲之一怔。

黃梅道：「公子是說，你也不太瞭解那是否聯手對敵用的。」

紅牡丹道：「二姐，你難道還沒有瞧出來麼，公子胸羅極博，但却一直沒有機會把這些劍招施用出來，剛才和簡大俠一戰，誘出了他胸藏劍招。」

楚小楓點點頭，道：「確是如此。」

綠荷道：「公子肯傳劍技，賤妾們先行拜謝。」

楚小楓道：「這裏十招劍法，三招攻人上三路，三招攻人中三路，三招攻人下三路，本是一人出手，但如有三個人同時發動，豈不是威力更強一些。」

黃梅道：「是！」

紅牡丹道：「公子每人三招，才有九招，還有一招呢？」

楚小楓道：「還有一招，妳們不用學了。」

綠荷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如是妳們每人三招，還無法擊退來人，那就不用打下去了。」

綠荷道：「十缺其一，不是讓一套劍法殘破了麼？」

楚小楓道：「對了！這一套劍法，就叫作十殘劍招。」

黃梅道：「十殘劍招，怎麼會叫這麼一個名字？」

楚小楓對這十殘劍招，本來還有很多不解之處，但被黃梅這一逼問，立時觸動了靈機，說道：「因爲，這套劍法，每一招中，却好像有很多殘缺。」

紅牡丹道：「公子劍法精博，招數之奇，却是我等見所未見之學。」

黃梅道：「如是這十殘劍招，也在公子胸中熟記，那該是一種曠世奇學。」

綠荷道：「目殘之人其耳必靈……」

楚小楓被這一言，觸動了靈機，笑接道：「不錯，就因他攻向一點，特別凌厲，皆有缺失，才叫作十殘劍招，但如三人合手而出……」

突然住口，沉吟不語。

綠荷等轉頭望去，只見楚小楓神情肅然，似乎是正在思索一樁大事。

三婢互相對望了一眼，靜靜的站在一側。

良久之後，楚小楓才吁口氣接道：「三殘相合，那該天下很凌厲的一擊了。」

綠荷像是已瞭解了楚小楓的心意，緩緩說道：「公子，賤妾等沉淪江湖，承公子救我們於汚泥之中，賤妾等已暗自立誓，有生之年，追隨公子……」

楚小楓接道：「好，妳們有此心意，就行了，等江湖大局澄清，妳們也要擇人而侍，總不能一輩子飄零四海。」

綠荷微微一笑，道：「我們自知殘花敗柳，不足以侍公子，但願常年追隨左右，執鞭隨蹬，心願已足。」

紅牡丹道：「我們已經商量過了，今生今世，不再嫁人，永遠跟着公子，但願公子不要攆我們離開就行了。」

楚小楓心中忽然有了一個想法，微微一笑，道：「好，浪子回頭金不換，妳們只要能好好的作人做事，我自會爲妳們安

排，現在，我傳你們十殘劍招。」

他傳授的方法很實用，先在地上，劃出圖解，說明攻守之法，和劍招變化，各分三招，讓她們內心之中，先有一個明確的印象，各自用心去想，並未立刻傳授劍法。

事實上，此情此景，也無法傳授三人的劍法。

簡飛星很快的去而復轉。

只看他滿臉愁苦之色，就知道他們之間，說的很不順利，果然，簡飛星搖搖頭，歎息一聲，道：「楚莊主，很抱歉，看來，咱們之間，只怕還得有一場拚命之戰了。」

楚小楓道：「簡大俠，能不能說清楚一些。」

簡飛星道：「好！他們告訴我，救我妻女，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摘去你的人頭，一個是賠上我自己的性命。」

楚小楓笑一笑，道：「簡大俠被他們說服了？」

簡飛星施用傳音之術，道：「他們派了人，在後面監視我。」

提高了聲音，道：「老夫總不能眼看着妻女死去不管。」

楚小楓低聲道：「他們人在何處？」

簡飛星道：「好像就跟在我的身後不遠處。」

楚小楓發出了暗號，一面高聲說道：「簡大俠已和在下打過一架，老實說，簡大俠的刀法，未必能勝過在下。」

放低了聲音，接道：「我已派出了人手，查看令正和令嫒的下落，但不知簡大俠要如何處置那些隨來監視之人。」

簡飛星道：「老夫一生之中，不喜歡殺人，但目下的情況，似乎是在逼我殺人了。」

楚小楓道：「晚輩也是這麼樣一個想法，如若只有兩個人，暗中監視，我們應該想法子擊殺他們。」

簡飛星道：「他們很多疑，也很謹愼，他們告訴我，他們有一種暗號，只要一發出去，立刻可以殺死她們，所以老夫雖然和他們對面而立，不敢較易出手。」

楚小楓拔出長劍一揮，閃出一片劍花，道：「你小心了。」

唰唰兩劍，刺了過去。

一面低聲說道：「咱們一面動手，一面查看他們的藏身之處，他們有兩個人，咱們就各擇其一，全力一擊，務求一舉成功，不讓他們發出信號。」

簡飛星道：「好，只要發現敵人，我殺左面，你攻右側。」

一面揮刀還擊。

兩個人，又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搏殺。

看上去刀光閃輝，劍氣迷濛。

但事實上，兩個人却是都在表演，刀和劍舞動的很好看，但事實上，兩個搏殺的人，却沒有什麼危險。

一面動手，一面向四週打量。

刀光，劍影，掩遮住了他們的眞正用心。

兩人搏殺的範圍，越來越大，擴展到西面的十餘丈方圓。

這時，兩人正打到一棵大樹之後。

忽然間，發覺了夜暗中，閃動着四道目光。

那是人的眼睛。

楚小楓看到了，簡飛星也看到了。

兩個人交換了一個眼光。

忽然間，刀劍分襲，兩道寒芒，直向大樹後面掩去。

尖聲慘叫，冒起了兩道血光。

兩個全身黑衣的勁裝大漢，身子還未站起，人已倒了下去。

死在簡飛星刀下的一個，作了無頭之鬼。

一個被楚小楓一劍穿胸透背而死。

兩個人都死了，只發出尖聲慘叫。

收住刀勢，簡飛星有些黯然的說道：「如今，已經和他們翻臉成仇了，唉，老夫實在擔心他們會對我的妻女加害。」

楚小楓道：「簡大俠刀法精絕，想來，令正和令嫒，亦必是女中豪傑了。」

簡飛星道：「剛好和楚莊主說的相反，他們都不會武功。」

楚小楓道：「不會武功。」

簡飛星道：「拙荊心地仁慈，是不喜殺伐，我這一生中能愼戒殺生，受她的影響很大，至於小女，也是受到了拙荊的影響，不喜武功，老夫只是傳了她們一些靜坐强身之術。」

楚小楓道：「哦！」

簡飛星接又道：「最大的錯誤是，我不該帶她們在江湖上走動，致有這一飛來橫禍。」

楚小楓道：「簡大俠，可曾知曉，什麼人留難了他們？」

簡飛星道：「到目前爲止，和老夫正式交談的，只有這兩個人。」

楚小楓道：「簡大俠和他們全無恩怨了。」

簡飛星道：「是，素不相識，他們說明了，擄我妻女，只是爲了要我殺了你，或是三個屬下。」

楚小楓道：「在下已下令動員敝山莊所有的人手，尋找簡大俠妻女的下落，只要她們眞的停在湘江水域之中，在下相信，我們找出他們的機會很大。」

簡飛星道：「盡人力，聽天命吧！老夫雖然對妻女十分愛護，但也不能全無原則。」

楚小楓道：「簡大俠，如若爲了在下，使你的妻女受到了傷害……」

簡飛星歎息一聲，接道：「楚莊主，不用爲老夫傷感，大丈夫難保妻女週全，已經是一件很慚愧的事了，如若爲她們作出了愧對天下武林之事，豈不是終身慚愧，再說，老夫也無法勝你。」

楚小楓道：「簡大俠手下留情，小楓感覺得到。」

簡飛星道：「這時刻，已經過去了，現在，現在，老夫……」

一股黯然神情，泛上眉頭。

楚小楓心想安慰他幾句，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這時，一條人影，飛奔而至。

簡飛星右手握刀，冷冷問道：「什麼人？」

「我！」隨着回答之聲，人影已行近楚小楓的身前。

是鬼沒王平。

楚小楓低聲道：「有什麼消息麼？」

王平道：「剛才已得排敎中人的回報，湘江之中，有三艘大船，有些可疑，他們已經派人摸底去了，很快就會給咱們一個回信。」

簡飛星道：「你是說，那三艘大船之上，有在下的妻女了。」

王平道：「這一點，咱們正派人摸底去，看看什麼樣子一個結果……」

簡飛明道：「告訴我，那三艘大船在什麼地方？」

王平道：「老前輩，告訴你，也不能去！」

簡飛星道：「爲什麼？楚莊主，是在下生平所遇最高明的敵手之一，除了楚莊主之外，在下生平還沒有遇上過敵手。」

王平道：「簡大俠，小的斗膽請敎一事？」

簡飛星道：「什麼事？你說。」

王平道：「簡大俠！希望妳的妻女是死的，還是活的？」

簡飛星道：「如若能够救她們，老夫決計不計犧牲。」

王平道：「這就是了，我們能够救她們，希望她們都是活的。」

簡飛星道：「這個，可能麼？」

王平道：「至少，咱們現在還在照這個路子去走。」

簡飛星道：「能不能告訴老夫，你們用什麼辦法對付？」

王平道：「小的正在向莊主請示，安排。」

簡飛星道：「哦！」

王平道：「小的的意思是，想法子，先派人上去，保護令正，令嫒，然後，咱們再衝上去，以解她們之危。」

簡飛星道：「辦法是不錯，什麼人去保護她們，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王平道：「這個，要看我們公子安排了？」

簡飛星道：「楚莊主，能救得簡某人妻女之命，我想老妻也許改變她對世事的看法，果眞如此，老夫必有一報。」

楚小楓道：「不敢當，簡大俠，在下必將全力以赴。」

簡飛星說道：「好！老夫這裏先謝過了。」

語聲一頓，接道：「楚莊主，不知道老夫是否可以聽聽你們安排調遣之法。」

楚小楓道：「歡迎你老前輩，參與高見。」

簡飛星道：「好！老夫也算上，楚莊主如有什麼遣差，老夫亦可領命。」

楚小楓道：「這就不敢當了。」

簡飛星道：「楚莊主不用客氣，在下是出於一片忠誠之心。」

楚小楓微微一笑，回頭對王平道：「派去些什麼人？」

王平道：「段山，夏海，劉風，馬飛，由成爺率領，分乘兩艘捕魚小舟，摸了上去，準備接應。」

楚小楓道：「好！別的人手呢？」

王平道：「七虎佈在公子四周三十丈內，只要公子一聲令下，他們立刻可以向一方馳援。」

楚小楓道：「成方，華圓呢？」

王平道：「留在岸畔觀察信號，便予接應。」

簡飛星望着王平，道：「老夫是否，也可受命一事，便於効勞。」

王平道：「簡大俠武功高强，不過，目前還不是以武功相對的時刻，簡大俠請和敝莊主守候一處，等他們的報告傳來，然後，再借重大力。」

簡飛星點點頭，道：「老夫近年來之中，雖然不常在江湖走動，但對江湖中事，却也常常聽人說起，但對你們這個組合却是陌生的很。」

楚小楓道：「在下和這批兄弟，都是初入江湖。」

簡飛星道：「你們這一羣人中，似乎是都還很年輕。」

楚小楓道：「是！我們的年紀都不太大。」

簡飛星接着問道：「你們這一般年輕人，結合一處，闖蕩江湖，可有什麼用心麼？」

楚小楓道：「江湖上似乎被一個很神秘的力量控制着——」

簡飛星點點頭，接道：「如非老夫親身經歷了這麼一件事，只怕現在很難相信你的話。」

楚小楓道：「現在，你相信了。」

簡飛星道：「不相信也不成了，自從春秋筆評論是非，江湖上就忽然間平靜下來，從未有過的平靜，大家都對春秋筆寄託了無任的相信，所以，包括老夫在內的一批江湖上愛管閑事的人，都覺着無事可幹，因此，大部份都退休了。」

楚小楓道：「春秋筆下判是非，揭露了不少的僞善之輩，正因此，江湖上的刁惡之徒，把自己隱藏的更爲神秘了，他們不在求揚名立萬，甚至不用姓名，他們互不相關，甚至互不相識，他們在一個統一的令諭之下，合於一處，行動之後，又分散於各處，他們之間，表面和實質上，都沒有連絡，但事實上，他們是一伙的。」

簡飛星道：「他們的武功，是如何練成的呢？」

楚小楓道：「這就是江湖上很多年來平靜的原因，他們需要時間，培養出一批可用之人。」

簡飛星苦笑了一下，說道：「楚莊主，你年紀不大，又怎麼投入了這一場紛爭呢？」

楚小楓道：「這就是平衡，有一批神秘，詭異的盜匪出來，就應該有一批對付盜匪的人出現，是麼？」

簡飛星道：「老夫好慚愧，我一生行事，自問仰不慚天，俯不怍地，但我想的太少，年輕人，告訴我，你和春秋筆是否有關？」

楚小楓道：「老前輩，怎麼突然間想

起了這件事？」

簡飛星道：「除了春秋筆，老夫想不出，什麼人會有這麼高明智慧。」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和春秋筆有關，但我總覺着有一種力量在指引着我。」

王平突然插口，道：「簡大俠，你認識春秋筆麼？」

簡飛星道：「我收到過他一封信，他說見過我，但我一直想不起，在那裏見到過他？」

對春秋筆這個人，楚小楓也有着濃厚的興趣，當下說道：「老前輩，對那個人，難道完全沒有記憶麼？」

簡飛星道：「我接到那封信之後，也曾經仔細想過，就是想不起那裏見過這個人。」

楚小楓想起了看馬的老陸，也想起了那本無名劍譜。

到現在他才明白，那本無名劍譜上記載的武功，都是極爲精萃之學。

那是一本武林劍技秘笈。

可惜，他已經生死成秘，不知去向。

由老陸再想到拐仙黃侗。

這個武林怪人，由星卜數學上的特別成就，把自己圈隱入了一種神奇的小圈子中。

他想逃避命運，逃避死亡，結果，埋沒了他一身絕藝。

但他仍然無法逃避過死亡。

自然界，似是有一種神秘的主裁力量，窮通一個人畢生的精力，也無法研究出這個力量的來處，自然，更無法破解這一股神秘。

但黃侗傳給他的武功，經過證明那確實是一種很高明的武功。

他江湖上的經歷不長，只那麼短短數月，但却是那麼奇麗，迷幻。

那座神秘樹林中，還有很多的奇人奇事，可以發覺。

只聽簡飛星輕輕咳了一聲，道：「楚莊主，你在想什麼？」

楚小楓道：「我在想，那位春秋筆，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簡飛星道：「他信上說見過我，大約是不會有錯了，只可惜，我一點也記不起了。」

楚小楓道：「我想，他該有五十多歲，或者更老一些。」

簡飛星道：「他應該是和老夫相當的年紀，或者更老一些。算年齡，今年該在六十以上了。」

楚小楓道：「我想，他應該不很胖，甚至有些清瘦，留着長髯，他自己裝扮的很平凡。」

他照着馬夫老陸的形貌描述，希望能喚起簡飛星一些記憶。

簡飛星道：「那封信有二十年了，老夫見過那樣的人，實在太多。」

楚小楓道：「簡大俠慢慢的想吧！也許有一天，你會突然想起來。」

只聽王平低聲說道：「公子，他們已經傳出了信號……」

簡飛星哦了一聲，道：「已經傳出了信號，我怎麼一點也不覺得。」

王平道：「這是敝莊的隱密訊號，不知道內情的人，很少能夠瞭解。」

簡飛星道：「哦！貴莊這一次闖蕩江湖，似乎是早已經有了準備。」

楚小楓道：「談不上什麼準備，但在江湖之上行走，總歸難免要有些安排。」

目光轉到了王平的身上，接道：「那傳出的訊號，是什麼意思？」

王平道：「咱們的人手，已經接近了三條可疑的大船，但却無法確定那一條船上是囚人之處，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不便登上船去，要我們多給他們一點時間，以便查明內情回報。」

楚小楓心中明白，這決不是山莊中的力量所能辦到，一定有排教中人協助。

簡飛星却聽得大爲佩服，心中暗道：這個人小小年紀，能把一個組合，領導的如此完美，實非一件容易的事。

這時，王平突然一皺眉頭，低聲說道：「有人來了！」

楚小楓道：「是敵人？」

王平道：「是。」

楚小楓道：「放他們進來。」

王平道：「是！」轉身而去，一閃不見。

楚小楓低聲道：「全數隱蔽起來。」

周橫和綠荷等三姊妹，立時隱入四週草叢，暗影中。

楚小楓伸手抓起兩具屍體，道：「簡大俠應付他們，在下也先躲起來。」

一提氣，飛身上了大樹。把兩具屍體，也帶上了大樹。

簡飛星點點頭，忖道：這個年輕人，實在不簡單。

心中念轉動之間，耳際間已經聽到了動靜。

先聽到咕咕兩聲怪叫，傳了過來。

簡飛星知道這是一種暗號，但却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江湖經歷老練，立時舉步行了出去。

原來，他們一直停在大樹陰影之下，看起來，不很清楚。

只聽一個聲音，由數丈外傳了過來，道：「是簡大俠麼？」

簡飛星嗯了一聲，道：「不錯，正是老夫。」

一條人影，疾飛而至，落在了簡飛星的身前。

那是個穿着一身黑色勁裝的大漢，左手中握了一對手乂子。

黑衣人打量了簡飛星一陣，道：「簡大俠很好吧！」

簡飛星道：「老夫不是好好的站在這裏麼？」

黑衣人道：「我們的人呢？」

簡飛星道：「老夫沒有看到。」

黑衣人道：「他們就在這裏監視簡大俠的。」

簡飛星道：「監視我的人，怎麼跑去了。」

黑衣人搖搖頭，道：「他們不會離開，目下這地方很複雜，有迎月山莊的人，也有排教和丐帮的高手。」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